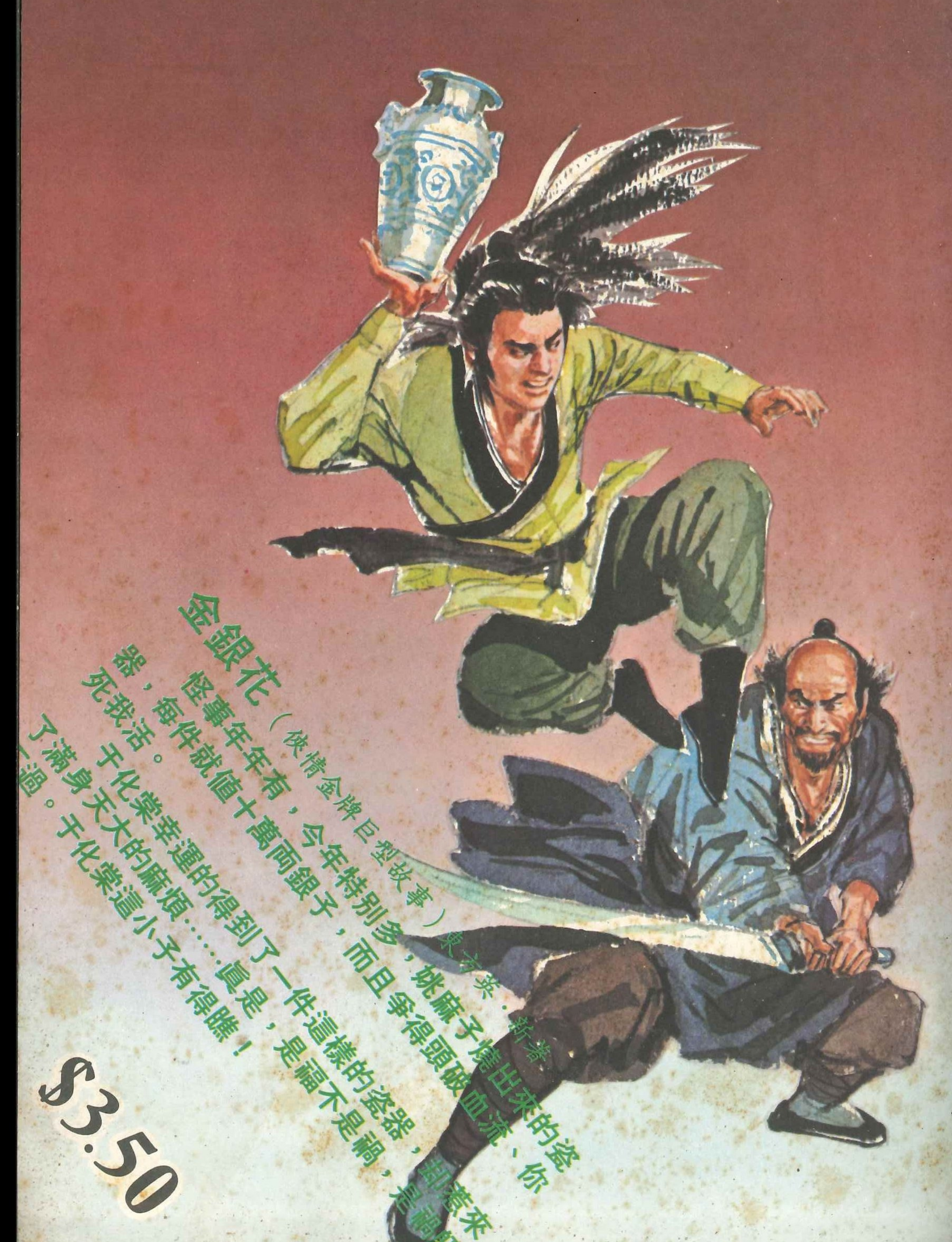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金銀花（俠情金牌巨型故事）東方英．新著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姚麻子燒出來的瓷
器，每件就值十萬両銀子，而且爭得頭破血流、你
死我活。千化棠幸運的得到了一件這樣的瓷器，卻惹來
了滿身天大的麻煩……真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
過。千化棠這小子有得瞧！
$3.50
1104

編者話 怪事年年有，武林特別多。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金銀花」，可算是怪事發生得特別離譜，而且由於這件事掀起了一場湖海風波巨浪，聲震武林……故事中描述一個幸運小子獲得一件時值十萬両的名瓷，消息傳來，却使他惹來了滿身煩惱，寢食不安，惶惶終日，爲甚麼呢？眞個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欲知眞相，內含隱秘，請千萬不要錯過今期的刋出。

＊＊　　＊＊　　＊＊

一月完中篇「血濺黑水潭」今期開始連載，這是一部叙述羣邪奪寶大會戰之精彩小說，過程激烈緊張，殺聲震天，喋血寒潭，爾虞我詐，各展詭計……是新進作家雲劍飛繼「雪中行」之精心傑作。

＊＊　　＊＊　　＊＊

下期起，秦紅又有新作貢獻，「七步濺血」是他今年來最成功及突出之不楞名著，敬希留意。

巨型小說是馬雲君的科學幻想故事：「失踪者」。本故事內幕重重，驚魂陣陣。一批失了踪的人，不知何故突然又紛紛出現，更奇怪的是這批人竟被人追殺！原來他們竟與外星球生物扯上了關係…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四六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0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名瓷巨獎　惹來煩惱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銀花

江西景德鎮以盛產瓷器聞名於世，清乾隆年間鎮中窰廠號稱三千家，從業人員數達百萬。

景德鎮窰廠雖多，名廠也不少，但在武林中能被武林人物樂道的只有一家，姚麻子開的姚廠。

姚廠不但不大，而且是全景德鎮最小的一家，全廠上上下下就是姚麻子一個人，他是老板，也是伙計，更是工人。

他的窰廠只有茅屋三間，瓷窰比大戶人家燒飯的大灶大不了多少，每年出的瓷器更是少得可憐，從年頭到年尾，不多不少只有一十二件，去年如此，今年如此，明年更是如此。

這種小玩意兒，說他是瓷廠，眞是太抬舉他了，他那裏够格。

可是，天下事就這樣奇怪，你說姚廠不够格，把他捧上天的人可多着呢！

姚廠每年只開窰一次，六月初六。

十二件妙品，件件都是精極天下的傑作。

這十二件瓷器如果售價的話，每件最少也值十萬兩銀子，可是姚麻子他不賣，一個銅子也不要的相送。

價值十萬兩銀子一件的名瓷白白的送給別人，天呀！那豈不要爭得頭破血流。

事實却不然，沒有人敢爭，只有人來碰運氣，誰的運氣好，誰就能得到一件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瓷器。

如果有人胆敢恃仗武功巧取豪奪，那他準是壽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煩了，他準會死得莫明其妙，任你再好的本事，也是不出景德鎮三十里之外去。

這可不是說說唬人的，有事實爲證：

六年前，南七省水陸兩路道上瓢把子楚南天，動了妄得之念，强奪了一件得主的瓷器，結果，人還沒有離開景德鎮，就莫明其妙的死在重重護衞之中。

五年前，江北六省水陸道上瓢把子馬控北心中不服楚南天之死，帶了手下十八高手，也搶了一件瓷器，結果也沒有離開景德鎮一夜就報銷了。

四年前，南七北六十三省總瓢把子齊元亮出了手，這次更絕，他的右手剛摸上瓷器，就兩眼一瞪，倒地而亡。

以上都是黑道上的翹首人物，其實，白道英雄也不例外。

三年前，以一手春秋八法掌刀名震大江南北的春江大俠呂英奇，不知他是什麼用心，居然也强奪了一件瓷器，其結果，絕無例外，只是一個「死」字。

二年前，武當俗家弟子飛龍劍客龍在田也出手搶了一件瓷器，照樣沒有逃過死神的大手。

去年，再沒有胆大包天的人，敢於不信邪了。

今年，有沒有胆大包天的人，就不知道了，因爲，現在還沒有到六月初六，誰知道到時候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呢？

話又說回來，姚廠瓷器既然不准搶，只准碰運氣，那運氣又是如何個碰法呢？

說來那碰運氣之法，簡單得很，從年初一月一日起，想要碰運氣的人，就可以去找姚麻子要一個編號，在六月六日前往廬山女兒城，憑號證抽簽，中者得瓷器一件，不中者下期再來。

怎樣說姚廠的瓷器一件可以值十萬兩銀子呢？

這個答案最簡單，因爲有人出十萬兩銀子一件收購，而且，來者不拒。

收購的人就是南昌城內的李百萬，打從五年前開始，李百萬就這樣大把大把的花銀子！

但，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沒有人知道，當然，他自己是例外。

十萬兩銀子是個大數目，簡直可以嚇死人，誰中了幸運的瓷器，誰不願意賣給李百萬。

不，不願意出賣的人可多着哩！李百萬收購了四年，眞正收購到手的姚瓷不過二十四件，至少有一半的人瞧不起他的銀

子，寧可大眼對小眼，抱着自己的幸運瓷器發呆，盡量去想他怎樣會值到十萬兩銀子的原因。

可惜，姚瓷不會說話，不能告訴他什麼。

今天是六月初一，也是發號牌的最後一天，因爲還得有時間趕到女兒城去呀。

有心人早就領好了號牌，眞正到六月初一來領號牌的人並不多，有的，那就是臨時起意去碰運氣的人。

今天一大早，姚麻子就搬了一張長板櫈坐在茅屋門口，等待來領號牌的人。

今天來領號牌的人，可以教人見了好笑，那只是二個老頭子，三個尼姑，一個和尚，四個婦道人家、二個小孩子、一個大姑娘、二個小花子和一個窮小子，前前後後、算來算去，只是十六個人，其中沒有半個精壯漢子，可說全是老弱殘兵。

姚麻子人長得醜，可不是一個多作怪的醜人，一點不囉嗦，領號牌的人自報姓名身世時，你怎樣說都可以，是眞是假，他都不過問，他只是愛聽不聽的等你說完，說完之後，他便給你一個號牌。

可是，你要不自報姓名身世來歷，那也不行，當然，他絕不會趕你走，你就乾耗着吧。

輪到了那二個小孩子，姚麻子忽然裂嘴一笑，道：「你們這是七十八次了，一個號牌賣多少錢？」

那二個小孩子小臉蛋一紅，道：「五兩銀子一個。」

姚麻子給了他們號牌，他沒有留難他們。

十六個人的號牌都發完了，其中那位大姑娘一轉身又回到姚麻子面前，張眼說瞎話的報了另一個姓名身世，一伸手，姚麻子眉頭都不動的，又給了她一面號牌。

後面沒有排隊的人了，那大姑娘一口氣又報了十八次姓名身世，要了十八面號牌。

那大姑娘要報第十九次姓名身世了，口一張，姚麻子裂嘴一笑，問道：「姑娘，你累不累？」

那大姑娘一挑秀眉，說道：「你不願意了？」

姚麻子道：「願意，怎會不願意，姑娘要多少號牌，小老兒一次給足你就是，姑娘也不用這樣麻煩了。」

那大姑娘只道姚麻子要找她麻煩，臉上神色極是不愉，聽姚麻子把話說完，才知道姚麻子實是一片好心，玉面一紅，囁嚅地道：「再給我十八面號牌就够了。」

姚麻子微微一笑，又給了她十八面號牌，沒有再多問她一個字。

輪到最後那位窮小子了，所謂那位窮小子者，是因爲他的一身穿着比那二個小花子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上的衣服沒有補釘，比較乾淨而已，至於他的面色，黃中帶青，顯然是沒有吃過飽飯的樣子，而且，身上還帶着三分傲骨，所以說他是窮小子，而不把他認作小花子。

窮小子自報姓名：于化棠，岳陽人氏，現年二十三歲，耕讀傳家，普通升斗小民。

果然，不是小花子。

姚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你要幾枚號牌？一口氣報下去吧！」

于化棠伸出一根指頭，說道：「只要一張。」

姚麻子道：「你要不要賺五兩銀子或許是十兩銀子？先多領二枚號牌，然後轉賣出去……。」眞是一片好心，暗中誠心帮他忙。

詎料，于化棠根本不領他的情，生硬地道：「我不賺這種錢，謝謝。」

姚麻子碰了釘子，眞把這小子看走了眼，可是人家不領這份情，沒有什麼不對，姚麻子只好訕訕的一笑，道：「老朽，老朽是多嘴了，少俠見諒！少俠見諒。」

于化棠搖一搖頭，也不便說甚麼，轉身走了二步，忽然背風去，橫裏伸來一隻手，奇快無比的攫住了于化棠剛領到手的號牌，微一抖腕就把那面號牌奪了過去。

于化棠一怔，擧目望去，原來是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子，翻眼瞪着于化棠，一副吃定了于化棠的樣子。

于化棠心中惱火，喝問道：「你爲什麼要搶我的號牌？」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喜歡你這枚號牌。」

于化棠氣忿忿地道：「你喜歡人家的東西，就該奪人的東西嗎？」

那小老頭子道：「東西到了你手中，老丈不奪又如何辦？」

于化棠說道：「你可以用交換的方法呀！」

那小老頭子接口道：「好，這可是你說的，咱們就交換這枚號牌。」頭一轉，向姚麻子道：「老夫于化龍，川東人氏，今年六十八歲，號牌拿來。」語氣一點都不客氣。

姚麻子倒不計較這些，伸手給了他一枚號牌。

于化龍接過號牌，向于化棠道：「小子拿去。」

照于化棠的脾氣，他是決不吃這一套，只是剛才自己口快失言，說過可以交換的話，使于化龍的强奪倒成了合法，沒話可說，只有冷冷的「哼！」了一聲，接過于化龍投來的號牌，轉身飛馳而去。

于化龍好像是專門來找他麻煩似的，跟在後面一面猛追，一面叫道：「小子，等一等，老夫忘記看自己那號牌的號碼了，也許老夫的號碼比你的六六六六六更好哩！那麼老夫就不要換了……。」

要換的是他，換了又患得患失，于化棠心中頓時興起一種被欺侮的感覺，他簡直是吃定了自己，眞豈有此理，心中一賭氣，脚步跑得更快，根本不答理他。

于化龍在後面窮追不捨，追了一陣追不上，呼叫的語氣便變了：「于少俠，你姓于，老夫也姓于，五百年前原是一家，既然是一家人，你爲什麼這樣沒有同宗之情啦……」

可惡，莫說你只姓于，就是再近的血親，也懶得答理你，于化棠充耳不聞，脚下跑得更快了。

于化龍追得上氣不接下氣，又改了語氣，近乎請求地叫道：「于老弟，你叫于化棠，老哥哥叫于化龍，我們不但同宗，而且同是化字輩，說不定咱們眞是堂兄弟，等老哥哥一等，咱們該好好的談一談……親近，親近……。」

于化棠暗自想道：「你這樣以大欺小，恃强搶奪的霸道行爲，眞丟我們于家的面，我不理你。」脚下簡直使盡了全力。

于化棠到底年輕氣壯，時間一久之後，身後便聽不到並化龍的聲音了，回頭望了一望，確然沒有了于化龍的影子，于化棠這才吁了一口氣，放慢了脚步，同時也忍不住掏出號牌看看上面的號碼。

「六六六六六」赫然五個「六」字，這個號碼不是自己原來的號碼麼？不是已被那于化龍換去了麼？這枚號牌怎會又是「六六六六六」呢？

眞把人弄糊塗了，難道有兩枚相同號碼的號牌？

管他的，反正中彩的機會不大，何必胡思亂想，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且到女兒城去看看熱鬧再說。

于化棠一甩頭，把一切煩惱都丟向九霄雲外去了。

女兒城在廬山牯嶺和屋脊山之間，羣峯屛列，長十里許，高下錯落，形如女牆，故名女兒城。

女兒城西南地勢平坦，袤延數里，是爲大校場，相傳明太祖曾練兵於此。

姚麻子的姚瓷抽簽大會就設在大校場中。

姚麻子在景德鎭窰廠只有一個人，在這裏面對着成千累萬的江湖豪强也還是一個人。

不過抽簽場沒有任何設備，連桌子都沒有，只在土台上擺了二隻罎子，一隻罎子裏面放着號碼紙捲，另一隻罎子放着十二件瓷器的編號，編號是由第一號到第十二號，共計十二件。

姚麻子就站在二只罎子中間，照往例由台下羣雄中選出二位抽簽人，四位監察人後，開始抽簽。

這是一個實質重於形勢的抽簽場合，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又圓又大，稍有差池，就會暴發一塲腥風血雨的大戰。

抽簽的方式是：先抽出瓷器編號，然後再抽出號牌號碼，那被抽中的號牌號碼，就是該瓷器的得主。

姚麻子當場把中簽號碼寫在瓷器編號的紙條上，馬上把那紙條交給中簽人，中簽者憑此紙條，在六月底以前到景德鎭姚廠去領瓷器，瓷器到手，要賣要保留，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選好抽簽和監察的人選，馬上開始抽簽。

抽簽一開始，這吵吵嚷嚷塲合立時靜了下來，靜得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中簽的號碼一個一個從姚麻子口中報了出來：

「六六四五一」、「六六五六七」、「六六七七六」、「六六一二三」、「六六一一一」、「六六二五五」、「六六四四二」、「六六八七六」、「六六九九〇」、「六六〇〇九」、「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的號碼居然中簽，于化棠只覺全身發抖，一種複雜得說不出的感覺使他有點迷惘，也使他楞在當場。

「六六六六六」號的呼聲又從姚麻子口中報了出來。

這已是第二次呼喚了，仍未見有人出去領彩。

第三次「六六六六六」號的呼聲又出口了。

于化龍並沒有出現，于化棠猶豫了一下，大步走了出去。

姚麻子沒有特別注意他，只向他拱手道了一聲：「恭喜！恭喜！」就把簽單給了他，他好像完全忘記了六月六日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

領過簽單，他是滿眼漆黑沒有一個朋友，雖然有很多羨慕的眼光移向他，却沒有人熱情的向他道賀。

人羣漸漸的散了，于化棠走出女兒牆，道旁迎來一個漢子，向他拱拳一禮道：「于少俠，恭喜！恭喜！」接着雙手遞給于化棠一份大紅請帖，接着又欠身道：「敝東李員外有請少俠賞光。」

請帖具名人李百萬，這份請帖不意外，于化棠早聽人說過。

于化棠接過請帖，抱拳道：「多謝兄台。」

那漢子也是一抱拳道：「望少俠能够賞光。」閃身讓開了道路。

不囉嗦，也不勉强，很有幾分氣派，甚是討人好感。

于化棠下了廬山，也不見于化龍出面找他麻煩，心中輕鬆了不少。

今天還只是六月初六，到六月底還有二十多天，什麼時候去領瓷器，倒有很多的時間攷慮。

下得廬山，于化棠也未能免俗，找了一家小館子，切了半斤鹵牛肉，半隻鷄，半斤燒酒，自己爲自己慶賀一番。

他身上銀子不多，很少大魚大肉的大吃，這半斤鹵牛肉，半隻鷄，半斤燒酒的大吃，在他來說，可是大大的享受了。

正獨樂其樂的時候，忽然身旁出現了一個小花子，向他點頭一笑道：「于大哥，請小花子喝一杯如何？」

這小花子他見過，領號牌時，他就排在他前面，當時也曾點過頭，打過招呼，算是點頭之交，而且于化棠還記得這小花子的名字叫金大昌。

于化棠自個兒獨飲，實在也沒多大味道，當下一笑，道：「請！請！」

索性大方到底，又要了半斤牛肉，半隻鷄和半斤燒酒，端杯敬了小花子一杯。

小花子很會說話，三杯酒下肚之後，兩人已是談得非常投機。

一斤燒酒二個人喝，量大的人，只怕身子都暖不過來，偏偏于化棠與金大昌的酒量都不大，每人還剩下一杯的時候，兩人都已有了七分醉意。

金大昌忽然妮聲道：「于大哥，我們打個賭好不好？」

于化棠點頭道：「好，賭什麼？」

金大昌說道：「賭小弟是男的還是女的？」

于化棠醉眼瞇瞇的望着金大昌，看了又看，道：「好，這倒很有意思。」

金大昌道：「我們還要來點彩頭。」

于化棠道：「什麼彩頭？」

金大昌道：「賭你懷中的姚瓷。」

于化棠一驚道：「你想打我姚瓷的主意……」

金大昌在桌子下面踏了他一腳，道：「小聲一點，你絕對不會輸的。」

于化棠道：「怪了，你有輸的毛病……萬一我輸了怎樣？」

金大昌道：「你要是輸了，當然是把那姚瓷給我。」

于化棠道：「我要贏了呢？」

金大昌道：「我當然沒有姚瓷，我就把我自己輸給你，做你一輩子奴隸，服侍你一輩子。」

這時，她不但聲音嬌柔柔的，而且在油汚汚的臉上，升起了一道紅暈，她已經自己出賣了自己。

于化棠先是怔了一下，接着一指她，道：「你是……」

金大昌跳了起來，迅快的接口道：「小妹是女的，你猜對了。」

于化棠楞楞的道：「我……我……」

「哈哈！怪事年年有，唯有今年多，大姑娘不害羞……」

金大昌柳眉一挑，嗔叱了一聲：「你！……」接着臉色微微一變，身子一彈，飛也似的逃走了。

于化棠見那說話的人身上揹了一些草藥，是個採野藥的郎中，他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若無其事的從門口走了過去。

金大昌的怪異行止，驚得于化棠的醉意立時醒了三分，回想前情，不由甚是感激那採藥郎中，於是跑到門口，向那野藥郎中叫道：「郎中先生，請進來喝一杯如何？」

那野藥郎中充耳不聞，走出四五丈去了。

于化棠一邁腿，就要追了上去，身後店小二又叫道：「太爺，您忘了付賬。」

于化棠一縮腿，訕訕道：「多少？」

店小二道：「不多，二錢銀子。」

于化棠身上可沒有大把大把的銀子，伸手袋中只抓出幾塊碎銀子，選了一塊付了帳，人便追了上去。

詎料，就這片刻間，那野藥郎中已經不見了蹤影。

他早已酒醉飯飽，於是順着大路走去，心中當然更止不住回想那小花子金大昌的事，想了一陣，想不透金大昌的用心何在。

雖然想不出她用心何在，但她一定有某種用心是錯不了的。

于化棠想了一陣，啞然失笑，自言自語道：「管他的，我反正是一個人，天大的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走着瞧吧。」

忽然，身後有人發話問道：「于少俠可是要上南昌去？」

回頭望去，原來是那個替李百萬送他請帖的人，不知什麼時候，他已來到了身後。

于化棠一看自己走的方向，可不正是南昌，只有點了一點頭道：「在下閒來無事，隨便走走。」

那人一笑道：「敢情好，在下正要回南昌去，正可奉陪少俠一盡地主之誼。」

于化棠欲待拒絕，方說得一個「這」字，那人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于少俠行走江湖，豪氣干雲，千萬不可客氣。」

再客氣，眞顯得小家子氣了，于化棠只有一抱拳道：「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那人笑着自報姓名道：「兄弟廖化，在李府混飯吃，以後望少俠多多指敎。」

于化棠道：「在下可什麼都不懂，見笑大方之處，尚望廖兄隨時賜正。」

廖化笑道：「那裏，那裏，以少俠的天縱英才，什麼事還不一見就懂，何用兄弟饒舌……不過，江湖上詭詐百出，防不勝防，少俠如有下問，兄弟定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眞是好心腸！」不知什麼地方，飄來一串冷言冷語，四週却又不見人影。

廖化臉色微微一變，便恢復了鎮靜，脚下却快了起來，道：「少俠，快走兩步，今天我們趕到永修住宿，永修有敝幫的生意，吃住都方便，而且，兄弟還要介紹少俠認識一個人，今後少俠在湘贛地面走動，就有個照應了。」

于化棠倒眞是個練武的人，廖化有心相試他，邁開步子就是一陣急趕，于化棠隨在他身後，總保持着一步之隔的距離，並沒有拉下去。

路旁有一間茶舖，廖化暗暗吁了一口氣，奔向茶舖道：「這家的薑絲茶馳名天下，我們去喝他二杯。」

他已是氣喘吁吁，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再看于化棠却是面色如常，一點不着力的樣子。

于化棠眼睛一溜，不由怔住了，小花子金大昌和另一個小花子吳大發，不也就在這裏喝茶。

金大昌自稱是女孩子，那吳大發當然也是女孩子，她們到底是女孩子，臉上一紅，不好意思地別開了頭，不敢與于化棠目光相接。

于化棠不是捉狹的人，更不會去故意向她打招呼，給她羞上加羞。

喝完薑絲茶，廖化已經站起了身子，同時只見人影一閃，另一個小花子吳大發攔住了于化棠去路，揚着螓首道：「你爲什麼欺負我們小姐，你不說個明白，便別想離開。」

金大昌不出面，却換上了吳大發。

廖化一橫身，站在于化棠面前，冷笑一聲，道：「小花子，招子放亮點，不要無事生非，自找沒趣。」

于化棠一笑，拉開廖化道：「廖兄，不關你的事，在下和他說話。」

廖化冷笑着說了一句話：「于少俠是南昌李府貴賓，朋友最好放明白點。」才讓過一旁。

于化棠抱了一抱拳道：「吳……吳……吳兄！」想了一想，還是把她當作男孩相稱。

吳大發一搖頭，道：「別裝糊塗，我不是你們一樣的臭男人。」

于化棠皺了一皺眉頭，說道：「吳姑娘。」

吳大發戟指着于化棠的鼻尖，氣虎虎的道：「說，你爲什麼欺負我們小姐？」

于化棠道：「在下並未欺負金姑娘呀，我們原本說得好好的，她忽然自己跑走了，在下還一頭霧水，莫明其妙哩。」

吳大發「啊」了一聲，道：「這樣說來，倒是我們小姐的不是了。」

于化棠道：「在下不敢這樣說……」

吳大發說道：「那你也不怪責我們小姐？」

于化棠道：「在下爲什麼要怪責你們小姐。」

吳大發臉色一轉，不好意思的一笑，道：「那是我們女孩子心眼小，錯怪你于大俠了，小女子給你陪禮。」

眞是雷聲大雨點小，一股要吃人的凶像，忽然，完全消失了。

于化棠心裏倒也不完全是木頭，吳大發這一軟化，他就知道，吳大發不過借此恢復過去的友誼而已。

也許，金大昌與吳大發有某種存心，當然，于化棠也有着一份好奇之心，他倒要看看她們有些什麼花樣？又能把自己怎樣？

暗中存了一份好奇之心，于化棠笑道：「不敢！不敢！在下要和這位廖兄先走一步了。」拱了一拱手，和廖化一同向外走去。

吳大發也沒有攔阻他們，但却笑笑的道：「前面見！」

出了茶舖，廖化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怎樣回事，把兄弟都看糊塗了。」

于化棠笑着把認識金大昌他們的經過說了出來，廖化笑道：「她們一定是看中了你的十萬兩銀子，才和你套交情，兄弟，可要小心點，不要上了她們的當。」

于化棠一笑道：「二個女孩子，有什麼大不了，我不怕她們。」

廖化是什麼人，當然知道少年人好強的脾氣，交淺不言深，他也不想和于化棠抬槓，笑了一笑道：「于兄，你細看過沒有？她們雖然打扮成小花子，其實倒眞是二個美人胚子，洗過臉，打扮打扮一定美得很，哈！哈！哈哈！兄弟，你眞是時來運到，眼看就要人財兩得了，哈！哈！哈！哈！在下可等着喝你的喜酒了。」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絕對不說別人不高興聽的話，這就是廖化他們這種人的本事。

一路談談笑笑，不知不覺間已到了永修。

廖化拉着于化棠走進了李百萬業下的利發當舖。

于化棠就是利發當舖的貴賓，接受了一番無微不至的招待。

晚上還有個特別節目，請于化棠吃了一枱花酒，一個名叫杏仙的姑娘，迷得于化棠把自己的姓氏都忘了，當夜就被杏仙留宿了。

客散人靜，于化棠躺在杏仙床上醉得成了一條死狗，任你杏仙手段通天，却也叫他不醒推他不醒。

杏仙姑娘樂得清閒，吩咐丫頭們先把于化棠的衣服脫光，留着一個丫頭在房中看守，自己却自去睡大覺去了。

待得天色已亮，杏仙姑娘才回到房中，于化棠兀自呼聲如雷，好夢正酣。

杏仙姑娘微微一笑，做好了手脚，這才故意睡回于化棠身旁。

于化棠的如雷呼聲停止了，接着，他一震跳了起來，大驚失色的吃吃道：「這……這……是怎樣一回事？」

全身赤裸裸的，身邊還有一個香噴噴的姑娘，這會是怎樣一回事！

杏仙埋在被子裏面，吃吃地笑道：「怎樣一回事？你忘得好快呀！你……你……昨夜……可眞了不起……。」

于化棠愕然道：「我……我……」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他是迷惑了。

杏仙姑娘伸手把他拉回被子裏面，妮聲道：「放心，這裏不是『仙人跳』，也用不着你花銀子，昨晚還滿意麼？」手就伸過來了。

于化棠身子一縮道：「天大亮了，該起床了！……。」一掀被子下床穿好了衣服。

杏仙披了一件輕紗，膩着于化棠，媚眼如絲地道：「晚上我等你啊！」假拉眞推的把于化棠送了出去。

顯然，于化棠是吃了啞巴湯丸，自己還不知道。

于化棠走出杏仙姑娘香閨，迎面便見到廖化，這時廖化也正從另一位姑娘房中走了出來，兩人四目相對，哈哈一笑。

廖化道：「于兄弟，走，現在正好去見古老爺子去。」

于化棠一怔，道：「古老爺子……」

廖化道：「兄弟，你眞健忘，昨天我不是向你提過，替你引見一位前輩英雄麼，他就是古老爺子呀。」

于化棠這才「啊！」了一聲，笑道：「是，是，是，小弟眞忘了。」

他們的稱呼越來越近，已經成了好朋友。

路上，廖化告訴于化棠：古老爺子名正風，一套開山掌法，打遍天下未逢敵手，不但在湘贛兩省是响噹噹的人物，就是在南七省也是一語風行的人物，總之，是個大大的了不起的江湖人物。

古老爺子古正風愛清靜，住在南門外，莊院大，圍牆高，看那氣派，就知此家主人非比等閒。

廖化打出李百萬的名號，古老爺子正風馬上接見了他們。

古老爺子約莫六十多歲，很是和藹可親，一點架子都沒有，對李百萬的這位門下客廖化尤其客氣，對于化棠也不冷落，左一聲老弟，右一聲老弟，叫得于化棠飄飄然，儼然自己也成了此間江湖豪客。

留客吃飯，擺出來的酒席又豐盛又精美，更顯得他是一個輕財仗義，熱情誠摯的人。

酒酣耳熱之際，古正風忽然停住酒杯，先乾咳了一聲，又注視了于化棠片刻，道：「于老弟，你我雖是初交，但一見如故，老弟的朗爽性格，開闊胸懷，尤爲老哥哥所重，因此老哥哥忍不住要交淺言深，說幾句話，老弟聽了可不要見怪。」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老前輩肝胆照人，晚輩得沐春風，幸如何之，前輩如有指敎，晚輩感激不盡。」

古正風呵呵笑道：「老弟沒把老哥哥當外人，老哥哥就實話實說了……。」

緩了一口氣，接着，口出驚人之言道：「老弟，你可知道，你的麻煩已經上身了？」

于化棠一震道：「有什麼麻煩？不是姚瓷得主從此被搶奪之事麼！」

古正風點點頭，道：「姚瓷從此被搶奪之事，話是不錯，可是你的情形不同，你已經被人家做了手脚了。」

于化棠不是木頭人，人家這樣交結他，當然與姚瓷有關，關於這一點，他心裏明白得很，同時，自己也有自己的把握，這時聽古正風道來，不由眞的吃了一驚，道：「什麼？有人在我身上做了手脚！我……我……」

古正風道：「老哥哥給你提個醒，你就知道了，你在領號牌時可曾遇見一位名叫于化龍之人？」

于化棠道：「有！」

古正風道：「聽說那于化龍已用另一面號牌交換了你的號牌，而你交換給他的號牌正是你中彩的『六六六六』號，此話可是當眞？」

眞眞實實的事情，于化棠無法不點頭，嘆了一口氣，道：「這……這……。」

古正風也是一嘆道：「據說當場親目所睹之人有十餘人之多，他們都可出面作證。」

于化棠接着解釋道：「當時他把兩枚號牌都搶到手中，分給晚輩的一面號牌就是『六六六六』號，當時晚輩正在奇怪哩！」

古正風道：「這叫二面光的手法，他還給你的號牌也正是你自己的號牌，但他却當衆叫了開來，也就可以說是他的號牌了，至於該是你的號牌，你却不知道號碼，而且還在他手中，這是實情，但知道實情的人並不多，而且也無法證明……。」

嘆了一口氣，古正風又道：「像這『六六六六六』號不中彩也就罷了，偏偏你又中了一個價值十萬兩銀子的姚瓷，這一來事端就發生了，……。」

什麼事，似乎不必多問，只要等待，古正風自會說了出來。

古正風又是嘆氣又是搖頭地接着道：「于化龍也許是有心人，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心人後面更有有心人，有人看出其中可以大做文章，于化龍已於昨天晚上被人殺死，棄屍在永修城內了，老弟，你仔細想一想，要把這個黑鍋安在你身上，你如何分辨?」

于化棠愕然道：「我……我……。」

一時之間他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古正風道：「昨天以來，老弟你一直與廖老弟在一起，廖老弟當然可以替你作證，到了晚上也有杏仙姑娘替你證明，但這種證明是否有力量呢?那就值得思量了。老弟，老弟，你說說看，這件事麻不麻煩……。」

于化棠悻悻地道：「這樣說來，晚輩簡直就是謀財害命的兇手。」

古正風道：「事實上你當然不是兇手，但是，你要還你清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化棠長嘆一聲道：「這話眞是從何說起。」

古正風道：「這件事要沒有人出頭，也就罷了，偏偏那于化龍的小兄弟于化雨就在永修，他原是個無風還要掀浪的人，現在，可正給了他機會，頂着苦主的幌子替于化龍出了頭。」

忽然，廖化插嘴道：「古爺，那于氏兄弟到底是何方神聖，胆子倒是不小。」

古正風搖頭道：「無名小卒，從來沒有聽到過，還不是見于小兄弟人單勢孤好欺負。」

廖化急人之急地接口道：「古爺，現在于老弟可也成了你的朋友，你可要伸手管一管啊。」

古正風一笑道：「老夫當然要管，尤其見過于老弟的面，知道了他的爲人，更是非管不可……。」

「老爺，外面來了三位大爺求見。」忽然大廳外面走進一個精壯漢子，向古正風行了一禮。

古正風眉頭微微一皺道：「三個什麼人?」

那壯丁道：「一位姓史，一位姓莫，一位姓于……。」

古正風沉吟了一下，揮手道：「請他們進來。」

廖化心中一動，道：「看來那姓于的可能是于化雨，我們可要迴避一下?」

古正風道：「不必，能當面一談豈不更好。」

三個人進來了，走在前面的是于化雨，看樣子只有三十多歲，史谷走在第二，年紀大一點，約四十左右，莫非走在最後，是個五十左右的人物。

三個人見禮通過姓名，古正風望着莫非驚容畢現的道：「莫爺，你不就是名動大江南北的出雲手莫三爺莫非?」

出雲手莫非哈哈一笑道：「古爺，您好强的記性，咱們還是十年前見這一面，想不到古爺你還記得小弟。」

古正風也是一笑道：「名動四方，風采照人，兄弟豈敢有忘。」

莫非一抱拳道：「小弟此次前來拜訪，前來拜訪……」目光打量着于化棠與廖化，似有顧忌似的欲言又止。

古正風哈哈一笑道：「在座的二位都是老夫的好朋友，莫兄有話但說無妨。」

出雲手莫非伸手一指于化雨道：「這位于化雨兄弟有一位同胞兄長于化龍，在姚麻子處與一位于化棠交換得『六六六六六』號牌一枚，在抽簽之日，于化龍未曾到場，但那『六六六六六』號牌，却仍由于化棠出面將姚瓷領去，當時，于化雨兄弟，雖然大爲驚詫，却不敢妄斷是非，是以忍而未發，任由那于化棠將姚瓷號單領去，待得昨晚，不意竟於無意之中，發現了于化龍的屍體，這才恍然大悟，于化龍之死實爲那于化棠所爲，因此特來有請古老主持正義，爲于兄弟追回姚瓷領單，並嚴懲那殺人奪牌之兇徒。」

一口氣地前後情形說得相當明白，顯見他這話在心中想過多少遍，才能說得如此有條不紊。

古正風微微一笑，說道：「事情可眞巧得很，各位要找的于化棠兄弟，正是這一位。」

誰也想不到古正風會在這個時候把于化棠指了出來，于化棠微微一震，而那位于化雨却是怒火貫目，大喝一聲，道：「惡賊!還我大哥的命來!」

他可什麼都不顧的雙手一推掌，便向于化棠撲到。

雙方距離極近，伸手就到，想不還手，却又讓不開這一撲之勢，只有使了一式「分花拂柳」雙手反穿而上，接着左右一分，撥開了于化雨雙掌，同時，身形一矮，讓開了于化雨的身形。

于化雨勢子過猛，搶出去二三步才穩住身形，接着又反身撲上喝道：「惡賊，我今天和你拚了。」

這時，古正風已橫身而來，插在他們中間，攤開雙手道：「于老弟，先別急着拚命，且聽老夫一言如何?」

同時，莫非伸手拉住于化雨道：「于老弟，古老望重武林，一言九鼎，咱們既然前來請古老作主，便不可胡來。」

于化雨一萬個心不甘情不願，恨恨的瞪了于化棠好幾眼，忽然雙腿一曲，向古正風拜了下來，哀聲道：「請古老爺爲晚輩主持公道。」

古正風和言扶起古化雨道：「于老弟，你先平息心氣，有話好好的談，如果這位于老弟該死，老夫絕不放他離開這裏一步如何?」

古正風的面子，于化雨委委曲曲的勉勉强强的回了座，可是雙目的恨意怒火，却死死的盯着于化棠，恨不得立時把于化棠碎屍萬段，才能消他心頭之恨。

古正風皺着眉頭沉吟了一陣，忽然向于化棠道：「于老弟，你把你的經過情形，也說給他們聽一聽。」

于化棠依言把往事說了一遍。

話聲方落，于化雨大叫道：「謊話，我大哥既然已經把『六六六六六』號牌取走，豈有還給他之理，這明明是謊話，分

明是他殺了我大哥，把『六六六六六』號牌搶回去的。」

古正風一怔道：「你是說令兄不是昨晚被人殺死的?」

于化雨道：「不錯，家兄的屍體是昨晚才發現，其實他已被殺死好幾天了。」

古正風一愕道：「老夫還以爲令兄是昨晚死的哩!」

臉色微微一變，轉向于化棠：「于老弟，這可……」他不能昧着良心一意維護于化棠了。

一個公正的武林長者，其實應該有這種態度，就于化棠自己檢討起來，這也是一個大毛病。

微一凝思，于化棠說道：「不錯，最自然的想法，自是晚輩殺死那位于化龍之後，奪回『六六六六六』號號牌，然後趕到女兒城去，中了姚瓷之獎。事實上，晚輩離開景德鎭之後，便直奔廬山女兒城，而景德鎭前往女兒城最方便的一條路乃是經漳田去南庸渡江從星子縣登山，晚輩便是走的這條路，因此晚輩不可能繞路到永修來把于化龍殺死。」

古正風點頭道：「這話有理。」

于化雨接口叫道：「在行程上說來他也許有理，如果他是在半路上碰見了家兄，向家兄追索那號牌，家兄向永修逃來，他一路追到永修來，也是很可能的呀!」

古正風又點頭道：「你說的也很有理，多繞這點路，仍可如期趕到女兒城。」

于化棠道：「老前輩明察，在『六六六六六』號號牌未中彩之前，這號牌能不能中彩，誰也不知道，晚輩划得着拚死拚活來爭奪這枚號牌麼?」

古正風一凝目道：「這話也有理。」

于化雨道：「這不是理由，常言有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家兄與他交換號牌時，用的手段原非正道，事屬勉强，他爲爭這一口氣，索回原有號牌，乃是少年人的血性脾氣，那管中不中彩，爭的只是一口氣。」

古正風一張目道：「這話有理，老夫年輕時也是這樣的脾氣，常常爲了一句不關痛癢的話，與人爭得面紅耳赤，大打出手。」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可爲難了古正風，而古正風實難從中判決。

但這時廖化替于化棠說話了：「據在下所知，當日于化龍向這位于老弟强換號牌時，顯現的身手極爲高明，以化棠老弟的修爲來說，只怕他還沒有殺死于化龍的能力，這一點不可不察。」

古正風道：「老弟所見甚是，老夫也覺得于化棠老弟沒有那份能力。」

于化雨道：「老前輩有所不知，家兄只是輕身功夫差强人意，如說起拳脚功夫，他却比晚輩差得多了，就晚輩剛才和他動手一招情形看來，只怕十個家兄也不是他的對手。」

這位于化雨能言善辯又能觸景生情，說得理直氣壯，令人無詞以對。

古正風望着于化棠嘆息一聲，道：「老弟，你說這位化雨兄的話可有道理?」

于化棠弩着氣，道：「不管他有無道理，晚輩實未殺死于化龍。」

古正風道：「老夫看你實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漢子，老夫也願意相信你沒有殺死于化龍，可是……可是……，光只老夫相信沒有用啊!除非……除非能有人替你作證，證明你從景德鎭前往廬山女兒城沿途絕未他往……」

于化棠訕訕地道：「這……這……」

有誰能替他作證，這可大爲作難了。

驀地，有人接口道：「我們能替他作證。」外面話聲一起，接着人影連幌，跨步走進來二個小花子。

金大昌和吳大發居然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闖進古府來了。

這不是等閑人物，古正風眞不愧是一個四海交友的人物，哈哈一笑道：「兩位丐帮少俠，請坐!請坐!」他們能够不聲不息的進來，憑這一點，他就不能把他們當作普通叫化子了。

廖化見過他們兩人，這時他却不作聲，向于化棠笑了一笑。

金大昌向古正風一抱拳，道：「我們來得魯莽，尙請老英雄見諒。」

古正風道：「兩位眞能替這位于老弟作證麼?」

金大昌道：「能!」

于化雨道：「憑什麼?」

金大昌道：「其一，我們是同時與這位于兄領取號牌之人；其二，我們也是一前一後同時趕往廬山女兒城之人，憑這二點够不够力。」

于化雨冷哼一聲，道：「誰知道你們是不是一道串通好了的。」

古正風道：「丐帮弟子行走江湖，向以道義當先，于老弟此話……。」

于化雨哈哈一笑道：「古前輩，你如把他們當成丐帮弟子，那就上了他們的當了。」

古正風一怔之後，向金大昌道：「小兄弟可眞是丐帮弟子?」

金大昌一側頭，捉狹地問道：「你看呢?」

于化雨道：「你們不僅不是丐帮弟子，而且連男人都不是，是二個丫頭……」

「丫頭，丫頭，豈是你這小醜叫的，該打……。」打字出口，只見吳大發，身形一晃，接着只聽「啪!啪!」二聲，于化雨已吃了二記耳光。

好快的身手，于化雨不但來不及避讓，連人影都沒有看清楚，吳大發已經退回去了。

于化雨怒火貫目，大喝一聲，道：「丫頭，你敢出手打老子。」年輕人那能忍受得了這種侮辱，他可什麼也不顧了。

出雲手莫非可是旁觀者清，憑她那出手二記耳光，于化雨要找回面子，只怕難上加難，當下一伸手按住于化雨肩頭，道：「于老弟，咱們佔的是理，可不要被激上當。」

于化雨悻悻地道：「這口氣……這口氣……。」

出雲手莫非道：「讓人不是怕人，何況，古府乃是講理的地方，古老爺子自有公道。」

古正風挺了一挺胸膛，乾咳了一聲，道：「兩位可眞是姑娘家?」

吳大發一挑秀眉，道：「是姑娘家又怎樣?」

古正風道：「兩位想來也不是丐幫弟子了。」

吳大發還是那副目無餘子的神態：「不是丐帮弟子就不能作證了麼？」

古正風道：「能！能！能！不過作證可要負責任，但不知兩位姑娘可願見告眞名實姓與師門來歷？」

吳大發一陣猶豫，道：「這……。」

金大昌接口道：「我叫金瑛，她叫吳屛，至於我們的師門麼，……你們最好不要知道。」

于化雨大聲地嚷道：「爲什麼不要知道？」

吳屛道：「因爲你不配。」

古正風接口道：「姑娘，您這話就不是了，姑娘既然挺身來作證，當事人就沒有什麼配不配的了。」

金瑛道：「本姑娘不說又怎樣？」

于化雨大叫道：「身份不明，就不能做證。」

金瑛冷笑一聲，道：「憑本姑娘金瑛兩字，這個『證人』是做定了……。」

這時，忽然走進來一人，向古正風耳邊說了幾句話，古正風神情一鬆道：「李員外來了，這就好說話了。」

李員外李百萬年紀不如想像般大，看樣子不過五十左右，長得細皮白肉團團臉，身子微胖，但不過份，一臉笑容，走了進來。

大家見了李百萬不由得都站了起來，只有金吳兩位姑娘例外，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

李百萬向大家含笑拱手道：「不敢當！不敢當！大家請坐，大家請坐。」

謙和而沒有架子，叫人一見之下就生好感。

李百萬向大家打過招呼之後，便向于化棠一拱手道：「尊駕想就是以『六六六六六』號牌幸獲姚瓷的于大俠了。」

于化棠欠身還禮道：「在下正是于化棠。」

李百萬開門見山的笑笑，道：「在下喜愛姚瓷，少俠想必也已有所知悉了。」

于化棠點點頭，道：「在下久聞員外雅興過人，世所無匹。」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少俠妳說，什麼雅興，玩物喪志之人吧了……少俠，請恕在下無禮，直言請求，不知少俠可願將所中姚瓷割愛？」

于化棠怎樣回答呢？目前正在麻煩頭上啦！「這……」

李百萬道：「少俠如果有獨特之愛好，在下亦不敢勉强少俠割愛，不過在下請少俠攷慮一事，瓷器之物最難保管易碎，少俠如無妥善之保管，隨身携帶行走江湖，難免有隨時破碎之虞，而且，身上帶着這累贅，又分神又費力，實是大大的不便，並此提請少俠攷慮。」

于化棠輕嘆一聲道：「員外說得甚是，可是，目前在下作不得主了。」

李百萬一怔道：「此話怎說？」

廖化接口道：「東主，事情是這樣的……。」接着便將于化雨出面之事說了出來。

李百萬微感意外的「啊！」了一聲，接着又是一笑道：「這件事好辦，但不知兩位于兄可願聽在下一言。」

于化雨冷冷地道：「兄仇不共戴天，請恕在下難以遵命。」

李百萬道：「化雨兄說得是，但在下絕無阻止化雨兄報仇之舉，在下的意思是把這件事分開來處理。」

于化雨道：「如何分開來處理？」

李百萬道：「你們之間誰是誰非，在下不願置喙，是和是戰，你們自行解決，在下只幫助你們解決這瓷器上的爭執。」

于化雨道：「十萬兩銀子要我們雙方分，辦不到！」

李百萬一笑道：「不，你說錯了。」

于化雨道：「完全歸在下所有？」

李百萬又是一笑道：「非也。」

于化雨楞了一楞道：「那麼，你的意思是？……」

李百萬道：「算在下倒霉，在下出雙倍的價錢，你們每人都實收十萬兩銀子，兩位以爲如何？」

這實在是兩面光的做法，誰還能說個「不」字。

但却有點出人意料之外，于化棠與于化雨都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李百萬哈哈一笑，說道：「兩位可願割愛？」

于化雨大喜過望，點頭道：「好，在下遵命。」

于化棠眉頭一皺，思維潮湧，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是好。

李百萬叫道：「化棠兄：常言有道『紅粉贈佳人，寶劍贈烈士』，化棠兄你如果……。」

于化棠一笑點頭道：「好一個『寶劍贈烈士』，英雄不奪人之所愛，員外，這姚瓷是你的了。」

金瑛一旁急得大叫一聲，道：「于大哥……。」

于化棠一笑揮手道：「大丈夫一諾千金，姑娘不要多說了。」

看他身上帶着三分土氣，爲人處事却是開朗得很，一掏口袋，取出那領彩號單，送給李百萬。

李百萬哈哈一笑，取出二張十萬兩銀子的銀票，先給了于化雨一張，然後，再將另一張遞給于化棠。

于化棠一笑擺手道：「在下孑然一身，兩肩扛張嘴，一人飽全家飽，要這銀子何用……。」

李百萬只道于化棠別有企圖，截口道：「于兄，這是你應得的銀子，在下是非付不可，于兄如果覺得這銀子無用，于兄儘可用之救災濟貧……。」

于化棠點頭道：「好，就請李員外替在下轉作救災濟貧之用吧，在下告辭了。」竟是不接那銀票，拱手告辭。

李百萬雖是銀子滿倉滿庫，花個百數十萬毫不在乎，但一個窮小子如此坦蕩無慾，却是世間少有，聞之未聞，見之未見，李百萬也不由對他肅然起敬，正色道：「好，少俠吩咐，在下遵辦，但請少俠暫留俠駕，且容在下略盡地主之誼，聊表寸心。」

于化棠謝道：「在下已領員外寵邀，屆時定當奉陪末座，今天就此多謝了。」

接着一個四方揖，出了古家大門。

財去人安樂，于化棠走出古家大門，但覺心神都有着無比的輕鬆，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喂，于大哥，等小妹一等。」金瑛吳屛快步追了上來。

于化棠摸不清她們二人是什麼人物，實在不願自找麻煩，苦笑一聲，道：「在下現在是兩手空空了，兩位姑娘可以讓在下清靜清靜一下了。」

吳屛秀眉一挑道：「你這人太無道理，你把我們主婢看成了什麼人！」她的脾氣比主人金瑛來得又大又快。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就因爲在下發現兩位不是普通之人，未敢高攀，後會有期。」身子一轉，大步走開了。

背後只聽金瑛叫了一聲：「于大哥……」接着，便聽得吳屛截斷金瑛的話，道：「小姐，這種人不知好歹理他則甚。」

金瑛與吳屛果然沒有再追上來，于化棠不願意再碰到她們，於是出了永修城，朝着南昌方向走去。

謠言四起　遇上兇案

于化棠到南昌去並不是完全沒目的，他要去找一個人，一個可以指點他的人。

這一番折騰下來，當他離開永修城時，已是下午時光了，到得萬家埠，太陽已經西下。他沒有趕路的必要，於是在萬家埠落了店。

他不屑一顧李百萬的十萬兩銀子，而他現在口袋裏連一兩銀子都沒有了。

住店的時候，他被人撞了一下，吃完飯一摸口袋要付帳了，他却發現找不到一兩銀子，他的家當完全不翼而飛了。

他一皺眉頭，只有又加了四兩老酒，借酒挨時間，動腦筋想辦法。一文逼死英雄漢，于化棠正受着一文錢的逼迫。

四兩老酒喝得再慢也喝光了，眼看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于化棠臉色一紅，壯起胆子，叫了一聲：「小二哥。」

小二哥走過來了，于化棠却說不出話來了。

「這位客官的帳，小化子結了。」于化棠回頭一望，眞是陰魂不散，又被金瑛碰上了，幸好脾氣大的吳屛沒有了，只是金瑛一個人。

花子替人會帳，這倒是很少見到的事，店小二頗不能接受的一怔之下，一塊白花花的銀子，先到了他手中。

金瑛一揮手道：「再來半斤燒酒，一隻鷄，一些鹵菜，我們還要喝幾杯。」

于化棠苦笑一聲道：「剛才你們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金瑛點頭一笑道：「只是想接近你。」她倒說得老實，一口就承認了。

老實話，最容易獲得別人的諒解，于化棠發不起脾氣來，啞然一笑，道：「奇怪，我只是個窮小子。」

金瑛道：「你這人很特別，小妹喜歡特別的人。」

于化棠道：「你也很特別，帶得起丫頭的人，一定是什麼大小姐，你大小姐不當，當小花子，窮小子我可有點害怕。」

金瑛一笑，說道：「怕什麼？怕我吃了你！」

于化棠道：「我怕被人利用。」

金瑛臉色一變道：「你這人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于化棠道：「我是醜話說在前面，先小人後君子。」

金瑛搖了一搖頭道：「你這人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我的胆子確是很小，尤其是對不明底細的事，更是害怕。」

金瑛細聲道：「如果小妹把什麼話都告訴你呢？」

于化棠一瞪雙目，說道：「一點都不瞞我？」

金瑛道：「只保留一點點……保留一點點不能說的。」

于化棠皺起雙眉問道：「你眞叫金瑛麼？」

金瑛道：「一點不假。」

于化棠又問道：「那吳屛眞是你的丫頭麼？」

金瑛點點頭道：「從小我們就在一起，她確是我的丫頭，不過她比我大月份，私地裏我們是情同姊妹，她只是直腸子人，人是最好不過了。」

于化棠問道：「你們有多大一點年紀啦？」

金瑛道：「十七啦！」頗有自以爲是大人的樣子。

于化棠搖頭道：「這點點年紀就出來亂闖，眞是胡鬧。」

金瑛原本說得幽幽怨怨，這時，忽然一笑道：「好老氣橫秋啊。」

于化棠一笑道：「我和你們不一樣，我是個窮小子。」

金瑛笑道：「十萬兩銀子不屑一顧的窮小子。」

于化棠忽然話題一轉問道：「吳屛呢？她爲什麼沒和你一道？」

金瑛道：「她怕兩句話說不好，又得罪了你，所以避着你。」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我是這樣小氣的人麼！」

金瑛道：「你眞不是那樣小氣的人，好，那小妹就把她批評你的話說出來給你聽聽。」

誰都不願意自己的行爲被別人批評，但誰都想知道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于化棠精神一振道：「她怎樣批評？」

金瑛道：「她說，你不是傻瓜就是大奸巨惡。」

于化棠愣然苦笑道：「我會是這兩種人之一？」

金瑛道：「她說，你輕視十萬兩銀子的行爲，非常不正常，你如果不是不明白金錢價值的大傻瓜，就是最會運用金錢能力的大奸巨凶。」

于化棠暗暗一搖頭，汗毛聳然的暗忖道：「好極端的看法。」

金瑛接着又道：「小妹不大同意她的看法。」

于化棠急想知道她的看法，接口道：「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金瑛笑盈盈的睨了他一眼道：「兩者都不是。」

于化棠一笑道：「還有第三者麼？」

金瑛道：「說你是這種人，那種人，都還言之過早，小妹的看法，你只是不會用銀子而已。」

于化棠一笑說道：「救災濟貧不應該嗎？」

金瑛道：「當然應該，只是你交給李百萬替你救災濟貧有點不妥當。你這叫不要白不要，苦了自己，也好不了別人。」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你不相信李百萬？」

金瑛一蹙秀眉道：「盲目的相信有錢人，這叫趨炎附勢。」

于化棠微訝道：「你是對李百萬有成見？」

金瑛不答話，眨着眼睛瞪着于化棠半天，自言自語的點着頭說道：「是了，是了……。」

于化棠被她瞧得週身不舒服，訕訕地道：「你在打什麼啞謎？」

金瑛指着于化棠的鼻子道：「你一定別有用心。」

于化棠心弦微微一震道：「亂說，我會有什麼用心。」

金瑛嘻嘻地一笑道：「這段說話，到此爲止，咱們言歸正傳，你到底願不願意交小妹這個朋友？」

于化棠一笑，說道：「我能說『不』字麼？」

金瑛說道：「你要問我的話，還問不問？」

于化棠道：「不用了，與君一席話，我也對你多少有點認識了。」

金瑛道：「你不問，我可要交待清楚……第一，我的出身算不得名門正派；第二，小妹可是從家中偷偷跑出來的，你交了小妹，可也就多多少少沾上了一點麻煩，第三，小妹對你的事情，絕不搗亂，第四……。」

于化棠一搖手道：「夠了，夠了，你再說下去，我可不敢交你這個朋友了。」

金瑛調皮的一翻星眸道：「你是說，你……。」

于化棠伸出右手道：「咱們交了。」

金瑛眉開眼笑地緊緊握住于化棠的手說道：「小妹叫你大哥，小妹就是你的瑛妹……。」

一語未了，吳屏忽然一閃而到，道：「快走，有麻煩來了。」

金瑛一摸口袋，塞給于化棠一錠銀子，道：「小妹不能給你找麻煩，等會見。」一伏腰，人便溜走了。

也就是金瑛方一消失，只見一老一少二個花子走了進來，直趨于化棠桌前。

少花子望了于化棠桌上的碗筷一眼，道：「那小花子呢？」

于化棠沒答理那花子，只叫了一聲：「店小二，酒菜多少錢？」手中有了銀子，氣勢可就壯了。

店小二應聲跑了過來，點算了一番，道：「一錢五分銀子。」

于化棠把銀子交過去道：「找來。」

這時，那花子才又大聲問道：「小花子那裏去了？」

于化棠望了那花子一眼，還是沒答腔，收過店小二找來的銀子轉身向外走去。

那花子橫身阻住于化棠，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就這樣瞧不起我們做花子的。」

于化棠一揚劍眉道：「在下要瞧不起花子們，就不會和小花子同桌喝酒了。」

那花子道：「那你爲什麼不答我花子的話？」

于化棠「啊！」了一聲，道：「你剛才是和在下說話麼？」

那花子一怔，道：「當然是向你朋友問話。」他明白了，自己一時疏忽，問話時少了一聲稱呼，現在可給人家抓住了小辮子，語氣可就壯不起來了。

于化棠冷冷地道：「走了！」一側身，出了店門。

這裏可是大庭廣衆之中，那二個花子可不便硬阻住于化棠去路，但，這口氣却也難以嚥下去。

兩個花子一對眼，可就跟在于化棠背後了。

出了店門，那少年花子錯身搶在于化棠面前，冷笑一聲，道：「朋友，請借一步說話。」

于化棠道：「有話請說。」

那花子道：「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于化棠說道：「不敢，在下姓于名化棠。」

那花子微微一震，道：「于化棠于朋友，您……您……可是近期姚瓷得主之一的那位于化棠于朋友？」

于化棠點了點頭道：「正是在下。」

那花子微微一愕，說道：「失敬！失敬！」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姚瓷是姚瓷，我還是我，何失敬之有。」

那花子啞然一笑，抱拳道：「在下黃奇，這位是伍雄飛，爲剛才的疏忽失禮致歉。」

于化棠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姚瓷得主的身份，可有點教人顧忌，如被人誤以爲丐帮弟子對姚瓷起了覬覦之心，那可是天大的麻煩，因此黃奇心理上顧忌多了。

于化棠一笑道：「兩位有何賜教？」

黃奇道：「在下只是想打聽那位金大昌的去向，不知于大俠可願見教？」

于化棠原本甚是生黃奇的氣，這時見黃奇的態度大爲改變，他也不好意思故意生事，於是，以正常的態度應對，道：「實不瞞黃兄你說，那金大昌是發現兩位之來，而匆匆離去，是以在下亦不知他們何去何往。」

黃奇道：「于大俠與他可是素識？」

于化棠搖了搖頭道：「萍水之交。」

黃奇道：「這樣說來，于兄是不知道他們的底細了。」

于化棠一震道：「他們是何來歷？」

黃奇搖頭說道：「在下也尚未完全明瞭。」

于化棠接着問道：「黃兄是丐帮英雄吧。」

黃奇點了一點頭道：「這位伍兄就是敝帮永修分舵分舵主。」

于化棠抱拳道：「失敬！失敬！」

接着，馬上又問道：「伍分舵主親自出馬，那金大昌可有冒犯貴帮之處？」

黃奇迅速道：「沒有！沒有！沒有什麼，我們也只是想和他談一談，誰知他却拒人於千里之外……打擾！打擾！後會有期！」來得很突然，去得更是突然，轉身就走了。

于化棠經此一來，對金瑛的爲人，心中又多了一份好奇。

萬家埠不是什麼大地方，雖然有吃有喝，却沒有燈紅酒綠的夜市，于化棠經此一擾，興趣索然，轉身回了客店。

打開房門，金瑛居然已先坐在他房中了。

好快的動作，金瑛這時已不再是小花子打扮，換回了女裝，成了一個清麗脫俗，一臉嬌憨的大姑娘。

于化棠當時一眼還沒認出她來，一縮腿之際，金瑛「噗哧！」一笑道：「于大哥，別怕，小妹是金瑛。」

于化棠搖搖頭嘆息道：「你，太調皮了。」

金瑛道：「少見多怪。」

于化棠道：「你有住的地方沒有？」

金瑛一笑道：「于大哥，你可眞體貼呀！」

于化棠道：「我要睡覺了，你先回去吧。」

金瑛道：「你睡你的，小妹坐着又不礙你的事。」

于化棠道：「這……這……不大方便。」終於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了。

一個大姑娘，在一個大男人房中，尤其是在晚上，實在不大方便。

金瑛一笑道：「心裏沒有鬼怕什麼，除非你……。」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好，小妹，我們不說這個了，你有什麼話題，你就說吧。」

金瑛一笑道：「當然有話要說，否則，誰願意待在你們臭男人房裏。」

于化棠道：「請長話短說。」

金瑛道：「剛才你和那二個臭花子似是談得很融洽，你沒有出賣小妹吧。」

于化棠道：「頗有此意，只是他們出不起價錢。」

金瑛一笑道：「你眞是食髓知味，又想賺大錢了，可惜花子帮窮得很，他們除了伸手要別人的錢外，普天之下，也沒人能要得到他們一分錢。」

于化棠道：「我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臨時起意，和他們談了一談你。」

金瑛一聽談起她，不自覺的緊張起來，道：「他們談我什麼？」

于化棠道：「他們什麼也沒有談。」

金瑛一搖頭，道：「我不相信。」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你緊張什麼？是不是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怕他們說出來呢。」

金瑛大嚷一聲，道：「他們才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怕我說了出來，所以，才一直放不過我們。」

于化棠道：「既然做壞事的是他們，你緊張什麼？」

金瑛訕訕地道：「我……我……也做了一點點壞事。」

于化棠雙眉一皺道：「你……你說，你說：你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金瑛道：「我……我……騙了他們一百兩金子。」

于化棠看她調皮搗蛋，實在只不過是一個寵壞了的大小姐，有心嚇她一嚇，當時面色一變，道：「啊！你原來是個小騙子！」

金瑛搖手急道：「其實說來，是他們自己送給我們的。」

于化棠一笑道：「有這樣的好事，爲什麼他們不送些金子給我？」

金瑛道：「當然，還有別的原因。」

于化棠道：「什麼原因，你最好說明白一點。」

金瑛說道：「事情是這樣的，約在半個月前，我們在路上碰到一輛篷車，車上有一個女人被綁住了手脚，那二個花子在篷車附近地上找來找去，似是找尋什麼東西……」

于化棠道：「你們管了他們的事？」

金瑛道：「小妹確是想管，但吳屏勸我不要管，當時小妹確開了他們一個玩笑，突然現身而出，故意在地上一摸，接着又大叫了一聲：『這是什麼東西』，便跑開了。」

于化棠道：「他們追了你沒有？」

金瑛道：「怎會不追，只是他們沒追上我。」

于化棠一笑道：「這時如果有人出手去救篷車上的女人，就成了『調虎離山之計』了。」

金瑛道：「可是我們沒有去救人，……就在當天晚上打尖的時候，那個年輕花子找上了我們，問我們願不願意把檢到的東西出讓……。」

于化棠一笑道：「於是你向他要了一百兩金子，却交不出東西，只有東躲西藏，避着他們了，奇怪，你們不交來東西，他們爲什麼先給你們金子？」

金瑛道：「這有什麼奇怪，我們是銀貨兩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于化棠一怔道：「你這話前言不對後語。」

金瑛說道：「東西是給了他，但是假的。」

于化棠道：「他們又不是瞎子！」

金瑛道：「你們雖然不是瞎子，却好像有點心虛，當我把我的一條小汗巾，包了一隻小扁瓶子給他時，他却看也不看的就走了。」

于化棠道：「他要當場看了呢？」

金瑛道：「我們當時正沒有錢用，到手的金子自然不能還給他們，那就只有硬拚了。」

于化棠搖頭笑道：「你們簡直是在胡鬧。」

金瑛也笑笑地道：「這叫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

于化棠說道：「這可也是個天大的麻煩。」

金瑛道：「于大哥，其實你也不能脫身事外。」

于化棠道：「這與我何干？」

金瑛道：「因爲你是我的大哥呀！」

于化棠苦着臉道：「誰要你們去招惹丐帮，我可惹不起他們。」

金瑛道：「你把丐帮看得太神了，其實他們也有不肖弟子，那伍雄飛和黃奇就有點不對頭，他們要不是做賊心虛，心中

有愧，他們會不理直氣壯的來找你麼？」

這話很有點道理，倒看她不出。

于化棠道：「那你們為什麼不救那女人？」

金瑛道：「我們這是後見之明呀。」

于化棠吁了一口氣，道：「好了，話已經說明白了，你去睡吧。」

金瑛道：「我沒有地方可睡。」

于化棠拿她眞沒有辦法，氣惱不得，也哭笑不得，只有搖頭道：「吳屏呢？你也不管她。」

金瑛道：「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對頭，要她想辦法去了。」

于化棠嘆了一口氣道：「但願你們的辦法，不要越想越糟糕，好吧，你睡我的床，我另外找地方睡去。」

金瑛急急道：「你不能走。」

于化棠面色一正，道：「瑛妹，唉！我不知怎樣說你才好。」

金瑛道：「我心裏只發毛，只怕要出事。」

于化棠道：「你不要找藉口。」

金瑛道：「我們這就上路，趕到南昌去，好不好？」

于化棠心想：「這丫頭花樣百出，夾纏不清，不知她安的是什麼心，趕夜路，就趕夜路，我倒要看看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桌上留了一兩銀子，兩人穿窗而去，轉上了前往南昌官道。

夜涼如水，萬籟俱寂。

于化棠落後一步，走在金瑛身後，只見金瑛長髮披肩，衣袂飄飄，香風陣陣，沁人心脾，不覺望得痴了。

金瑛猛然一回頭：「喂！于大哥，你怎樣不說話？」

于化棠嚇了一跳，神不守舍的道：「說……說什麼呀！」

金瑛一笑道：「不說話，悶死了。」

忽然，又若有所思的叫道：「嗨！你在想什麼心事呀？」

于化棠的臉色無由的一紅，囁囁地道：「我……我……」

突然，一道尖銳刺耳的嚎聲，從遠遠的山邊破空而起，劃破了沉寂的長夜，也震撼了于化棠與金瑛二人的心弦，並且解除了于化棠的窘態。

于化棠逃避似的道了一聲：「我們去看看，那邊一定出了事。」

他跑出去了，金瑛自然也就緊跟了上去。

于化棠無心之間，却放開了脚程，跑得成了一條直綫，又輕快又美妙。

金瑛秀目大張，愕然忖道：「于大哥的輕功好高明啊！」她身形一伏，放腿疾追了二步，忽然又慢慢的減低速度，落後了下來，不知她心裏在打什麼主意。

劃空號叫之聲，雖然刺耳驚心，其實離開他們足有二里開外。

前面是一道橫山，山旁房屋一間，四週環境幽美，房子不壞，顯然不是一般窮苦人家。

屋門大開，門前倒臥着一個老蒼頭，一個腦袋被砍去了半邊，恐怖已極，慘不忍睹。

于化棠微一駐足，走進屋內，只見屋內又有二具屍體，一個婦人，婦人手抱着一個嬰兒，同皆死於非命。

屋內只有三個人，三個人都死了。

此外，屋內並無打鬥跡象，也不知那二個大人是否武林人物？

兇手早已逃之夭夭。

慘案已經過去，于化棠想帮忙也已帮不上忙了。金瑛依在于化棠身邊，淚眼盈盈，只差沒有哭出聲來，手足却都微微的在抖顫着。

于化棠嘆息一聲，道：「料理善後，追兇緝惡，這都是官面上的事了，我們走吧！」

兩人轉身還沒有走出屋外，屋外已是傳來一陣步履之聲，有三人匆匆趕來了。

那三人之中有一人約三十多歲，另外二人只有二十歲左右，穿裝極為樸素乾淨，但却器宇不凡，步履矯健，目光炯炯有神，分明都有極好的身手。

雙方對面之下，都有微微一愕，大有意外之感。那三十左右的漢子，目光一收，抱了一抱拳道：「兩位是……」

于化棠悲嘆一聲道：「我們是道經附近，聞聲趕來，趕來就是這般情景，却再未發現其他可疑人物。」

那三十年紀漢子，又上下打量了于化棠與金瑛一陣，點了一點頭，道：「尊駕貴姓高名？」

于化棠報了自己姓名，却沒有提金瑛的姓名，接着向那漢子一抱拳道：「請問大號如何稱呼？」

漢子微一猶豫道：「在下楊日輝。」

楊日輝可不就是丐帮現任帮主的神手擎天楊日輝！

于化棠止不住心中震驚，愕然道：「原來是帮主大駕，久仰！久仰！」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笑了一笑道：「尊駕幸得姚瓷，在下甚是仰慕。」

說話之間，只見他一揮手，便見那二個年青人一個奔向屋內，一個走向那倒臥在地上的老蒼頭查驗起來。

那老蒼頭原是伏身而臥，右手壓在身下，這時那年輕人翻過那老蒼頭身子時，發現他手中死死的握了一條汗巾，那年輕人收起那條汗巾，交給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此人刀鋒從身後襲到，一刀致命，但手中却有條女用小汗巾，請帮主過目！」

神手擎天楊日輝接過那汗巾着眼之下，目光一凝，便立時收入懷中。

金瑛見了那條汗巾，却是臉色大變，幾乎驚叫了起來，原來，那條汗巾就是她包了一隻小瓶子交給黃奇的，這時突然在那死人手中出現，叫她怎不嚇得要死。

她的異樣被于化棠發覺到了，于化棠忍不住問道：「你怎樣了？」

金瑛震於丐帮帮主的威名，却不敢實話實說，扯了個謊道：「我有點冷……」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道：「姑娘胆小，此地不宜久留，兩位請吧，此間事，由在下料理是了。」

于化棠還想留下來看看，却被金瑛暗中催他別了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他走出老遠之後，金瑛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抱着心口道：「眞嚇死我了。」

于化棠只道她見了死人害怕，笑着道：「死人有什麼可怕的。」

金瑛道：「誰會怕死人。」

于化棠道：「那你怕什麼？」

金瑛道：「于大哥，你可見到那條手巾？」

于化棠道：「妳知道那條手巾。」

金瑛道：「何止知道，那條手巾本來就是小妹的。」

于化棠一怔道：「什麼，那條手巾是你的。」

金瑛道：「那就是小妹包東西給黃奇的那條手巾。」

于化棠頓脚道：「唉，你為什麼早不說？」

金瑛一吐舌頭道：「那不馬上被當着兇手扣了起來。」

于化棠道：「我聽說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年輕有為，不會這樣糊塗吧。」

金瑛道：「不會這樣糊塗，哼！換了你是我，你又怎樣處置？」

于化棠不加攷慮地道：「當然要查明白。」

金瑛道：「就這樣讓我走了？」

于化棠搖搖頭，道：「這……這……當然不能讓你走。」

金瑛道：「這就是了，我不要被他留下來。」

于化棠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怕什麼？」

金瑛意味深長的道：「事情只怕不會這樣簡單啊！這分明是一個圈套，小妹要被他留了下來，只怕還有更多的證據，指明我是兇手，那時眞成了百口莫辯了。」

于化棠道：「我和你走在一起，我能證明你不是兇手。」

金瑛冷冷一笑，道：「你能證明什麼，只怕你自己都脫不了兇手的嫌疑……」

仔細想一想，金瑛的話不無道理，于化棠的眉峯皺起來了。

金瑛道：「走，我們回頭去找那黃奇去。」

于化棠搖了搖頭道：「找他沒用。」

金瑛道：「那我們該怎樣辦？」

于化棠道：「咱們先看看再說吧。」

金瑛道：「只怕不容許我們觀望，丐帮帮主就要來找我們了。」

于化棠道：「但願他不要這樣魯莽才好。」

金瑛自怨自艾的跺着脚道：「唉，都是小妹不知輕重惹來的麻煩。」

于化棠道：「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江湖上事，却由不得你收性子啊。」

金瑛低聲道：「我學乖了。」

于化棠道：「你家在那裏？我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金瑛搖搖頭說道：「不好，我不告訴你。」

這是個不好對付的丫頭，她搖了頭，于化棠不敢再逼她，萬一逼不好，逼出事情來，可又成了自己的麻煩。

沉思了一陣，于化棠下定決心道：「好，我們目的地不變，還是到南昌去。」

金瑛道：「到了南昌之後呢？」

于化棠道：「咱們就去找李百萬，暫時住在他那裏。」

金瑛道：「你就這樣相信那個李百萬麼？」

于化棠道：「李百萬那裏樹大好遮陰，目前却是我們暫避風雨的最佳之地。」

一路上再沒發生什麼事故，丐帮弟子也沒釘他們的梢。

這天，他們到了南昌，在李百萬府前門口正好碰上廖化。

于化棠在古正風家中的表示，可圈可點，使廖化在李百萬面前出足了風頭，因此廖化對于化棠極有好感。

兩人一見之下，廖化大喜道：「于兄，來得好，敝東正念着你哩！請！請！……這位是……。」

金瑛恢復了女兒身的打扮，廖化却是不認識了。

金瑛一笑道：「廖爺，你想不到小花子了麼？」

廖化一楞笑道：「啊！原來是金姑娘，請！請！一同請！」

李百萬家大業大，進入大門，竟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園子，一陣左拐右彎之後，到了一座水榭之前。

廖化向水榭前一位童子說了幾句話，那童子點頭而去，廖化請于化棠金瑛進入水榭奉上香茗。

只聽李百萬的笑聲已傳了進來，道：「于老弟，眞是把在下當作朋友，在下榮幸之至。」

這句話表面上聽來，有點貿然之感，但仔細一想却又恍然，莫非他已知道他們遇見丐帮帮主之事？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員外已經知道我們遇上兇案之事？」

李百萬笑呵呵的說道：「對你們的謠言可多哩！你們先坐下來，慢慢說，慢慢說，……」

于化棠驚愕地道：「對我們的謠言，什麼謠言？……」

李百萬道：「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話，你們的嫌疑很重。」

于化棠望了金瑛一眼，乾笑一聲，道：「員外，您相信麼？」

李百萬毫不猶疑一搖頭道：「我不相信，其中一定另有文章，老弟，本人的想法可對？」

于化棠道：「員外所見甚是，只是……只是……。」

李百萬一笑道：「不便說的話不說沒有關係，就憑你老弟看得起在下這份知遇之情，在下也絕不坐視。」

人家的話可够朋友，于化棠可不能不交心了。

于化棠慨嘆一聲道：「在下是事無不可對人言，只是此事說起來，如同兒戲，令人難以相信。」

李百萬道：「兒戲之中有正理，表面上看去，越是假的事情，越見心機。」

于化棠心弦暗暗一震，想不到這個百萬富翁能說出這等有深度的話來，當下目光一閃，在李百萬臉上掠目一過，然後回到金瑛臉上，笑了笑，道：「瑛妹，我可要說了。」

金瑛嫣然一點頭，道：「大哥作主就是。」這時她却乖巧極了。

于化棠先調節氣氛地一指金瑛道：「員外，可認得她出來。」

李百萬一笑，道：「不用認，廖化已

經傳言告訴我了。」

于化棠點點頭道：「在下與金姑娘原是萍水相逢……」

金瑛截口道：「現在，我們已是一條綫上栓的二隻蚱蜢，有禍同當了。」

這丫頭的嘴可眞快！可是也機靈慧巧得令人可愛。

于化棠哈哈一笑，接着便把金瑛與丐帮黃奇任雄飛交惡的經過情形坦誠的說了出來。

說話之間，李百萬曾經打斷于化棠的話，問道：「且慢，那個被綁在篷車上的女人是什麼穿裝模樣？」

金瑛道：「那女人看來約有三十左右，身穿綠色衣裳，式樣華麗高貴，人也生得美艷無雙，……。」

待得于化棠把全盤經過情形說完，李百萬忽然笑笑地道：「最近江湖上一件大新聞，不知兩位可曾知道？」

于化棠與金瑛瞠目不知所對，同時搖了一搖頭。

李百萬道：「兩位原來不知道，如果事先知道，處置得宜，現在已是名滿天下了。」

金瑛挑眉咋舌道：「我可不要出名，一出名就慘了。」

李百萬望着她，微微一笑道：「爲什麼？」

金瑛一搖頭道：「你說你的吧，那女人到底是誰？」

李百萬道：「江湖上盛傳碧夢夫人失了踪，你所見的那女人，照你所說，很像碧夢夫人，只不知她是不是碧夢夫人。」

金瑛脫口叫道：「原來是她呀！」

李百萬口快，連忙問道：「你認識她嗎？……」

金瑛搖頭否認道：「不認識！不認識！她那裏會認識我們這黃毛丫頭。」

于化棠笑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你的持平之論。」

李百萬目光一凝，望着金瑛道：「你道你們遇見那兇殺案的苦主是誰？」

金瑛道：「不知道。」

李百萬道：「說起來這又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金瑛眨動着長睫毛道：「這苦主大有來頭麼？」

李百萬道：「生死劍管中流你聽說過沒有？死者就是他的夫人，獨子和老管家，生死劍管中流掌中劍的厲害不說，生來的火爆脾氣，最是叫人頭痛，你們遇見了他，可要小心一點。」

金瑛一揚頭，道：「他總不會不分靑紅皂白就殺人吧。」

李百萬道：「他就是這樣的人，氣頭上是不講理的，可況，他還認定你們就是兇手。」

金瑛嚇得臉色都變了，望着于化棠道：「于大哥，記着，咱們避着他點。」

廖化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這時忽然走回來，輕聲道：「丐帮帮主來訪。」

李百萬口中說了一個「請」字，轉頭又向于化棠和金瑛道：「你們就不必和他照面了……。」

只聽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朗笑之聲起自水榭外道：「在下魯莽，擅自直趨水榭，尚請員外勿罪是幸。」那還由得于化棠與金瑛走避。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像是從地下冒出來似的，出現在他們眼前。

李百萬臉色微微一變，瞬刻再變，打了一個哈哈道：「帮主大駕光臨，蓬蓽生輝，在下失迎，罪甚！罪甚！」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又向于化棠與金瑛兩人點頭一笑，道：「巧遇兩位，在下正好有事請敎。」

巧遇未必，只怕是專誠而來找人的。

金瑛木訥着一張嘴說不出話來，丐帮帮主的名頭確是有點壓人。

于化棠到底不是當事人，心裏比較坦蕩，態度便自然多了，微微一笑，道：「帮主若有所問，在下知無不言。」

丐帮帮主先不問于化棠，却轉向金瑛道：「姑娘可願接受在下一份忠告？」

金瑛言詞訥訥地道：「帮主……帮主的說，請……請吩咐就是。」

人就是做不得心裏不安的事，金瑛因爲自愧於心，多伶俐的人，却說不出伶俐的話了。

她，實在是一個本質善良的女孩子，否則，她也就不會有那種自愧之感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面色一正道：「姑娘，江湖上不好玩，你還是回家去吧，忘記所見所聞的一切，回家去吧。」

金瑛聽得一震，道：「你要我回家不！」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只要姑娘答應回家，敝帮願盡一切力量保護你一路平安。」

金瑛斷然拒絕道：「不，我決不回家，也不要你們保護什麼安全。」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一嘆道：「姑娘，你可知道，你有百口莫贖的殺人罪嫌？」

金瑛一下子變了一個人似的，恢復了她的伶牙俐齒，冷笑一聲，道：「我沒有殺人。」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知道殺人的不是你，要不我就不會輕易放你離開現場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你可知道，我當時爲什麼不爲難你，而現在又來找你相商？」

金瑛冷「哼！」一聲，道：「誰知道你安的是什麼心？」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道：「爲了姑娘你，也爲了本帮自己。」

金瑛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管，至於貴帮的事，對不起！……」

說到這裏，突然水榭外面有人大吼一聲道：「讓開！」接着響起了打鬥之聲。

李百萬眉頭一皺，道：「什麼人？」

廖化說道：「那是生死劍管中流的聲音。」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金姑娘，你的麻煩來了。」

金瑛一揚螓首道：「哼！誰還怕了他不成。」嬌軀一擰，搶出去了。

李百萬叫道：「金姑娘不可使性子，這是我的事。」緊跟在金瑛身後走出了水榭。

于化棠悶聲不響，搶在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前面出了水榭。

這水榭是建築在一片荷池之上，出得水榭是一片花園，花園之間只有狹小的人行道。

這時，只見三條人影，打成一團，踏得那些花圃，泥飛花落，一片零亂。

生死劍管中流三十多歲，是個粗綫條漢子，手中劍使得風動雷鳴，霸道之極。

和生死劍管中流對手的却不是李百萬的人，而是金瑛見過一面的丐帮帮主身前的二個年輕人。

生死劍管中流可是成了名的大劍客，但那二個年輕人却和他打得秋色平分，毫不遜色。

不過，他們是兩打一，但，這樣年輕的人，能擋住生死劍管中流的快劍，已是難能可貴，非常值得讚賞了。

李百萬揚手叫道：「三位請暫住手。」居然音節鏘然，內勁十足。

看不出這位富家翁，還是武林高手。

二個年輕人身形一幌，脫出戰場。

生死劍管中流果然名不虛傳，是一個火爆脾氣的人，他也不管李百萬不李百萬，眼睛早就盯住了金瑛，二個年輕人一退，他却暴喝一聲：「死丫頭，納命來！」長劍一頓，直指金瑛心口大穴。

這樣不顧一切的人，世間實是少見，就深知他習性的李百萬和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也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眼看劍光一閃，便刺向金瑛心口……

金瑛驚叫一聲，幌身急讓，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大家欲救不及之際，只見人影一閃，暴喝出聲，道：「劍下留人！」

于化棠手握一把精光耀眼的狹長軟劍，嗖！嗖！嗖！一連三劍，擋住了生死劍管中流的襲擊。

大家緩過一口氣來，李百萬搶身而出，插在他們中間，猛然喝道：「管大俠，住手！」

生死劍管中流連番遇阻，鬥志已衰，狂笑聲中，人却退了四五步，沒有再出劍了。

李百萬換了一臉笑容，道：「管大俠，有理說得清，裏面請！」

生死劍管中流根本不答理李百萬，上下打量了于化棠一陣，問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于化棠抱拳道：「在下于化棠。」

生死劍管中流雙目猛然一睜道：「你就是嫌兇之一的于化棠。」

于化棠道：「管大俠，請不要存有成見……。」

生死劍管中流大喝一聲，截口道：「什麼成見不成見，來來來，先打三百合再說。」

長劍一揮，劍如流星，又撲向了于化棠。

李百萬瞪目大喝道：「姓管的，你這人有沒有理性？」雙手齊出，硬把生死劍管中流截住了。

生死劍管中流可不管李百萬是空着雙手，出劍威勢毫不留情，嗖！嗖！嗖！殺得李百萬手忙脚亂。

碰了這樣的人，你就有天大的理由也說不清。

于化棠暗暗惱火，却用極大的忍耐力壓住了怒火，沒讓發作出來。

嗖！生死劍管中流長劍一式化三元，點胸、刺臂，帶反打……

李百萬一退再退連三退，脚下稍慢得一慢，管中流劍鋒一偏，斜落而下，把李百萬的左袖連衣帶皮肉削下來一大片。

李百萬驚叫了一聲，眼中射出了怒火，叫道：「你眞下得手。」

生死劍管中流冷哼一聲，道：「誰要你自以爲是，擋住管某。」

于化棠忍無可忍，軟劍再次擊到手中，身形一閃，劍指生死劍管中流道：「惡狗只服粗棍，來！來！來！在下就領敎領敎你這橫行無忌，目中無人的狂人。」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敢作敢當，這才是漢子，看劍！……」

劍嘯風生，直取于化棠。

于化棠面對如此厲害人物，也不敢大意，見招接招，見式破式，小心謹愼的和他惡鬥了起來。

生死劍管中流劍走剛陽，快如閃電，猛似雷霆，每出一劍暗含風雷之聲，另加一股炙熱的劍氣，令人心神皆震，失去鬥志。

于化棠却出劍輕靈，輕靈之中又穩重如山，不急不燥，不惑不妄，守住陣脚，伺機取勝。

兩人的劍路各自不同，表面上看去，生死劍管中流是攻勢猛烈，如火如荼；于化棠則穩如泰山，如風過耳，眞是一動一靜，一實一虛，各盡其極。

一眨眼間，已經打了將近百招，生死劍管中流氣勢不減，于化棠亦固若金湯，毫無落敗的跡象。

金瑛只看得心驚肉跳，挨到李百萬身前問道：「員外，你看于大哥擋不擋得住那管中流的快劍？」

李百萬緊皺着雙眉道：「管中流劍勢如虹，內力悠長，力亂難取，于老弟，雖然應對得法，但却疏忽不得，……。」顯然，他也是很替于化棠担心。

金瑛轉眼向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望去，只見他面上雖沒有緊張之色，却有着一股迷惘之色，不知他心中作何看法。

猛烈的搏鬥，看得大家氣都喘不出來，但時間一久，緊張的氣氛，却逼不住大家的呼聲了。

三百招，于化棠居然在苦撐苦擋之下，守住了陣脚，沒有落敗。

生死劍管中流氣勢雖在，却也形成強弩之末了。

驀地，于化棠朗朗一笑，手中劍光一斂，身形急退，抱着雙拳一拱手道：「君子言如有信，應該罷戰一談了。」

生死劍管中流一怔，敢情他剛才說「先打三百合再說」的話，現在却被于化棠用作罷戰的口實。

生死劍管中流雖然性烈如火，却也言出如山，一時無話可答，只有長劍一收，道：「好，在下不在乎你們人多，到裏面評理去。」

李百萬這主人可當得艱苦，挨了劍還得陪着笑臉請生死劍管中流入屋。

生死劍管中流簡直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了仇人，冷哼一聲，大步走進了水榭。

生死劍管中流板着臉落坐之後，雙目

盯着金瑛道：「丫頭，你的心腸好狠！你說，在下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金瑛見于化棠足可和他打成平手，再無害怕他之理，當下心有恃伏，胆氣立壯，也是冷笑一聲，道：「管大俠，你可是响噹噹的成名人物，說話不能信口開河，你說本姑娘是殺人兇手，有什麼證據？」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一笑，道：「你看，這是什麼？」他取出一張紙條，當衆展了開來。

大家只見那紙條上寫着：「殺人者金大昌也。」

接着，生死劍管中流冷冷的道：「你是不是金大昌？」

別人只知道她叫金大昌，可不知道她叫金瑛，金瑛的名字只有于化棠知道。

金瑛笑道：「是金大昌又如何，這種條子誰都能寫，能證明什麼！」

生死劍管中流冷喝道：「丫頭，你不要強嘴，這張條子雖然不能證明什麼，但還有一張條子，你且看看！」說着，又展出一張條子。

「證物已落入丐幫楊幫主手中。」

「楊幫主，請你把證物取出來，讓大家看看吧。」管中流的眼中居然流出了淚水。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愣了一愣，道：「你這字條是那裏來的？」

生死劍管中流道：「先請幫主說句話，有沒有證物？」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點頭道：「有！但不能說它一定就是證物。」

生死劍管中流道：」取出來看看。」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道：「不能。」

生死劍管中流一拍桌子，霍地站了起來，道：「人家說得你一點不錯，你是一個僞君子。」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點不生氣，只笑了一笑，道：「在下很奇怪，這件證物除了兇手自己之外，應該沒有別人知道的，給你紙條的那人，怎樣知道的？」

生死劍管中流道：「自然有別的人看到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就算有人見到了那件證物，如非仔細研究，又怎知是金姑娘之物？」

生死劍管中流道：「是金大昌的東西就行了，管人家是怎樣知道的，你如此顧而言他，分明是無私有弊。」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一嘆道：「管兄，怪道人家說你雖是條漢子，却沒有腦子，你也不想想其中大有道理。」

生死劍管中流倒也知道自己的缺點，被說得訕訕一笑，道：「你是丐幫幫主，自然道理多，什麼道理，且說來聽聽。」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時却將一條香巾取了出來，交給金瑛道：「金姑娘，這條手巾可是妳的？」

金瑛不能說假話，點了一點頭，道：「不錯，是我的。」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這條手巾怎會落到那老蒼頭手中的？」

金瑛道：「不知道。」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想你也是不知道，你要是知道，當你發現這手巾時，也不會那樣驚愕了。」

金瑛暗暗一震，駭然忖道：「這花子頭不簡單，他什麼都看在眼裏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又道：「當時在下原有留下你們兩人之意，但見了你那錯愕的神情，反倒消除了我不少猜疑之心，因此讓你們自行離去。」

金瑛不得不服氣的低下了頭。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接着又道：「這條香巾怎樣丟失的，你不會說不出來吧。」

金瑛道：「不是丟失的，是我一時大意給人家的。」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雙目一亮，道：「有來龍去脈，好極了，說，給了什麼人？」

金瑛螓首一偏，轉向于化棠道：「于大哥，請你代說了吧。」

請人代說，更能顯得事情的眞實性，金瑛可精明得很。

于化棠於是接口把金瑛如何戲弄丐幫伍雄飛與黃奇之事說了出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臉上毫無驚訝之色，而且，還不住的點頭，最後道：「他們給你的金子，還有沒有？」

金瑛道：「一共是十個金錠子，我身上還有四個。」伸手懷中，把四個金錠子都取出來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取了一個金錠子，道：「我借用一個好不好？」

金瑛一笑道：「不用借，我送你一個好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收好金錠子，面色一肅，道：「管兄，你現在該看出多少跡象了吧。」

生死劍管中流囁嚅地道：「你眞相信她的話？」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道：「我不是相信她的話，而是，她補充了我許多想不通的缺失，現在請你把這紙條的來處說個明白，我就可以幫你把殺人兇手找出來。」

生死劍管中流一搖頭道：「我說不出來……」

這種話誰聽了都會生氣，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眉頭一横，冷笑一聲，道：「管兄……。」

生死劍管中流大叫一聲，道：「我不是不說，我實在是說不出來。」他一急，聲音就大了起來。

這種直腸子話，絕對假不了，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面色一緩，道：「請你說明白一點。」

生死劍管中流道：「昨天晚上有人從窗外投入這兩張字條，要在下連日趕來，便可找到金大昌，可是那人只在窗外說話，在下只聞其聲，未見其人，那知道他是什麼人。」

李百萬一笑道：「你就這樣相信他的話？」

生死劍管中流道：「他的話並沒有說錯呀，證物可不正在楊幫主手中。」

李百萬除了搖頭之外，笑都笑不出來，更不用說話了，你說他這話沒有理嗎？也不盡然，可是却是廢話。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對這種人實在沒有辦法，也懶得和他抬槓，笑了笑道

：「現在，你還不還認爲金小姐是兇手？眞要說起來金大昌應該是個男孩子，而金小姐却是個女孩子啊。」

生死劍管中流用腦筋眞的想了半天道：「管某人相信你楊幫主，但憑你一句話就是。」

這句話可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說得出來，捧了丐幫幫主，也扣住了丐幫幫主，可見，生死劍管中流並不是心機不如人，他只是脾氣暴烈，平時不用腦子而已。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承管大俠看得起在下，好，在下一定給你一個明白交待，但，有一件事，管大俠你也要給在下一句話。」

生死劍管中流道：「好，請吩咐。」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既相信在下，就請相信到底，等待在下的消息，不要三心二意，亂找別人的麻煩。」

生死劍管中流點頭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抱拳，道：「管兄有事請便，不再打擾你了。」

生死劍管中流不在意的一笑道：「在下告辭。」大步走到門口，忽然，身形一轉，又向于化棠走來。

于化棠心情不免一緊，暗中提聚起眞元內力，以備應變之需。

生死劍管中流走到于化棠面前，忽然裂齒一笑，伸出手道：「好小子，你的劍法不錯，打得過癮，咱們交一交。」

于化棠暗中吁了一口長氣，伸手相握，道：「請多指教！請多指教！」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一定，一定。」轉身大步出了水榭，他人雖走出水榭，他的笑聲却仍在外面盪漾了半天。

李百萬慨嘆一聲，道：「他倒是條漢子，可以血性相交的漢子。」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笑了笑道：「此人心腸太直，脾氣太烈，是猛將而非良將，可使之而不可知之，所以在下不得不先請他離去。」

于化棠道：「對方指使他出來找碴，是不是有欠攷慮？」

李百萬道：「在下亦有同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搖頭道：「在下不以爲然，表面上看來，他們是使人不當，有欠周詳，事實上却是投石問路，靜待我們的反應。」

李百萬一蹙眉頭道：「這個在下就不明白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笑笑地道：「有些事實在有待澄清。」目光一轉，凝注在金瑛臉上，就是那樣不禮貌地凝注着，冷酷地凝注着，一言不發地凝注着。

金瑛被看得心裏直發麻，坐立不安的好不難過，最後她忍不住大叫一聲，道：「我有什麼不對？」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的原名是不是叫金瑛？」

金瑛望了于化棠一眼，道：「你怎麼知道？」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奶奶是不是神柺玉杖金婆婆？」

金瑛驚愕得跳了起來道：「我奶奶你也知道。」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又問道：「你是逃出來的。」

金瑛成了赤裸裸的一個人，什麼都被人知道得清清楚楚，嘆息一聲點了點頭。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問道：「爲什麼逃家？」

金瑛在慌亂之中鎮靜了下來，搖頭道：「不告訴你。」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逃婚。」

金瑛一張秀臉頓時紅上了半邊天。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身形一立，道：「本幫要把你扣起來！」

金瑛變顏變色的一震道：「什麼，你要把我扣起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頭道：「我想你應該聽得很清楚。」

金瑛先望了于化棠一眼，然後，一揚螓首，冷哼道：「憑什麼？」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自然有理由，來人，把金姑娘帶去。」

張設羅網　樹林遇伏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眞也不便自己出手，左右雙衞，左衞史大綏，右衞王建和，一閃而入，直向金瑛身前走去。

金瑛身子一縮，轉到于化棠身後，叫道：「于大哥，你不能讓他們將小妹帶走，清官也難斷家務事，你不覺得他們欺人太甚了麼？」

于化棠雙手一攤道：「且慢，可容在下說兩句話。」

左右雙衞可不理會于化棠，依然向金瑛奔去。

于化棠暗暗一皺雙眉，怒意微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抖手，止住了左右雙衞道：「于少俠有何見教？」

于化棠道：「幫主可是也把金姑娘當做殺人兇嫌？」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在下一直就沒有把金姑娘當做殺人兇嫌。」

于化棠道：「幫主既能明察秋毫，不把金姑娘當作殺人兇嫌，在下倒眞不明白，幫主爲什麼還要把金姑娘扣了起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因爲金姑娘的逃婚，與風起雲湧的江湖大有影响。」

于化棠一笑道：「金姑娘的逃婚，乃是金姑娘自己之事，與整個江湖何干，剛才金姑娘說得好，清官也難斷家務事，幫主不覺對金姑娘太不公平了麼？」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于少俠，你的話是很有道理，眞正說起來，你到底知道金姑娘多少？」

他能知道多少？于化棠不由得紅了一紅臉色，道：「有請指教。」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說起金姑娘的婆家，……」

金瑛大叫一聲道：「什麼婆家不婆家，我又沒有過門。」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笑，道：「于少俠可知當今江湖上有四大公子？」

于化棠點點頭道：「四大公子，名動一時，在下倒是略知一二。」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碎玉，惜花，冰輪，玉簫：碎玉公子張文飛，

惜花公子蔡百美，冰輪公子許少白，玉簫公子萬慧生，其中尤以玉簫公子萬慧生，文才武功，獨秀羣倫，而金姑娘的未婚夫婿，便是這位人中之龍的玉簫公子萬慧生了……」

金瑛一臉不屑之色，「嗤！」笑一聲，道：「我就偏看不起他。」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看不起他，能不能也說個理由出來。」

金瑛冷然道：「這是本姑娘的事，爲什麼要向你說明。」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說道：「在下並不是好管閒事，你可知道，在下是受了令祖與萬公子之托。」說來倒是名正言順。

金瑛道：「如果是我奶奶托你，她就根本不會叫你扣我，最多叫你勸勸我而已，這一點我比誰都明白，哼！你分明是假傳聖旨，居心叵測。」

猛然一挺身站了起來，向于化棠叫道：「于大哥，我們走。」

于化棠根本是外人，這種事情，他却大爲作難，雙手一攤……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却說話了：「于少俠，請君子自重。」

于化棠外和內剛，原是個極爲自負的人，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這話，却教他有點惱火了，只見他劍眉微微一揚，沉思了片刻，道：「瑛妹，我問你一句話，如果我現在送你回家去，你願不願意回家去？」

金瑛道：「你眞送我回家去，我就回去。」

于化棠一點頭道：「好，我現在就送你回家去。」

向前一步，拱手抱拳，道：「在下與金姑娘就此告辭了。」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于化棠可就不能畏首畏尾了。

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金瑛這位姑娘除了有點刁蠻任性之外，本性却不是不艮之人，她爲什麼會看不起聲名赫赫的玉簫公子，其中只怕大有文章，就憑這一點，于化棠也不能自鳴清高，坐視不理了。

于化棠這一表明態度，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先是一楞，接着哈哈一笑道：「于少俠，你要理智一點啊，不要最後落個兩面不討好。」

于化棠道：「在下想過了，多謝指教，瑛妹，我們走。」

他說走，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身前雙衞却還是擋在他們面前，毫無讓路之意。

于化棠目光轉向丐帮帮主楊日輝投去，他不想和左右雙衞動手，希望丐帮帮主楊日輝明白他的决心。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皺雙眉，說道：「于少俠，你也應該替本人想一想啊。」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帮主是一帮之主，抬手放過金姑娘，只有更顯得帮主容人雅量。」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于少俠好說，同時，本人也成了受人之托，不忠於事的人物了。」

于化棠劍眉雙剔，語音微冷道：「帮主的意思是……」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本人只希望向朋友們有所交待。」

于化棠一嘆道：「看起來是事難兩全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于少俠執意如此，那是非常傷感情之事……」

「嘻！嘻！嘻！有話好說，請聽在下一個折衷的意見如何？」李百萬不能不說話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員外有何高見以息彼此紛爭？」

李百萬道：「帮主，請你也不要扣人，而金姑娘也不要立刻回家去，就在寒舍作客幾天如何？」

金瑛一笑道：「這叫軟禁，如果有人說出去，說你李員外扣留了神拐玉杖金婆婆的孫女兒，只怕那時候你李員外很難分辯。」

李員外一怔道：「這……」

金瑛道：「所以我還是回家的好。」話聲一頓，轉向于化棠接着又道：「于大哥，咱們只怕走不出去啦。」

于化棠目光一轉，掃視了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眼，說道：「就算是走得出這裏，只怕途中也逃不過人多勢衆的攔截。」

看他站立的氣勢，就像是一座堅韌不拔的石山，口中雖說得困難重重，臉上却沒有絲毫畏難之色。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冷冷一笑道：「于少俠，丐帮弟子雖然人數衆多，可從來不倚多爲勝，你如果眞能够出得此地，本帮主已是臉上無光了，更不會效小人行徑，沿途攔截少俠，少俠儘可放心，只是……」

于化棠笑道：「爲了彼此都好交待，自是少不得依規矩行事。」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少俠快人快語，在下親自向少俠領敎高招。」

左右雙衞聽說帮主親自出來，不由齊皆一怔，同聲道：「帮主，您……」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揮手說道：「讓我來吧，你們勝不過于少俠，退過一邊去。」

于化棠與生死劍管中流一戰的表現，雖然沒有明顯的打敗生死劍管中流，但，他的潛力却爲明眼人所共見。

不管左右雙衞是否勝得了于化棠，只要他們一動上手，以丐帮帮主的身份，就不能再動手了。

左右雙衞雖然心中不願，可是他們對帮主絕對是尊敬和服從，應了一聲：「是！」轉身退過一旁。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于少俠，咱們是君子之爭，點到爲止，你看這地方够不够施展。」

水榭之內不算小，中間空地足有二方丈大小。

于化棠這時候却忽然皺起了眉頭，忘了回答丐帮帮主的話，他心中有了某種困惑。

金瑛叫道：「于大哥，你放心，打不過楊帮主不是丢人的事，輸了小妹絕不會

怪你。」

打不過楊帮主，于化棠可不是這樣想，他想的問題更深入更複雜，可是他不能說出口來。

當下打住雜念，向金瑛一笑道：「你可眞不能怪人啊！」

一抱拳，向丐帮帮主楊日輝道：「帮主請。」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穿的不是化子裝，而是一襲青衫，瀟洒之極，他也不捺衣襟，空着雙手，也是一抱拳道：「少俠，請！」

從身份地位年齡各方面說，都該于化棠先出手，于化棠不便再客氣，又是一抱拳道：「如此在下有僭了。」出手一式「星月同輝」，是敬意，也不自棄。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好！」接了于化棠一招，然後式化「躍馬中原」，還了于化棠一招。

于化棠緊守愼攻，一搭上手就是二十多招，未露敗象。

神手擎天楊日輝能當上丐帮帮主豈是等閒之輩，動手的態度雖然還帶霸氣，但舉手投足之間，勁氣如潮，壓力奇大。

普通江湖人物，能接得住神手擎天楊日輝十招，就够成名露臉了，何況，一出手就是二十多招，而且未見敗象，于化棠的這個人，在丐帮帮主楊日輝的心中的份量，隨着時間的延長而一分一分的加重。

二十招過後，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興趣高張，哈哈一笑，道：「于少俠，眞是少年有成，眞人不露相，在下要現醜了。」

已經交上了手，還要說什麼醜，那是說要全力以赴，使出看家本事了。

金瑛生怕于化棠不知丐帮帮主楊日輝的成名絕技，吃虧上當，連忙大聲叫道：「楊帮主的神手十八翻，威力絕倫，技蓋當今，于大哥可要特別小心。」

于化棠神態凝重的點了一點頭，沒有答金瑛的話，不知他心中在作何打算。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暗暗一皺眉峯，手法一變，可使出了他威震武林的神手十八翻。

這神手十八翻完全是掌指上的功力，翻掌生風，落指如雨，不僅快捷而且暗含開山裂石的鷹爪力與洞金碎玉的天罡掌力，又快又深，這可就造就了他一世英名。

于化棠被迫得一連退了七步，仍是毫無還手之力。

但，他退過七步之後，他却又穩住了陣脚，雖然還是還手無力，但已發揮了他招架的工夫，誓死不退。

神手十八翻，顧名思義，招術在精不在多，在速不在長，霎眼之間，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已經使完了十五招，只差最後「擎天三招」尚未出手。

楊帮主平日與人動手，很少使用「神手十八翻」，就是用上「神手十八翻」時，也很少超過九招，這次用了十五翻居然未能手到擒來，實是大奇大怪之事。

現在只有用最後「擎天三式」了，招式尚未出手，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自己先緊張了起來，臉色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凝重。

這時，于化棠的神色一直未開朗過，腦中一直爲「要」與「不」兩個字困擾着。因爲，于化棠他實非等閑人物，他也並不是眞的怕了「神手十八翻」，他担心的是該不該放開手來和丐帮帮主一搏。

放手一搏之下，勝負難卜，隱憂難料，這就是于化棠臉色一直凝重的原因。

現在，「擎天三式」即將出手，已經過了必需抉擇的時候了。

「唉！」于化棠暗中嘆了一口氣……

忽然，一聲厲喝平地而起，道：「住手！」

兩條人影倏的一分，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與于化棠都不由得吐了口長氣。

他們兩手都不願意在「擎天三式」之下分出勝負，來人可來得正是時候。

不用問來人是誰，從金瑛的驚呼聲：「奶奶！」就知道來人是神拐玉杖金婆婆了。

金婆婆紅顏白髮，身裁高大，手扶獅頭玉杖，目光如炬，盼顧生威，教人一見，就知此老難惹難鬥。

神拐玉杖金婆婆身後還有二個人，一個就是冷若冰霜的吳屏，另一位，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半百老人，手中提着一根三尺多長的旱烟帶，烟帶上烟鍋約莫有小茶杯般大，而且，還上滿了烟絲，在冒着火花哩！

金瑛叫了一聲：「奶奶！」滿眼渴望欣喜之色，人却不敢跑過去。

金婆婆頓着玉杖，一步一步向廳中走來。

李百萬搶步迎上，笑臉道：「百萬不知婆婆大駕光臨，有失遠迎……」

金婆婆一揮手道：「別客氣，你要一客氣，我老婆子就坐不下去了。」

一轉頭，擧杖向丐帮帮主楊日輝打着招呼道：「帮主好高的興趣，神手十八翻也出手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緋紅着臉，笑道：「獻醜！獻醜！」

金婆婆目光轉向于化棠身上一落，道：「少年人，你的胆子倒不小，居然敢和丐帮帮主動手，姓什麼？」說來實在不大禮貌。

于化棠倒能隱忍相對，淡淡的一笑，道：「晚輩于化棠，承敎，告辭！」

抱拳一禮，禮還沒有行完，金瑛已是搶身而出，攔住于化棠道：「于大哥，你不能走。」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皺霜眉，道：「瑛兒……。」

金瑛叫道：「奶奶，你不知道，于大哥就是爲了瑛兒才和楊帮主動手的。」

神拐玉杖金婆婆微現迷惑之色，道：「你們是怎樣一回事？」

從這句話看來，吳屏雖然和老夫人在一起，却未把他們之往事，告訴老夫人。

金瑛頓脚道：「楊帮主要把瑛兒抓起來，于大哥要送我回家，於是兩人就打起來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霜眉一捲，道：「他爲什麼要帮你，替你賣命？」

這話實在不是話，尤其從神拐玉杖金婆婆口中說出來，那不等於在罵自己的愛孫。

當時，不但于化棠的臉色變得好不難

看，金荚也怔了一怔，說不出話來。

神拐玉杖金婆婆冷笑聲中，吩咐隨身老者說道：「給他一張五萬两銀子的銀票，叫他遠遠的離開荚兒，永遠不要來找荚兒。」

她說話的聲音很大，可是她的意思却完全弄錯了，纏人的不是于化棠而是她自己的愛孫金荚。

一向伶牙俐齒的金荚，在這時候，竟然說不出話來，說來也是，她雖然也是武林人物，畢竟還是一個女孩兒家，有些話她是無從辯白的。

那個老者先抽了一口烟，緩步走向于化棠，取出一張銀票遞給于化棠道：「老夫人的話，大俠想必巳聽清楚了，無需老漢饒舌，這是一張五萬两銀子的銀票，大俠收下後可以走了。」

于化棠微微一笑居然收下了那張銀票，然後臉色一正道：「銀子長者所賜，在下謹代表災難中的朋友致謝，此外，在下還要申明一句話。」

要申明什麼話，他沒有馬上說出來，目光轉向神拐玉杖，仍是有待她的頷首！

于化棠居然要了這五萬两銀子，大出人意料之外，當于化棠說出，代表災難中朋友致謝的話時，金荚首先「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奇怪！她怎樣笑得出口，神拐玉杖金婆婆一横目，怒喝道：「丫頭，你在笑什麼？」

金荚胆氣一壯，道：「奶奶，您這銀子是白給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哼！」一聲，道：「他敢言而無信，老身打斷他的雙腿。」

金荚叫道：「奶奶，你錯啦！」

神拐玉杖金婆婆吼聲道：「老身錯在那裏？」

金荚道：「他根本就沒把荚兒放在心上。」

神拐玉杖金婆婆大叫一聲，道：「什麼！他連我們金家的女兒都看不起！」

好矛盾的心理，神拐玉杖金婆婆心中興起了一股被辱的感覺。

不過，從她這種直率的反應，倒可看出這位久負盛名的金婆婆，還不失爲性情中人。

于化棠心中原本想好了一頓話，要頂撞金婆婆一番，經此一來，倒覺得沒有這種必要了，隨手將手中銀票遞送向李百萬，一抱拳道：「這算是金老前輩的捐欵，請員外一併費心了，在下告辭！」身子一轉……

「且慢！」這次出口叫住他的不再是金荚，而是令人想不到的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于化棠劍眉微微一揚，道：「帮主有何見教？」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本人不敢說戰無不勝，但近年來却還沒有過敗績，而于兄更是叫本人求勝無門的人，現在，我們相爭的原因巳經消失了，難道于兄對楊某人也不屑一交麼？」眞情之中，微微有點勉强的意味。

于化棠苦笑一聲道：「得人錢財，爲人消災，在下是不得不走啊！」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頭道：「好，我請你到外面喝二杯去。」

金荚可急了，大叫道：「你們都不能走。」

李百萬也是一笑道：「你們到外面喝酒去，那不是當面罵我李某人麼！不行！不行！」

神拐玉杖金婆婆是心直口快的人，這時眼看着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與李百萬對于化棠的那種態度，那股氣勢不知怎的，再也提不起來了。

這時金荚忽然對着金婆婆的耳邊說了幾句話，金婆婆神色怔了一怔，嘆了一口氣道：「你爲什麼不早告訴奶奶……。」

訕訕的乾笑了二聲，金婆婆一頓神拐玉杖道：「是的，你不能走，我老婆婆還有話要問你。」

于化棠當然不必走了，再要走就顯得胸襟狹隘，小家子氣了。

重新分別入了座，金荚有了靠山，却有點放不過丐帮帮主，半眞半假的笑道：「帮主，現在要不要扣人？」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本座本來就沒打算扣人。」

眞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如此言不由衷之人，豈是可交之人，于化棠劍眉微軒，心中大爲感慨。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接着目光一掠于化棠，又笑着道：「明白點說吧，主要目的還是想見見于兄的眞才實學。」

金荚調皮地道：「如何？可摸出了他的底細？」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又是哈哈一笑道：「慚愧！慚愧！只證明了一件事……」證明了什麼事，他也針鋒相對的忽然不說下去了。

金荚明知他使壞，還是忍不住問道：「證明了什麼？」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眼睛落在于化棠身上，道：「于兄，你的出現絕非偶然是吧，憑你的身手，莫說那什麼于化龍無法從你手中將號牌取走，就是在下也不一定準成！」

于化棠臉色不由得一變，有點不自在的乾笑了二聲，道：「帮主明見萬里，在下佩服之至。」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守着自己的身份和武林規矩，沒有繼續追問關於于化棠的用心，但他目光一轉，技巧的向金荚道：「金姑娘，你也不簡單，竟也慧眼識英雄，結交了于兄。」

金荚一笑道：「什麼慧眼識英雄，我當時是情勢所逼，找于大哥當擋箭牌的：：。」說到這裏巳是嬌羞滿面，好不難爲情。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謝謝你的坦誠，那你後來的事呢？……。」

金荚道：「後來是因有人暗中指點，要小妹跟定你，所以小妹就跟定你了。」

于化棠雙眉一皺道：「他還說了我一些什麼？」

金荚搖頭道：「他對你的事，什麼也沒有說。」

神拐玉杖金婆婆冷笑一聲，道：「你就這樣隨便相信那人的話！」

金荚理直氣壯的道：「荚兒沒信錯呀，于大哥的本事可不大得很，要不是于大

哥，荚兒只怕早就出事了。」

自己被人家早就看破了行藏，自己兀自不知，于化棠能不倒抽一口冷氣，忍不住問道：「那是一個什麼人？」

金荚道：「他又沒有說你壞話，你何必問這樣清楚。」

于化棠道：「荚妹，這事對我很重要，你如答應過人家不能說，那就算了，否則，你最好告訴我，我也好有個計較。」

金荚道：「說就說吧，她是我的大師姊。」

金荚另外有師父，而且還有大師姊，這倒頗出人意料之外，最令人莫解的是金婆婆居然也是一皺眉頭，問道：「你有大師姊，奶奶怎麼不知道？」

金荚道：「孫兒從前也不知道有這大師姊。」

看來裏面的曲折還多着哩！至少她這位大師姊是有根的人，只要有根，就可減少一份顧慮，于化棠搖頭一笑道：「有機會時，我想見見她。」

金荚點頭道：「一定有機會。」

神拐玉杖金婆婆大喝一聲問道：「丫頭，你這次離家出走，是不是你那什麼大師姊暗中弄的鬼？」

金荚道：「奶奶不要亂怪人家，與她沒有一點關係。」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不是她，又是誰？」

金荚道：「誰也不是。」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沒有人從中挑撥，奶奶不相信你會變心。」

金荚道：「眞要說有人從中破壞的話，那就是他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頓手中玉杖道：「他……他是誰？」

金荚道：「他就是萬慧生自己。」

神拐玉杖金婆婆怒聲道：「你……胡說……。」

金荚道：「奶奶，你不知道，他不是東西，荚兒寧願死也不會嫁給他，……」

神拐玉杖金婆婆大怒道：「你才不是東西啦！……」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訕訕的乾笑了二聲，插話道：「老前輩，請暫息雷霆之怒。小兒女間的事，得慢慢來啊，千萬擰不得，一擰就眞的砸了，老前輩如信得過日輝，那就由日輝替他們從中做個和事老吧。

神拐玉杖金婆婆聲一嘆道：「那就重托你老弟了。」

生死劍管中流一言不合，便與于化棠戰在一起

頭一回，餘怒未息的向金荚輕喝一聲，道：「走！隨奶奶回家去。」

金荚一搖頭，話還沒有說出來，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巳是躬身一禮道：「老前輩，你可千萬走不得。」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怔道：「爲什麼走不得？」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在下還有借重老前輩的德威之處！」

神拐玉杖金婆婆在丐帮帮主面前雖然倚老賣老，那是她有這份本錢，其實她却一點也沒看輕這位年紀不大的丐帮帮主。

不說丐帮人多勢衆，帮內藏龍臥虎，就這位年紀不够老的帮主也有他的一套，其所作所爲，可說是丐帮近百年來最傑出的帮主。

丐帮帮主這一句話，總是使聽話的人陶然自醉的。

神拐玉杖金婆婆臉色一開，不由放聲笑了起來，道：「大帮主，你太抬擧我金婆子了，有什麼事，你說吧！」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神秘的一笑，道：「請老前輩先答應留下來，餘言容後再談如何？」

又是捧，又是令人好奇的繫念，神拐玉杖金婆婆哈哈一笑道：「老身久不履江湖，看着你們這批年輕有爲之士，老身也不由得豪與大發，好！好！就跟你們看看熱鬧也好。」答應留下來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抱拳謝了神拐玉杖金婆婆，轉臉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兄台亦是在下理想人物之一。」

于化棠一笑道：「帮主太看得起在下

了，在下……」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搖手截口道：「于兄，請先別說『不』字，你的人品武功，在下是敬服之至，當然，人之相交，貴相知心，在下既然有請兄台義伸援手，自亦向兄台有所說明，請兄台且聽在下略加說明如何？」

正是「因所願也，不敢請耳」，于化棠點頭一笑。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道：「在下想于兄一定想知道，姚瓷這般在江湖上作怪的眞正原因。」

于化棠不否認的點頭道：「李員外如此大量收購，其中原因必非等閒。」

李百萬一笑道：「在下只知花銀子，其實，什麼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話！神拐玉杖金婆婆先自冷笑了一聲。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忙接口道：「李兄只是受托收購姚瓷，他身後另有主使之人。」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誰是身後主使之人？」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答道：「幕後人正是區區在下。」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怔道：「是你！他和你……？」

丐幫幫主怎會和一位百萬富翁拉在一起，實在令人難解。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聽懂了神拐玉杖金婆婆的話，但他沒有回答她，而又說出一句更令人驚訝的話：「姚廝子也是在下請出來的。」

神拐玉杖金婆婆哈哈一笑道：「你這不叫自欺欺人麼？」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在下的目的，是要引出一個人來。」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笑道：「人家就會這樣笨麼？」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人家當然不會這樣笨，但，時間一久，是假亦眞，有人注意這件事了。」說話之際。還望了一望于化棠。

于化棠微微一笑，他不否認，他就是其中之一。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廢話少說，說你葫蘆裏的眞藥吧。」

這是誰都想知道的內情，目光一齊凝集在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身上。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因爲在下在瓷器之內，安排了一個秘密。」

既是秘密，問話的人就不好發問了，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却接着說出了其中秘密：「在下暗中揚言在姚瓷之中藏有『火靈十三經』。」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你眞有『火靈十三經』麼？」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頭道：「有！而且也眞的請姚廝子把它放在姚瓷之內。」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火靈十三經』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曠世絕學。」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說道：「『火靈十三經』雖然不是什麼曠世絕學，但此經對某些特別武功，賦有相輔相成的奧妙。」

忽然，于化棠接口道：「幫主說的可是『癸水陰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目光一亮，點了點頭。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皺眉道：「水火不相容，『火靈十三經』豈能有助於『癸水陰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道：「反極而生，其中亦有至理，功到九層樓以上，絕處又有生機！」

神拐玉杖金婆婆聳然色動道：「進而無敵於天下。」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道：「有人是這樣想，所以在下的安排才倖不落空。」

神拐玉杖金婆婆笑道：「那人其實也是笨蛋，『火靈十三經』從姚瓷而出，直接了當的去找姚廝子豈不得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姚廝子當然免不了麻煩，可是人家也『投鼠忌器』，怕斷了姚廝子身上的綫，所以只能適可而止。」

神拐玉杖金婆婆忽然沉入深思之中，不說話了。

于化棠這時雙目之中却是神光如電，定在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臉上，道：「在下願盡棉薄。」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大喜過望，前行二步，伸手給于化棠道：「有于兄相助，大事定矣。」

慧眼識英雄，兩人一陣較技下來，已是互生相惜之心。

于化棠伸手握住來手，道：「在下只能盡力而爲，幫主可不要希望太大。」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微微一笑，忽然道：「兄弟，可願認我這個花子頭作異姓兄長。」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確有過人的胆實，與出人意想不到的言行。

于化棠毫無驚訝之色，一笑道：「您是兄長。」一點也沒有自慚之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兄弟，對不起，你只能算是老三，老二是李員外。」

李員外的年紀看來要比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大得多，這却不能不叫人覺得奇怪。

于化棠當然不會問這些話，還是行禮見了二哥。

這時，神拐玉杖金婆婆心中一動，瞪目大叫一聲，道：「你們認了兄弟，可不能坑了老身的瑛丫頭啊！」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道：「老前輩，現在就有一事，請你老點頭。」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又是什麼花樣？」她想不出，可說得出。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請老前輩答應令孫隨同于兄弟，逃離而去。」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震道：「什麼？你眞要坑瑛兒！」

金瑛却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好啊！楊大哥，我眞服了你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似有所悟，而又疑懷難釋的望着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能不能把話說明白一點。」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這是一個『計』，老前輩可以放心了吧。」

神拐玉杖金婆婆搖頭嘆道：眞是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轉向于化棠和金瑛兩人笑道：「二位就逃命去吧。」

于化棠微微一怔，點頭道：「好，瑛妹我們走。」

金瑛忽然道：「且慢！」

于化棠道：「你又有什麼顧慮？」事實上他自己就有不少顧慮，不過他雖想到了一些問題，但他却也沒把那些問題放在心上。

金瑛道：「我們這樣整整齊齊出去，無私有假，至少要像個經過一番苦戰的樣子。」

于化棠一笑道：「瑛妹說得是。」一抬左手，五指如刀，在右臂上一劃而下，破衣裂肉，在右臂上劃了一道血口。同時，金瑛也弄亂了頭髮，撕破了衣襟。

于化棠伸手一拉金瑛，喝了一聲：「走！」兩人便從水榭之中直射而出，起落越脊出了李府。看他兩人那樣子，實在狼狽之極，當然，他們也不敢在南昌停留，一口氣逃到城外才停下來打尖用飯。

金瑛的興趣可高得很，而且也樂壞了，口中唧唧喳喳的就像春天裏的黃鶯兒叫個不停。

忽然，有人在旁邊，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怪事年年有，唯有今年多，可惜呀！可惜！」

于化棠投目望去，那是二個中年大漢，一漢子的目光正望着金瑛，說出了上面那句話。

另一個漢子接着也是長嘆一聲，道：

「好一朶鮮花，却插在牛屎上了！」

顯然，他們是知道于化棠與金瑛的情形，而且，是有存心挑釁的意味。

有人來找他們，那是意料中事，但來得這樣快，却又大出意料之外了。

這時的于化棠原是沒事想找事，有了事當然更不怕事，一拍桌子，于化棠衝着那二個漢子一瞪目道：「你們冷嘲熱諷的在說誰？」

那漢子一笑道：「誰心裏有數，就說誰。」

金瑛見于化棠一改常態出了面，她更無顧忌的出手一個耳光向那漢子摑去。

那漢子沒想到金瑛會抽冷子出手打人，來不及躲避的挨了金瑛一記耳光。

這一記耳光不但打紅了那漢子的眼睛，也打得全店喧然。

人要臉，樹要皮，這種耳光誰也受不了。

那漢子一個虎撲，便撲向金瑛。

另一個漢子却一把架住那漢子，怒向于化棠道：「有種的，就到外面去。」死拉活勸的把那漢子拉走了。

于化棠與金瑛當然不會不跟了出去。

那兩個漢子走出店外，並沒有立時停身，却奔進了一片樹林之內。

于化棠與金瑛直跟了過去，林中早有七八個人在等着他們了。

這是安排好了的陣仗，張設好了的羅網。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朋友，看來你們是存心找我于某人的了，有什麼話，那就打開天窗說吧。」

那兩個漢子只走個引子，這時已轉到人後，另由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漢子答話：「朋友，沒有別的，有一個人想見見你，只不知你朋友可願賞臉？」

于化棠一笑道：「在下倒是很願意，只不知在下的這個個朋友願意不願意？」兩隻拳頭一揚，做了一個式子，表示要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本事。

那漢子一笑道：「朋友，那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

笑容猛然一收，接着沉聲喝道：「把他拿下。」

就是剛才帶他前來的那兩個漢子，這時却突然又神氣了起來，一個指着于化棠，一個指着金瑛，喝聲道：「你們是束手待縛呢？還是要麻煩我們動動手脚。」

說出這種話來，眞是太不自量力了，也不怕大風吹歪了舌頭。

金瑛秀眉一挑，揉身而上，就是一式兩龍取珠，取他雙目，打他一個「有眼無珠」。

金瑛一出手，于化棠却是看得雙眉一蹙，心也隨之一震，金瑛的出手不對頭。

一念未了，只見那漢子一伸手就切住了金瑛腕脈，一勾一帶，左手一起一落，就制住了金瑛的穴道。

就好像大人對付小孩子一樣的輕而易擧。

出了毛病？

眼前人影一閃，于化棠當面的漢子也出了手，于化棠左手一翻而出，搭住了那漢子的一招「金龍探爪」，接着是五指一收……

于化棠暗叫了一聲：「不好！」這時他才發現自己的勁力不知在什麼時候完全失去了。

于化棠當不成英雄，就只有當狗熊，右腕反被那漢子一扣，一聲：「躺下！」

于化棠就乖乖的躺下了。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實勝於一切，不可能的事還是發生了。

因爲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他們也許打不過于化棠，但却會下毒，于化棠却沒有想到這一點。

于化棠轉臉向金瑛望去，金瑛却是張口大罵，道：「你們這批……。」

人家沒有讓她罵完，又出手點了她的啞穴。

這些人倒沒有折辱他們，只把他們裝在大麻袋裏，用一輛車子就裝走了。

車行不久，他們被搬下車，送入一座宅第之內。

耳中只聽有人道：「請回覆貴上，我家公子感激不盡，明日當親往面謝。」

送于化棠他們來的人一陣客氣，告辭走了。

片刻之後，只聽金瑛氣惱的叫罵，道：「好呀，原來是你們這批東西在搗鬼呀！」金瑛先被放了出來，敢情她對這些人甚是熟悉。

接着，只聽金瑛喝聲道：「放，你們還不快把于公子放出來。」

顯然，她的話沒有發生効用，只聽她大爲光火地道：「你們耳朶聾了麼，快放人呀！」

「瑛妹，你不要爲難他們了吧。」有

人答話了，答話人的聲音不徐不急之中，還帶着笑意。

金瑛顯得氣得要死，話都說不出來，打着結巴叫道：「僞君子，你還有臉來見人。」

聽金瑛的口氣，那人準是玉簫公子萬慧生，只聽他哈哈一笑道：「沒臉見人的只怕不是小兄啊，你……。」

金瑛截口道：「我怎樣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一笑改口道：「你不怎麼樣，你能替小兄交到于少俠這種朋友，小兄可是高興得很。」

金瑛被他這話說得一怔，道了一個「你」字……

玉簫公子萬慧生接口喝道：「你們還不快把于大俠請出來。」

從麻袋裏面請出來，可眞教人哭笑不得。

于化棠的穴道也被解開了，算是可以自由活動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二十七八歲，長得氣宇昂揚，一表人才，正是少女們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

而且，他也很有禮貌，也向于化棠抱拳爲禮，道：「兄弟萬慧生，多多得罪于兄，尙請看在金姑娘金面上海涵見諒。」

于化棠含着苦笑道：「豈敢！豈敢！今日有幸得識萬兄，正好可向萬兄有所陳明。」

「哈！哈！哈哈！于兄，你不用說，小弟雙目不盲，一眼就看得出你是正人君子，兄弟與金姑娘的些許不愉快，不會與于兄你有關，于兄儘可放心。」

于化棠吁了一口氣道：「萬兄明察，在下感激不盡。」

金瑛冷笑一聲，叫道：「說得好聽，要眞是心地光明，那就快把于兄身中之毒解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失驚地道：「什麼？你們中了毒！」

金瑛悻悻的道：「我們要不是中了暗算，又怎會落到你們手中。」

玉簫公子萬慧生連連抱拳，表示十二萬分的歉意，道：「對不起！對不起！老弟實是不知道他們在你們身上下了毒，李成！快去向他們要二份解藥來。」

一個漢子應聲閃身而去。

解藥他沒有，他還得向別人去取，這是急不來的。

金瑛却是一臉怒惱之色，口中不時發着陣陣冷笑。

玉簫公子萬慧生雙手一攤，面現苦笑之色，向于化棠道：「金姑娘對兄弟頗有成見，請于兄恕罪，兄弟要和金姑娘好好解釋一番了。」

小兒女要說悄悄話了，于化棠不能不通人情，欠身笑道：「萬兄請便！」

玉簫公子萬慧生又輕喝了一聲，叫進來一個十五六歲的侍童，道：「先送于公子到客房休息去。」

于化棠跟着那侍童去了客房，他這與金瑛一別，就二天不見面，而玉簫公子萬慧生的解藥也未見送來。

玉簫公子萬慧生對于化棠的招待倒是非常客氣，吃得好，住得好，到了晚上侍候的人也由侍童換成了侍女，而侍女却又生得貌美如花，伶牙俐齒，忽然說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就叫你的心要跳動半天。

說她們放蕩嗎！一點也不，有禮又有分寸，你自己要心跳，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不能怪在她們身上。

侍童老是那個侍童，侍女却是一天換一個，而且一個比一個漂亮。

轉眼過去了三天，今晚的侍女叫小紅，小紅不但一身穿得通紅，而且全身無處不冒熱氣，炙得于化棠心煩意躁，好不難過。

最糟糕的是，今天胸腹之間忽然多了一團烈火，二天來的矜持，似乎有點保持不住了。

小紅挨在他身旁坐了下來，于化棠也不再把她推開了，小紅吐氣如蘭的笑着道：「于公子，你這人很奇怪。」

于化棠含笑道：「什麼地方奇怪？」

小紅道：「你好像忘記了金姑娘似的，從沒有聽你打聽過她的事。」

于化棠道：「她有她的事，我爲什麼要打聽她的事。」

小紅道：「你也不想她？」

于化棠說道：「我有自知之明，我只是被金姑娘利用來使你們公子吃醋生氣而已。」

小紅一笑道：「你不但是個好人，而且也是個聰明人，我們公子沒有看錯你，他也很感激你啦！」

于化棠道：「感激倒不必，早日給我解藥就行了。」

小紅一怔道：「你的解藥，只怕我們公子忘了哩！」

于化棠道：「你們公子言而無信？」

小紅道：「這倒不能說我們公子言而無信，這兩天我們公子樂昏了頭，那還記得你的解藥之事。」

于化棠皺了一皺雙眉道：「你們公子樂昏了頭？」

小紅道：「可不是樂昏了頭，他這二天正忙着和金姑娘辦喜事啦！」

于化棠問道：「金姑娘答應和他成親了？」

小紅道：「當然是答應了。」

于化棠默然。

小紅吐出一口熱氣，罩向于化棠臉上道：「你想什麼？」

那股熱氣好怪，冲得于化棠臉都紅了，而胸腹之間的那團烈火竟被引得一炸而開。

于化棠心裏有數，這又是一種手法，但是心裏有數又能如何，這時連半口眞氣也提不起來，那團烈火那能壓制得下去。

于化棠心裏靈智未昧，暗暗忖道：「糟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自是死也不可爲，但看這丫頭，早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就……。」

小紅忽然抿嘴輕笑道：「其實你的毒我就能解。」說話中人已滾到了于化棠懷中。

于化棠心中有了主意，雙臂一圈，抱住小紅道：「你眞能解？」

小紅吃吃地笑道：「其實，你剛才酒飯中已吃過解藥了，只要……只要……」

「嘶！」的一聲，小紅把自己的衣服褪下了，而且，還帮着于化棠寬衣。

當于化棠衣服脫得半光的時候，小紅忽然掙扎着跳了起來，尖着嗓子狂叫道：「快來呀！不得了，于公子要……要……要……。」

「于大哥怎樣了！」外面接話的居然是金瑛。

房門被一震而開，閃身搶進來一個人影，那條人影忽然尖聲驚叫了一聲，倏的又退出了房外。

什麼都被金瑛見到了，唯一沒有被金瑛見到的只有于化棠胸內那團烈火。

小紅這丫頭可眞做得絕，連衣服都不要就又哭又叫又鬧的光着屁股跑出去了。

于化棠更是又急、又羞、又沒奈何，不過，經此一來，他胸中那團慾火，在他急得滿頭大汗之下，減弱了不少壓迫力。

「唉！于大哥，這是解藥，你走吧！」話聲平靜得近乎空虛，隨之拋進來一個小包。

于化棠叫了一聲：「瑛妹，你且聽我說……。」

金瑛在外面的回答，是一陣漸去漸遠的步履之聲。

于化棠拾起小包，取出解藥投入口中，人却望着那包解藥的小汗巾發出一聲慨嘆。

良辰美景　一刻千金

原來那小汗巾，就是那頗有趣味性的一條，如今又來到了他手中，那能不感慨繫之。

對症之藥，服下之後，立生奇效，眞氣一凝，那區區慾火已不足多慮了！

丟人的事，並沒有擴大，小紅逃走之後，也沒有別人來找他的麻煩，倒給了他一個恢復功力的機會。

正當于化棠一切恢復正常，欲待離去之際，房外忽然飄來玉簫公子萬慧生的呼聲，道：「于兄，小弟可以進來麼？」

于化棠打開房門相迎道：「請！」

玉簫公子萬慧生身後還跟着剛才那位鬧笑話的小紅。這時，小紅又刻意修飾了一番，低眉含怨，更具另外一種風情，也另有一種惹火的媚力。

玉簫公子萬慧生微微一笑，說道：「剛才小紅惹惱了于兄，小弟特來向于兄罪過。」一招手，道：「小紅，快向于公子陪禮。」

小紅眼都不敢抬的向于化棠拜了下去，鶯聲燕語地道：「小奴奴，原來只是撒個嬌兒，沒想到惱了公子爺，小奴奴向公子陪禮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哈哈一笑道：「此姝身具異稟，藝臻至境，于兄就好好享受吧，小弟告辭了。」笑聲未了，玉簫公主萬慧生已留下小紅飄然而去。

于化棠這時一雙眼睛淸澈得像是二顆星星，在小紅臉上一照，看得小紅心中一陣緊張，全身不由引起了一陣輕顫。

于化棠輕笑一聲，道：「你的戲演完了麼，可以出去了。」

小紅嬌滴滴的道：「公子爺，小紅這次是誠心來侍奉公子的，這次……小紅一定……。」

于化棠道：「可惜，本公子現在沒有興趣了。」

小紅移身向前，又偎在于化棠身上道：「小紅最會培養興趣，公子……」下面的話，却改用了手語。

于化棠一嘆，道：「小紅，本公子不是食古不化的人，可也不是無知之輩，小紅，可以適可而止了。」

小紅悚然一震，那隻伸出去的手，就動不起來了。過了片刻，小紅忽然再次拜倒于化棠腳前輕呼道：「請公子救命。」

于化棠笑道：「救命，說笑話了。」

小紅道：「公子有所不知，公子如不接受小紅的侍奉，小紅就活不成了。」

于化棠哂笑道：「小紅，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但不能過份。」

小紅泣聲道：「公子，小紅說的是實話，小紅如不能被留下來，明天只有死路一條，就算公子不惜小紅蟻命，公子也該替金姑娘想一想啊。」

于化棠一震道：「金姑娘怎樣了？」

小紅道：「金姑娘很好，他們已經和好了。」

于化棠冷笑一聲道：「他們明天就要成親了，能不和好麼！」

小紅道：「他們成親的事，是小紅騙公子的。」

于化棠道：「眞眞僞僞，只怕你自己都要迷糊了。」

小紅道：「只要公子答應留下小紅，小紅絕不再說半句假話。」

于化棠又問道：「你還有以後的日子呢？」

小紅道：「過一日是一日，管不得那麼多了。」

于化棠道：「那你先說說金姑娘的事吧。」

小紅道：「金姑娘很傷心。」

于化棠道：「你們成功了。」

小紅道：「我們公子爺今晚正在向金姑娘身上下工夫。」

于化棠淡淡的一笑道：「這又有什麼不對呀？」話是這樣說，他也知道確是不對。

小紅道：「金姑娘，今晚不會有什麼問題，明晚的問題可就大了，過了明晚，後天就是小紅第二了。」

于化棠說道：「胡說，他們是有名份的。」

小紅道：「小紅也和萬公子有過名份，現在還不落在這十八層地獄裏。」

于化棠道：「我不信，金家可不是好欺負的。」

小紅道：「奴家可也不是好欺負的，結果，我家大人問都不敢問奴家了。」

于化棠一把拉起小紅道：「你說，你娘家是什麼人家？」

小紅螓首一低道：「說來丟人，不說也吧。」

于化棠道：「我可助你一臂之力。」

小紅明眸猛睜道：「眞的！」

于化棠道：「本人向不輕諾，可是你也要實話實說。」

小紅道：「奴家本姓楊，白楊山莊就是奴家的家……」

于化棠一揮手道：「好了，够了。」

小紅迷惑地道：「你知白楊山莊？」

于化棠點了點頭，說道：「你可以留下來。」

小紅破涕爲笑道：「謝謝公子。」接着，就動手脫起衣服來……

于化棠臉色一變，道：「小紅……」

小紅急急道：「公子，不是小紅無恥下流，不這樣豈能取得萬公子信心，不但小紅要如此，公子也請寬衣解帶，睡到被中來。」

小紅的衣服原就穿得很少，三二下就把衣服脫光了，她把衣服向地上一扔，人就睡到被子裏去了。

于化棠明白小紅的意思，也相信她的話，可是要他也把衣服脫光睡到被子裏去，他却無法洒脫起來了。

小紅正色道：「公子心中無色，何色之患，公子不要忘了明晚金姑娘，就將大難臨頭。」

于化棠一咬鋼牙，脫了衣服，睡入被中。

小紅一揮手，發出一道勁風，熄去了桌上燈火。

燈光熄去不久，小紅接着又無病呻吟，發出陣陣叫人面紅耳赤的怪聲。

于化棠明白她在做什麼，却也眞有忍受不了，一掀被子，下了床。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劇叩門之聲……。

于化棠怒喝一聲，叱道：「滾開，少來打擾。」

而此刻，小紅口中的聲浪更是高張急促了……

忽然，像是斷了弦的琴瑟，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這時，忽然響起了玉簫公子萬慧生的聲音，道：「于兄，于兄，對不起，請開開門來，小弟有事相商。」

亮燈，開開房門，玉簫公子萬慧生望着于化棠一笑，道：「于兄，請穿好衣服，隨小弟去見一個人。」

于化棠穿好衣服，隨同玉簫公子到了一座小花廳之內，要見他的人，原來是金瑛。

金瑛這時一臉平靜，沒事人似的一笑，接着說道：「于大哥，小妹再請教你一事……。」

玉簫公子萬慧生可識趣得很，馬上插嘴道：「兩位談談，小弟告退片刻。」

金瑛叫道：「你不要走。」

玉簫公子萬慧生欣然的應了一聲：「是！」

金瑛目光一注于化棠道：「于大哥，小妹改變主意，決心和慧生完成婚約，請你担任女方主婚人……。」

于化棠搖手道：「別忘了，你還有奶奶……。」

金瑛道：「我們要到一處別緻的地方成禮，奶奶不會去，當然，我們也就不敢驚動她老人家。」

玉簫公子萬慧生接口道：「瑛妹視于兄爲兄，小弟婚事，尚望于兄樂成。」

于化棠點了點頭，道：「好吧！」有點勉强的成份，這點點勉强，與他的處境正好相配會。

金瑛淡淡的道：「多謝大哥，明天我們一早起程，大哥，請回房休息。」

于化棠回到房中，只見床上已換了新被單，小紅也穿好了衣服。

小紅輕輕一笑，道：「他們把被單取走了，公子放心，小紅已在被單上做了手脚。」

不值一提的事的反面，却告訴了于化棠，玉簫公子萬慧生是一個十分精明的人，面對他一定要處處小心。

于化棠點點頭，道：「多謝姑娘。」四個字中，有了一份敬意。

小紅熱淚一瀉而出，道：「賤妾感激不盡。」

于化棠揮手熄去燈火，說道：「我們睡吧。」

小紅這時却手足無措起來，惶然地道：「賤妾殘花敗柳，怎敢再……。」

于化棠平靜地道：「我只是想從姑娘口中多知道一點萬公子。」

當然，他們沒有再寬衣解帶，但却情話綿綿直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于化棠和金瑛被一輛四馬飛車載出了南昌城。

一天之間，金瑛的面頰消瘦了不少，清澈的明眸，爬上了幾條血絲，說明了她這一晚都沒有睡好。

車中只有于化棠和金瑛他們兩人，是一個最好談話的機會。

可是，他們兩人面對面就像枯滯了的心田，再也流不出半點甘泉了。

于化棠苦澀的叫了一聲：「瑛妹！」

金瑛道：「嗯……。」

兩人都有接話維艱之感，于化棠只有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車行奇速，路程却不短，急行了一日時光，到了地頭。

這一日時光，在他們感受上，頗有度日如年之苦。

地頭是一座農莊，一座普普通通的農莊，但進入農莊之後，裏面却是陳設得華麗非凡，令人耳目皆新。

農莊中人數不多，大約七八個人，五男三女，五個男人看來只是普普通通，三個女人二個中年婦人一個少婦，都是世間少見的人物，無論風情氣度，都自然流露出一種叫人收不回目光的吸引之力。

金瑛一下車就被那二個中年婦人接了進去休息和打扮。

喜堂早已佈置好。

于化棠却由那少婦相陪在一間雅室之內，少婦自稱是玉簫公子萬慧生的寡姊，現在是萬大小姐銀霞。

兩人獨處一室時，萬大小姐的舉止有點放蕩，媚眼橫飛，語意含春。

于化棠不想自己找自己的痲煩，打了一個呵欠，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一閉雙目調息起來了。

萬大小姐氣得杏目圓睜，銀牙亂咬，却也無可奈何。

行禮的時間，定在初更時分，眞是怪得出奇。

行禮的時候，男方忽然出現了一位怪老頭替男方主婚，但玉簫公子萬慧生居然失禮到沒有替他們男女雙方主婚人介紹認識。

他是何許人也，于化棠無法知道。

儀式簡單，也不隆重，有點近乎兒戲，只拜了主婚人，而沒有拜天地，一切都顯得怪怪的。

行禮後喜宴，人數雖少，倒是精美豐盛到了極點。

三杯酒下肚，于化棠霍然一驚，發現酒菜之中居然被下了春藥。

他上過一次當，這次可學乖了，處處小心，居然沒有白費心思。

于化棠現在功力已復，微一運功，就把那股慾念壓制了下去。

酒菜雖然精美已極，但吃用得很快，似乎都有急於離席的暗潮。

冷眼觀察金瑛，只見金瑛臉色如霞，含羞帶媚，眼波似水，柔情蜜蜜，她的春心已顯露在臉上了。

于化棠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這事大有問題……」問題還沒有抓住，新郎新娘雙雙一禮退了席。

萬大小姐蓮步如風轉到于化棠身邊，柔情萬縷地道：「賤妾送公子回房。」

于化棠回到房中，因爲心中有事，也懶得和萬大小姐敷衍，伸手一指，點了萬大小姐的穴道。

萬大小姐沒想到開場戲還沒有演，于化棠就先下手爲强出了手，她人被點倒時，她還媚眼如絲半點恨意都沒有。

于化棠單手一托，把萬大小姐丢在床上，覆上被子，然後一揮手熄了燈火，身形一幌，掩向了新人的洞房。

于化棠似乎有眼睛發花，洞房外面怎會有二個打扮相同的新郎？

奇怪，並不是眼睛發花，而是眞的兩個相同的新郎，其中一位新郎對另外一位新郎還畢恭畢敬的行了一禮才幌身而去。

另外一位新郎乾笑了一聲，跨步入了洞房。

那聲乾笑，好陌生，聽得于化棠立時冒了一身冷汗，他一伏身，接進了洞房，點破紙窗，向房內窺去。

房內紅燭高燒，新郎張手抱住新娘，在她臉上香了起來。

新娘金瑛也反手抱住新郎，熱情如火的纏在一起。

于化棠明知金瑛是受了春藥之害，但心中却不由自已的冒出了一股無名之火，暗暗冷笑了一聲……

突然，警念立生，發現身後有了來人，回頭一看，原來是兩位中年婦人之一，就站在她身後五尺不到之處。

那中年婦人冷着一張臉，目光似刃的盯着于化棠，她沒說話，但一股凌厲的殺氣已罩住了于化棠全身。

于化棠做了一個手式，輕聲道：「我在聽房。」

接着，又補充一句道：「聽房是規矩，更可替新人添福添壽，大發大利。」

那中年婦人臉色稍霽，道：「我們這裏不作興聽房。」揮了一揮手，意思是要他快滾。

「乖乖，我來帮你脫……。」

于化棠但覺如刀割，身形一射而起，使出了全身功力，和最厲害的「洞金指」，衝向那中年婦人。

那中年婦人顯然沒有料到于化棠有這樣高這樣快的身手，一楞之下，來不及避讓和還手，心中已被中了一指，「洞金指」力能穿金洞鐵，那中年婦人如何受得了，悶哼一聲，身子便向後倒。

于化棠右手一伸，接住那中年婦人身子，慢慢放落地上，沒有讓她發出驚人的音響。

于化棠再一返身，只見金瑛的外衣已經褪盡，現出了粉紅色的褻衣……

新郎官雙手迫不及待的已抱着金瑛向床上滾去。

于化棠怒髮冲冠，一聲大喝：「瑛妹，你上當了！」掌力猛吐，震開窗戶，射入房內。

他動作奇快無比，兩位新人嚇得一分，于化棠身形一伏，已單手抱住金瑛，飛出窗外。

那新郎全身原已脫得精光，措不及防之下，新娘已被人搶跑了，他怒喝一聲，追出窗外，忽然發現自己還是光着身子，本能地一怔，于化棠已奔出了莊院。

這時，大家都被驚動了，只聽人影閃動中新郎官大吼大嚷道：「追！追！把那小子追回來，老夫要把他碎屍萬段！」

于化棠這時也不在乎全力施展自己的功力，因爲對方人多，金瑛又已是個半裸的春心蕩漾的人，自己絕不能讓他們追上，所以，于化棠只有施展全身功力，甩脫追踪。

于化棠這一施展全身功力，雖然懷中多抱了一個金瑛，却也奇快無比，不下於閃電流光，加上天色夜暗，便於隱匿行藏，不過片刻時光，身後便聽不到追者的吆喝之聲了。

一口氣下來，于化棠足足跑了三十多里路，而且，自己也迷失了方向，不知身在何處了。

放眼四週，只見人已來到一座山脚之前，但聽得松濤貫耳，一片喧騰之聲。

金瑛人在難中不知禍，當于化棠停下脚步時，她却反手勾住于化棠頸項，仰着臉向于化棠就來。

于化棠暗嘆了一口氣，讓金瑛把臉貼上來，右手一立指，就待先制住金瑛的穴道，再圖解救之法。

忽然，暗中傳來一聲呼喝道：「不可，她中的是『留香散』，强抑不得，將來後患無窮，尤以女孩子爲甚……」

于化棠一驚縮手，輕喝一聲，道：「誰？」

「誰？」沒有回聲，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于化棠欲待放下金瑛，金瑛却死死的勾住他，直向他懷裏鑽。

于化棠其實自己就中了「留香散」，而且中了二次，都是强行抑制了下去，這時經人暗中一指示，心弦不由得一動，憐愛之念油然而生，一咬鋼牙，二顆火熱的心就結合在一起了。

一陣熱情過後，于化棠但覺身心皆暢，金瑛却眼也沒睜開，就輕吁吁的睡了過去。

于化棠功力已復，先將衣服穿好，守在金瑛身旁。

看看東方天邊已經現出一道曙光，頭頂上開始有了和鳥齊鳴之聲。

金瑛倦慵慵的伸張了一下肢體，口中吁出一口無比嬌柔的長氣，猛然一張目，

大驚道：「這是……」

身子一跳而起，但，她跳起來的身子忽然又「唉喲！」一聲，彎下腰去蹲在地上，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于化棠也不知金瑛發生什麼事，嚇了一跳，急口問道：「瑛妹，你怎樣了？」

金瑛原沒注意到于化棠就在身旁，只是眼前的環境與身上的變化，使她大吃了一驚。

這時，于化棠一開口，昨晚的有痕春夢，倏的出現在她腦中，她杏目一睜，指着于化棠叫了一聲：「你……」玉手一翻，打了于化棠一記耳光，罵道：「你……你不是東西……」

帶哭帶叫的發脚狂奔了出去，可是，她跑不了幾步，踏上一塊石頭，一個不穩，跌倒地上。

于化棠一怔，忖道：「她的武功難道沒有恢復？啊！是了，一定是她只得到一份解藥，給我服了，而自己沒有服用！」

于化棠閃身向前，伸手扶起金瑛，金瑛大叫一聲，道：「不要碰我！」掙扎着要甩開于化棠。

于化棠這才看出金瑛是個烈性子人，認定于化棠不好，雖然失了身子，却是死也不認命。

于化棠與金瑛拉扯了一陣，金瑛只是不依，于化棠只有一咬鋼牙，點穴制住金瑛的身手，道：「瑛妹，你聽着，你聽我把話說明白，你如果還不諒解我，我馬上就走。」

于化棠這一來，倒使金瑛激動的情緒，穩定了下來，金瑛低下了頭。

于化棠吁聲一嘆道：「我們江湖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願聽別人的解釋，自己也不願向別人解釋，自以爲是的不知製造了多少莫明其妙的誤會，今天，你一定要讓我把話說清楚，是是非非，我一定負責到底。」

金瑛抬起頭來，望了于化棠一眼，雖然沒有說話，眼睛裏已經沒有固執的恨意了。

于化棠緩緩的道：「事情是這樣的，你和玉簫公子拜堂成禮之後，喜宴中就中了他們安排的『留香散』，進入洞房之後，玉簫公子萬慧生又暗中走馬換將，換了另外一個人代替他，幸好大哥我，發現了他們的陰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你搶救了出來，當時，我本待先制住你的穴道，然後再想法子解除你身中『留香散』之毒，可是，暗中却有人指點大哥我說『留香散非比一般春藥，强行抑制之下，後患無窮』，大哥我……大哥我也實在愛你……如說大哥這樣做錯了，大哥可以立時死在你眼前，大哥但聽你一句話……」

金瑛羞容滿面的一翻秀目道：「此話當眞？」

于化棠道：「你應該相信我才對。」

金瑛幽幽地道：「那……小紅……」

于化棠一笑道：「你這時候還吃飛醋，我也是中了他們的暗算，被下了『留香散』呀！就這次，我又被下了『留香散』，要不是我吃了你的解藥恢復了功力，抑住了毒性，說不定我們都只有『無語問蒼天』了。」

金瑛忽然叫了一聲：「大哥，我是錯怪你了。」反手挽住于化棠，偎在他懷裏，輕聲細語，道：「大哥，你知不知道，我一眼就愛上你了。」

于化棠微笑地撫着金瑛的秀髮，道：「我當然知道，……」

話聲一頓，道：「有人來了。」就待脫下自己外衣給金瑛披上。

只聽遠遠有人笑道：「兄弟，弟妹大喜，愚兄無物爲賀，送你們一套衣衫吧！哈！哈哈！」竟是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聲音。

楊日輝當然沒有現身，但有一包衣服從天而降，落在他們身前。

一套粗布的村姑裝，金瑛穿上之後，別有一種風緻。

于化棠看得收不回眼來，金瑛的頭又抬不起來了。

「哈哈！哈哈！好一對璧人！」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可現身出來了。

這可是非常尷尬的時刻，尤其，金瑛簡直不敢想，就她這樣不敢想，一張臉蛋兒也燒得通紅，躲在于化棠身後不敢現出臉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樂得更是敞聲大笑，道：「弟妹！不！在禮法上小兄……啊！啊！還是弟妹……」

金瑛和玉簫公子萬慧生拜過堂，成過禮，在法禮上說她眞該是萬夫人的身份。

當然，丐帮帮主稱她一聲「弟妹」，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爲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和玉簫公子萬慧生也是相互交好，他可以把金瑛當萬家的弟妹。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雖是在笑樂，可也提醒了他們一個問題。

于化棠愕然，道：「這……。」

金瑛躲過一時之羞，胆子又大起來了，一挑柳眉，轉身走了出來，埋怨地道：「都是你……」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又是「哈哈！」一笑，截口道：「你現在就把大媒人扔過牆去，不嫌太早了一點麼。」

于化棠接過話題道：「這倒是相當惹煩之事。」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兄弟，愚兄只是提醒你們，人前人後不能落人口實而已，其實，船到橋頭自然直，時候一到自有轉機……」

話聲一頓一轉，又道：「是了，你先把經過情形說出來給愚兄一聽。」

于化棠道：「離開南昌不遠，我們就中了暗算……」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道：「對不起，那是小兄的安排。」

金瑛忍不住跳了起來道：「原來是你這混蛋大哥呀！我現在功力還沒有恢復啦！快把解藥拿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萬慧生不是要過解藥去了麼？難道……」

金瑛道：「那小子使壞，只給了我一份，我給了他哩！」果眞和于化棠的推想完全相脗合。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立時取出一顆解藥交給金瑛道：「你快服下，運功恢復功力吧。」

金瑛自是恨不得馬上恢復功力，也就不管他們的談話，一旁運起功來。

于化棠繼續未完的話題，說到自己發現玉簫公子萬慧生走馬換將之際時，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截口道：「你想那人可能是誰？」

于化棠道：「他很可能就是那男方主婚人，一個怪老頭子。」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形容一下那怪老頭的形貌。」

于化棠思攷了一下，道：「那怪老頭子比玉簫公子萬慧生稍矮，相貌普通，並無明顯的特徵，其奇異之處在他說話的聲音，完全一口女人的聲音……」

不待于化棠把話說完，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已是一拍大腿道：「是了，就是他。」

于化棠道：「你說的他是誰？」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就是我們要找的點子，那身懷『癸水陰功』的人。」

于化棠心中一動道：「你早就發現玉簫公子萬慧生與那人有關係麼？」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說道：「只是猜想，並無實據，直到金瑛與玉簫公子萬慧生因愛成恨，這才對她起了更重的疑心。」

于化棠道：「玉簫公子萬慧生在江湖上有文武全才之譽，而且也無惡跡……」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金瑛與玉簫公子交往有年，感情基礎甚厚，而非有極大的原因，金瑛不會與他反目失和，更不會誓死不嫁他，因此，少兄對玉簫公子萬慧生親自暗中調查了一番，發現他表裏不一，其實是一個淫虫色鬼，最愛黃花貞女，……注意！這一點與練習『癸水陰功』之人大有關係。」

于化棠點頭道：「顧名思義，可知修習『癸水陰功』者的德行也。」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接着又道：「原來，金瑛與他反目成恨，便是因爲發現他正在奸淫婦女，金瑛雖然不說，還是被小兄查出來了。」

于化棠愛憐無比的掠目望向金瑛，輕嘆一聲，道：「可也眞苦了瑛妹了。」

金瑛忽然睜開秀目一笑，道：「沒有什麼，就算做了一場惡夢，其實這樣也好，我可以了無愧怍的和他面對面週旋。」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你能這樣想就好，走，我送你回去。」

金瑛嫣然一笑道：「現在于大哥送小妹是名正言順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說送你回那裏？」

金瑛道：「當然是我奶奶身前。」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道：「不，我送你回玉簫公子萬慧生身旁去。」

于化棠與金瑛都是一楞，于化棠只叫了一聲：「大哥！」而金瑛却出言帶怒地道：「大哥，你不是有毛病吧？」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既已發現了那怪老頭，那就不能再讓他逃之夭夭了。由大哥我送你去，玉簫公子不會生疑，然後由老三暗中接應，一見到那怪老人，咱們就動手除害，你們以爲如何？」

于化棠臉色一寬地「啊！」了一聲。

金瑛也是一挺胸，點頭道：「好。」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萬慧生正一路追來，我們迎上去。」

說走就走，金瑛依依不捨的望了于化棠一眼，隨在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身後去了。

走出不遠之後，他們由二人變成了四人，多了丐帮帮主的左右雙衞。

又走出不遠，迎面又碰見了玉簫公子萬慧生，玉簫公子萬慧生一見金瑛表現得興奮無比的大嚷大叫的跑了上來，道：「瑛妹，總算找到你了，你沒事吧。」

金瑛厭惡地道：「我不要見你。」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冷笑一聲，道：「萬老弟，你太不像話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道：「楊大哥，您不知道，小弟更是被人害啊！」

金瑛冷笑道：「你也是被害人，這就怪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冷肅的道：「你最好把話說明白一點。」讓他說話，就是給他機會。

玉簫公子萬慧生目中滿含感激之色，正着面色，道：「事情是這樣的，喜宴過後，新娘入了洞房，小弟忽然接奉奶奶急召，出去了片刻，回來才知道有人冒充小弟，幾乎害了瑛妹，也惱了于大哥，一怒之下，把瑛妹帶走了，這可把小弟急死了……怎麼不見于大哥呢？」

丐帮帮主楊日輝道：「跑了，他也沒安什麼好心，要不我也不會替你把金姑娘送來，金姑娘也不會再見你了。」

金瑛還是那樣冷着臉道：「你說奉奶奶急召，可是眞的？」

玉簫公子萬慧生道：「當然是眞的，正好，我還留得有證據，你看這就是奶奶的手諭。」他眞取出一張紙條送給金瑛。

金瑛看了那張紙條一眼，「哼！」了一聲，道：「這是假的。」

玉簫公子萬慧生說道：「不錯，這是假的，但假得可以亂眞，還是騙我白跑了一趟，我是中了他們調虎離山之計，不過，那小子也沒討得了好處，他也賠了一條命。」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是說你已把那冒充新郎之人殺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道：「瑛妹一出事，那假冒之人也就露出了馬脚，在小弟趕回之先，圖逃無望，自己服毒自盡了，說來眞也叫人難以相信，你們道那人是誰？」

「誰？」

玉簫公子萬慧生現出一臉憤激之色，冷笑了二聲，道：「他原來是你我熟知的廖化。」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吃驚的一楞道：「你說是李百萬家的廖化？」

玉簫公子萬慧生道：「楊大哥，你去一看就知道，絕對是他，哼！小弟還得有煩楊大哥做個見證向李百萬討回公道。」

如果不是于化棠親眼見到玉簫公子萬慧生與假新郎同時出現的話，玉簫公子萬慧生的這番說詞，眞還叫人很難拆穿。

當然，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與金瑛不會拆穿他的謊言，他們的目的是回去找那怪老頭。

怪老頭居然沒有離開，也許他對金瑛還不死心，也許他根本沒把丐帮帮主神手

擎天楊日輝放在眼裏。

玉簫公子萬慧生正正式式替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引見那怪老人道：「楊大哥，請見見家師無心居士。」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雖是一帮之主，但與玉簫公子萬慧生素以平輩相交，聞言之下，以晚輩之禮，抱拳道：「楊日輝見過老前輩。」

無心居士哈哈一笑道：「楊帮主可是一帮之主，老朽如何敢當，請坐請坐！」

他說話之際，一雙眼睛却沒有放過金瑛，同時還發出了一陣一陣的冷笑。

金瑛被看得一陣心慌意亂，就待隨同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同就座之際：

玉簫公子萬慧生走到金瑛面前道：「瑛妹，這裏已是你自己的家，我們到裏面去，少兄替你準備了一樣東西，你看看喜不喜歡？」

金瑛吃過玉簫公子萬慧生的虧，上過他的當，這時頗有一朝被蛇咬見了井繩也怕之概，臉色微微一變，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插口道：「且慢！……。」

玉簫公子萬慧生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楊兄，這是小弟家事，請你最好不要過問。」

變得好快，快得大出人意料之外。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萬兄弟，你這種措施，不覺得太冒失了麼？」

玉簫公子萬慧生道：「你們既已進入我困龍山莊，還怕你飛上天去不成。」

接着暴喝一聲：「來人，把逃女送到秀女閣去。」不但不理睬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而且變本加厲，要用強了。

話聲中，人影連閃，兩個中年婦人飛身而入，直奔金瑛。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揮手道：「左右雙衞護住金姑娘。」

左右雙衞一閃而前，擋住了那二個中年婦人。

眼看一觸即發，馬上就是兵刃相見。

無心居士忽然揮手道：「你們先不要動手，都下去，老夫先和楊帮主談談。」

只要對方不動手，楊日輝更不願這時動手，一笑道：「老前輩有何見教？」

無心居士說道：「我們來打個商量如何？」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打什麼商量？」

無心居士道：「老夫原來準備了一個你楊老弟的替身，打算接替你老弟的權力，此刻老夫對你老弟甚是投緣，意欲打消原議，還是由你老弟繼續担任丐帮帮主，但是，希望你老弟答應老夫一個條件，你老弟以為如何？」說來好像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是網中魚甕中鼈，任憑宰割。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暗中大吃一驚，眞沒有想到自己計算他們，他們也在計算自己，這時他如果不說出來，自己眞還一無所知，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出了一身冷汗。

當然，無心居士敢於說出這種話來，那是自己有絕對的把握，吃定了丐帮帮主等人。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神色不變，只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道：「老前輩神來之筆，在下還有點摸不着頭哩！」

玉簫公子萬慧生接口道：「小弟簡單的告訴你吧，家師有意將你們丐帮納入旗下，以備將來替天行道之用，原本設計了一個楊兄的替身，準備在人不知鬼不覺之際，取替楊兄，想不到楊兄的運氣眞好，居然先行自投羅網，更妙的是家師對你一見投緣，只要你接受家師的節制，就不另外派人接替你的帮主之任了，這是天大的恩寵，你要好好珍惜把握啊。」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頭道：「啊！原來如此，但老前輩何許人也，在下也不大清楚呢？」

無心居士說道：「說得也是，你一個大大的帮主總不能糊裏糊塗便接受人家的節制，你將來終是老夫心腹愛將，理當將眞實姓名告訴你……老夫和合神君杜絕是也。」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抱拳道：「原來是杜老前輩，久仰！久仰！」

和合神君杜絕道：「你可信得過老夫，投入老夫門下，接受老夫節制？」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這就是老前輩所說的條件？」

和合神君杜絕道：「另外你還要服下老夫一顆丸藥，以示忠誠。」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這都不難，只有一點……」故意一頓，便把話打住了。

和合神君杜絕道：「你還有什麼顧慮，但說無妨。」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在下不尚空言，但講實在，老前輩如能叫在下佩服，在下可以攷慮老前輩的美意。」

這個如意算盤似乎打錯了，想不到和合神君杜絕根本不等他接應來到，就先主動攤牌了，憑他們四個人混戰之下定然凶多吉少，正好是和他單打獨鬥一陣再說。

和合神君杜絕一笑道：「你想和老夫動動手？」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前輩不屑於指教？」

和合神君杜絕哈哈一笑道：「可以，可以！」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抱拳道：「請！」

和合神君杜絕又忽然搖起手來道：「且慢，老弟一路而來，想必腹中早已饑餓，……慧生！擺酒宴！請楊帮主飽餐之後再戰不遲。」

如果要拖延時間，這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

萬一他們在酒宴中做起手脚來，可又大爲懸心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利害之間甚難抉擇，不由皺起了劍眉，左右爲難。

不過，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咬鋼牙，道：「多謝了，還是先請前輩指教吧。」

和合神君杜絕哈哈一笑道：「你不是怕酒菜中有毒吧？你確實聰明絕頂，越來越叫老夫喜愛了。」

和合神君杜絕領着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從左邊一道門出去，出門之後是後院。

後院比前院還寬敞，而且種滿了花樹

、花草，異香撲鼻，五色繽紛，賞心悅目之極。

在這裏動手相搏，未免大煞風景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回頭，却不見左右雙衞與金瑛隨後跟來，心中暗暗一震……

和合神君杜絕可不容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再出什麼花樣，口中一聲：「打！」銀龍探爪，直向肩頭抓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無暇多想，只有接招還招與和合神君打了起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以神手爲號，掌指上的功夫自是高人一等，平時自己也頗以此自豪，所以隨身從不帶任何兵刃，與敵週旋，向來都是空手。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時和和合神君杜絕一交上手，他就覺得情形有點不對頭，但到底那裏不對頭，他却又找不出原因來。

有一點他可以預知的，就是今天只怕很難討得了好處。

因爲，自己是完全落在人家陷阱之中了。

和合神君杜絕的拳脚工夫絕對高不過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而和合神君杜絕的「癸水陰功」，功力雖厚，但先天上便受制於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純陽罡氣「六九神功」。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之敢於輕身涉險，便是因爲有這種自信，但是交上手之後，他的自信完全消失了。

他的「六九神功」根本抵擋不住和合神君的「癸水陰功」，他的炎陽十三式也敵不過和合神君杜絕的「愁雲十八翻」。

一口氣三十多招下去，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越打越是心驚，也越打越是洩氣……

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左右雙衞與金瑛未見出來，還可以猜想他們也是中了暗算出不來了，但他們的人也未見出來，又是什麼原因呢？

和合神君杜絕忽然停手一笑道：「楊老弟，你眞要硬撑到底麼？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算了吧。」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幌動了一下頭腦，沒有答理和合神君杜絕。

和合神君杜絕忽然欺身而上，五指一搭，扣住了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肩井穴。

他這一招出手奇快無比，丐帮帮主楊日輝居然無法避讓，接着和合神君杜絕左手一抬，捏住楊日輝下顎，楊日輝一張嘴，和合神君右手一彈，已有一顆黑色藥丸投入楊日輝口中。

接着反手一掌，拍在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胸口上，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口中藥丸一滑，進入了腹中。

這時，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完全成了被人宰割的羔羊，一點反抗之力都沒有。

其實，他又何嘗不想反抗，只是他一停手下來，吸過一口長氣之後，他反而全身都脫了力，他又那能不任由和合神君杜絕宰割。

和合神君杜絕臉色一寒道：「你生死榮辱之權已操縱在老夫手中，今日老夫不爲難你，你救了你的人回去吧。」身形一轉，隱入花海之中。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如同做了一場噩夢，一驚而醒，大喝一聲：「那裏去！」長身追了出去。

奇怪！他這一聲大喝，一拔身形，居然功力絲毫未減，又如生龍活虎一般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原是一時情急而發，當他身子眞的射出去之後，他却驚愕得又停了下去。

這種情形太不尋常了！

丐帮帮主楊日輝不敢多想，更不敢再追下去，雙眉一皺，轉身向屋內走去。

屋內左右雙衞形同木偶般，立在原地未動，面上佈滿了惶急之色，分明人沒事，只是被制住了穴道。

金瑛已不知去向，其他的人也不知走向。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伸手拍開了左右雙衞穴道。

左右雙衞應聲請罪道：「屬下無能，中了他們暗算，請帮主示罰。」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暗嘆一聲，揮手道：「算了，下次小心就是！」

他不願左右雙衞再說什麼叫自己聽來慚愧的話，接着又問道：「金姑娘呢？」

「被他們帶走了。」

忽然，左衞問道：「那和合神君也逃走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嗯」了一聲，臉上却是陰晴不定。

由他的表情看來，他雖然打跑了和合神君，顯然勝也勝得很僥倖，所以，他的心情才這樣沉重。

左右雙衞深知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個性，不敢多問。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冷冷的道：「我們走！」

他們剛走出大廳，只見于化棠和金瑛一道從外面飛身而來。

于化棠欣然道：「大哥可也把和合神君杜絕打跑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說來慚愧，大哥竟未能將他除去，還是被他逃脫了。」

金瑛却是一臉喜色地道：「萬慧生可倒毒，終於遭到了惡報，被于大哥碰上除去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好！咱們回去就辦喜事！」

辦什麼喜事，大家心裏都有數，金瑛羞得垂下了螓首，臉上却是洋溢着一片喜氣。

于化棠皺了一下眉頭，好像發現了什麼事似的投目向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望去，楊日輝一側頭，道：「咱們回南昌去。」

回到南昌李百萬府上，第一個迎接他們的就是廖化。

廖化當然沒有死，因爲玉簫公子萬慧生完全在胡說八道，騙騙人而已。

半月之後，李百萬家中辦了一件轟動南昌的喜事。

新郎就是于化棠。

新娘就是金瑛。

新郎于化棠名不見經傳，但他的主婚

人却是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新娘金瑛的奶奶神拐玉杖金婆婆却是天下知名的前輩人物，交遊滿天下。

因此喜事之日，各路英雄豪傑從四方八面而來，幾乎把南昌城都要擠破了。

大喜之日，禮堂上陳設了一件比新郎新娘更引人注意的飾物。一件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金銀花，一黃一白，交相盤結，在燭光一照之下，發出萬道霞光，把整個的禮堂都罩在祥霞瑞氣之中。

那是一對大金銀花，另外還有一對小金銀花陳設在洞房之內，小金銀花和大金銀花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大小的不同而已。大小兩對金銀花都是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送的禮物。

吉日良辰到了，新郎新娘行禮拜堂時，那對金碧輝煌的大金銀花忽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冒起了陣火花，自己燃燒了起來。

金銀花可是金子銀子鑲上珠寶打造而成的，那道自己冒起的火花，居然把金子和銀燒得不成形狀。當然，自然引起了一陣驚慌失措，可是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騷動，婚禮還是依禮完成了。

只不過在人們心目中抹上一道陰陰的影子，一個不吉不利的影子。

新娘新郎入了洞房，吃過交杯酒，鬧過房，好熱鬧的賓客都已退去，房中只剩下了新婚夫婦和一位伴娘。

伴娘收拾了一下賓客們留下來的惡作劇，走向高燒的喜燭，玉指輕彈，已經彈去了一隻喜燭的燭心，玉指再起又要去彈另一隻喜燭的燭心時，新郎于化棠忽然遊身而出，伸手托住了那伴娘玉腕，道：「姑娘，請你張開手來。」

他已扣住了那伴娘的腕脈，說了一個「請」字，那是客氣，其實，他五指內力已吐，她想不張開手掌已是不行。

她手掌之中藏了一粒銀白色的小丸子，分明有着某種企圖。于化棠劍眉一揚，心中已是有了怒氣，但他旋又忍耐了下去，苦澀的帶着笑容道：「姑娘，你我素不相識，姑娘此擧定必有因。請見告。」

那伴娘最少三十歲出了頭，還能會是姑娘麼？

于化棠也客氣得太過份了，那伴娘出奇的鎭定，微微點頭道：「好眼力，你要看看這是什麼東西。」她揚一下手掌，問的是她手中那粒小白丸子。

于化棠雙目猛然一睜，沉思了一下道：「這莫非是『赤龍子』！」

那伴娘微微一笑道：「大俠既知『赤龍子』，當不會認爲小妹有所不利於賢夫婦吧。」

于化棠改容相向，抱拳一禮道：「多謝關注。」

那伴娘微微一福，還禮道：「見笑大俠了。」接着，她便大大方方的把那白色丸子嵌入另一隻喜燭之內，然後嫣然一笑，退了出去。

金瑛一旁看得一頭霧水，蹩到那伴娘退出之後，忍不住問道：「于大哥，她在搗什麼鬼？」

于化棠道：「她不是搗鬼，她是在替我們消災除難，……」

一言未了，那對小金銀花忽然像大金銀花一樣冒起了一陣火花，自行燒毀了。

金瑛緊蹙着秀眉道：「這金銀花有問題？」

于化棠點點頭道：「大約錯不了。」

金瑛道：「金銀花是楊大哥送的，難道楊大哥也有問題？」

于化棠道：「很難說。」

金瑛一挑眼角道：「你這人的想法好可怕。」

于化棠怔道：「瑛妹，你怎樣了？」

金瑛道：「你連楊大哥都不放心，你說你應不應該。」

于化棠一愣道：「這話不是你自己提起來的麼？」

金瑛道：「我只是試試你的爲人。」

于化棠一笑道：「瑛妹，你連我都不相信，是不是更不應該？」

金瑛無話可說，一頭鑽到于化棠懷裏，嬌嗔地道：「你……你眞壞。」

于化棠摟着金瑛纖腰，悄悄的道：「瑛妹，你先睡，我要出去一下。」

金瑛全身一震，花容失色地道：「你也要在這時候出去……」

玉簫公子萬慧生那天的往事，歷歷在目，金瑛想起就怕。

于化棠撫慰着金瑛道：「今天情形不同，你又沒有中什麼暗算，怕什麼！」

金瑛意味深長的道：「今天的日子不同啊，你有什麼事不能等到明天再辦？」

于化棠道：「明天只怕誤了大事。」

金瑛道：「這樣重要麼？到底是什麼事？」

于化棠道：「到底是什麼事，我也說不上來，我只是心中一動，覺得該去看看楊大哥。」

金瑛被于化棠說得不安起來，點頭道：「好，你去吧，只是……。」

于化棠悄悄地道：「我們訂一個相見的暗號，便不怕人乘機偷香了。」

金瑛羞得打了于化棠一掌，嗔道：「去你的。」

于化棠換去吉服，偷身出了洞房。

這時已是三更過後，一天的勞碌，累得大家都睡倒了。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房內燈光未熄，于化棠叩門而入，却未見到楊日輝。

于化棠轉到李百萬房外，房中燈火已熄，却無呼吸之聲，于化棠輕身進入房內，床上已無李百萬，但被子尚有餘溫，顯見李百萬剛離開不久。

于化棠方待追出時，房外忽然响起了叩門之聲。

于化棠低着嗓音含糊問道：「誰？」

「屬下，廖化有事禀報員外。」

于化棠輕聲道：「廖兄，我是化棠，快進來，員外不在。」

黑暗之中最易發生誤會，于化棠馬上表明了身份。

廖化走入房道：「員外那裏去了？」

「不知道，我也剛來，有什麼事？」

廖化道：「有人找他。」

于化棠道：「這樣晚還有人找他？」

廖化道：「說得也是，更奇怪的是他還帶着一個幪面罩頭。」

于化棠道：「他人在那裏。」

廖化道：「在外書房。」

于化棠猶豫了片刻，道：「我替你們

員外去見見他。」

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李員外李百萬和于化棠三人義結桃園之事，雖沒向外聲張，但廖化却是最清楚之人，于化棠取代李百萬出會那神秘客的想法，廖化不但不以爲怪，反而視同應當，連連點頭道：「有三爺出面，那太好了，只是……」

于化棠道：「他要見員外本人。」

廖化道：「三爺眞是料事如神。」

于化棠道：「我想我還能冒充得了你們員外，你們員外早給了我一張形似他的人皮面具，現在可正好用上了。」

于化棠戴上人皮面具走到外書房門外，輕輕咳了一聲，然後推門進去。

那人冷笑道：「你眞是李百萬？」

于化棠一震，暗忖道：「這人好厲害的眼光。」當然，這時候他硬挺也要挺了下去，學着李百萬的話聲，道：「朋友，你想想，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李府呀！有人敢冒充嗎？

那人冷哼一聲道：「冒名者死！」話出口左手微微一揚，已有二道目力難及的黑綫，奔向于化棠的左右雙肩。

來勢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

可是于化棠一進門就沒小看對方，心中早有準備，也是冷冷一笑道：「你好大的胆子。」右袖一揮捲住了那兩道黑綫。

原來那只是兩根細如牛毛般的小針，小針就釘在于化棠衣袖上泛着一股黑氣。

于化棠俊目放光，一振衣袖道：「好手法，好暗器，見血封喉，立斃無救的『天絕針』！」

「天絕針」脫袖而出，向那人飛了回去。那人的應付可從容不起來了，一面擧袖揮拂，一面移動身形，向一旁讓去。

那知于化棠並非立意將他置於死地，所發「天絕針」只不過是聲東擊西，身形一矮，人已在他揮袖之際，欺了上去，指力一落便點住了那人腰眼穴。

那人身形一滯，驚愕道：「你……」

于化棠的身手把他震住了，于化棠摘下人皮面具，一笑道：「朋友，你的眼力够厲害，在下于化棠……。」

那人冷哼一聲，道：「好……好！好！好一個李百萬……。」

話聲未了，人已緩緩向地上坐去。

「你……」于化棠發現不對伸手抓去，那人兩眼一翻，已然口溢黑血死去了。

他是冒死而來，一見情形不對，自絕而亡，根本不讓對方有問話的機會。

這人如此死法，告訴了于化棠一個事實，就是他身後還有更可怕的人物，否則，他就不會走這條路了。于化棠一皺眉頭，腦中湧起了一陣紛雜的思潮。

廖化走進來道：「這人……。」

于化棠道：「自絕死了。」

廖化道：「待我搜他一搜，看看有沒有什麼綫索。」

首先取下他的頭罩，看出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懷中有六隻藥瓶和五枚「天絕針」，此外便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于化棠目光一凝道：「把他的腰帶留下。」那是一條普通腰帶，沒什麼特別的地方，于化棠要過來扎在自己外衣之內。

「家中出了什麼事？」李百萬突然現身出來，看他那樣子顯得甚是疲乏。

于化棠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他一揮手道：「廖化，把屍體處置了，不要聲張出去。」

「二哥，你到那裏去了。」

「三弟你今晚是新郎官呀，怎麼…」

二個人同時張口，同時說話，相視一笑之下，又同時打住了。

搖了一搖頭，于化棠一嘆道：「小弟房中那對金銀花也自行燒毀了。」

「燒了最好。」李百萬反應並不如想像中驚悸，淡淡的，表現有點叫人失望。

于化棠微微一皺眉頭，李百萬已警覺到自己的失態，接着反問于化棠道：「你道小兄和楊大哥到那裏去了？」

于化棠道：「小弟正要請教二哥！」

李百萬道：「我們去辦了一件大事，小兄和楊大哥聯手把和合神君除去了。」

于化棠大喜道：「好極了。」

李百萬道：「三弟，今天二哥快要累死了，一切經過情形，明天再詳談吧，你也別辜負了你的良辰花燭夜，快回去陪弟妹吧。」回到洞房，一刻千金，于化棠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那些凡俗紛擾之事，玉人在抱，一睡已是大天光。

匆匆起床，趕去向神拐玉杖金婆婆問候請安，然後，兩小口子去見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已經在早半個時辰之前帶了他的左右雙衛先一步離開了。

只留給于化棠一封信函。于化棠把信函向懷中一收，便與金瑛去見李百萬，李百萬也沒見到，見到的也只是一封信函。

先看丐帮帮主神手擎天信函，寥寥數言：「五日之後，廬山天池小築相候。」

李百萬留的信函和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所留內容完全一樣：「五日之後，廬山天池小築相候。」完全在打啞謎，教人好不納悶。當然，他們也不會不去。

五天之後，于化棠與金瑛到了廬山天池，在天池畔見到了一棟青翠欲滴的竹子房屋。房子不大，可以算是小築，只不知道這裏是不是叫天池小築。

小築外面是一圈花圃，一叢一叢的奇花異草把這座竹屋襯托得成了人間天上。

入屋是一條花徑，左邊是一邊金黃的花卉，右旁却是一色銀白色的花卉。

竹屋內外一片靜寂，似是到了無人境界。于化棠暗吐內勁，揚聲叫了二聲：「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除了山鳴谷應之外，却沒有大哥二哥的回答。踏步穿過花徑，抬望眼，只見竹屋門楣之上貼着一張大紅紙。

紅紙上寫着：三弟夫婦笑納！

大哥楊日輝二哥李百萬同賀

于化棠見了那紅紙上的字，劍眉只是一皺，而沒有絲毫舒心愜意的表情。

「恭喜三爺，廖化有候三爺吩咐。」

廖化帶了四五個男男女女走了出來，耳中是一片祝賀之聲，與參見之聲。

于化棠揮了一揮手，張了一張口，也不知他說的是什麼話？其實，他什麼都沒有說，他能說什麼呢！

他伸手拉着金瑛，向竹屋之內走去。

從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二「燭影飛鴻」便知分曉。

（本段完，全故事待續）

精選俠義傳奇短篇

楊威·文
盧令·圖

不使胡馬渡陰山

胡人入關

凜冽的寒風，刮得枯枝殘雪滿空亂飛，黑沉沉的天幕似乎已垂到屋頂上，遍山遍野人畜絕跡，整個世界只見到狂風在發威。

突然，隱隱傳來一陣急驟馬蹄聲，好半晌，三匹快馬衝到，馬上騎者緊伏在馬背上，就像逃命似的在狂風中搏鬥。

三人拚命打鞭，可是那馬兒已經盡了最大力量，平常馬匹只怕早已倒下去，別說在狂風中奔跑了！

好不容易又跑了十里，前面那匹馬再也支持不住，撲地倒下，馬上騎者立刻騰身躍起，展開絕頂輕功，朝前掠去；最後，三人全部施展輕功，那等快法，只要有人看到，不駭了一大跳才怪！

足足趕了二十多里，見到前面一座廟宇，三人似乎鬆了口氣，看來這廟宇是他們的目的地！

「是此處吧！」前面那人沉聲道。

「不錯，正是此處。」中間的人端詳了好半晌才回答。

「那就進去吧！」這聲音清脆嬌美，顯然說話的是一位姑娘家。

聽他們的聲音，年紀都很輕，兩男一女，冒着風雪趕來此處，一定是有着要緊事情。

三人一打手勢，神情立即凝重起來，先頭那位把手一抬，首先朝廟內掠去，其餘二人向左右分開，中間距離約五丈有餘，正是攻守俱佳的形勢。

掀起漫天血雨

翻進大雄寶殿，靜蕩蕩的，不見一人，佛燈曦微，仍然看得清上首佛像形像。

三人端詳了半晌，耳目並用，確定大殿無人，立刻朝後面衝，狂風仍然虎虎發威，門窗又給吹得吱吱聲響，廟內衆僧人顯然經已入睡。

最後，他們看見一座宏偉的樓閣橫在前面，樓上燈火通明，似乎有人在上面。

颼颼颼，三人毫不猶豫，朝上掠去。

穿進窗門，三人微微一怔，好一個佛殿，氣勢莊嚴，令人見了，心內自然產生崇敬意念。

右邊有張桌子，一名二十四五的青年，正在看經，集精會神注視面前的佛經，似乎未發覺有人進來。

其實，三人打開三面窗子，狂風之下，燈火幾乎吹滅，殿內風鈴等物搖擺不停，這種變動，怎會感覺不到，看來這年青人必然是他們要找的人了！

這間大殿極其空曠，別說四人，即使四百人，也容得下，尤其是不說話時，益發顯得空闊，甚至於將四人溶化於廣闊的空間了！

連夜冒着風雨趕路的三人，此時已脫去雨衣，面容身材才看得清楚。

首先一人年紀較大，也只有二十七八左右光景；然而氣概雄渾，滿面于思，豹首環眼，身高膀闊，活脫是一位叱咤風雲，縱橫疆場的大將。

左邊那位看上去約莫二十四五，身材

頎長，清秀的面容頗有書卷氣。

只有那位女孩子年紀最輕，十八九歲吧，眉目如畫，膚色如雪，一雙妙目透出異樣的靈秀，渾身裝束有點像哈薩克人的姑娘。

僵持了好半天，豹首環眼的大漢突然揚聲道：「完顏兄弟依約到訪！」

看經的那位似乎才知道有人來了，抬頭向三人望了望，並未露出絲毫異色。

三人心頭一震，暗道：「好一位美男子！」

尤其是這位少女，芳心砰砰跳動，粉面通紅，自然而然微露羞色。

那少年環視三人一眼，緩緩道：「有證明麼！」

豹首環眼那位聽了，深深吸口氣，渾身就像打足了氣的皮球，筋肉膨脹，幾乎比平常時脹大一倍。

全身功力提到十足，豹首環眼這位朋友才開口道：「完顏吉慶請教高招！」

那少年不言不動，面色平靜，望住這位漢子，沒事人一般！

完顏吉慶心頭大震，他知道今晚遇上了前所未見的高手，別說其它，對方這定力，至少有十五年以上的精純內家火候，還有高明的養氣功夫，才能有此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定力。

高手比武，這定力的高低經已可以判生死，完顏吉慶自幼受明師授藝；自然明白此中道理，所以心內忍不住大爲震駭！

完顏吉慶再次吸口氣，將心內翻騰的血氣硬行壓住，雙手一抱拳道：「請！」

少年微微點頭，表示答禮。

「嘿！」完顏吉慶陡地悶喝一聲，右掌倏劈，一股雄渾的氣勁破空擊出，直往少年胸前打去。

少年屹然卓立，好像沒事人一般，任由掌力擊中，全身衣服獵獵作響，似乎要破體飛去。

但是，完顏吉慶一向自負的內家掌力，今日竟然是師老無功而還，不僅令他吃驚，即使那兩位又何嘗不震駭欲絕呢！

三人似乎不能承認這事實；但是，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毫無花假，少年以血肉之軀，硬生生受了一掌依然完好如故！

完顏吉慶知道今日敗定了，但他千里迢迢，吃了多少苦，就這樣承認失敗，實在不情願！

「我們一齊上！」旁立的一男一女當然也看出情況不對，除了聯手施出雲龍三現外，要想以其它武功取勝根本無可能！

三人緩緩走前幾步，外表看來，竟是江湖上慣用的圍攻方式。

繞住少年徐徐轉了幾圈，完顏吉慶雙足疾蹬，龐大的身形已凌空躍至少年頭頂，雙掌已罩住方圓五丈地方，無論對方往那方逃竄，亦在掌力籠罩之下。

正在此時，女孩子完顏秀文不敢怠慢，身形平滑前去，纖纖的玉指往少年眼中插去，另外那名少年完顏喜一個掃堂腿，雙掌勾起一道光影，似眞似假，虛實並用，猛攻對方胸腹之處。

「雲龍三現」果然威力無窮，分上中下三路進攻，方位時間配合得巧妙，無疑已將三人之力發揮得盡致淋漓，較之平常增强了十倍。

試想，這完顏三兄妹個個都習有一身極上乘的武功，如今聯手合擊，無疑是有必勝決心。

場中少年鎭定如恒，雙目如開如閉，內行人一見，知道他此時已處於一種空靈狀態，附近任何動靜都逃不脫他的心靈，武功練到這地步，才算是登堂入室。

「雲龍三現」的動作在電光火石中，上中下三路一齊攻到，這少年眼看就要血濺五步，傷在完顏兄妹手下。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少年雙手分指上下，右腿半踢之勢，三兄妹不敢怠慢，全力逃走，少年原式不動，根本未追趕。

三人退出老遠，心頭猶自跳個不停，他們全有一種死裏逃生感覺，僥倖不死，已是大幸！

兵法上說：「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策！」這少年只擺出一個式子，就將他們三人苦練多年的「雲龍三現」破了，如果是乘勝追擊，他們如今只怕已經躺下了！

「這是什麼武功！」三人同一心思，以驚疑、不信與羞憤難當的神色望住少年，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三位，」少年這時和顏悅色道：「小可今日無理，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中原武林，能人輩出，平時看不出什麼，如果碰到異類侵略，這類山野奇人，決不坐視，別說其它，像小可風萬里，在中原武林道，根本算不了什麼！但對於三位，却能應付幾招，如果碰到他人那又如何呢！」

「風萬里，你今日與我們爲敵，日後只怕會懊悔無窮，我完顏家族決不是好欺的！」

「完顏兄，你不怕弄錯了吧；小弟今日何曾無理，只是出於無奈，勉力應戰，保命而已；何嘗反擊過一招半式。」風萬里和藹道。

「好，走着瞧！」完顏吉慶越想越氣，恨恨的一頓脚，準備往外走。

「完顏兄，」風萬里說時，身形如行雲流水般滑動，剛巧擋住三人去路，和婉道：「你誤會了，小弟可是一番善意，要你明白，你們在中原道上闖，只怕沒有用；但我們先一輩的深厚交誼，小弟仍然不會忘記。」

「嘿嘿，說得倒好聽，交誼！還有交誼，那麼東西呢？」完顏吉慶恨聲道。

風萬里微微一笑，自懷中掏出束紙，伸手送到三人面前。

完顏兄妹三人，想不到有這好事，望住風萬里，似乎傻了一般，竟然忘記伸手去接。

「拿去吧！」風萬里滿含善意道。

「你……」完顏吉慶一時不知如何說好。

「風大哥，你眞好！」完顏秀文本來內心已充滿好感，這時更加感激莫名，甜甜的一笑。

風萬里沒有說什麼，只是含笑搖了搖頭。

「好，風兄弟如此雲天高誼，只要完顏吉慶不死，日後自有一番心意！」完顏吉慶抱拳爲禮。

「外面風雨很大，三位今晚可以在此暫住！」風萬里含笑道。

「多謝，這點風雨，還難不到我們！」

」完顏吉慶說時，滿面喜色。

「我們走吧！」老二完顏喜首先往外走。

「不送！」風萬里知道他們心急，這點風雨仍然擋不了他們行程。

臨出門時，完顏秀文仍然回頭，向風萬里甜甜的一笑，雖未說什麼，但那如海般柔情，却在甜蜜的笑容中表露無遺。

風萬里目送三人投入黑夜中，臉上頓時憂形於色，暗自嘆口氣神情十分落寞。

說起風萬里，自幼拜在一名異人門下習武，後來才知道這異人是金國人，雖未說姓名，諒來是金國王室中人，臨別時曾吩咐，日後於某年某日某時，三兄妹來到，你可將此等金券財物交付他們。

風萬里後來才知道，連師父在內，金人暗中圖謀，想併吞中國土地，這金券財物正是用於一部份的經費，風萬里是華夏子弟，依理說當然不會作金人奴隸，但他決心依師命將財物交出，以後再憑個人力量，與金人周旋。

想起日後的困難，以及違抗師命等事，令到風萬里心內實在煩；雖然，近年來他又遇到雪僧，修習當世武學無上秘技，今日之成就，已可傲視宇內，與金人對抗，太過人單勢孤了！

完顏兄妹三人，只不過是其中一部份、但紛紛入關的，以及以前潛伏中原各地的，會合起來，那可眞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勢力！

風萬里望住跳動的燈火，細細思前想後，暗自一咬牙，決心做一個好男兒。

爲了中華，違抗師命可以說是大義滅親！

半月後，完顏兄妹已在洛陽定居，他們財勢雄厚，定購的那幢房屋，可說是美命美奐，極盡豪華之能事！

三兄妹改名換姓，以免被人知道是金人，他們的姓名依次是阮輝、阮修文及阮秀。

洛陽素來聞名華夏，文武兩道的傑出之士，都喜歡到此一遊，完顏氏三兄妹定居於此，正好做聯絡工作。

在洛陽，首屈一指的武林大豪——九現雲龍韓厲，可不是一位簡單人物，風萬里打聽清楚，立即暗自盤算今後行止。

他在二十日後，也來到洛陽，住在一家小客棧內，早出晚歸，人家也不容易看出他的底細。

這天，他施施然遊覽洛陽勝境，自由自在徘徊在龍門左近。

正在緬懷古今之際，突然有陣笑聲傳來，風萬里聽出來的是一羣女孩子，眉頭微皺，想走開去避一避。

誰知其中二人追逐而來，剛好擋住去路，風萬里無法之下，只好算了！

「咦，這是什麼人？」其中一名少女輕聲道。

「只怕是名呆子，我們不要理他！」另一名少女笑道。

其實，兩名少女見風萬里斯文秀氣的，頗有書卷氣，令人看起來倒蠻順眼的，所以才會說笑。

風萬里被人說作呆子，又是兩名年青女孩子，他能怎辦呢？

「喂，你在這裏幹嗎？」其中一名女孩問道。

風萬里不想多說，只是懶洋洋的搖了搖頭，竟自往旁邊走去。

這一來，那名少女立刻感到老羞成怒，嬌軀微閃，攔在前面，氣勢唬唬，瞪着兩隻妙目，嬌嗔道：「不准你走，本姑娘的問話，怎容你不答覆！」

這實在太過份了，一個女孩子家，竟有這樣强橫霸道的態度，風萬里眞不知怎樣說好，眉頭微皺，硬是沒有開口。

「好大的胆子，待本姑娘教訓教訓你這不知好歹的狂徒！」那位渾身紅衣的少女，伸手打人。

「素妹！」另一名綠衣少女似乎在勸阻。

紅衣少女聞言，手勢微頓，饒是如此，仍然不是等閒手法；但風萬里又是何等人，豈會給她打到，連看都未看，從容閃開，轉身走了！

「咦！」那綠衣女子顯然也大感意外，這紅衣少女手法，施展開來，尋常武林人，根本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眼前這少年毫不經意的避開，那是什麼樣的武功！

「好呀，俺韓素琴今天要你好看！」紅衣少女怒火勃勃，那隻欺霜賽雪的纖手，此時像彈琵琶一般，手指揮動，而風萬里的胸前十二處大穴，全在籠罩中。

這是九現雲龍韓厲生平絕技——「天羅地網」，施展開來，當眞是威力無窮，對方不易逃出手去。

但是，風萬里紋風不動，右手微抬，中指無巧不巧，剛好指向紅衣少女的掌心，其它的花招頓時失效。

「呀！」紅衣少女韓素琴大驚，往後疾退，望住風萬里，像看到什麼妖怪一般，露出古怪神色。

「你是什麼人？」那名綠衣少女顯然也大爲震駭，九現雲龍韓厲橫行江湖的成名絕技，竟然給這毛頭小子破了，說出去，那還得了！

「小可只是個平凡人！」風萬里拱手道。

「好呀，你欺負我！」韓素琴此時竟然掩面痛哭。

「我……」風萬里天不怕，地不怕，碰到這位小姑娘掩面痛哭頓時慌了手脚。

「噗哧！」旁邊那位綠衣女孩見了，忍不住笑出聲來，却不說話。

風萬里無法，只好向綠衣女郎求助道：「姑娘，我不是有意，妳勸勸她吧！」

「我沒有辦法！」綠衣少女微抬高頭，態度高傲，但嘴角却露出笑意。

風萬里眞想一走了之，總狠不下這個心。

「好，我要你賠！」韓素琴哭聲停頓，望住風萬里道。

「賠什麼！」風萬里愕然問。

「你把那招教給我！」韓素琴道。

「這……」風萬里暗道，師門絕技怎可以私自授人。

「你好，不教給我，我就去死！」韓素琴又哭起來，同時向前面走去，好像去自尋短見。

「姑娘，我教給你好啦！」風萬里只好認輸，出聲答應，一名少女要尋死，那實在不忍心。

「噗哧！」韓素琴頓時笑了，那等開心法，令得風萬里無話可說，只有皺起眉頭，望住她們二人。

「走吧！」韓素琴揚了揚頭，當先往前走去。

「到那裏去？」風萬里愕然問。

「怎麼，到我家去呀，難道在這荒山野嶺傳授我武功麼！」韓素琴睜眼道。

風萬里只好默然。

一紅一綠兩名少女在前走，風萬里好像給人牽着鼻子走的牛一般，有股無可奈何感覺。

「喂，你叫什麼名字，那裏人氏，家裏有多少人？」韓素琴這下笑逐顏開，心情愉快，連珠炮似的發問。

「小丫頭莫非是替自己相親吧，問這樣清楚。」綠衣少女在一旁笑道。

韓素琴聽如此說，臉色紅了紅，似乎也有點害羞，妙目微轉，突然笑道：「好姐姐，人家一片好心，想替你找門親事，還不高興麼！」

「丫頭瘋瘋顛顛的，說什麼呢！」綠衣少女也感到有點不自然起來。

風萬里假裝沒有聽到，正色道：「小可風萬里，自幼在關外跟一位無名老人習武，家內只有我一人，二位姑娘多多指教才好！」

「好，在洛陽地方，有我們在，誰也不敢欺負你。」韓素琴拍着胸口道。

「多謝二位姑娘！」風萬里拱手道。

「你多謝她一人就够了，我也是自顧不暇，無法帮什麼忙；再說，你有那好的武功，誰能欺負得了！」綠衣少女笑道。

風萬里笑了笑，也不多言；與一位素不相識的少女，你能說什麼，而且對方底細也完全不知道，更加不好說，所以只有默然。

「風大哥，你不知道，我這位姊姊，本領可大呢，在江湖上是鼎鼎有名的彩鳳仙子，趙曉嵐三個字，簡直就是塊金字招牌！」韓素琴笑道。

「原來是趙女俠！」風萬里拱手道。

「別聽她的，什麼仙子不仙子，瞎吹！」綠衣少女口內雖那樣說，臉上仍然流露出得意神色。

一路上說說笑笑，風萬里也知道對方底細，韓素琴果然是九現雲龍韓厲的愛女，這一來，正好相機行事，上天巧意安排，免去了風萬里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經過介紹，風萬里如今已高坐客位，十幾名高手列坐堂上，老少都有。

「哦，老弟身懷絕學，一招就破去了『天羅地網』，了不起！了不起！」九現雲龍韓厲說罷，一陣哈哈大笑。

風萬里知道這位韓老頭有點吃味；試想，對方仗以成名江湖的絕學，如今竟然給一名少年破去，而且只是位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對他來說，實在有點下不了台，尤其在座許多名家面前說出，如果算了，只怕有點不大好，他總不能親自向一名後生小子挑戰，那又怎辦呢？

這時，一名五十幾歲壯漢，向九現雲龍韓厲一抱拳道：「師父，徒兒要斗胆向這位少俠領教高招！」三

風萬里心內暗自叫苦，韓素琴却在旁邊低聲道：「這是我大師兄胡烈，外號獵虎神君，一身拳脚功夫，在江湖上鮮逢敵手，你要小心啦！」

風萬里如今是肉在砧板上，想逃避也不可能，正應了一句話，捨命陪君子了！

「老弟，你看可好？」九現雲龍韓厲先不回答，竟自向風萬里出聲詢問。

「晚輩遵命！」風萬里勉强答應。

獵虎神君胡烈臉顯得色，他出道江湖，至今已有十五年，仗着師門絕學，已闖下極大萬兒，因此內心相當自信，而風萬里只不過是名毛頭小子，能有多大本領，今天當着許多名家，能够打敗風萬里，那是何等風光的事！

這時，二人已走出場中。

「少兄請！」獵虎神君胡烈抱拳道。

「請！」風萬里淡淡的回禮。

左掌一領，右掌倏劈，破風掌挾着赫赫勁風，直往風萬里胸口打到。

「好！」旁觀衆高手，看出獵虎神君胡烈掌上勁道，最少有二十年以上精純功夫，年輕一代高手，有如此成就，相當難能可貴，情不自禁喝采助威。

獵虎神君胡烈聽了，更加得意，掌勢更勁，電光火石中，已快沾着對方衣襟。

「呀！」旁觀衆人，尤其是韓素琴，眞怕獵虎神君胡烈的雄渾掌力，將風萬里打傷，所以驚叫起來。

正在此時，獵虎神君胡烈突然碰到前所未有的怪事，他的手掌似乎碰到東西，表面上又看不到，一向自負的鐵掌，却無法輕越雷池半步。

「護身罡氣！」胡烈心內暗叫，他實在不敢相信這事實，對方別說只是少年，即使懷有一甲子以上的精修，亦不容易練成護身罡氣。

那是眞的事實，獵虎神君胡烈滿臉通紅，撤回掌力，對方並未反擊；否則，他這自以爲是的雄渾掌力，只怕擋不住人家陽剛勁氣反擊，非死即傷。

「颼！」大廳內所有高手，全都站起來，這令他們大夥兒震驚莫名。

定下神來，獵虎神君胡烈抱拳道：「少兄好功夫，多謝手下留情！」說完即退回原地。

「老弟請上座！」九現雲龍韓厲這回不敢怠慢，面前這少年既能練成護身罡氣，必然大有來歷，因此心內暗生敬意，奉爲上座。

韓素琴此時更加得意，風萬里是她請回來的，本領越大，她愈加得意，一雙妙目望住風萬里，笑意盈盈，少女情懷表露無遺！

此後，風萬里安居在韓府，表面看起來，他無所事事；而暗中却積極謀求對付金人策略。

他居住於韓府書房中，閒時看看書，倒也逍遙自在，空時與韓素琴談談心，生活極爲寫意。

這天，他正在書房看書，雖然已接近深晚，風萬里仍然毫無倦意。

突然，花園的花草叢中發出聲响，那是有人躡手躡足在走路時所發的聲响，風萬里心內暗自奇怪，誰這樣大胆，敢來九現神龍韓厲府上侵犯！

他連眉毛都未動一根，仍然安靜地看書。

窗外那人伏在暗處，很久沒有動靜，風萬里雖說是藝高人胆大，但江湖上什麼花樣都有，他也不敢過份托大，暗中運起護身罡氣。

好半晌，空氣中傳來陣異味，那是夜行人的悶香，風萬里心頭暗怒，决心給對方一個教訓，因此假裝昏倒，伏在案上不動。

「嘿嘿，小子今天陽壽已盡，老子親手送你上西天！」夜行人得意洋洋，跳進窗來，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抽出匕首，想要刺殺風萬里。

「颼！」匕首猛往背心插去。

眼睛一花，已失去風萬里的影子，夜行人大驚，知道不妙，雙脚疾蹬想逃命！身形掠過窗門，眼看就要逃脫大難。

突然，脚踝給套上個鐵扎，再也逃不掉，給擲回室內，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風萬里此時安坐在椅上，淡淡道：「你爲何行刺，在下行走江湖日短，並無仇家，閣下莫非弄錯了吧！」

「哼！」夜行人似乎懷有極大恨意，冷冷的哼一聲，並不回答。

「既然這樣，待我看看你是什麼人！」風萬里緩緩伸手去揭開夜行人的面罩。

「你……」夜行人全身戰抖，像是極端害怕。

一揭開面罩，風萬里不由大吃一驚，這行刺的夜行人不是別個，卻是九現雲龍韓厲二徒——雪猿侯蔭。

「侯兄爲何如此！」風萬里愕然道。

「你……我恨死你了！」雪猿侯蔭咬牙道。

風萬里愕然，九現雲龍韓厲也算是白道上的高手，門下弟子再不繼，也不會如此頑劣，竟然使用悶香，這只有下三濫的匪徒才用；再說，與他無冤無仇，何以會如此處心積慮刺殺呢！

他想不清其中原委，風萬里默默無言，伸手解開對方軟麻穴。

雪猿侯蔭恨聲道：「小子，你別假情假義做好人，我師妹給你甜言蜜語騙取芳心，嘿嘿，只怕我師父不會答應，聰明的別再惹她！」

風萬里這才明白，對方原來是吃醋，當下不由啞然失笑道：「侯兄誤會了，小弟孑然一身，又何敢高攀令師妹，想來同門交誼何等深厚，我只不過是個外人，怎會橫刀奪愛，放心好啦！」

「你！別騙我！」雪猿侯蔭如此說，將信將疑，望住風萬里；但剛才那股恨意卻大爲減少。

「日久見人心，侯兄可以等着看！」風萬里微笑道。

「打擾了！」雪猿侯蔭沉吟半晌，不再久留，躍出窗外，瞬即消失在夜色中。

情困姹女　原屬一場春夢

經過雪猿侯蔭一鬧，風萬里暗自提高警惕，與韓素琴的交往，漸漸疏遠，反而與彩鳳仙子趙曉嵐，似乎比較熟絡些，二人形影不離，時常出雙入對，儼然是一雙情侶，羨煞了多少人。

開始時，彩鳳仙子趙曉嵐還有點害羞，而且碍着韓素琴的面子，不好意思太接近；但風萬里的才學與武功，實在太吸引人了，趙曉嵐不主動去爭取，却不至於會拒絕，少女情懷誰不會爲自己終身打算！

這天晚上，二人悄悄約定翌日出遊。

雖是隆冬時節，天色晴朗無雲，二人一身武功，自然不至於怕冷。

事先詢問過內行人，他們展開絕頂輕功，經過幾小時奔馳，已來到傲霜嶺。

遍山遍野，全是盛開的梅花，那香氣，那景色，令人精神一振！

「好地方！」彩鳳仙子趙曉嵐情不自禁叫道。

「可惜這樣佳景，並不是人人可以欣賞！」風萬里嘆道。

「世上事就是這樣，好的東西，必須經過一番辛苦，才能得到；而容易得到的事物，必定是淡然無奇，無多大價值！」彩鳳仙子趙曉嵐頗有感慨道。

「姑娘有這想法，與一般時下女孩子，大不相同；所領悟的境界，也屬人所不及，我實在感到驚奇而且欽佩！」風萬里由衷道。

「與你比起來，我這又算什麼！」彩鳳仙子趙曉嵐淡淡道。

「姑娘客氣，我受了幾位佛道奇人教益，稍有收獲，那也是機緣巧合，比較幸運，否則，必然沒有姑娘所知十分之一。」風萬里笑道。

「今日是來賞梅，再說這些俗不可耐的虛套，豈非大煞風景！」彩鳳仙子趙曉嵐內心很高興，所以截住對方再說下去。

「嗯，傲霜嶺，這名字實在有意思！」風萬里也轉話題。

「地勢太高，遍山梅花，也只有孤芳自賞了！」趙曉嵐到底是個女孩子，難免觸景生情，多愁善感，爲梅花嘆不平。

「普通地方，豈容得下梅花的絕世傲骨！」風萬里笑道。

「好啦，我們別儘說話，好好欣賞梅林勝境吧！」彩鳳仙子趙曉嵐看到眼前盛開的梅花，心內愛意愈濃，所以不願錯過時間。

傲霜嶺的梅花，在寒風中盛開，濃郁的香氣，有股沁人心脾的功效，二人心領神會，漸漸沉醉於梅花的清香裏去。

在夕陽的餘暉中，二人才依依不捨，踏上了歸程。

剛到門口，雪猿侯蔭突然迎出來，攔住二人低聲道：「二位，最好不要進去，我師妹要找麻煩。」

風萬里一想，眉頭暗皺，他當然知道韓素琴性格，見自己與趙曉嵐遊山玩水，十幾日來形跡太過親密，其它女孩子最多恨在心內，但韓素琴却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發了性子，什麼事都幹得出。

「我們先避一避再說！」彩鳳仙子趙曉嵐皺眉道。

「好！」風萬里心亂如麻，不知如何說好，碰到這事，確實不易對付，正合了俗語所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洛陽是有名的通都大邑，有豪華的客店，二人找地方住，倒也不難。

他們就這樣在南來客棧住下。

二人悶悶的吃了晚飯，各自回房安睡，但那裏睡得着呢，此事不知如何善了，韓素琴的性子，叫人想想都煩；本來呢，莽莽江湖，可以暫避一時，但這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依理可以堂而皇之相交，雖然如此，鬧起來，總是尷尬得很。

風萬里呢，他負有監視各人之責，總不能爲了兒女之情，影响大計。

因爲雪猿侯蔭吃醋，風萬里才疏遠韓素琴，轉向彩鳳仙子趙曉嵐接近，傾談之下，發覺趙曉嵐與一般時下女子大不相同，因此愈來愈好，誰知又惹來韓素琴的醋火，看來麻煩總避不了！

二人悶悶不樂，呆在南來客棧。

「我們離開洛陽吧！」彩鳳仙子趙曉嵐第三天，再也忍耐不住，對風萬里道。

「爲了避開韓素琴一人，這是好法子！」風萬里回答。

「莫非還有其它原因？」彩鳳仙子趙曉嵐聽出話中有話，愕然反問。

「實在說來，中原武林如今正是岌岌可危，只怕大夥兒還在夢中，仇殺愈來愈烈，最後爲人所乘，甚至危害國家基石。」風萬里感嘆道。

「此話怎說？」彩鳳仙子趙曉嵐驚問道。

「好吧，乘今日有空，待我詳細給你說個明白！」風萬里當下由頭到尾，將各人意圖，原原本本說出來。

「呀！」彩鳳仙子趙曉嵐聽了，大吃一驚，望住風萬里，幾乎說不出話來。

「砰砰砰！」「哎喲！」

外面傳來一陣嘈雜擾亂聲，還夾着東西打破聲，顯然有了很大變化。

二人面面相覷，口內雖不說什麼，心內已在担憂，神色頗爲不安。

「說，他們在那裏！」怒叱聲中，火氣勃勃，正是韓素琴的聲音。

彩鳳仙子趙曉嵐粉面已經變色。

「待我出去！」風萬里說時，站起身來往外走去。

「只怕說不清楚！」彩鳳仙子趙曉嵐道。

「事到如今，也只好走一步見一步，又有什麼法子！」風萬里心裏也很煩。

「砰！」房門打開，韓素琴站在房門外，那雙黑白分明的美目，此時已經噴出火來，望住房內二人，那神情，就像老虎要吃人的樣子！

二人僵着，尤其是彩鳳仙子趙曉嵐，實在難堪得很，滿臉通紅不知如何辦好！

「韓姑娘！」風萬里首先打破僵局，低低叫了一聲。

「好呀，你個狐狸精，好黑的心腸，今天我要剝你的皮！」韓素琴怒發如狂，指住趙曉嵐鼻子大罵。

「你怎可以出口傷人！」彩鳳仙子趙曉嵐又氣又急。

「出口傷人，我還要殺了你這狐狸精！」韓素琴怒火一發不可收拾，抽出長劍，往前直刺，看情形她可不是說着好玩。

風萬里無法，雙指疾彈，寶劍吃不住勁，直飛上去，插在木板上，一陣抖動。

「你！你個沒良心的混蛋！」韓素琴見手中劍給奪走，頓時珠淚直流，指住風萬里大罵。

「姑娘你冷靜一下，聽我說。」風萬里急道。

「聽你說，嘿嘿，你不要臉，與狐狸精偷偷住在一起，怕見我，良心有愧是麼！」韓素琴這回已豁出去了，跳脚大罵。

「你胡說！」彩鳳仙子趙曉嵐又羞又氣，只能說這三字，幾乎昏過去了！

「韓姑娘，」風萬里心內也不禁暗怒，當下沉聲道：「你要明白，我與你並無關係，就是與趙姑娘好，你也管不着！」

「好呀，如今帮着狐狸精說話；不錯，本姑娘管不着，任何一人都可以，只有姓趙的狐狸精不行，試試看，看本姑娘能否殺得了這狐狸精！」韓素琴大罵。

「哇！」彩鳳仙子趙曉嵐可憐，長得這麼大，頭一次給人家侮辱冤杜，氣苦之下，忍不住放聲大哭。

「姑娘，別難過！」風萬里柔聲道。

「狐狸精，我要你的命！」韓素琴看到眼前情況，心內妬火高發三千丈，再也顧不得死活，捨命衝上，雙掌亂抓，已經不是什麼武功招式，完全是女人本能。

風萬里對於韓素琴的胡鬧，本來就不大喜歡，此時見她簡直是瘋狂，更加不耐煩，右手伸出，自然而然運出勁力，稍爲擋了擋，韓素琴往後直倒，碰到柱子上面，「轟！」的聲响幾乎將她震昏了過去。

韓素琴雙眼瞪着，定在風萬里面上，恨聲道：「你打我！」

「姑娘，我勸你別鬧了，事情鬧開了，對令尊面子上，只怕也不好看！」風萬里柔聲勸解。

「哇！」韓素琴蹩住了氣，好半晌才哭出聲，這一下引起滿腹悲憤，好不傷心，放聲大哭起來。

風萬里眞個束手無策，愁眉苦臉的不知如何辦好。

韓素琴哭了半晌，見房中二人呆呆看着，似乎在看把戲，說不定心內還在笑呢，她越想越氣，猛一咬牙，抽出隨身小劍，往心口就扎。

「呀！」彩鳳仙子趙曉嵐見了，驚叫起來。

風萬里急睜眼看時，小劍已刺破衣服，戮進皮膚，雖只一二分，鮮血却沁出來了，他這下直駭得魂飛魄散，不敢怠慢，身形急展，右手已扣住小劍，抓住不放！

「放開我！」韓素琴大哭。

風萬里怎敢放手，他只好抓住小劍拋出，但又怕韓素琴撞牆自殺，順手點了她的軟麻穴，放在椅上坐好。

韓素琴益發憤怒，破口大罵，將二人罵得狗血淋頭，幾乎什麼話都罵出來了！

「咕咚！」可憐彩鳳仙子趙曉嵐一口氣轉不過來，眼睛一翻，昏倒地上！

「姑娘，你怎樣了！」風萬里大驚，急將她扶起坐好，這時也顧不得許多，伸手在她胸口搖動，好半晌，她才緩緩甦醒過來。

「你還是不要理我呢，韓姑娘眞心愛你，與她在一起，對你現在圖謀的事，還有很大帮助！」彩鳳仙子趙曉嵐定下神來，低聲道。

「唉，我那有心事談這兒女私情！」風萬里面對的敵人，是如何强大，而且韓素琴實在太不像話，他怎能在對方强逼下去戀愛呢！

「你如今怎辦呢？」趙曉嵐低聲問。

「送她回家！」風萬里道。

「你……」彩鳳仙子趙曉嵐想說，以九現雲龍韓厲的性格，將他愛女抬回去，他豈肯善甘罷休，因此成仇，那可麻煩大了！

風萬里似乎也明白她意思，接着道：「像這樣，除了九現雲龍韓老兒，誰能勸得住我們的大小姐！」

「你們敢！」韓素琴聽說，想起父親的性格，如果明白貞象，不殺了她才怪！

風萬里根本就不理她，準備起程，他本人當然不好意思抱着女孩子走路，但叫個女人護送，叫乘小轎，相信容易多了！

「救命呀！殺人呀！强姦呀！」韓素琴一看，無法善了，頓時放聲大叫起來。

「你幹什麼！」風萬里大驚失色。

「救命呀……」韓素琴此時已是半瘋狀態，那裏還會聽你勸告什麼的，越發叫得起勁。

此時，風萬里已是慌了手脚，簡直不知所措，彩鳳仙子趙曉嵐伸手指點了啞穴，韓素琴才出不了聲，但那雙眼睛，瞪着趙曉嵐，恨不得將雙方吞下才好。

砰砰，房門給震開，門外人頭湧湧，似乎來了人；而且還不是少數。

「你們幹什麼！」爲首一人，大約五十上下，矮小精幹，滿面于思，氣宇沉穩，正是中原武林的大惡——地靈君伍行。

「我……」風萬里怎麼說得出話，望住他們，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嘿嘿，竟在洛陽地方，做這傷天害理的事，你們的師父頭兒那裏去了！」地靈君伍行見二人年輕，必定還有領頭的人，所以才有此一問。

「老前輩，你們誤會了！」彩鳳仙子趙曉嵐這時無法，只好站起來解說。

「縛起來，送到韓府，九現雲龍的仇家來了，俺兄弟正好效勞！」地靈君伍行根本不聽，下令縛人。

「小子，乖乖的，待俺來侍候你！」兩名年青壯漢，大模大樣走進房門，伸手縛人。

「嘿！」風萬里見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心頭也不禁有氣，悶哼一聲，雙臂疾振，那兩名年青人給震得倒退五尺，撞在門上，才不至於倒下。

「好哇，小子好橫！」衆人一見頓時大怒。

「你們靜靜，聽我解釋可好！」風萬里急叫。

「小子出來，外面地方大，我們倒要好好較量較量，你是什麼東西變的！」另一名高瘦漢子冷冷道。

「我……」風萬里當然不想打架，但解釋吧，難免要傷害到一位少女的自尊，說起來人家也是一番愛意。

「小子，男子漢大丈夫，躲在房等什麼？」高瘦漢子冷冷道。

「出去就出去！」彩鳳仙子趙曉嵐怒道。

「還是人家女孩子爽氣！」大夥兒對風萬里更鄙視。

世上事就是這樣，有時硬是逼不得巳，風萬里給拉了出來，韓素琴穴道也給解開，跟住衆人，一齊來到客棧後邊一塊大廣場上。

人越來越多，洛陽地面上的武林朋友全來了，卽使九現雲龍韓厲，也派人通知去了！

風萬里孤零零的站在人羣中，就好像牢籠中的囚犯一樣，等待處决。

「小子，待俺南山豹朱羣來試試身手。」高瘦漢子冷冷道。他以爲風萬里害怕，所以神情上就好像十二分的高傲。

到這時候，風萬里還有何話說，但這南山豹朱羣實在太討厭，不理是什麼後果，反要先給他個下馬威。

「朱哥哥，下手別太重，留點神，打死這小子可找不出眞主兒。」旁人叫道。

「我自有分寸！」南山豹朱羣笑道，露出滿足的得色。

「來吧！」風萬里越來越火，他本想息事寧人，對方態度太可惡，他就懶得多說，決心給他個厲害。

「出手吧！」南山朱豹羣擺出老前輩的姿態，雙手負在背後，兩眼望天，聲音是從鼻孔內哼出來的。

「好！」風萬里左手輕揮，像玩魔術一般，輕輕在對方臉上摸一下。

「小子你！」南山豹朱羣又驚又怒，他根本未看出對方來勢，臉上給人家摸一下，尤其是在許多武林名家前面，以後還想混麼，當下虎吼一聲，展開豹拳猛攻。

風萬里紋風不動，待對方拳頭臨身，右脚倏彈，是那麼準、狠、勁，南山豹朱羣就像斷了綫的風箏，往人羣中飛去。

「呀！」旁觀衆人這才驚叫起來。

事情還不祇此，當南山豹朱羣身形臨近，他們想伸手來接，誰知衝來的勁力奇大，十幾人竟然吃不住衝勁，一齊往後倒去。

風萬里仍然沒事人一般屹立當場，望住衆人露出冷漠的笑容。

「好功夫，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俺伍行還來討教幾招！」地靈君伍行內心暗驚，這少年出手奇特，不知是什麼人的門下，今天只怕惹上大麻煩了。

「出手吧！」風萬里此時已立下主意，今天也要讓對方知道厲害，以後說話也比較容易。

地靈君伍行橫行江湖，數十年來未遇敵手，一向是眼高於頂，但風萬里却能在三招兩式之間，打敗强敵，雖在眼前出手，仍然未看出他的武功路數，可想而知，不是好相與的角色。

在這羣人當中，地靈君伍行的輩份與武功，已是領導人物，萬一制服不了風萬里，洛陽武林就要灰頭土面，那以後如何見人呢。

旁觀衆人見地靈君伍行面臨大敵，竟然自顧自想心事，忍不住竊竊私議起來。

「好，小心啦！」地靈君伍行是何等武功，雖在思索，衆人的說話仍然很清晰聽到，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立刻凝神斂氣，準備攻擊。

「只管出手！」風萬里淡淡道，顯然並未把這位地靈君放在眼內。

這一來，地靈君伍行心內大怒，認爲這是平生的奇恥大辱，因此之故，他反而沉住氣，微一吸氣，已將全身功力提足到十成，右掌一翻，頓時變成雪一般白。

風萬里見了，心頭也不禁微凛，看來，對方已將地靈掌練至第六重境界，這倒是不可輕視的事。

「嘿！」地靈君伍行悶哼一聲，右掌緩緩推出，一股似有似無的氣勁，往前吹拂。

風萬里神色鎭定，暗中已將護身罡氣佈滿全身，任對方掌力厲害也無法得逞。

一連五掌，仍然是師老無功而還！

地靈君伍行已是額頭見汗，這是他所學最精湛的武學，仍然無法奈何人家，那已是有敗無勝的後果了，這叫他如何不急呢！

僵持下去，也不是事，地靈君伍行暗自一咬牙，决心與對方拚個同歸於盡，也算對得住洛陽武林同道，想到這裏，身形像一枝箭往前疾射，雙手往前抱去。

風萬里看出對方心意，心內暗怒，右掌倏翻，奇快無比在對方頭頂按了按，地靈君伍行頓時像喝醉了酒，撞撞跌跌，往後連退十幾步，口角巳滲出絲絲鮮血。

「老前輩。」

「你老怎樣了？」

旁觀衆人見了這現象，不由大驚，紛紛出言詢問。

唏聿聿，十幾匹馬疾馳而來，洛陽巳是天翻地覆，馳援的高手源源而來。

「呀，天虹道長來了！」有人高叫。

風萬里聽了，心頭大震，這天虹道長是崑崙派長老，在當今武林中輩份最高，一套魚龍十八變劍法，巳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如今竟在洛陽相遇，那可不是好玩的。

「你還是走吧！」彩鳳仙子趙曉嵐低聲道，她當然了解天虹道長的武學與輩份，與他爲敵，無異是與整個崑崙派，甚至與整個武林俠義道爲敵，這是有敗無勝的局面，所以能够避開，才是上策。

「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而且，中原武林面臨生死存亡難關，我個人生死榮辱，又算得了什麼？」風萬里仰首望天，淡淡道。

「你……」彩鳳仙子趙曉嵐芳心大震，人在非常時間，才能表現出人格個性，像風萬里這樣年紀，具有如此偉大人格，實在叫這位少女欽佩萬分，因此之故，她巳在暗中決定下來，此生此世，無論是生是死，她的芳心，巳深深刻上風萬里的影子。

「道長！」一片恭敬招呼聲。

循聲望去，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道人，滿臉紅潤，雙目有層很薄的寶光，非內行人，根本看不出來，凡有這種現象，武功巳到了登峯造極，歸眞反璞的境界。

「聽說這兒出了事，你們這麼多人，還要我這老道士來幹什麼！」天虹老道語氣平和，果然是修養有素的全眞，與尋常武林人不相同。

「道長，這兒出現淫賊，硬行强姦少女，我們正和他拚鬥，還未攻克下來！」一壯漢恭聲道。

「哦，有這樣的事，人呢？」天虹老道輕聲問。

「他們胡說，根本沒這樣的事。」彩鳳仙子趙曉嵐實在忍不住，首先高叫起來道。

「是他！」旁人根本不理會，伸手往風萬里指着。

「哦！」天虹老道立刻細細打量，以他眼光看來，風萬里雖然年紀很輕，骨格清奇，目光正而不邪，滿臉露出湛然神光，這只有胸懷天地正氣的仁人志士，甚至得道之士，才有此現象，他怎會是一個淫賊呢！

「他出手毒辣，打傷了我們很多人！」南山豹朱羣也出聲道。

「你們不分青紅皂白，先行出手，他不得巳才還手！」彩鳳仙子趙曉嵐叫道。

「是這樣的麼？」天虹老道反問。

「是眞的。」彩鳳仙子趙曉嵐急忙答道。

「被强姦的女孩子，就在他身旁，而且是九現雲龍韓大俠的的千金！」南山豹朱羣道。

天虹道長立刻定睛往韓素琴望去，好半晌，才緩緩問道：「姑娘，這位少年朋友是否想强暴你！」

這回答可以决定風萬里的生死，韓素琴心裏本來很愛風萬里，想不到被趙曉嵐橫刀奪愛，因妬成恨，才鬧出今日軒然大波，她到底是俠義的門下子弟，昧住良心說話，到底不習慣。

「怎麼不回答！」天虹道長又問。

韓素琴正抬頭間，見風萬里仰首望天，似乎並未在意她的存在，反而趙曉嵐一雙妙目，緊盯着自己臉上，心內一股無名的恨意升起，立即咬牙道：「是的！」

「呀！」趙曉嵐幾乎昏了過去。

風萬里仍然屹立如山，神色平靜。

天虹道長轉動目光，又望住風萬里，緩緩道：「年青朋友，你有何話說！」

「沒有話說！」風萬里淡淡道。

「好吧，讓老道試試你的武功，我們比比劍如何？」天虹道長和婉道。

「好。」風萬里淡然回答。

突然，彩鳳仙子趙曉嵐撲地跪在韓素琴面前，哭道：「妹妹，你說眞話吧，我保證風少俠可以愛你，他爲了中原武林及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甚至願意犧牲自己性命，你不能爲了一己之利，害了千百人的性命，你說眞話，救救風少俠吧。」

韓素琴心內何嘗不難過，但她知道，過了今日，風萬里不可能再愛她，當下一轉頭，往外走去。

「嗚嗚……」彩鳳仙子趙曉嵐這下絕望之餘，忍不住再心傷哭起來。

風萬里見了，上前扶起趙曉嵐，柔聲道：「姑娘，我還不至於死，只要自己心安理得，何必斤斤計較生死榮辱，站好吧，我還要向道長討教劍術。」

旁觀羣衆，見了這情況，也不禁暗暗悶納，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兩名年青少女，到底玩什麼花樣？

「把你的寶劍借給我！」風萬里說時，已抽出趙曉嵐背上的長劍，踱步走出場中。

天虹道長微微點頭，也抽出了松紋古劍。

兩人微一凝神，漫天劍氣頓時籠罩着整個廣場，衆人雖然武功高頭，仍然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往後連連退去。

「嗤！」二人內力雄渾，面對强敵，精神氣勁自然而然貫注於劍身，兩股劍芒同時破空射出三尺。

「呀！」旁觀羣衆大驚，天虹老道長享譽武林數十年，練成劍氣不算什麼奇事，風萬里呢，二十來歲，而且還是個淫賊，怎會練成絕代劍術，豈非天大奇事。

韓素琴心內更恨，暗暗咬牙道：「我得不到的，也不會讓旁人得到。」

彩鳳仙子趙曉嵐心內大喜，風萬里有此驚人成就，實在可喜可賀，只要逃脫今日大難，事情就好辦！

別說衆人心內的想法，場中二人此時已經用以快打快戰略，兩條匹練般劍光，如矯龍，如彩鳳，在空中來往飛舞。

像這樣的劍招，只怕一生中不易看到兩回，旁觀的武林人士，此時如醉如迷，看得出了神。

戰到酣處，風萬里突然長嘯一聲，身形凌空躍起，九個轉折，已升至七丈餘高，突然頭下脚上，身劍合一往下疾射。

「好劍法！」天虹道長大叫一聲，奮起全力迎戰。

噹噹噹一陣連珠响聲過後，漫天劍氣頓斂，二人面對面站着，似乎不分勝負。

「恆勝大師是你什麼人！」好半晌，天虹道長出聲問道。

「記名師父！」風萬里淡淡道。

「怪不得，怪不得！」天虹道長喃喃道。

「道長你不拿下這淫賊，與他多說什麼？」南山豹朱羣大聲道。

天虹道長正要答話時——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有如天翻地覆，驚天動地衝到，雙方之人，尤其是風萬里暗暗担心，對方的帮手源源不絕衝到，自已單身一人，只怕還累了趙曉嵐，想到此處，憐憫的看了她一眼……

彩鳳仙子趙曉嵐明白他的心意，不說什麼，也報以甜甜的一笑。

韓素琴對其它人毫不關心，但風萬里及趙曉嵐一舉一動，都密切的注視，此時見二人會心微笑，心中大恨，銀牙暗咬，決定破壞到底。

數十騎衝到，大夥兒還未看清是什麼來路，人影翻飛，颼颼颼，刀劍齊飛，全是致人死命的毒招，往洛陽羣豪身上招呼。

「你們幹什麼？」

「那裏來的！」

「哎喲！」

那班人根本不理會這套，猛殺猛砍，洛陽羣豪也惹火了，拚命反擊，一場激烈的戰鬥於是展開！

只有風萬里與趙曉嵐，安然站在中間，不受來人攻擊！

「他們是淫賊一黨！」

「呀！」

南山豹朱羣敗在風萬里手中，在他來說，那是不共戴天之仇，有任何可以挑撥言語行動都不會放過，經他這一說，洛陽羣豪如夢初醒，紛紛怒喝。

突然，三人緩緩走進場來——

完顏吉慶，完顏喜及完顏秀文三位兄妹。

「你們這是幹什麼！」風萬里急道。

「嘿嘿，」完顏吉慶冷笑道：「這班混帳竟然欺負我們兄弟頭上來，今天要他們好看！」

「叫他們快住手，我自己的事不須人家帮手！」風萬里怒道。

「哦，我們的英雄不高興了，對了，我們未來之先，他們也無法奈何，很好，我們看你的手段！」完顏吉慶說時，右手往外一揮，頓時有名大漢拿起角號吹响，新來的騎士紛紛跳出圈外去！

「他們是外來的胡人！」地靈君伍行突然叫道，他與敵人過招，已看出對方不是中原武功。

「好呀，竟與外人勾結，與中原武林道爲敵，今天倒要與這奸賊拚個明白！」南山豹朱羣怒喝道。

「大夥兒上！」衆人羣情洶洶，刀劍齊舉，想圍攻。

「住手！」天虹道長首先喝住衆人，然後回頭對風萬里道：「小施主，你怎麼說？」

「今天道長先帶他們離開，免得多造殺孽，日後晚輩自有說明！」風萬里道。

「很好，老道這雙眼不會看錯人，天助善人，好自爲之吧！」天虹道長說罷，隨即轉身帶領洛陽衆豪往東方走去，韓素琴臨走時，狠狠的看了風萬里一眼。

完顏兄弟率領的高手，排成兩列監視中原高手。

待他們走遠，完顏吉慶才高興道：「兄弟，你來了洛陽，再好沒有，我們可以放開手大幹！」

「我今天心裏很煩，不想多說什麼話，數日後，再來府上敍話！」風萬里緩緩道。

「好吧，我們兄弟姊妹永遠歡迎你，再見！」完顏吉慶說完，率領手下高手離去。

只有完顏秀文，此時一身素色衣服，愈加顯得艷麗無方，臨走時盈盈一笑，雖未說什麼，笑容中的情意，却是誰也看得出來。

好半晌，彩鳳仙子趙曉嵐幽幽道：「風少俠女朋友眞多，這位佳人是誰呀？」

「哦，她是……」說到這裏，風萬里突然很煩，搖了搖頭，表示不想說，悶悶的走回客棧。

經此一役，風萬里與趙曉嵐安居南來客棧，三日來無甚事故。

第四天，中午時分，一名漢子匆匆走進客棧，掌櫃見了迎上去詢問來意。

「這裏有封信，送與風少俠。」漢子道。

「好，我去叫他！」掌櫃道。

「不用勞煩，掌櫃的可將此信交給他就是！」大漢將信放下即轉身走出客棧。

「戰書？」趙曉嵐望住風萬里木然神色，忍不住問。

「九現雲龍的來信，約我今日到他府上！」風萬里想想那位淘氣的大小姐，心內就煩。

「去就去，他不知道自己女兒淘氣，這次却不是淘氣那樣簡單，說不定中原武林前途斷送在她手中！」趙曉嵐恨聲道。

「好啦，時間快到，我這就去！」風萬里說完就往外走，兵刃也不帶一件。

「我與你一起去！」趙曉嵐道。

風萬里稍爲想了想，皺眉說道：「我一人去，即使有了危險，行動比較方便，

你去了反而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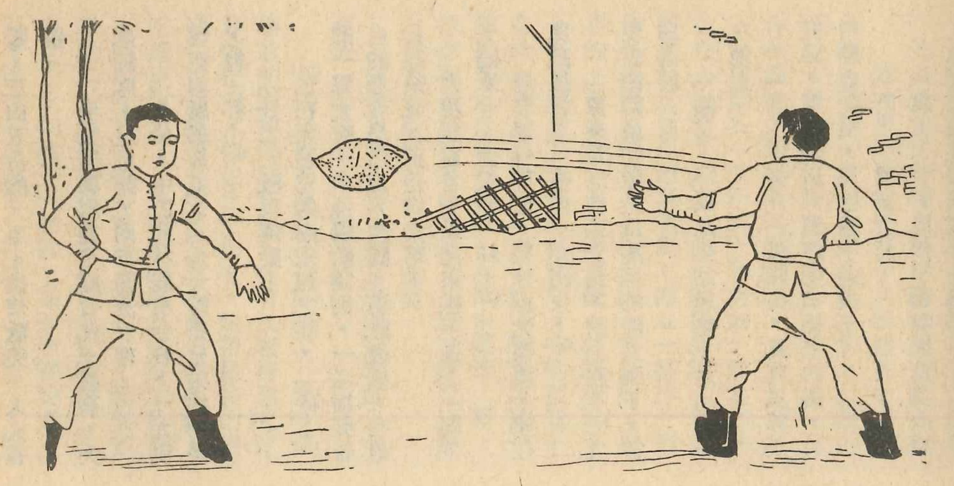
彩鳳仙子趙曉嵐自然不高興，但對方理由充足，所以只好嘟起了嘴，獨自生悶氣。

風萬里不說什麼，用手輕輕在她肩上拍了拍，然後轉身揚長而去。

九現雲龍韓厲正在客廳內等，見了風萬里，立刻站起來道：「老弟好武功，今日不惴冒昧，與你見個高下。」

「遵命！」風萬里不願多說，爽快的答應了。

二人不經客套，很快就來到練武場，九現雲龍韓厲在洛陽一帶，聲望極高，當然不是省油燈之流，他神色不現喜怒，微一伸手，算是盡了禮數。



風萬里凝神待敵，這位九現雲龍，想來必有用心，今天倒要小心才好。

「颶！」韓厲一上來就用平生絕學——九現雲龍身法，手脚像狂風驟雨般，集中焦點往風萬里攻擊。

風萬里身形微顫，雙手平伸，手指伸縮不定，他雖未仰頭往上看，而韓厲那身威不可當的九現雲龍身法，竟然無法克敵，就是那十隻手指，將半空中的神龍，束縛在一隻無形的天羅地網中。

九現雲龍韓厲又驚又怒，悶哼一聲，摧動勁氣，身形如箭衝下，準備硬拚！

風萬里見了，滴溜溜轉了一轉，右掌推出，正好接住對方雙掌，「砰！」的聲大响，二人身形各退五六步，不分勝負。

九現雲龍韓厲心底知道，對方最多只用了六成功力，他倒退五步，只不過是做樣子而已，這少年武功性情，的確令人衷心欽佩，當下抱拳道：「老弟好功夫！」

「好說！」風萬里尚未明白對方心意，只好淡淡的敷衍一句。

「哈哈……我說如何！」一位全眞老道大笑走出，正是天虹道長。

「來，我們到書房內飲酒談心！」九現雲龍韓厲這時拉住風萬里往書房走去。

「小施主辛苦了！」天虹道長笑道。

風萬里搖了搖頭，表示算不得什麼。

「老弟。」九現雲龍韓厲坐定後，親切叫道：「我那丫頭太任性，前日幾乎陷你於死地，整個洛陽給她害苦了，我本來也要找你拚命……」

風萬里聽了暗自奇怪，人家拚命，他怎未見動靜，的確令人奇怪！

練功秘訣之廿八：鐵珠袋

壹空子・文

鐵珠袋爲練習掖勁之法，惟須二人對習，先用粗布數層相合，密加縫納，使之堅牢，製成正方形之布袋，中實鐵珠，（鐵砂亦可）小者約十斤左右，大者約四五十斤不等，此蓋視練習者之功夫與實力，隨時更易也。練習時二人側身對立，相距約三丈，上手人先用右手抓住布袋之腹，（即袋之正中央處）提至右肩胛前。然後向右側面猛力掖出，擲向另一人之前，下手人見鐵珠袋飛到面前時，則預備舉手接之，但宜側身讓過珠袋，使彼飛至我左肩胛處，始舉右手從後搶接，接時亦須抓袋腹，脚步須站穩，若抓袋之角與邊緣等處，則手指既不易使力，而發來時之垂勁太大，決難得心應手，既接住之後，切不可停頓，宜即掖回，向上手人還擲，上手人亦照樣接之，如是來回往復，互相擲接，數十次之後，更易方向，以左手依法行之，對習之二人，實力相等，否則即多流弊，長短不合，則擲時高低不齊，實力相差，在力强者發勁必猛，弱者必難接住，而身體亦必隨袋旋轉，甚至因此受傷。初習之時，不宜貪功用重袋，如我一手能提二十斤之物，所用珠袋不宜過十斤，一因發袋之勁較提物爲巨，二則練功宜取漸進程式也，將十斤之袋練習三月之後，將原袋拆開，加重一二斤再練，更三月後再加若干，如此逐漸增加，至五六十斤爲度，自始至終，大約須四五載純功，始克大成，功成之後，即强敵當前，不爲所執則已，苟爲所執，即可提而擲之數丈之外，蓋掖勁足而人不易禦也，惟在練習之時，有必須注意者數事，一提擲時，宜用掖勁發袋，使袋依我肩外作平行綫飛出，切忌作摔物或拋物之狀，如無的放矢之亂擯，二接袋者宜先讓過胸前，然後從後面抓住袋腹，乘勢掖出，切忌迎頭攬接，或接袋角袋邊，蓋迎頭接易使手指手腕等部受傷，接袋之邊緣與角，則力不居中，致有偏墮之病，三練習者無論作何步式，脚跟務須堅定，全身皆宜用力，否則擲者之身搖動，發勁必因之減少，接者之脚步虛軟，身段不實，必隨袋而旋轉，如此非但不能求功，且易因此受傷，故練習此項鐵珠袋功夫者，對于上述三事務須注意。

「……當日我一接到消息，」九現雲龍韓厲又道：「立刻怒發如狂，招集所有高手，我的徒弟朋友，甚至還找洛陽其它間接的高手，就在這時候，我的二徒弟侯蔭，却悄悄的告訴了原因！」

風萬里這才明白，雪猿侯蔭到底是有良知，明白韓素琴所以妬火中燒，完全是因他之故，所以義不容辭，說明原因，至此才免去他一場無妄之災。

「小施主，」天虹道長和婉道：「恆勝大師是我最欽佩的有道高僧，他既然能將平生絕學傳授，你必然是一位心性特佳的少年俊彥，那天我看你神情，愈加相信這點！」

「道長過譽，晚輩算得什麼！」風萬里謙虛道。

「只是，最近中原出現大批來歷不明的高手，那天一批也是其中一部份，小施主似乎明瞭他底細，可否說明其中原委！」天虹道長莊重道。

「今天道長提起，那是最好不過，這批人……」風萬里當下將完顏吉慶等人的來歷及企圖，詳詳細細說個明白。

書房很靜，當風萬里說完，天虹道長及韓厲都沒有出聲，這消息實在太過令人震驚了！

好半晌，天虹道長突然道：「這是中原武林的福份高，也是中華兒女的運氣好，碰到小施主；如今既然知道他們底細，事情就好辦，事不宜遲，我們立即着手進行！」

天虹道長說完立即寫了十幾封信，分頭派人送出；九現雲龍韓厲聲望武功，一直是洛陽道上的領袖人物，有他一句話，江湖上的好漢誰不拚命！突然，門外聽得有脚步聲，雖然那人很小心，但是，天虹道長與風萬里是何等人物，豈會聽不出，神色一變，急往韓厲望去。

九現雲龍韓厲不敢怠慢，今日之事，如果洩漏機密，那是千萬人的身家性命，事關重大，豈容輕忽，他微一提氣，人已穿窗而出，天虹道長與風萬里急拉房門，只見韓素琴呆在那兒，雙目紅腫，顯然哭過很久。

「你……」風萬里很多話想說，但一個你字說完，不知如何接下去。

「丫頭你……」九現雲龍韓厲怒火中燒，一掌揮出，把韓素琴給打得飛了出去。

「哇……」韓素琴大哭起來。

「好了，別難爲她了！」天虹道長阻止韓厲繼續打。

風萬里默然，今天韓素琴偷聽，他心內實在有點担憂，這女孩子太過任性，火氣一發，什麼事都做得出，萬一洩漏消息，那後果的確太嚴重了。

三人坐定後，韓厲猶自吹鬍子，瞪眼睛，生悶氣。

天虹道長勸了幾句後　立刻又說回來：「這事已逼近眉睫，必須以快刀斬亂麻手法處理，說不得動用官府兵馬，再加上武林高手相輔，這才可以奏功。」

「這主意很好！」韓厲與風萬里認爲很正確。

× × ×

一月後，經過幾場厮殺，完顏家的高手已消滅殆盡，剩下來的全關在大牢裏。

這是中原武林的大喜事，尤其是在洛陽，三山五岳的人馬，個個歡笑，人人雀躍。

九現雲龍韓厲爲了慶賀此一盛事，大擺筵席，足足開了兩百圍流水席。

「各位，中原武林能有今日，」九現雲龍韓厲舉杯道：「是大夥兒兄弟的功勞，乾一杯！」

「好！」歡聲雷動！

正在大夥兒興高采烈之際，「砰！」的一聲大响，半邊牆給震倒，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者昂然走入大廳，滿臉殺氣，在他身後跟着，正是韓素琴！

九現雲龍首先站起來拱手道：「閣下光臨寒舍，請來乾一杯！」

老者理也不理，雙目血光漓漓，望住風萬里道：「畜生，你出來！」

「原來是老前輩駕到，請上座！」九現雲龍韓厲知道是風萬里的師父到了，當即肅請入席。

「師父！」風萬里站起來，迎出去跪在地上。

「砰！」老人一脚踢出，風萬里猝不提防，應聲飛出，顯然受了極重內傷，口中鮮血狂噴，人已昏了過去。

「呀！」羣豪大驚。

「萬里！」彩鳳仙子趙曉嵐驚魂欲絕，急奔出去察看風萬里的傷勢。

「畜生拿命來！」老人怒氣勃勃，身形縱起，直往風萬里撲去，存心要制他性命！

「砰！」一條高大的人影飛至，半空攔住，老人一掌揮出，與攔截的人對了一掌。這下變化太快，等到衆人看清楚時，院中已多了位老和尚，此時正雙手合十，低聲念佛。

「恆勝大師！」天虹道長叫道。

「阿彌陀佛，道長在此，那是我多事！」恆勝大師雙手合十道。

「老和尚，你！」老人已受重傷，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無名老人，你作孽多端，妄想侵犯中原土地，令高足深明大義，阻止了這一場瀰天大禍，你竟然要制他死命，實在太過份了！」恆勝大師宏聲道。

「我不該教這畜生武功！」無名老人懊悔說時，搖搖擺擺走出大門。

衆人連忙七手八脚將風萬里扶入內室休息。正在這時，韓素琴突然抽出把小劍，往自己胸口插進去。

「呀！」這變化令羣豪震呆了。

「畜生！畜生！死了倒好！」九現雲龍韓厲說時，雙目流淚，頹然坐在座上，像傻了一般。

蕭蕭寒風，在空中呼嘯，中原武林雖然免去了一場浩刦，在座羣豪却顯得心事重重，不忍看這悲慘結局，紛紛走出韓府大門。

天虹道長與恆勝大師是有道高人，他們早已了悟人世間的名利情慾，原是苦的根源，眼前一切，雖不忍目睹，事實上，人世間有多少這樣的苦楚呢！

滿空呼號的北風，似乎正在嘲笑愚蠢的人間！

韓府大門內，此時剩下悲慘與鮮血！

——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寂寞高手（一）

綠色的恐怖　帮主的煩惱

蘭陵王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作正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

如此用唐敎坊底二十八調遺音中的十八調，唱了一段，由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添一人作裝狐，演起「黃粱夢」來。

這諢名「鼓子詞」的雜劇，扛堂扛堂地在台上演了起來，戲稍嫌簡陋，顯得搭建忽忽，但戲裝華貴，而且一排排一列列，坐得滿滿是人，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在聚神看戲，在閒嗑瓜子，在交頭接耳，在閧然叫好，有的孩童，在戲台旁嬉踢毽子，婦女梔子膏味道好一陣冲鼻，在戲台前排，人羣中望去，第一眼必被他神容吸住的那人，皺了皺眉，搐了搐鼻，輕輕打了一個噴嚏。

這教人千人萬人中首先望得着的人，便是「君臨天下」李沉舟。

李沉舟也並非專注在唱詞上，他略帶倦意的眼神遊逡四顧，時有父老婦孺來問好道平安，他也連忙起身，臉帶微笑的招呼：元大媽還有做餌塊麼，眞是好手藝，吃過便難忘……庾四爺的風濕痛好了些麼，回頭叫秀山給四老爺上藥去……戴細官怎麼了，上次給唬着的事，究竟壓驚了沒有？……如此一一相詢，如煦煦曖曖家人語，誰也難以想像，在峨嵋金頂以一人面對千百名武林一等高手的虎視眈眈下，談笑自若、技壓羣豪的「權力帮」帮主李沉舟，在這裏却如親切的家長，篤誠如長子，温文若家裏幼兒的慊慊淳儒。

李沉舟便是常常湊辦些節目，諸如梨園、彈詞、大鼓、參軍戲等，給帮中家人娛賞。李沉舟也偶出現其間，跟大家慇勤問候，對屬下極嚴，對屬下家人則視若至親，故帮中上下，無不對之願効死相報。

這時台上的戲開得正鬧，一名白鬍子白髮白眉的老爺子持拐杖巍巍顫顫走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頭子連忙相攙扶，李沉舟也扶另一邊，笑道：「湯公公越來越健朗了，再過幾年，連我都自嘆弗如。」

那老公公想說話，張開手，嘴巴呵呼呵呼的，一時說不出話來，白鬚却蓋住了嘴巴，李沉舟微笑着替他醮濕了鬚梢，梳理了紋路，旁邊的老頭子笑道：「帮主，您提携我幾個兒子，又遷陞我幾個孫子，連同那幾個小反斗，也一人得道，鷄犬昇天，您待我們湯家五代，眞是恩同再造，粉身難報啊……」

李沉舟微笑道：「這是那裏話，湯家五代同堂，都爲『權力帮』立過大功，是帮裏欠湯家的恩典哩。是了，您老今年三月才做過九十大壽，令尊大概也有年劭過百了罷……」那老頭兒笑得眼皮都睜不開來似的，說：「帮主您好記心，我爹他老三十九歲才生下了我……」

李沉舟咋舌道：「老爺子福壽並昌，眞了不起。」那湯老爺子似老得連手都不

靈便了，撓着舌就講不出一句話，只能點頭致意。李沉舟微笑表示瞭解，這時又來了帳房吉先生。這吉先生已喝得醉態闌跚，委頓不堪，手中猶執着秤鎚，一搖一擺地打着酒呃，李沉舟笑道：「怎麼，吉先生打起『醉拳』來嚒？」

吉先生醉斜着眼，幌然笑道：「『醉八仙』？我還何仙姑哩。」吉先生不諳武功，帮中上上下下都知道，「醉八仙」是普通的武藝，吉先生在帮裏住久了，多少也知道一些。吉先生如此說，模樣又怪形怪狀，衆下都笑了，李沉舟拍拍他的肩膊道：「吉先生，坐下來聽戲罷，是蘭陵王的破陣子呢。」吉先生當下頷首，李沉舟拉了張紫檀木櫈子敎他坐下了，又去攙扶湯老太爺和湯老頭父子坐落。

這時戲正演到了「大面」。「大面」又叫做「代面」，演的是北齊蘭陵王，文才武略，驍勇善戰，但容貌秀美若女子，因恐不足以威敵，乃刻木作假面，常戴之以臨陣。曾破周師於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而作此舞，以模擬其指麾擊刺之狀，世稱「蘭陵王入陣曲」，在唐時已盛行。戲者戴覆可怕的大面具，身著紫衣，揮金粧刀，執鞭而舞。

這時台上的人，舞得正是激烈，隨着交集的樂音，面具上盤旋着振羽欲翔一般的龍蛇，劇烈地旋轉着。李沉舟微笑地看着。這時「蘭陵王」忽地一個縱身，半空之七個觔斗，人人一齊喝得一聲采。

這時鞠秀山匆匆走了過來。鞠秀山是「權力帮」中「八大天王」中的「水王」。「八大天王」中，「鬼王」陰功死於浣花溪中，「蛇王」老少死於伏虎寺中，「劍王」屈寒山歿于騎鶴鑽天坡上，「火王」祖金殿歿于峨嵋山下，「人王」鄧玉平被殺於鴻門，「藥王」莫非寃浣花蕭家被殺，「權力帮」中現只剩下了「水王」跟「刀王」。

鞠秀山原在權力帮是個儒生。權力帮雖是武林帮派，但也需要文藻之士，才識博洽的人來應付些事理。帮裏交給鞠秀山的差事，無不一一辦得妥妥貼貼。日久之後，立了無數小功，又不以自居。李沉舟知道了，便派他一些大差事，凡事交給鞠秀山手上，無不治理得一清二楚，又快又妥。李沉舟便派給他極棘手的事，來考驗他，鞠秀山雖遇凶險，但依然處處得穩穩當當。李沉舟萬般考驗他後，試出此人習勞習怨，克勤克儉，而且諄諄諫言，耿耿忠心，便遽爾提陞他爲「八大天王」中的「水王」。

李沉舟知這鞠秀山向來穩重淡定，遇事精明强幹，而今見他手持一物，脚步稍有些倉急，知發生了事兒，當下問：「什麼事。」鞠秀山道：「人頭。」李沉舟一皺眉，遂又展開，問：「什麼人頭？」

鞠秀山用身背擋住了其他人的視綫，打開那布包的結，張開來湊近李沉舟，李沉舟一看，又一蹙眉道：「『虎婆』？」

鞠秀山道：「是。」

「獅公虎婆」與「長天五劍」，俱是「權力帮」的要將，當日「五龍亭」、「古嚴關」、「海山門」之役，這七人均有參加，而且舉足輕重。而今「獅公虎婆」中，「虎婆」首級在此，李沉舟也不禁要雙眉緊鎖：換作往日，權力帮自是賠得起，但這些年來權力帮喪精兵要將無算，連對朱大天王的壓力，都得改爲自保，反攻爲守，步步爲營，對蕭秋水一股也以連横而非對立，權力帮處境之尷尬可想而知。

李沉舟當下問道：「她怎麼死的？」

鞠秀山道：「今日是『獅公虎婆』輪值，她的屍首是被送來的。」

李沉舟問：「送來的人呢？」

鞠秀山道：「死了。」

李沉舟問：「怎會死了？」

鞠秀山道：「送這顆頭顱來的人，早已被逼服毒，人頭一送到我手裏，立即就死了。」

李沉舟道：「那對方斷無可能爲了送這顆死人的頭，而費如此周章。」

鞠秀山道：「是。」

李沉舟目光閃動，道：「那末這顆人頭定必有問題了。」

鞠秀山道：「是有問題。」

李沉舟問：「什麼問題？」

鞠秀山用五隻手指，輕罩住那「虎婆」的骨頭蓋，道：「這頭殼曾給人用刀整個小心地剜去，然後掏出裏面的東西，而塞於炸藥。接縫得極奇巧妙，若未留心，很難發覺得到。」

李沉舟沉吟道：「這炸藥能不能自燃？」

鞠秀山立刻搖首：「不能。」

李沉舟道：「那末敵人之所以殺『虎婆』，是爲了將她的頭內安置炸藥，但這塞滿炸藥的頭，當然是爲了炸死我……」目光射向鞠秀山。

鞠秀山垂首道：「是。」

李沉舟笑了一笑，道：「你以爲那安排這道計的人，會在什麼時候下手？」

鞠秀山道：「現在。」

就在這時，那戲台上翻飛倏忽的「蘭陵王」，「呼」地陡然翻出，縱刀斜劊，金刀耀目，一刹那間，下了七記殺手。

同時間，在左邊的吉先生，秤鎚忽然點打而出，疾戮李沉舟後心七大要穴！

同一瞬之間，右邊的湯老太爺，白花花的鬍子變作鞭子，「霍」地迎頭蓋下，左手「大韋陀杵」，右手「小金剛拳」，雙鋒貫耳，連環打出！

這刹那，直如電光火石，李沉舟驀地不見了。

他已閃到了台上，那手握赤金鞭，執持紫金刀的「蘭陵王」，與他正鬥在一起，只見人影倏忽，如兩隻大鳥般此起彼落，看戲的人無不因變起非常，愕然立起。

他們站起來的時候，湯老太爺已倒了下來。湯老太爺的招數，突然打空的時候，便等於全打向吉先生。吉先生居然以秤鎚居然能一一化解，但就在此時，他已發覺自己背後已多了一人。

湯老太爺狂嚎廻身，尚未出手，那人已一刀刺中了他的心窩。正中心房。那人飄然身退，湯老太爺倒下，喘息，神情又回到那病骨支離、老邁不堪。湯老頭兒這時俯伏過去，哭道：「爹，你爲何要這樣做……」泣不成聲。那青衣羅帽的青年雙手放入袖內，也不爲已甚。

吉先生的武功比湯老太爺要好。他化解得了湯老太爺的一輪急攻後，再要覓路而逃，已來不及，這時他可一點醉態也沒有了，却在鞠秀山的一雙如水長袖下，失盡了先機，秤鎚也丟飛了。

鞠秀山的武功，則是「道德經」中的「兵强則滅，木强則折。堅强處下，柔弱處上。」

吉先生左衝右突，仍然衝不出鞠秀山掌影籠罩之下，忽地「水王」將袖一捲，聲勢轉弱爲强，如一張大鐵帚般迎面掃了過去。

吉先生見來勢如此盛强，忙拍出雙掌，想藉勢後縱，並乘機逃遁，忽覺來勢陡緩，又化强爲弱，水袖舒展，竟在他手中塞了一物。

這時吉先生的雙掌，正全力一擊，手中忽多了件東西，吉先生情急間翻腕亮爪，自然迭出內勁，「波」地一聲，那事物被他捏穿，「轟」地一聲，火石硝烟，吉先生慘嘶而倒。

他抓的正是「虎婆」的人頭。

「蘭陵王」的刀光，耀眼生花，顏色奪目的戲服爍爍閃亮，六人之中，他的武功比吉先生還强十倍。「他」初只求斫中頭顱，引起爆炸，與李沉舟同歸於盡，但李沉舟一上來就把他迫回台上，使他遠離了炸藥。「他」只好再求其次，想要傷敵，但一上來，變了七八種武功，連李沉舟的衣袂都沒法沾到，最後想求得脫，但李沉舟身形東倏西忽，「蘭陵王」金刀霍霍，闖了十次，被化解了十次。

「蘭陵王」長嘆一聲，迴刀自刎，李沉舟輕哼一聲，身影一閃，一出指，「嗤」地破空射出，點中他腕後三寸處的「會宗穴」，「蘭陵王」金刀嗆然落地。

「蘭陵王」大喝一聲，舞服上的金飾一齊急响，他人如大鳥隼起，平飛掠出，掠到了一柱擎天的旗桿上，輕輕一點，宛似在天空一折，又掠了出去。

這輕功簡直令人瞠目：但他掠出去的身子，却幾乎與李沉舟撞在一起！

天空那末闊，他竟撞上李沉舟。

「蘭陵王」一咬牙，身未回，身形却「哧」地倒飛而出，宛若流星，斜掛縱落，在鷄蛋花樹椏上一點，又疾地冲天而起，這次去勢比剛才更遒勁急，他的舞服在驕陽下映耀，猶如孔雀開屏，破空而去。

可是天空那麼大，李沉舟仍是在他的路上等着他。

就在這時，「蘭陵王」的身子遽然急旋起來。這急旋之際，他繭綢長袍，竟然冒出一股白茫茫的濃烟來。

所有的人都怕那烟有毒，捂住了鼻子，「蘭陵王」越旋越急，白烟也愈來愈濃，並發出「拍拍」火花，在濃烟之中，一條淡淡的人影破空斜裏射出。

他那令人神馳目眩的衣服，已置於地上，他的人著了一套窄身短打，急掠而出——就像壁虎逃避敵人留下了斷尾，來吸引住敵人的注意——他的身法快如鬼魅。

李沉舟躍開，靜靜地說：「慕容若容，敗了便敗了，你不該逃走的。」

這時，「蘭陵王」的身子已躍上了圍牆，陡地一頓，在牆頭柳梢旁稍稍遲疑一下，終於躍落，李沉舟輕輕嘆了一口氣。

忽地一人自圍牆外昇起，倒落回牆瓦上，怔在當堂，背向衆人，只聽圍牆外有人說：「是的，你不該逃走。」

那去而復返的是「蘭陵王」，他仰天倒下，跌落到牆內來，咽喉如噴泉一般湧冒着鮮血，喉嚨格格有聲，在臉具後睜大了眼睛，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一落下，恰好來了一陣風吹，那柳絲在圍牆外點頭也似的，這時圍牆上便飄來了一個人，青衫文士巾，在用一條潔白的手帕，抹揩自己的手，臉上帶了個淡淡的微笑。

李沉舟沒有再說什麼，他只是蹲下來，俯視湯老太爺的傷勢。湯老太爺的傷當然是沒救了。他一面咳，一面咯血，一面掙扎起來，要握李沉舟的手，李沉舟伸手讓他握住了，湯老太爺發出安慰的微笑，李沉舟用另一隻手掌拍拍他的手背，露出瞭解的眼光。

湯老太爺大口大口地喘息一會，道：「好………帮主……你座下『刀……王……』……他的刀法又進步了……」

殺他的人便是「刀王」。「刀王」兆秋息靜靜地在一旁看着，沒有作響，湯老太爺嘴角不斷溢出血來，已神危力竭，支撑不住，猶自問道：「你……殺我的是……什麼刀……？」

兆秋息殺人，每殺一人，即換一刀，天下聞名，只聽他道：「是『清臣守節刀』。」湯老太爺聽得一震，閉闔雙目，竟淌下兩行清淚來。

原來唐開元天寶年間，安祿山反於范陽，揮兵南下，西進潼關，顏臯卿與弟眞卿兩兄弟起兵勤王，擧事響應，以號召勤王有功，加御史大夫，未幾河北凡十七郡，重歸唐室，後常山城破被俘，安祿山擒之，因曾對他禮遇有加，痛斥之：「何負汝而反邪？」臯卿正氣凜然的罵道：「我爲國討賊，恨不能斬汝！」安祿山怒極，便將顏臯卿和幼子顏誕，侄子顏詡，一同支解處死。

顏眞卿便是臯卿之弟，寫得一手好字，又是一門忠烈，官拜至太子太師，玄宗曾嘆其廿四郡縣無一忠臣，得眞卿奏章，大喜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李希烈兵變，宰相盧杞因畏憚眞卿剛正清廉，欲借刀除之，乃建議眞卿去汝州安撫，李希烈掘坑於廷，脅以爲相，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臯卿乎？乃吾兄也，吾年近八十，位至太師，知守節而死，豈受誘脅？」卒被害，顏眞卿字清臣，這「清臣守節刀」是德宗追念他的忠節而鑄的。

湯老太爺知自己乃喪生於這柄刀下，潸然淚下，湯老頭子悲聲泣道：「爹爹，帮主待我們闔家恩厚，你何苦如此做？」

湯金太爺勉力噏動嘴唇，苦笑道：「孩兒，我這般做，確是喪盡天良，全無心肝……但慕容家……慕容世家對我們先人，有過活命之德，再造之恩……有恩，豈不報……」湯老頭哭道：「可是帮主對我們家也有恩呀……」湯老太爺溘然道：「……那是後……後來的事……」說到這裏，目光渙散，眼見不活了。

李沉舟按去他的手，一字一句地道：「你放心去罷。今日的事，不關你後人的事。」湯老太爺聽了這一句話後，才算放了心，便嚥了氣，湯老頭搶天呼地，嚎啕

大哭，李沉舟拍了拍他肩膀，站了起來，這時烟霧已散盡，場中的人，早已在這頃刻間不慌不亂地離開了場地，戲台下只剩下了幾個人：李沉舟、兆秋息、鞠秀山，和痛哭中的湯老頭，以及湯老太爺、吉先生、「蘭陵王」的屍體。戲台上空盪盪。

李沉舟殺李沉舟

李沉舟問：「他眞的是慕容若容？」

青衫人點點頭，走過去把「蘭陵王」的面具解下，現出一張極端清秀的臉孔。

李沉舟端詳了一陣，道：「相貌是跟傳說相像。但像，並非就確實是他。」說罷看着青衫人，似要等他回答。

「是他。」青衫人道：「慕容世家有三絕，『銀針金綫拂穴手，其人其道還其身』。」他說着慢慢張開手掌，食、中、無名尾指，各夾住一枚五寸一分見長的細針，在陽光映照下亮晃晃一陣光芒。

李沉舟點點頭道：「是『慕容銀針』。」青衫人淡淡一笑道：「我差點也接不了。」李沉舟一笑道：「連江南柳五也差些兒沒接住的，當然就是『慕容神針』了。」青衫人道：「既是『慕容神針』，那這人若不是慕容世情，就是慕容若容或慕容小意了。」青衫人柳五笑了一笑，又道：「慕容小意是女的，慕容世情……他若來了，死的恐怕是我。」

李沉舟頷首道：「那他確是慕容若容了。」微喟一下又道：「可惜。慕容若容驚才羨艷，威震天南，今番却來喪死于此。」李沉舟看着地上的屍首又說了一句：「可惜。」

鞠秀山忽道：「幫主，他們在幫中隱伏了那末多年，爲的就是這末一擊？」

李沉舟道：「昔懷一飯之恩，不惜吞炭紋身，毀容燔髮，只待一擊，要成大事，犧牲是免不了的，只惜他們這志在必得的一擊，委實討不了好，全軍盡墨，亦未免令人惋惜便了。」

柳五柳隨風忽問道：「老大是怎樣看出他們要出手的？」李沉舟一哂道：「其實也沒什麼，慕容若容演的『蘭陵王』，技藝很高，而且一身武功，無論怎樣假裝都假裝不來的，秀山這時拿那裝炸藥的人頭給我，我問起知道這炸藥須力擊才致爆炸，那這些伏兵顯然都是爲了殺我……」

李沉舟笑了一笑，又道：「他們不該找輕身功夫那末好的人來飾演動作如許頻繁的脚色，只不知道，安排演戲的人，向來細心，今日竟教人混了進來也不知！」

原來「權力帮」中，每一組人事都分得極其周密，接待有接待的，稽查有稽查的，甚至跟踪有跟踪的，殺人有殺人的。諸如厨子，不但手藝高明，而且善於分辨毒藥，所以若有人在菜中下毒，根本就不可能，至於今日居然教人冒充了「蘭陵王」的戲子上來，眞是不可能的事。

這時一人奔了過來，雙手向李沉舟遞上一面帖束，李沉舟隨手拆開，道：「原先的『蘭陵王』角阿忽雷，三天前遭人勒斃……這下可好，沒得查了。」原來「蘭陵王」一發動，局面一受制，帮裏即有人緊急勘查「蘭陵王」者的底細，却發現原先的角阿忽雷，早已被殺多日。

柳隨風倏然道：「上個月前老大要『屠龍屠虎』打聽的事，不知消息如何？」

李沉舟道：「『屠龍屠虎』，已經死了。」

柳隨風訝然道：「已經死了？」「屠龍屠虎」爲當日「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千手人魔」屠滾之子，兩人武功兇狠霸道，猶在乃父之上，而今竟都死了，連柳隨風都微微有些震訝。

李沉舟道：「不但他倆死了，連我們派去川中唐門臥底的『不回刀』杜林，在慕容家做細作的『鐵脚老李』，都先後遭了殃。」柳隨風聽着聽着，詫異之色却是愈濃。

原來這些日子以來，「權力帮」給蕭秋水等一股抗力，摧毀過半，剩下的又與「朱大天王」相抗衡，聲威大減，實力漸弱，江湖上道消魔長，你爭我奪，總是輪個沒完。

「權力帮」目下仍是「天下第一大帮」，除「朱大天王」一股勢力及蕭秋水外，確也無其他勢力可與之相頡頏的。

「蜀中唐門」隱伏于川中，近數十年來，只有弟子出來行走於江湖，必人才超卓，幹出一番轟動的大事來。「即墨」墨家，自成組織，紀律甚嚴，我行我素，也無野心，蕭秋水一脈，原予「權力帮」最鉅打擊，但蕭秋水與李沉舟在峨嵋金頂一見如故，並且砥志抗金，所以反而抵消了彼此的戰禍。

蕭秋水跟他的兄弟正矢志抗金，轉戰於疆場之上，李沉舟亦有派人參戰，也從此得調養之機。「朱大天王」一股怎能容讓「權力帮」恢復，所以攻勢更是緊急。

這年間「朱大天王」的「七大長老」和「權力帮」的「四大護法」，全皆在燕狂徒或峨嵋山之役中戰死，朱大天王的「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只剩下了斷門、閃電、騰雷三劍叟以及雍希羽一「柔水神君」，至於「權力帮」，傷亡更重，「八大天王」中，僅賸下了「水王」和「刀王」，「十九人魔」中，只剩下了「無名神魔」、「神拳天魔」、「一洞神魔」、「血影魔僧」、「快刀天魔」五人，「雙翅、一殺、三鳳凰」中只有「藍鳳凰」高似蘭與「紅鳳凰」宋明珠還活着。

饒是如此，「權力帮」還有李沉舟，趙師容和柳隨風三大巨頭，雖是帮威衰靡，版圖日蹙，但聲威武功，不但別帮他派無可强項，就連「朱大天王」，相映下也黯然失色。

而「不回刀」杜林是仍存的「快刀天魔」杜絕的兒子，刀法端的非同小可，早在唐門臥底，却無聲無息教人看穿了，殺了尚不知曉，「鐵脚老李」係已故的「飛腿天魔」顧環青的師弟，武功直追顧環青，却也教人看破了，弑於慕容世家之中，柳隨風微顯憂色，又問：「盛文隆呢？」

盛文隆外號「拳打脚踢」，是老拳師「神拳天魔」盛江北的嫡親兒子，在朱大天王麾下化名「宗以權」，潛伏已久，近日一直未有消息，李沉舟搖搖頭道：「還是沒有訊息。」

柳隨風不禁問：「老大，您看，要不要將師容姊召回？」

李沉舟道：「師容隨蕭秋水抗金，這裏縱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分了她的心。」

柳隨風垂首道：「是。」

李沉舟道：「你心中想到了什麼事，無妨直言。」

柳隨風稍稍沉吟一下，即道：「以近日情勢而言，朱大天王、慕容世家都有野心，唐、墨二家，也有異動，恐怕日內就要出事，此刻帮中人少，再分出去抗敵，恐爲不智……」

李沉舟考慮了一下，忽然豁然一笑道：「老五，咱們昔日也曾只有七個人……後來更只剩下了兩個人。也沒怕過，今日怎麼啦？」

柳隨風也隨着微笑，但仍有微微怔忡之色，李沉舟看在眼裏，道：「你莫要過份操心，朱大天王從前扳不倒我，現在也扳我不倒，唐門實力隱伏，倒是危險。墨家子弟，踔躪取死，但有唐門牽制，諒無大碍。」

柳隨風道：「但蕭秋水一役，殺我帮中人實衆，若不趁此滅之，任由其坐大，恐有將來之患。」

李沉舟沉思了一下，說：「蕭秋水赤手空拳，全憑信義二字打天下，他的際遇是好，但我不能殺他。他確確實實在抗金，國仇當前，一切私怨都應當放下，我們不但不應在此際分他的心，更該助他一臂之力才是。何況蕭秋水眞箇是全力以赴，復國殺賊，並非乘機擴張實力，我們在此時夾擊他，必貽笑天下，萬萬不可。」李沉舟笑了一笑，眼神裏又有一層似有似無的倦色：「如果是我看走了眼，就算他日蕭秋水更恁威風，我也認了。」

柳隨風蹙眉不語，李沉舟善於鑑貌察色，當即道：「怎麼，你還有說話麼？」

柳隨風答：「是。」

李沉舟道：「無妨直言。」

柳隨風遲疑了一下，李沉舟知其必有極難啓口之事。叫道：「老五。」

柳隨風微微一顫，應道：「在。」

李沉舟更看出他是滿懷心事，於是道：「老五，你跟我闖蕩江湖數十年，連師容未來前你就到了，有什麼話兒不可說的，除非你不把我當哥哥了。」

柳隨風囁嚅道：「老大如此說，折煞小弟，只是……只是這事……這事跟師容姊有關……」

李沉舟臉色一沉道：「是她的也可以直說！再婆婆媽媽的，囉嗦什麼？」

柳隨風一顫，終於道：「……我聽外人傳聞……師容姊近年來跟蕭少將軍東征西伐……宛若情侶……只怕他們……他們已……」

這幾句話下來，連兆秋息和鞠秀山都變了臉色。只見李沉舟默不着聲了好一會，臉色愈來愈沉，忽「哈哈」一聲，大笑起來。

笑了一陣，見柳隨風臉色有些惴惴，便收了聲，說：「老五，江湖上的人長了嘴巴，什麼不可說的？你也是大風大浪過來的人，怎麼這點都勘不破。」

柳隨風忍了忍，還是禁不住要說：「可是這回事盛傳得很厲害，恐怕不是空穴來風……」他說着，知道李沉舟不會相信，不禁有些激動，一條青筋，横在他額空上閃了閃。

「老大，還是查查的好，免得受了欺還不知道。」

李沉舟忽然一閃身，到了柳隨風身前，一揚手，衆人都吃了一驚，李沉舟的出手何等之快，手已搭到了柳隨風的肩膊，柳隨風却連眼睛都未多霎一下，李沉舟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兆秋息和鞠秀山這才算鬆了一口氣，李沉舟道：「你提醒得好，不過第一，蕭秋水不是這樣的人；第二，師容我信得過；第三……就算他們在出生入死的征戰中作出苟合的事，也是相濡以沫，只要心沒有變，作出這些事，我不介意。」

然後他以手按着柳隨風的肩膊，一雙眼睛如一柄凝煉淬礪的劍，看着他，問：「你懂了沒？」

柳隨風以上齒咬咬下唇，隔了半晌，道：「懂。」李沉舟放下了手，舒了一口氣，道：「你們都出去罷。」兆秋息、鞠秀山、柳隨風、以及湯老頭子，霎時間清理了地上的屍首，退了出去。

李帮主說「都出去」時，便沒有人能留在他身邊，任誰都不能够。

× × ×

李沉舟待他們都離去了之後，他仍站在原來的地方。這地方原是他閃身過來去拍柳隨風肩膀的所在。現在柳隨風已不在，適才在他身形一幌之際，柳隨風若果閃躲，他說不定會眞的出了手。可是柳隨風却連眼睛都沒有多霎一下。

所以他也沒有出手。

從來沒有人能在他面前講趙師容的壞話。從來沒有。他與趙師容自相識起迄今，武林中無不目爲「只羨鴛鴦不羨仙」，趙師容不但在武功、智謀、組織、辦事都有過人之能，而且從來知道自己的份位，不以自己才華有所逾越，只一心造成李沉舟的霸業；跟趙師容在一起，更不會跟弟兄疏遠，或躭迷於美色，或消磨了壯志。趙師容，不但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妹子，更是他的好助手。

趙師容從未出過錯，所以沒有人能說她的壞話。

李沉舟隔了良久，緩步踱了起來。他離開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時，青石板上，兩道深深的履印，嵌了進去。

剛才的話，已激起他心中萬丈波濤；但他不動聲色，硬生生壓了下去，那眞氣到了脚下，竟將石板踩得深深鐫進去一般。

——師容，究竟是不是？

他腦海裏浮現了蕭秋水劍氣縱橫，有王者風貌的樣子……又想起了那巧笑倩兮的趙師容……他竭力甩了甩頭，心裏一個聲音在喊着：不會的，不會的……

——要眞的是，師容……妳無需瞞我啊。

這院子深遠，李沉舟踱過那戲台側畔，回首望去，只見一列列、一排排的坐椅空空，人都去了，只留下一地紙屑、瓜子殼等物。他看了心裏嗒然若失，繼續往院子裏走過去。

他愈走進去，花樹花葉愈蔭濃。他一路上蕭索地走。走到一叢叢一簇簇的黃花爬滿了的地方，稍稍停下來，想到往日趙師容曾在這裏，與他相嬉。這地方沒他允許，誰也不能進來，誰都進不了來。他就跟她鬧着，在樹濃蔭處，兩情綣繾。後來

趙師容翻過身來，以手支頤，髮上都是草葉，痴然出神。

那時暮陽金忽亮的一顆，墜懸在海空那邊，照得她側臉金紅了輪廓，李沉舟看得心裏喜歡，忍不住說：「妳好美。」趙師容只是痴痴的凝視那遠處，李沉舟也隨而注目過去，趙師容在晚霞裏伸出了手，說：「你看，花好漂亮。」

李沉舟只見那牽牛花的色澤在夕陽裏滲得更藍得殷紅一抹，却見趙師容側臉挽高髻的臉蛋兒，竟比花還柔勻，心中憐惜無限，便親了一親。趙師容淡淡一笑，兩人就要相暱，忽見花架上有一雙黃雀，你躍過來，我躍過去，振翅比翼翔了回去，又追逐回來，落在花間上，吱吱唧唧，煞是親密的樣子。

趙師容嫵媚一笑道：「你是牠，我是牠，牠們是我們兩個。」李沉舟笑道：「我們兩個髒鬼……」說着又呵支她，摟着她在草地上打滾。

這時忽飛來了一隻長紅色長嘴藍頂的美麗小鳥，飛了過來，那母的小黃雀就飛開了，跟那紅嘴鳥在一起，開始上下飛翔，吱啾莫已，到了後來，甚是親密，那雄的黃雀企在一旁，甚是沮喪的樣子。趙師容見了，撇着嘴道：「我才不是她哩。」

說時那雄鳥黃雀忽然掠起，直往地上重重一摔，撞在石上，迸出了腦漿，竟自死了。李沉舟、趙師容都吃了一驚，未料到那雄雀竟如此烈性，都來不及阻止。那雌雀竟自與紅嘴鳥飛了。

李沉舟心中恚然大怒，心忖：這小鳥兒天性此等薄情，不如殺了！當下扣了一粒石子，道：「待我將牠殺了。」趙師容側首問他：「殺了誰？母雀還是紅嘴鳥？」李沉舟見趙師容在夕陽中臉紅得像秋天最美麗的顏色，又柔和無比，竟自痴了，怔了一下，才道：「兩隻都殺。」可是說得來時，兩隻鳥兒都飛走了，只剩下黃色雄雀的屍體。

李沉舟這時想起來，心中一陣悃然。

這時他已走到林子裏一棵紫檀樹下，重重地踏了三腳，只聽軋軋之聲，不遠處一株極大的銀葉板根，其根部慢慢裂了一個大洞，裏面有一個身段窈窕的紅衫人，一聳肩就躍了上來。

這人艷若桃李，杏腮含春，正是「紅衣」宋明珠。宋明珠自從在丹霞山一役，巧戰「別人流淚他傷心」邵流淚，重創了他後，自己也被打下深崖，與蕭秋水有過一段夙緣。

她依然是紅衣勁裝，黑腰帶黑靴鞋，眼睛像明珠一般的亮。

宋明珠躍上來，襝衽拜道：「宋明珠拜見帮主……」

李沉舟第一句就問：「小藍回來了沒有？」

宋明珠一楞，即道：「沒有。」忽又想起道：「但據『長天五劍』白瞿塘捎來的訊息，高姊姊只怕立即就到。」

李沉舟「嗯」了一聲，又問：「妳識得蕭秋水，他爲人怎樣？」

宋明珠又是一呆，沒料到李沉舟會這樣問。李沉舟見她有些狐疑，即道：「妳曾被朱大天王的長老邵流淚擊落山崖，被逼服『陰極先丹』，蕭秋水也被迫食『陽極先丹』，但兩人都守禮始終，我都知道了。我問的是，蕭秋水的人，節制力、尅抑之能如何？」

宋明珠一陣詫異，這事只是她和蕭秋水的事，李沉舟如何得悉。她當下不敢再猶疑，說：「丹霞山之事，到最後仍不致壞了名節，當然是事有湊巧，掉落在『草虫』上，但由始至終，把持得住的，不是我，而是他。」宋明珠明艷如火，但說到此處，在李沉舟澄澈的目光下，仍不免有些赧然。

李沉舟問道：「那妳心裏恨不恨蕭秋水？」

宋明珠用上齒咬了咬下唇，道：「恨。」遂而又搖了搖頭，道：「不恨。」

李沉舟問：「爲什麼恨？爲什麼不恨？」「三鳳凰」原是歸總管柳隨風所隸屬，李沉舟很少對她們溫言談笑，柳五則不然，柳五一生不對女子疾言厲色，如果他不喜歡那女子，他寧可殺了她，也不斥罵她。

宋明珠抬了抬眸，長睫毛顫了顫：她不明白今日李帮主怎麼會忽然問起她這些事情來，但是覺得眼前的人，如家長一般親切，使她禁不住將一切都傾吐。

「我也不知道。只覺得他在那時，不該太拘泥古板，心裏又很感謝他的拘禮。」宋明珠坦然說，「我自小闖蕩江湖，也歷過些辛酸，武林人不是對我畏之如蛇蝎，便圖非份之念……像蕭秋水這樣的人，確實很少，他……好像不是人。」

李沉舟揚眉微笑道：「哦？」

宋明珠忙道：「好像不似一個眞的人，我總是以爲活生生的人，是有七情之慾的。」

李沉舟道：「也許他是因爲唐方！」

宋明珠咬咬唇又說：「要是爲了唐方，那更不應如此。在那種時候，又有什麼好怪罪的？蕭秋水和唐方是名滿江湖的愛侶，但咫尺天涯，始終未能在一起，這我也知道……唐方姑娘我沒見過，但江湖俠侶，心胸絕不致如此狹仄，而我自己也不會自作多情到以爲能取而代之，這般無恥的事，我斷也不作的……只不過，唉，蕭秋水眞不是人！」

李沉舟微笑問道：「或者是怕妳不願意？」

宋明珠抬頭看向李沉舟，掛了一個甜甜的笑意：「我會不願意嗎？」

李沉舟避開了她的目光，道：「抑或是怕柳五知道？」

宋明珠笑得咭咭連聲，花枝亂顫，道：「帮主，他連您的虎威都敢攖，還畏懼什麼來着？」

李沉舟點了點頭，問道：「那妳呢？妳怕不怕？」

宋明珠一愕，問：「怕什麼？」

李沉舟道：「怕柳五知道。」

宋明珠低頭，低聲說道：「他不知道的。」

李沉舟笑道：「你以爲他會不知道？」宋明珠錯愕抬頭，只見李沉舟笑道：「連我都知道的事，他很少還不知道的。」

宋明珠倏地變了臉色，李沉舟緊接着一句：「柳五的人，妳是知道的了。」

宋明珠緊抿着唇，點了點頭，好久以

前，還有兩隻「鳳凰」。「白鳳凰」冷迷菊便因不聽他的話，忽給柳五下令抓起來剝光了衣服，當衆批判後活活淹死。「火鳳凰」水柔青因戀上武當派卓非凡，兩人打得火熱，不聽柳五勸告，柳隨風便一把火，燒毀了水柔青的容顏，水柔青憤而自殺。

宋明珠每當想起這些事兒，冷迷菊被淹死時的一頭濕髮，慘白的雙頰……水柔青被燒灼的臉疤，瘋狂的哭聲……便暗自惶慄。

李沉舟微笑再加了一句：「柳五不殺妳，便很可能因爲在丹霞山那兒，妳並沒有做出什麼對不起他的事兒。」宋明珠聽得不住頷首，李沉舟又道：「可是柳五的脾氣，妳是知道的，他隨時改換一切態度……今天他不生氣的事，明兒他再想想，或許就會佛然大怒了。」

宋明珠又惴惴不安起來，李沉舟又說：「可是如果我去說情，或許他會碍在我臉上，不會怎樣……」說到這裏，便止住不說了。

宋明珠顫聲問道：「您……您……你要我怎樣？」

李沉舟正色道：「我不要妳怎樣。首先，妳是柳五的人，我問的話，妳都可以不必答。但是妳現在有求於我，我可以向柳五說，不過，妳先要回答我一個問題，做一件事。」

宋明珠考慮了一陣子，毅然道：「帮主，本來您有事相問，我知無不言。」

李沉舟笑了一笑道：「可惜我問的就是柳五的事。假使……」李沉舟頓了一頓，一字一句地道：「假使柳五要妳殺了我，妳殺不殺？」

宋明珠的臉色一時回不過來。

這問題包含了三項：第一，柳隨風有沒有叫宋明珠殺他？第二，柳五有沒有生過殺李沉舟之念？第三，要是有，宋明珠殺不殺？

宋明珠神色變幻了一會兒，李沉舟一直在看着她，在仔細看着她。宋明珠吸了一口氣，道：「五總管有提起過。」

李沉舟一展眉，道：「提起過殺我的事？」

宋明珠默默點了點頭，臉色也恢復了紅潤，道：「是。五總管說，如果有一天，他要我殺您，從那時起，我便可以殺了他了。」

李沉舟皺眉道：「爲什麼？」

宋明珠盈盈望着他道：「他說，因爲他那時候已不是人了。」

李沉舟沉默半晌，輕輕嘆了口氣，他的嘆息如落葉一樣飄忽。「妳有沒有聽過『老伯』的故事？」

宋明珠搖搖頭，李沉舟道：「那是一個才子寫的故事：『老伯』是帮會領袖，他跟『萬鵬帮』爭霸，起先佔了上風，後來兒子、得力助手，都死於狙殺，他假裝被打得無法還手，其實暗中培養最後全力一擊，要攻陷『萬鵬堡』。帮中可信賴的人，只死剩律香川一人。他就在沒有出擊前將帮中一切交給他，却不料交給了他之後，立即就遭到了律香川的暗算。原來最可怕的敵人不是對手，而是朋友。」李沉舟說到這裏，雙眼又有一種空漠的神態，平視宋明珠道：「我今日，可算也接近這種田地；所以我不能再疏忽，縱是最好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些。」

宋明珠睫毛顫動，忽然問了一句：「帮主覺得五總管有嫌疑？」

李沉舟不答反問：「柳五知不知道我常找妳們來聊天的事？」

宋明珠垂首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李沉舟笑了，悠然望天：「他該知道的。」

宋明珠想了一會，問：「那您……您要我做的是什麼事？」

李沉舟輕聲道：「殺了我。」

宋明珠一驚，悚然道：「什麼？」

李沉舟淡淡一笑道：「對。就是殺了我。」

（未完）

新篇預告

逍遙君（彈劍江湖故事集）

滄海客・著

烟籠寒水月籠沙的秦淮，騷人墨客寫不盡旖旎風月，商女曾高歌後庭花之地，也有如那王謝堂前之燕，飛入了平常百姓家，成了市井消閑遊樂之地，白日無烟月，惟見濁水一彎，不聞後庭之曲，斷續寒砧迢遞中，這日中午，來了一個無雙俠女，在這風月之地，却展開了一個奇情驚險的故事。

下期預告

失踪者（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馬雲・著

失了踪的人是否爲了避開感情或金錢的困擾？不！他們只是被外星球生物擄去，當這班人重返地球之後，將會有些什麼事發生？請閱下期大小說，自有分曉！

實用柔道學

二 撲跌之術

混沌書生・文

一、怎樣跌倒在地上？

學習柔道最初的一步就是學怎樣跌在地上。除非你學會了，否則你無法進行空投的練習，因爲這意味着學生之間互相投摔，如果你不懂得怎樣毫無損傷地跌在地上，你怎經得起人家的一抛？

所以，在每次練習之前都應該花十分鐘來作撲跌之練習。自己掌握好時間，把第一式撲跌術都加以練習，務求在進展到更深一步之前，把基本工夫做好。如果因爲不熟而跌倒不正確，那麽不但是撞得混身疼個不堪，而且會使人失去信心，而信心一失，還有什麽進步可談呢？你可能連自己也不覺得你是已經對自己喪失了信心，但是教練旁觀者清，他往往可以察覺得到的。這是爲什麽要有一位教練在一邊的原因之一。

雖然撲跌這一基本課是如此重要，但每次十分鐘的練習已經是足夠的了。熱心練習雖是值得稱許，可是如果你每次都花很長的時間在這一課上，則你在上了每一課後都會弄得頭也碰痛了，身也跌酸了。

在跌下時，身體一定要蜷曲着，同時放鬆着。兩手比身體着地之前先碰到地面，以吸收一部份反撞力。有經驗的柔道者會在跌倒時連雙足也用作緩衝器，但是初學者還是集中精神在雙手上好些，因爲在應用脚時，會令到身體難以放鬆的。它還有一種傾向，就是容易使身體伸直了，招引來撞傷脊骨的危險。

身體在下跌時向上蜷曲着，目的在使脊骨、頭部、臀部、膝部和其他易受傷的部份離開地面，以免撞傷。至於在跌到地面上那一瞬間所產生的衝撞力，則藉着身體的一下滾動而消弭了。

二、向後跌倒

在初學階段，你是不會應用到它的，因爲它是用來對付高級的柔道投摔的招數的，而作爲初學者，你自然不會學到這些高級動作。而且它對初學者是不合適的，因爲如果做得不當，它是十分危險的。

但是儘管如此，它仍是初學者最先要學習的跌的一個式，其原因就是它包含了所有跌的要點，也是一個很好的柔道的練習。

第一階段：

以足尖着地，身體蹲着：頭部往下收，望着你的腰帶，兩手輕輕地抱着兩膝，如圖卅四。現在把身體後仰地滾後，讓它自行因耗盡衝力而停止了不動，如圖卅五。

你能滾多少遠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如果可能的話，你甚至可以作一個完整的後翻滾，雖然這可能性並不大。重復地去做，直至你可以一根肌肉也不用緊拉着，如果在滾動的時候，你覺得你的運動給頭或是肩部所阻滯了，這是因爲你的身體蜷曲得不夠之故。假使有這樣的情形發生，我可以告訴你，你的頭不久便會很痛的了。

圖卅六表示出不放鬆的姿勢，以致後腦碰了在地上。輕綫所劃的頭部則表示其正確位置。

第二階段：

仰在地上，把身體曲起，兩手伸出，與身體成四十五度角，手掌向下，如圖卅七。這是你在向後跌時的着地姿勢。

雙手舉起，如圖卅八，保持其放鬆，將它們拍在地上，同時別怕痛，應大力地拍下。這個動作之功效視你的下拍力之大小而異。只要你的雙手是放鬆着，而且你有一張適當的柔道墊子，則你是不會受到損害的。

你有時看見一些高級的柔道者在作這個後跌式時，你會以爲他的雙手在擊地時是僵硬和緊張的。不要給其外表所騙了；在裏面，它們是完全鬆弛的。即使是最柔軟的東西在某些情況下，也會顯得是強硬如鐵的，你不妨拿一截膠喉來實驗一下。在拿在手







圖三十四　圖三十五

圖三十六




圖三十七　圖三十八

中時，它會軟得變成一個U字形，如圖卅九。可是當你像揮動着鞭子那樣撻前時，它會伸得筆直，像一根棒子，在擊在地面那一刹那間，你會得到它是相當硬的錯覺，如圖四十。

同理，在柔道的各跌式中，你的雙手正如一截膠管一樣，看來似堅硬，其實則是柔軟的。

第三階段：

在你練習第二階段已經相當純熟之後，你便得接觸到對時間掌握的問題了。此時你不必單是曲着身體，躺在地上，以手拍地；你要做的是練習連貫的動作：自蹲着的姿勢至後滾，在身體觸地前那一瞬間以雙手拍地。就是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你的拍地動作起了緩衝器的作用。

像圖四十一那樣地蹲着，雙手伸前。把身體往後滾，雙手——自肩部至手指尖——在身體未跌倒地面之前那短暫的時間內平打在地上。如果你在開始後滾之時，一同開始拍地的動作，這會幫助你計算準確的時間。

第四階段：

這是最後的一個階段。所剩下來你要做的就是逐漸把你下跌的高度增加，自躺在地上至完全站了起來，另一方面則改進你的後跌的技術。

在開始時，把身體蹲得高些，然後往後跌。慢慢地你自蹲改爲站着，或者是近於站着的姿勢，如圖四十二。在落地前雙手拍地。

不要太心急地希望能早日達到這一個相當高級的階段。自練習中，你會取得信心，不過不要練習過久，十分鐘便足夠了。如果你覺得自己進步慢，不要灰心；你可能要花上數個月時間，還是未能把站着後跌學得好呢！

圖三十九　圖四十

圖四十二　圖四十一

三、向側邊跌倒

這是柔道中最普通的一個跌式；而事實上除了撐腿後空投法之前滾式外，它是初學者唯一會應用到的跌式了。

第一階段：

仰躺在地上，頭和腿向上曲起，下巴緊緊地往下按；現在向右滾．同時伸直着右臂，平打在地上，如圖四十三。手與身體所成的角度不宜超過四十五度，因爲肩部關節的結構的關係，太大的角度會阻礙了動作的自由，而動作一受阻碍，肌肉便產生緊張了。除非右手是完全鬆弛着，否則肘部和肩部一定會給地面碰得痛得很。在整個練習中，左手始終很自然地橫放在身前。

在作了數次向右面倒的練習後，你應該作向左側跌的練習，同樣地把左手擊在地面。你一定要左右方側跌一樣地純熟，雖然在搏鬥之時，你向左側跌的機會要多很多。這是由於多數人慣用右手，因而有一個把對方摔向左方的傾向。

第二階段：

當你相當熟習了左右側跌之後，你可以作一個把兩個側跌合爲一的很好的練習。首先以右手擊地，如圖四十四。然後藉着地面的反作用力，把身滾向左邊，舉左手拍地，如圖四十五及四十六。再轉向右手，如此重復地兩邊滾動，直至你倦了爲止。此一練習不只是使你的身體變得柔軟十分有效，同時更重要的是從向兩邊滾動中，你體會到正確的跌的姿態是怎樣的。在與對方相搏之時，你那隻空着出來的手如果不是給對方抓住，便是它抓着了對方的腰帶或是長袍，如圖五十三。

第三階段：

現在是練習逐漸把側跌的高度增加。先自圖四十七之中蹲式滾向右方，在身體接觸到地面前的一刹那間，猛地以右臂拍地，以減輕身體的衝力。重複向左的動作。

在這個時候，你可能發覺在以手拍地之時，你的頭部會向後猛烈地撞一下，這是由於你的下巴沒有往下按，緊貼着胸口之故。

圖四十三





圖四十四　圖四十五　圖四十六

圖四十七

慢慢地把跌的高度提高，在你站得高些時，如果你在跌前把跌向那一方的脚提離地面，並橫越過另一脚，如此地推動你的跌的動作，則你會覺得這一跌會來得自然得多。圖四十八表示向右側跌的開始，身體向右傾，右脚離地，橫過左脚，身體準備下跌，當右脚越擺向左時，你的平衡開始失去了，身體便向右跌，如圖四十九。在你跌下之時，把右手提起，預備拍地，重復這個動作，以至你可以站着向左和右側跌。

第四階段：

你站在他的前方，把你的右側對着他。右手抓着他的腰帶，而他則平平穩穩站着，用手抓着你右手肘部衣袖。你的右足放在前面，約與對方的右足相平，如圖五十。

現在以左臂猛力提高左腿，讓這一提的動力使你的右足也帶離地面，和左足作同一向上的弧形運動，如圖五十一。你以左手拍地，另一手抓着了對方的腰帶，同時他的左手也抓着你右手的衣袖，這幾方面合起來以減低你的身體的衝擊力。

這個練習可以使你得到一個真切的感覺，親身感受到給空投出去的滋味是怎樣的，而不須真個被人投出去。在經過一番練習之後，你便能夠信心十足地如此地跌上很多次了。

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在和同學一起練習側跌時，你的踢腿動作的方向是向前和向上的；但是當你在獨個兒練習時，則其方向是橫向的。其中原因是在前一情形中，你的右手握着對方的腰帶，因而在你的身體凌空之後，它所落下來的位置是正確的跌式。可是在後一情形中，你在跌下時身體一定要微側，以免背部着地。



圖五十　圖五十一　圖四十八　圖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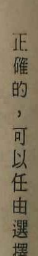
下面是一個把側跌法教給初學者的最好方法之一。學生以右手抓着教練的長袍左邊開胸處。教練的右手繞過他的右腿關節，抓着他的腰；他的左手則抓着學生的袍的背後，如圖五十四。

教練然後把學生擲向上，使他凌空而下，如圖五十五，在他跌在地面上時，始終提着他，如圖五十六。



圖五十四





四、前撲

此一式在相搏中很少給應用到，不過每一個學生都應對它熟悉。它是用來應付被對方把你面向前地前拋，如果不懂如何在落地時消去來勢，則此一拋對你是十分危險的。

前撲式是被公認為柔道中最難學的一個跌式，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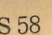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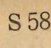
圖五十二　圖五十三

圖五十五　圖五十六



圖五十七





初學者如果感到學它是十分困難，他最好便暫時擱開它不學，到日子久些，他對柔道的經驗多了些之時，再回頭來學也不遲，而且這樣會更易上手。

此前撲式的目的就是使得你在向前仆倒之時，你的頭，膝和身體不受到傷害。它與別的跌式不同之處，就是只以足趾和兩前臂來消弭身體向下的衝勢。

第一階段：

跪下，坐在足跟上，抬起雙手，如圖五十七。然後上身向前傾倒。以掌和前臂擊在地上，如圖五十八。

這樣做是相當簡單的，不應遇到什麼困難。接着下來你把身體前傾的高度提高。在開始時，你仍是跪着，不過不再是坐在足跟上，而是把上身挺直，如此地傾前落地。這也是易得很，困難之處是在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你現在要把身體直立着，向前傾跌。直站着，慢慢向前傾倒，如圖五十九。注意身體所形成的微弓形，以及身體在落地時的重量由足趾和前臂及手掌所承受，如圖六十。

這個練習的最終目標就是要使得你可以走着向前凌空飛起，然後落在地上。這是需要很多時間和練習的。



圖五十九



圖六十　圖五十八

五、前滾

此一跌式是在給對方撐腿後空投之後應用的，初學者不宜莽然便學它。在練習的初期，動作一定要慢和小心，因為如果動作錯了，會把你的身體撞痛了。

這個動作的要點是在前滾之時，頭部儘量往下捺，壓向胸部，同時身體要放鬆。

第一階段：

把身體擺成如圖六十一的姿勢。注意兩手的手指要互相對着。手掌是完全按在地面上的，但是有些教練則認為只是手掌尾指的那一邊才可以貼在地上。這兩個平常的位置都是正確的，可以任由選擇。

自圖六十一的姿勢，把右足往後踢起，同時以右臂及右肩向前滾，如圖六十二及六十三。只要你的頭藏得好，則在前滾時，你不必擔心它會給碰痛了。

注意在前滾時，身體一定如果不是滾在右邊便是在左邊，永遠不能是脊骨正中地落地。要麼便是對角線地以右肩落地，否則便是左肩落，除非是這樣，否則你無法以手拍地，而且正中地滾過去將會使你的背部正正落地，對身體會有害。

在練習的初期，你可以把精神集中在前滾這一動作上。到時日一久，你已經掌握了它之後，你便把以手拍地的動作也加了進來。也是和別的跌式一樣，手在身體觸地之前拍地，如圖六十四。不過支持着身體的手臂（在圖六十一至六十四中，它是右臂，先接觸地面，吸收去一部份衝力，然後在背部觸地前，以左手拍地。

當你完全熟習了這個動作之後，你便繼續去改進它。你記着支持着身體的手一定要伸直——但不是僵硬的。如果它是曲了，你的頭或是頸便會碰在地上了。

這可以說是一個高級的階段。如果你在開始動作之時，你的雙臂用力，使身體有一向前和向上的去勢，則這前滾跌式便會容易些了。

圖六十一　圖六十二

圖六十三　圖六十四

第二階段：

此時你不再是靜止地開始這一式了。在初時，向前踏出一步，身體向前俯下，以左手或是右手撐着身體，滾向左或是右方。在練習一番之後，你便可以跑着來開始這跌式了。在相搏中，支撐着身體的那隻手不起任何作用。因為對方的力量使你向前滾，你的身體在手拍地之前是完全凌空的。

在第一階段中（圖六十一），左手本來可以不必按在地上的。可是很多學生覺得在練習的初期把兩手一同按在地上是對他們有所幫助的。

隱形魔手續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毒龍妖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易敏和杭雲岫經護龍嶺登上西天目山，希望找到龍門的所在，正待繼續尋找時，假花子胡不用正好趕到，並由他指引來到一個十分隱秘的山谷，即是龍門谷，易敏在谷門前把一面石鼓一掌擊破，但見石粉激飛，威猛之極，頓時，谷中走出不少武士，為首一人是副巡山鍾愼我，怒不可遏的要與易敏動手，杭雲岫却挺身而出，替易敏出戰，雙方才過招，忽見一位少年飛奔而至，說門主要見易敏，雙方打鬥立停，易敏等人隨少年進谷參見龍門門主焦鼎，焦鼎夫婦十分客氣的宴請易敏等人，飲宴間，焦鼎絕口不提易敏闖谷之事……

是命亦是緣　生死永追隨

最後易敏忍不住了，輕輕咳了一聲道：「門主！晚輩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焦鼎道：「不要緊，你儘管說。」

易敏道：「門主功參造化，藝壓羣倫，開山立派是理所當然的，但不知門主為甚麼要將天下武林分成品級？」

焦鼎道：「易少俠！有兩句話『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你說這是甚麼意思？」

易敏道：「它當然是說讀書人的辛苦，以及成名後的快樂了。」

焦鼎道：「不錯，文士十年寒窗的辛勤，還可以得到一舉成名的報償，咱們武人呢？朝廷重文輕武，很難有一次武科，老夫這樣做是想使才智之士不致埋沒，也為咱們武人吐一口不平之氣而已。」

易敏道：「門主立意至善，只是對人性方面有些不妥。」

焦鼎道：「哦——」

易敏道：「嫉妬，是人性的弱點之一，文人相輕只不過口誅筆伐，武人嫉妬，就會挺身而起，拔劍相鬥，江湖上就變作殺戮迭起，永無寧日了。」

焦鼎愕然道：「少俠說的對，老夫的確沒有想到這些。」

易敏道：「所以晚輩斗胆，想請門主毀去品級碑，不再接受品級挑戰。」

焦鼎道：「好，少俠的建議，老夫完全接受，只是龍門品題巳全部流入江湖，縱使毀去品級碑，不見得就能扼止江湖上的殺戮。」

易敏道：「這個……」

焦鼎面色一整道：「老夫想到了一個笨法子……」

易敏道：「門主請說。」

焦鼎道：「咱們派人行走江湖，遇到因爭而相搏殺者立予告誡，這個法子雖然笨了一點，但江湖傳言不脛而走，經過幾次告誡之後，必然會收到駭阻的效果。」

易敏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焦鼎道：「易少俠！老夫對你有一點請求。」

易敏道：「門主言重了，有事儘管吩咐。」

焦鼎道：「平息江湖上的紛爭殺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如非武功機智均臻上乘之人，决難担任，因此老夫想借重少俠——」

易敏道：「晚輩見識淺薄，不敢當前輩的謬讚。」

焦鼎微微一笑道：「少俠此次前來龍門，難道是為了品級而來？」

易敏道：「當然不是。」

焦鼎道：「這就對了，平息江湖紛爭，是少俠此行的初衷，少俠既敢前來龍門，難道會不敢去解決紛爭？」

胡不用道：「易少俠武功蓋代，一時無兩，門主既然借重少俠，你就不必客套了。」

易敏道：「別這麼說，胡前輩，在下這點莊稼把式實在算不得甚麼。」

門主夫人史小雅親自替易敏斟了一杯酒道：「少俠，你當眞不肯幫助咱們？」

易敏道：「夫人不要誤會，只要對江湖有益，晚輩願意盡一點棉薄之力。」

史小雅道：「少俠是答允了？」

易敏道：「這個……咳，但不知門主要晚輩做些甚麼？」

焦鼎道：「沒有任何限制，只要是對江湖有益之事，少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做便是。」

易敏道：「好，晚輩答允。」

焦鼎舉起酒杯道：「多謝你，少俠，咱們乾。」

待易敏喝過這杯酒後，焦鼎忽然面色一整道：「老夫還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少俠能夠諒解。」

易敏道：「門主別客氣，請吩咐。」

焦鼎道：「規定品級，老夫是始作俑者，如若不能以龍門的名義去平息江湖紛爭，老夫會終身無法安心的，再說少俠是岫侄女的丈夫，於公於私都應該助龍門一臂之力，因此，老夫意欲禮聘少俠担任本門副門主，希望少俠不要推辭。」

易敏雙手連搖道：「門主太抬高晚輩了，這項殊榮請恕晚輩不能接受。」

史小雅道：「門主，易少俠謙恭為懷，他不會接受副門主職位的，咱們的總護法不是還虛懸着麼？就讓易少俠委屈一點吧。」

焦鼎道：「這實在有點委屈少俠，你如果再作推辭就是瞧不起老夫了。」

龍門門主名動四海，為了籠絡易敏，竟不惜抽絲剝繭，層層進迫。

易敏年歲太輕，無論他怎樣老成，仍然只是一個大孩子，他逃不過這個天羅地網，只得接受了龍門總護法的職位。

在龍門，除了門主夫婦及副門主，就以總護法的權位最高，龍門還沒有副門主，他自然是第三號人物了。

當天焦鼎就叫師爺文昌明通告全體門下，並大張筵席，做為慶祝。

× × ×

易敏原來不善飲酒，今天他却喝得很多。

酒醉之後會意識模糊，甚至不知他做了些甚麼。

易敏就是這樣，當他酒醒之後，他竟然目瞪口呆，一個勁兒的發楞。

揉碎了幾許桃花，但見嬌紅點點，這是床褥上的景象。

他身旁還有一個人兒，袒裼裸裎，無牽無掛，她那白中帶紅，潔如美玉的肌膚，使燈光都為之黯然失色。

她却埋首枕上，羞不可仰，雙肩還在輕輕的抽動，好像在那兒哀哀而泣。

易敏究竟做了些甚麼？

他有過經驗，當然知道他做了一些甚麼。

「小妹！我……該死，但……我不是有意的……」

他身旁的人兒是杭雲岫，一個深深愛着他的姑娘。

他在道歉，在自責，以酒後侵犯了她而感到不安。

但，杭雲岫却猛一抬頭，粉頸上掛着兩行淚水，神色上却有一份驚怒。

「甚麼？大哥，你說你不是有意的，那你就可以不負責任了！」

「不，小妹，妳千萬不要誤會，易敏頂天立地，豈會辜負一個女子？我只恨酒後亂性，竟然不知道一點憐惜。」

「啊，大哥……」

杭雲岫的驚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紅雲滿頰，嬌羞無限，最後終於一頭扎進他的懷裏。

「大哥，我……不怪你……」

「小妹，唉……」

「怎麼，大哥，你後悔了？」

「別瞎猜，我只是，只是……」

「我知道，大哥，如果你找到盞齊齊，我叫她一聲姐姐就是，這有什麼好唉聲嘆氣的。」

「小妹，妳眞好。」

「大哥，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顧慮的。」

「我有三個月沒有見到我爹了……」

「妳是想念他老人家？那很簡單，咱們明天就去妳家。」

「不，你新任龍門總護法，怎能甩手一走。」

「那……妳是要獨自回去？」

「不，有門主夫人陪我去，她跟我爹交情頗深，去見爹是她提出來的。」

「那好，有門主夫人同行，我也不必担心了，妳們甚麼時候走？」

「她原是要明天走的，我想延後一些日子。」

「為甚麼要延後？」

「咱們……才新婚嘛，難道你……捨得？」

「說的是——」

× × ×

十天過去了，這十天易敏可是一個忙人，日間他在瞭解龍門谷的一般事務，以及接見一般門下，晚間更不必說，眞箇是夜夜春宵，說不盡的閨房樂趣。

在第十一天的凌晨，杭雲岫跟着門主夫人史小雅走了，她們是去探親，預定一個月返回龍門。

送走了新婚不久的妻子，易敏好像若

有所失，這種感覺以前是沒有的。

原來杭雲岫像一隻依人的小鳥，溫柔，體貼，幾乎無微不至。

一個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如果突然失去幸福，他必然不會好過，杭雲岫雖然只是短暫離開，易敏仍然有着强烈的感受。

排遣這種寂寞的最好方法，是將心力投入工作之中，可是總護法是閒職，雖是名高位顯，他却無事可做。

在杭雲岫離開後的第五天，門主焦鼎忽然派人將他找去。

「總護法，你看看這個。」

焦鼎交給他一封書信，他抽出一瞧，原來是終南掌門伍秉權，華山掌門邵中昭，定五月十五日在華山蓮花峯金天廟了斷過節，及解決排名之爭，恭請龍門門主前往仲裁。

易敏將書信交還焦鼎道：「門主要不要去？」

焦鼎道：「他們既是誠心相請，咱們不能叫他們失望，不過老夫有事分身不開，你就代替老夫走一趟吧。」

易敏道：「門主，屬下去恰當麼？」

焦鼎面色一整道：「不要瞧不起你自己，龍門總護法的身份，比一派掌門還要高上幾分，你明早就出發，順道到燕窩宮走一趟，宮主楊霖兒的生日是四月二十日，代我去應付一下。」

易敏道：「門主指教的是，但不知燕窩宮座落在那裏？」

焦鼎道：「燕窩宮在湖北荊山西北欹馬河附近，是去華山的順道，你帶着劍僮就更容易找了，他去過。」

易敏道：「是。」

焦鼎道：「送楊宮主的禮物，我會叫劍僮帶着的，你去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動身，不必向我辭行。」

易敏道：「是，屬下告退。」

× × ×

依山面水，四週圍繞着千竿翠竹，每當清風徐拂之際，但見竹影婆娑，其聲細細，宛如天籟之音一般，置身其中，令人塵囂頓消，有着如處桃源的感覺。

不錯，這兒的確如同桃源勝景，但比桃源還要令人迷戀。

翠竹之中一幢十分美麗的紅樓，建築算不得怎樣雄偉，但却別具匠心，使人覺得它像一朵花，一株嫩蕊，誰也不忍心對它摧殘或攀折。

像這麼一個極富情調的所在，它的主人如果是些不懂風趣的俗人，豈不是大煞風景。

它的主人的確不是俗人，俗人怎能培養成這等高超的情趣？

這就是名噪江湖的燕窩宮，宮主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嬌娃楊霖兒。

據說這位宮主原是富室千金，燕窩宮是她祖傳的產業。

她是一個獨生女，由於眼界過高，因而年近三十，還是小姑獨處。

好在她習得一身十分高明的武功，當父母先後去世之後，她就發下一個宏願。

收養天下的孤兒，但以女性為限。

她的生日是四月二十日，每年從四月十五至二十五日止，燕窩宮會舉行一個盛大的百花會。

百花會除了賞花，還有一個為天下武林同道所嚮往的節目，「配對」。

燕窩宮的姑娘都會武功，而且個個身手不凡，楊霖兒不願意她們孤衾獨枕，浪費青春，才為她們舉行「配對」。

凡是屆滿及笄之年的姑娘，都可以參加配對，對象限定為武林同道，惟一的條件是武功要勝過出場配對的姑娘。

× × ×

今天是四月十九，燕窩宮熱鬧非凡，除了到處張燈結彩，而且管絃之聲不絕。

一般患有七年之癢，或寡人之疾的武林同道，幾乎將燕窩宮擠得水洩不通。

晌午時分，宮前接待處來了一對主僕，主人是一位長像敦厚，個性洒脫的少年，他正是新任龍門總護法的易敏。

他不再穿着土布衣褲，換了一身天藍色的長衫，人要衣裝，他當然不再是土包子了。

他看到有人在接待處登記，他不明究裏，自然要詢問一下。

「姑娘，在下來自龍門，求見貴宮宮主。」

「啊，公子辛苦了，請先登記一下，小女子馬上派人替公子安排。」

「多謝姑娘。」

在接待處做事的都是女人，年齡多半在二十至三十之間，她們全是一身翠綠，衣襟上插着一枝絨製的大紅花。

易敏將馬匹交給劍僮，再按登記簿上的規定，寫下了姓名，年齡，門派及出身，然後連同拜帖壽禮一併交給這位姑娘。

辦好登記手續，他被一位名叫菱花的姑娘帶到一幢精舍，此處設備富麗堂皇，是專供貴賓使用的。

這幢精舍是由菱花荷花兩位姑娘負責，她們以誠懇親切的態度侍候客人，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午餐之後，易敏對菱花道：「姑娘，在下什麼時候可以拜見宮主。」

菱花道：「總護法是貴賓，宮主理應親身接見，不過在總護法之前登記的貴賓太多，宮主一時接應不暇，不情之處，還望總護法多多鑒諒。」

易敏道：「沒有關係，在下等幾天不要緊。」

菱花道：「咱們這兒熱鬧得很，總護法何不到外面去瞧瞧。」

燕窩宮美麗的像畫，像詩，易敏自然想出去瞧瞧，於是點點頭道：「在下正想開開眼界，只是怕誤走禁區，引起貴宮的不快。」

菱花道：「總護法只要不進後宮，其他各處都可以隨意走動，後宮立有告示牌，一看就可明白。」

易敏道：「多謝指教。」

他隨即帶着劍僮走出精舍，信步所之，來到一片廣大的花園。

這是一個賞心悅目的所在，無論是姚紅魏紫，亭台水榭，都令人有一種美好的感覺。

但令人不解的是，像這等美好的所在，竟然沒有人觀賞，這片廣大的園林，除了他們主僕，再也找不到一絲人跡。

劍僮却噘着嘴道：「總護法，這兒冷冷清清的，沒有什麼好玩嘛，咱們何不也

去湊湊熱鬧？」

劍僮沒有說錯，燕窩宮裏的確有十分熱鬧的所在，因為他們剛剛踏進花園，就已聽到一股鬧哄哄的聲浪。

年輕人是喜歡湊熱鬧的，劍僮是如此，易敏何嘗不是這樣？於是他們循着那股聲浪，離開了這座美麗的花園。

× × ×

在燕窩宮的左側是一個演武廳，廳的一端搭着一座高台，台上正有一男一女在那兒過招，雖然不是拚命，却也鬥得十分激烈。

其實最熱鬧還是台下，但見萬頭攢動，羣情激烈，叫好及呼喝之聲不斷，顯得喧囂之極。

劍僮瞧到這等場面，大為高興，催着易敏道：「總護法，咱們擠到台前去。」

易敏道：「好的。」

他們好不容易擠到台前，在一個視綫頗佳的位置停了下來。

此時台上的過招已經結束，是男的勝了，那位落敗的姑娘向勝利者嫣然一笑，雙雙併肩走下台去。

台下的觀衆忽然發出一片掌聲，似乎在向勝利者道賀。

約莫盞茶時分，一名全身嬌紅勁裝，年約二十上下的女郎登上了高台，台下觀衆的喧囂之聲立時為之一靜。

這位姑娘身材修長，眉目如畫，當得是千中選一的美人兒。

只是她目如利刃，面罩嚴霜，她那具美妙的軀體，似乎在散發着凌厲的冷氣，人們只要瞧她一眼，必然不敢喘出一口大氣。

她在台上一站，目光流轉，向台下冷冷的一瞥，嘴角牽起，硬生生的擠出一點笑意，道：「小女子梅花，那一位願意賜教。」

她這一問，台下立即響起一片議論之聲。

「怎樣，老范，要不要上去試試？」

「要去你去，我……咳，沒興趣。」

「怎麼，你嫌他不够美。」

「美有甚麼用，這種母老虎我可不敢招惹。」

姓范不敢招惹，却有人不在乎這些，只聽到嗖的一聲輕響，一名身材高大的壯漢已經躍了上去。

壯漢雙拳一抱道：「在下河間方杰，想向姑娘討教幾招。」

梅花姑娘冷冷道：「方大俠不必客氣，請。」

姓方的是形意門的高手，一身外家功夫十分扎實，出拳吐掌，虎虎生氣，打得威猛之極。

但梅花姑娘身法輕靈巧快，但見虹影飄飄，如同一隻穿花的彩蝶，方杰連發二十幾招，連她的衣角都無法沾到。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按目前的情況推斷，方杰就算再發一百招，可能還是白費。

姓方的也是當代武林的知名之士，在衆目睽睽之下，連一個姑娘都敵不過，這個人他實在丢不起，於是口中一聲暴叱，他的拳勢忽然大變。

這是拚命的打法，姓方的似乎豁出去了。

拳風帶着雷鳴，勢如巨斧開山一般，只要中上一下，是銅筋鐵骨也承受不起。

梅花姑娘的神色還是同樣的冷峻，只是那雙銳利的目光射出了一縷殺機。

「滾……」

這是一聲清脆的嬌叱，方杰龐大的軀體在嬌叱中飛了起來，他無法控制去勢，終於轟的一聲摔出丈外。

觀衆在一呆之後，發出一聲鬨堂的喝彩，這位梅花姑娘果然是一隻母老虎，等閒之人實在不敢招惹。

接着連續三人上台挑戰，但每一個都落得灰頭土臉。

梅花姑娘的武功的確高明，台下的這般赳赳武夫，幾乎全都面目失色。

「媽的，這女人太氣人了，如果在當年，我非要教訓她一下不可。」

「算了吧，老兄，當年，嘿嘿，你還不是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又是適才議論的兩個，他們雖然不敢上台，却恨不得給梅花一點教訓。

劍僮忽然噘着嘴道：「總護法，這女人使咱們男人丢盡了臉，咱們不能讓她這麼囂張。」

易敏微微一笑道：「那你就上去教訓她一下吧。」

劍僮道：「小的要是能够打敗她，早就上去替咱們男人揚眉吐氣了，總護法，依小的看，只有你才能打敗這個女人，上去吧，總護法，劍僮求你。」

易敏原是一個不愛出風頭的敦厚少年，此時一時性起，竟答允了劍僮的要求。

足尖輕輕一點，身形拔空而起，距台面還有五尺，憑空一步跨了過去。

「啊……」

台上的梅花姑娘面色一變，台下的觀衆發出一片驚呼。

這是「凌空漫步」，如非內力輕功均達絕頂，斷然不會達到這等成就。

雙拳一抱，易敏向梅花一禮道：「在下易敏見獵心喜，希望姑娘不吝賜教。」

梅花姑娘面色冷峻，原是一座無情的冰山，現在冰山溶解了，她竟然綻開了一片笑意。

笑，並不稀罕，人人都會。

梅花自然也會，只是她的笑却稀罕已極。

現在她居然笑了。稀罕的笑是彌足珍惜的，也使人覺得它份外迷人。可惜易敏似乎不解風情，他並未感到這是一種難得的榮幸。因為他知道梅花功力驚人，面對強敵，他不敢掉以輕心。

再說他是為了替男子漢爭回顏面才上台的，心中只有一個必勝的念頭，因而絲毫不為外物所動。

他的神情似乎觸怒了梅花，笑意收斂了，美麗的嬌靨回復到一片冷肅。

「得罪了。」

三個冰冷的音符，帶來絲絲勁風，她第一次搶先出手，五隻嫩葱般的手指，閃電抓向易敏的肩頭。

這是一招「五鬼抓魂」，但她五指都能帶起勁風，武林中能够將「五鬼抓魂」練到這般境界的並不多見。

好在易敏已經暗凝磨盤神功，全身上

下都已佈滿罡氣，縱然讓她來抓，她也無法抓到易敏的肩頭。

梅花姑娘不是常人，五指勁風受阻，她已有了警覺，纖掌倏的一收，飄身忽退五步。

現在梅花姑娘的神情更加凝重了，她向易敏狠狠的瞪了一眼，脚下一個盤旋，身體忽然凌空飄了起來。

她身在空際，忽然腿臂齊縮，然後驟然一伸，挾着令人窒息的勁風，以泰山壓頂之勢，作雷霆萬鈞的當頭一擊。

這一招「鬼王蓋印」，是武林第一煞星「風雷鬼王」的獨門絕學。

三十年前，風雷鬼王橫行江湖，造成一股巨大的風暴，武林知名之士，喪身在他這招「鬼王蓋印」之下的怕不有百名之多。

雖然這名煞星已經消聲匿跡，三十年未履江湖，但對這招「鬼王蓋印」，人們仍然談虎色變。

想不到這位嬌滴滴的梅花姑娘，竟然習得如此霸道的武功。

想不到這麼一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竟會是一個絕代魔頭的傳人。

這是人人都想不到的意外，台下千萬觀衆不禁爲之目瞪口呆，有些胆小的甚至心驚胆戰，或是悄悄轉身向場外開溜。

人人都可以開溜，只有易敏不能，因爲不想溜，也沒有將「鬼王蓋印」放在眼裏。

雙掌向上一翻，劃了一個圓圈，忽然掌力一吐即收，再彈身下了高台。

「走吧，劍僮，咱們回去。」

他帶着劍僮走了，台下的觀衆仍像木雕泥塑一般，呆呆的向台上瞧着。

「鬼王蓋印」，是一代魔頭的絕世武學。

在江湖上，在武林中，「鬼王蓋印」具有無可比擬的震撼之力。

但三十年後重現江湖的「鬼王蓋印」，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可怕，它沒有傷到易敏，梅花姑娘反而由空中摔了下來。

顯然，這位風雷鬼王的傳人是受了傷，雖然她沒有扒在台上，但落地一個踉蹌，身形搖搖欲仆，如非由兩名少女扶到台下，她可能會當場出醜。

其實這樣也夠了，人人都可以瞧出，她是落得一個敗字。

敗，沒有甚麼，比她先出場的姑娘不是也敗了麼?不過這是配對比賽，男女雙方應該履行比賽的規定。

這不能怪梅花姑娘，是易敏先走了。

×　×　×

夜色闌珊了，易敏正待就寢。

「稟總議法，五姥姥求見。」

前來傳報的菱花，瞧她凝重的神色，好像五姥姥不是常人。

易敏向她打量一眼，問道：「五姥姥是誰?」

菱花回答道：「五姥姥是小宮主的奶娘。」

易敏道：「小宮主又是誰?」

菱花道：「你是怎麼啦?總護法，日間將小宮主打傷，現在還躺在床上，居然還說不認識小宮主，你這人，咳。」

易敏一怔道：「姑娘是說梅花就是小宮主?」

菱花撇撇嘴說道：「除了她還有誰?哼，想不到你那麼無情，竟然將她擊成重傷。」

易敏攤攤手道：「這麼說，姑娘是誤會在下了……」

菱花搖搖手道：「好啦，五姥姥還在外面相候，你見是不見?」

易敏道：「當然要見，快請。」

五姥姥進來了。

五姥姥並不老，只是一個四旬上下的中年婦人。

易敏雙拳一抱道：「五姥姥請坐。」

五姥姥坐下了，她的目光却始終沒有離開易敏。

她的面色是肅穆的，不過那並不是發怒，只是微微有一點生氣而已。

「總護法……」

「姥姥有什麼指教。」

「你爲什麼要下毒手，打傷咱們的小宮主?」

「姥姥這麼說是冤枉人了，小宮主以鬼王蓋印凌空下擊，如果在下不運功自保，豈不要浪擲這條生命?」

「誰說不要你運功自保了?但你却打傷了她。」

「她是傷在自己的反震之力，姥姥是武林高人，應該懂得其中的道理。」

「這個……好吧，咱們不談這些，但你爲甚麼撒手一走?」

「這是在下的錯，因爲在下沒有想到小宮主會身負重傷。」

「哦，她沒有受傷，你就應該一走了之?」

「咳，姥姥，比武過招，勝敗是十分平常的事，小宮主何必要如此認眞?」

「老身不是這個意思。」

「那，——姥姥之意是——」

「你知道他們爲甚麼比武?」

「不知道，在下以爲是一種助興的節目。」

「哼，龍門總護法名滿江湖，想不到你的見聞竟然如此簡陋!」

「龍門總護法名滿江湖，想不到你的見聞竟然如此簡配!」

「在下原是一個鄉下人，實在慚愧得很。」

「那老身就告訴你吧，他們是在作配對比賽。」

「甚麼叫做配對?」

「本宮有不少待嫁女兒，武林中有不少孤身男子，任何人只要勝過比賽的姑娘，那位姑娘就是勝利者的妻子了，所以老身要恭喜總護法鰲頭獨佔，竟然獲得一個武功品貌超凡絕俗的妻子。」

易敏大吃一驚，他決未想到一時高興上台比武，會惹來這麼一樁麻煩，因而連忙搖手道：「這個不行，在下是有妻子的人。」

五姥姥面色一變道：「甚麼，你已經有了妻子，那你爲甚麼要上台去比武?莫非你要毀掉小宮主的名節?甚至想毀掉燕窩宮?」

易敏道：「姥姥言重了，在下與貴宮素昧平生，毫無恩怨可言，怎麼會有那等想法。」

五姥姥道：「但事實上你如若不娶小宮主爲妻，她就沒有顏面再活下去，本宮也就被你毀了。」

易敏吶吶道：「姥姥，這……該怎麼辦?」

五姥姥道：「本宮每年舉行一次配對比武，天下武林人人皆知，你當衆打敗了小宮主，今後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你是小宮主的丈夫了，除了娶她，老身想不出還有甚麼辦法。」

易敏道：「可是——」

五姥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說，你的妻子是誰?」

易敏道：「在下原先的妻子名叫蓋齊齊，後來她被人騙去了。」

五姥姥問道：「以後你又娶了一個妻子?」

易敏道：「是的，她叫杭雲岫。」

五姥姥道：「杭雲岫?你們可曾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易敏道：「沒有，不過她已經去稟報她爹去了。」

五姥姥道：「要是她爹不答允呢?」

易敏道：「咱們十分相愛，我想她爹會答允的。」

五姥姥道：「不，杭雲岫的爹老身認識，此人眼高於頂，他絕不會將他的獨生女兒嫁給你的，而且你們的結合於法於理全都不合，我看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易敏長長一嘆道：「姥姥說的不無道理，但在下却不能辜負杭雲岫。」

五姥姥道：「那你就可以辜負蓋齊齊了?」

易敏道：「不，在下與杭雲岫已有成約，在下雖是娶了她，仍要尋找蓋齊齊，如果蓋齊齊沒有另嫁他人，她情願以大婦之位相讓。」

五姥姥搖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杭家富甲中原，他們家的女兒怎會跟人家作小?」

易敏面色一整道：「姥姥的推測也許不錯，不過在下却不能不守這項原則。」

五姥姥道：「你眞是死心眼，好吧，老身將你的原則稟報宮主，看她怎樣決定，你歇息吧，老身告辭。」

易敏道：「姥姥好走。」

五姥姥走了，易敏却輾轉反側，無法入夢。

他是一個鄉下的農家子弟，想不到萬里尋父，竟惹來如此多的情孽牽連。

而且有些事似來得十分突然，他雖覺得有些不妥，但又無法找出它的破綻。

思緒百轉，使他的意念陷於混亂，直到夜色深沉，他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此後三天是燕窩宮喜慶的高潮，但見人來人往，拜壽者川流不息。

而且每一張臉都在歡笑，喧囂之聲響遍每一個角落。

只有一個人例外，她是小宮主梅花。

莫非她的傷勢還沒有好轉，還是易敏沒有答允她的婚事?

少女的心，海底的針，小宮主的心事是令人難以捉摸的。

只有一點決不會錯，她整天愁鎖眉梢，的確是心事重重。

五姥姥是她的奶娘，對她最關心的也是這位老人家，她整天呆呆的對着鏡子發愁，五姥姥再也忍不住了。

「小宮主，妳的傷——」

「我的傷已好了，姥姥不必担心。」

「那……妳是在恨姓易的了，妳放心，姓易的如果不給咱們一個滿意的交代，他絕對不會活着走出宮去。」

「別這麼說，姥姥，我不怪他。」

「啊，小宮主，妳這是怎麼啦?」

「我很好，姥姥。」

「咳，小宮主，他已經有了妻子，居然敢跟妳作配對比試……」

「姥姥，他不是跟妳解釋過麼?」

「妳相信?」

「易敏是一個忠厚的人，他絕對不會說謊。」

「就算這樣吧，但這個人咱們丢不起的。」

「這是命，如果他知道咱們的規定，我就不會遇到他了。」

「啊，小宮主，妳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妳都要跟他?」

「是的，姥姥，這是配對比賽的規定，台下還有千萬個證人。」

「不，小宮主，妳娘不會答允的。」

「我娘怎麼說?」

「宮主沒有說甚麼，不過我看得出妳娘十分生氣。」

「姥姥，我求求妳……」

「我?唉，老身人微言輕，妳娘不一定聽我的，不過我可以試試。」

「多謝姥姥。」

小宮主梅花平時眼界極高，一般武林中的少年子弟，她從來不顧正眼一顧，參加配對只是好玩而已。

風雷鬼王武功蓋代，他的獨門絕藝「鬼王蓋印」更是打盡天下無敵手，梅花已經獲得該派武學的眞傳，放眼天下，能够接下她一招半式的並不多見。

現在易敏居然打敗了她，這實在是使她大感意外。

勝敗本是兵家常事，但易敏却打消了她的傲氣，也打開了她的心扉。

武林兒女原是豪放的，所以她才直言無隱的求助於她的奶娘。

只是如此一來，可就難倒五姥姥了。

梅花是她從小帶大的，她自然知道這位小宮主說一不二的性格，但她也明瞭宮主楊霖兒的個性，這件事不只是不可能成功，說不定還會惹來一頓排頭。

不管怎麼樣，她總得前去試試。

一晃三天，她沒有找到說話的機會，實在因爲楊霖兒太忙了。

直到第四天的傍晚，楊霖兒才獨自在房裏歇息。

「稟宮主……」

「甚麼事?」

「這個……」

「瞧妳，有話就直說啊，別吞吞吐吐的。」

「是……是關於小宮主參加配對比賽的事。」

「這件事妳跟我說過，既然姓易的事先不知道，咱們不怪他就是。」

「可是，小宮主她……」

「她怎麼樣?」

「她說易敏勝了她……」

「勝了她又怎樣？難道她不知道姓易的已有妻子？」

「小宮主知道，可是她說這是命！」

「甚麼？她願意嫁給姓易的做小？」

「這個……」

「哼，別說做小，就算姓易的沒有妻子也不行，妳叫她死了這條心吧。」

「宮主，這是爲了甚麼？」

「妳不必問爲了甚麼，照我的話告訴梅兒就是。」

「是，屬下告退。」

當晚，燕窩宮貼出了佈告，公佈了配對比賽好事成雙的姓名，內中也有小宮主及易敏，不過他們列爲不分勝負，是惟一不能成雙的一對。

此種結果，易敏是求之不得，燕窩宮他不必再待下去，次日天剛破曉，他就向楊霖兒告辭。

× × ×

太華五峯，亭亭玉立，其雄奇險峻，爲宇內各山之冠。

西峯又名蓮花峯，峯頂金天廟有一口天然古井，俗稱「玉女洗頭盆」，是華山的名勝之一。

名列當代武林門派之一的華山派，就設在蓮花峯的金天廟內。

× × ×

今天是五月十五日，時方晌午，艷陽在天，兩條人影正由北峯渡蒼龍嶺，直向蓮花峯撲來。

華山諸峯皆亭亭秀拔，而絕界處乃如斧劈刀削，雖是雄偉奇崛，但卻險峻無比，來人竟然輕登巧縱，履危崖如坦途，片刻之間，便已到達金天廟前。

他們脚下一停，走在前面的藍衫少年向四週流目一瞥道：「奇怪，怎麼一個人影也沒有，莫非咱們來得早了一點？」

他身後的白衣少年道：「時間已是晌午，咱們不能算早，總護法，也許他們在廟裏，咱們何不進去瞧瞧。」

這兩名少年原來是易敏及劍僮，他們是來替華山終南兩派作仲裁的。

但見天風怒吼，長松厲號，除了這些天籟之音，似乎這蓮花峯頭連一個活人也沒有。

也許劍僮說得對，華山終南派可能先禮後兵，正在廟裏作比鬪上的某些規定。

再說他們請了龍門門主，仲裁人還沒有到，他們也不能不稍作等待。

於是他咳了一聲，舉步就向廟門跨進去。

廟門是洞開着的，他剛剛一脚跨進，兩股凌厲的勁風忽然由左右襲來。

他絕未想到金天廟內竟暗藏殺手，如非他功力够高，這一聲不响的偸襲，他必然難逃毒手。

身形後仰，雙手倏吐，同時抓住兩條持着長刀的腕脈，輕輕一擰一抖，兩具龐大的軀體，一起向左右兩方摔去。

摔倒暗襲者他才運目瞧看，原來是兩名年約四旬的道長。

雙拳一抱，易敏帶着歉意的道：「兩位是華山門下吧？在下來自龍門……」

被他摔倒的道長此時已經爬了起來，其中一個身材較瘦的濃哼一聲，用一雙毒惡的目光向易敏瞧着。

「我知道你來自龍門，龍門門主爲武林主持公道，你却用心狠毒，兩手血腥，請問你，姓易的，是龍門門主叫你這麼作的，還是你自己惡性難改而擅作主張？」

「道長，這是怎麼說？」

「嘿……小賊，華山派縱然落得烟飛火滅，也不會叫你如願，你等着瞧吧。」

不必等着他已經瞧到了，敢情這金天廟裏竟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陷阱。

廟門悄悄的關閉，適才出手偸襲的兩名道長已經隱去形跡，他意識到一點，自己已經身陷險境。

他沒有猜錯，大量濃烟已由殿後湧了出來。

莫非華山派要放火燒他，連金天廟也不要了？

此種猜忖並非絕無可能，但以烟中帶毒的可能爲大，因此他迅速閉着呼吸，再尋找逃生之路，好在劍僮沒有跟進來，一個人的行動就方便得多了。

於是他暗凝磨盤神功，以全力向廟門一掌推去。

磨盤神功是千古絕响，華山門下雖然在門外堆了不少石塊，仍無法阻擋這驚神泣鬼的雷霆一擊。

一聲山搖地動的巨响，兩扇廟門飛了起來，門外堆集的石塊被擊得向前激飛，如同彈丸掠空一般。

守在門外的華山門下不防有此一着，一時逃避不及，竟有十多人被石塊擊中，但見死傷狼藉，到處都是殘肢斷股，景象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易敏逃出了可怕的陷阱，他原想只作解釋，不予追究的，因爲這分明是一場誤會。

及流目四週一瞥，他那敦厚的面頰上竟印上一抹殺機。

劍僮只是一個孩子，他却遭到慘死，已被華山門下所殺。

他要將此事弄個明白，華山門下也沒有放過他的打算，但見無數人影由山石草木之間向廟前逼近。

他身負兩家之長，習得一身絕頂武功，只要他想走，相信沒有人能够留他下來，於是他緩緩吸進一口長氣，再度提聚磨盤神功。

「啊……」

他暗中一聲驚呼，面色也爲之劇變。

敢情他已經中了毒，眞力竟然無法聚提。

這一下可就糟了，由當前的情況推斷，華山門下必然不會容許他作任何分辯，他不想糊裏糊塗的把生命擱在這裏，就得突出重圍再說。

眞力無法提聚，華山門下還是留他不下，因爲他還有救命的法寶「天羅珠」。

他必須及早找地方運功迫毒，因而不敢作半點遲疑，掏出一粒天羅珠，振腕就向來路擲去。

樹倒木折，塵土激飛，這一炸之威，幾乎像天崩地裂一般。

只要是血肉之軀，沒有人敢當他的鋒芒，華山門下潰退了，他終於安安穩穩的突圍而去。

從日影西斜，一直到晚霞含山，他總算逃下了華山，不過他的毒傷已經發作，他却找不到一個安全的療傷所在。

他不敢行走大路，只得落荒而逃，待他找到一個山洞，還沒有達到洞口，就已一頭栽倒下去。

× × ×

「怎麼辦？姥姥，過去五天，他還沒有甦醒過來。」

「不必着急，他的毒已經穩住，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只是今後……」

「妳又來了，姥姥，路是人走出來的，妳老是担心作甚麼？」

「不錯，路是人走出來的，要是無路可走呢？」

「不要杞人憂天，姥姥，只要他的毒傷能好了，放眼天下，沒有人能够奈何咱們。」

「是的，天羅絕藝冠蓋武林，加上妳這位鬼王的傳人從旁協助，能够奈何你們的的確不多，不過無論你們的武功如何高明，總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咳，姥姥，妳顧慮的太多了。」

「不是老身顧慮的太多，事實上你們已經變作衆矢之的，今後只要你們在江湖上出現，人人都會放你們不過。」

「當眞麼？姥姥，這是爲了甚麼？」

「我也不太明白，不過就易敏在龍門當總護法，以及到華山來做仲裁的兩件事來說，老身却敢斷言，必然都是焦鼎佈置的圈套。」

「焦鼎爲甚麼要這樣做？他跟易敏有仇麼？」

「妳知道易敏爲甚麼前往龍門？」

「他不是前去挑戰麼？」

「不是，他是想毀掉龍門。」

「啊，他是爲了甚麼？」

「龍門品題，在江湖上造成顯明的階級，因而紛爭迭起，殺戮不斷，一肩担日月却是始作俑者。」

「我明白了，焦鼎如果是要存心挑起江湖紛爭，他自然容不得易敏，我只是想不透，易敏在龍門之時，他爲甚麼不下毒手？」

「一肩担日月名滿江湖，對於可能影响聲譽的事，他自然要設法避免，現在他却師出有名了，大義滅親，清理門戶，都是很好的藉口。」

「那好，咱們就鬥鬥他。」

「妳娘呢？妳也跟她鬥？」

「這個……咳，姥姥，我娘又沒有對易敏怎樣，我怎麼會跟她鬥呢？」

「如果妳娘對付易敏，妳就要鬥鬥她了？」

「姥姥，這是沒有的事嘛，妳盡說這些做甚麼？」

「小宮主，不是老身危言聳聽，或是存心挑撥妳們母女間的感情，因爲妳娘必然會跟焦鼎聯手，以全力對付易敏，所以妳必須儘早有個絕斷。」

「姥姥這麼說，必然是有根據了，請問……」

「據老身多年的觀察，龍門燕窩的關係似乎十分密切，妳娘與焦鼎更是交非泛泛，老身懷疑焦鼎所佈置的陷阱，妳娘可能早已知道，只是他們沒有想到妳會參加配對比賽，更沒有料到妳會敗在易敏的手裏。」

「是的，姥姥，他們最料不到的是我會這麼死心眼非跟定了易敏不可。」

「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囉，哦，妳還沒有回答老身，如果妳娘當眞要對付易敏，妳怎麼辦？」

「易敏在配對賽中當衆贏了我，按本宮的規定，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我娘的女婿，虎毒不食子，難道我娘當眞會對付女兒女婿？」

「小宮主，妳想得太天眞了，妳娘早已宣佈你們不分勝負，否定了配對賽的結果，如今妳私自離宮，她不只是不會承認易敏是燕窩宮的女婿，還會加給他一個拐誘的罪名，如果妳要帮助易敏，只怕連妳也不會放過。」

「姥姥，我娘當眞會那麼狠心？」

「但願我是過慮。」

敢情救易敏的竟是燕窩宮的小宮主梅花，及她的奶娘五姥姥。

× × ×

梅花性格固執，說一不二，她認定了易敏是她的丈夫，無論生死禍福，她都應該找到他，跟着他，所以她才不辭而別。

她帶着五姥姥趕奔華山，只是來得晚了一點，沒有趕上易敏在金天廟驚心動魄的遭遇。

不過華山出了事，她瞧得出來，因爲金天廟前固然是血跡斑斑一片凌亂，華山門下還在大舉搜山，必然是在追殺敵人。

他們的敵人是誰？莫非就是易敏？

她機伶伶打了兩個寒噤，隨即作了一個決定。

「姥姥，跟着他們。」

「妳認爲他們在追易敏？」

「頗有可能。」

「好，咱們暗中跟着。」

這一跟果然被她們找到了易敏，此時他已經毒傷發作暈了過去，如果不是梅花找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不待華山門下接近易敏，梅花便已撲了上去，這位姑奶奶是招招殺手，絕不留半點情份。

五姥姥自然也不會閒着，十幾名華山門下，只不過片刻之間就已一個不剩。

梅花扶起易敏，輕輕呼叫道：「大哥……大哥……」

五姥姥道：「他是中了毒，快將本宮的祛毒靈丹餵他幾顆試試。」

梅花一連餵給易敏五粒靈丹，並以內力帮他祛毒，一晃個把時辰，他還是沒有甦醒過來。

梅花滿面憂惶，問道：「姥姥，這怎麼辦？」

五姥姥道：「藥不對症，咱們除了每天以內力帮他祛毒沒有別的法子。」

梅花道：「咱們上金天宮？」

五姥姥道：「華山人多勢衆，咱們只有兩個人，還要照顧易敏，這個辦法很難行得通。」

梅花哼聲道：「易敏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要殺盡華山門下替他報仇。」

五姥姥道：「易敏功力極高，要他死還沒有那麼容易，不過咱們先要找一個隱秘的地方住下來，才能安心替他療毒。」

——未完——

三期完俠情短篇

血洗沉香令（中）

馬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酒舖老板聶鬼裝死，出其不意的暗算仁義大俠于伯仁，奪了黑白兩道均想取得的武林至寶——沉香令。便即離開酒舖，藏匿在一間破廟裏，豈料被灰衣惡煞李老拐躡踪而至，驟然現身，强要聶鬼交出沉香令。聶鬼煞費心機才奪得沉香令，當然不肯將之平白奉送與人，但懾於李老拐的兇燄，又不敢與對方衝突。他於言語間探知李老拐是受僱於人前來搶奪的，於是他想以雙倍酬金付與對方，可是李老拐不予接受。聶鬼迫得狗急跳牆，驀施突擊，李老拐猝不及防，聶鬼乘對方閃避之際，即落荒而逃，李老拐定過神後，隨後追至……

惡煞誅獨鬼

誘敵

想不到這個酒舖老板，就是六年前在江湖武林中失了踪的獨行大盜聶鬼！

六年前，由於聶鬼攔途截刦天威鏢局替官家押運的六十萬兩官銀，不但將官銀刦奪去，連押運官銀的四十多個鏢師，趟子手，悉數殺個清光，這件事，哄動了整個武林，亦驚動了官府。

爲了尋回官銀，爲了替死去的鏢師，趟子手報仇，天威鏢局總鏢頭「一槍震九州」岑天威，邀集了一批白道豪雄四出追索聶鬼下落，揚言不殺聶鬼，不奪回鏢銀，除死方休，另一方面，官府亦散出海捕公父，派出幹捕，四處踾緝聶鬼，官府並懸出賞格：無論生擒或擊殺聶鬼者，可得賞銀五萬兩！五萬兩賞銀，令到江湖上黑白兩道爲賞銀的人，紛紛加入踾緝追殺聶鬼的行列，剎時間，令到聶鬼如喪家之犬，無處容身。

最後，失去的官銀被尋到了，但聶鬼

江湖起風波

却彷彿從世上消失了般，沒有人找到他的踪跡。

官銀找到，這是最主要的，至於對聶鬼的追索，由於久尋不獲，自然而然就放鬆下來，日子一久，也就不了了之。

失踪了六年之久，彷彿從世上消失了的聶鬼，原來就藏身在那小酒舖中，做了酒舖老板！怪不得當年官府，黑白兩道踾緝之下，找不到他。

× × ×

灰衣惡煞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身在空中，霎時撲近聶鬼背後，灰袖一抖，一蓬烏芒密如驟雨，罩射向聶鬼背後全身。

聶鬼昔年既敢隻身爲盜，身手自然了得，雖然在倉忙逃遁的情況下，仍然應變神速，背後微風襲到，已知有警，身形猛然墮沉，着地一個翻滾，但聽一陣密雨打地之聲，一蓬毒針已全數釘射在他身旁地上。

捏了把汗，身形一挺，彈躍起身，面前已赫然站着一人——灰衣惡煞。

灰衣惡煞冷冷望着聶鬼，冷聲道：「果然好身手！」

聶鬼見逃不了，早已橫下心，亦冷冷一笑：「總算沒有死在那蓬毒針之下，灰衣惡煞，不過如此。」

灰衣惡煞冷笑依舊：「聶鬼，今天你一定會變成一隻眞正的鬼！」

聶鬼目中兇光閃現，身形一動，旋風般捲襲向灰衣惡煞，刀芒如輪，砍向灰衣惡煞。

聶鬼使出了仗以成名的絕藝：「旋風十八轉」。

灰衣惡煞一見聶鬼刀光裹着身形，如龍捲風一般捲襲而至，一股强大至極的旋捲之力將他身形捲扯得幌動不已，整個人像要離地飛起，撲向那疾捲光芒，心頭一懍，猛吸一口清氣，氣沉丹田，穩住下盤，不使自已身形受到那股强大的旋捲之力的捲吸，而隨着旋轉，手一動，一把二尺長短，通體泛黑的尖錐，刺射向那團旋捲着的刀芒。

但，却也奇怪，任憑灰衣惡煞將全身眞力運集在尖銳錐上，就是刺突不進那團刀芒，每一錐，都被一股旋捲之力將尖錐扯帶得滑向一旁，那情形就像一個人想伸手抓住一個滑不溜手，飛速旋轉的圓珠一樣，總是抓不牢，只能沾着邊。

灰衣惡煞連刺三十九錐，三十九錐皆被捲扯向刀芒外面，不但如此，尖錐幾次差點被急旋的刀芒帶動，脫手飛去！

灰衣惡煞心頭暗懍，知道硬來不得，再這樣下去，不但殺不了聶鬼，遲早會被這股越來越强的旋捲之力將尖錐扯脫手，身形亦會被捲吸得旋動向那團刀芒，碎屍而死。

灰衣惡煞想到這一點，不再硬來，每一次都是覷準了機會才刺，一刺即收。

就這樣，兩個人僵持着，聶鬼不能將灰衣惡煞旋吸入刀芒中，而灰衣惡煞亦不能刺突入那團疾旋的刀芒中。

雖然如此，明顯的，灰衣惡煞已落在下風。

× × ×

灰衣惡煞勉力抵抗着那股越來越强大的捲吸之力，穩住身形，刺出的尖刺次數越來越少，每一錐刺出，似是勉力而爲，顯出就快支持不住的樣子。

聶鬼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灰衣煞惡雖然抵抗得了他的「旋風十八轉」，而不被他旋轉着所發出的强烈旋吸之力吸進刀芒中碎屍而死，但瞧見灰衣惡煞一副勉力抵抗的樣子，不覺心頭竊喜。

若他不急切於想殺死灰衣惡煞，這樣持續下去，灰衣惡煞一定會力歇而被那股捲吸之力扯進刀芒中，碎屍而死。可惜，他却心急於殺敵，一見對方那副不支的樣子，以爲猝不及防下，突出殺着，對方必死無疑，此念一起，聶鬼疾旋的身形帶動下所幻起的那團罩體刀芒，倏的一歛，化作一道晶芒，射刺向灰衣惡煞心胸！

聶鬼想一舉刺殺灰衣惡煞。

殊不知聶鬼有此心念，灰衣惡煞亦有此心念。

原來灰衣惡煞那種勉力不支的樣子，是做作出來的，目的是想誘使聶鬼躁進，他好乘機擊殺聶鬼。

果然，聶鬼以爲有機可乘，終於上了灰衣惡煞的惡當！

就在聶鬼罩身刀芒一歛的霎間，灰衣惡煞看似不支的樣子倏的穩固，烏芒如電閃虹飛，「噗」的刺在身形疾轉的聶鬼咽喉中，一入即出。

同時，聶鬼的尖刀，距灰衣惡煞心胸不到一分！

隨着灰衣惡煞將尖錐拔出，聶鬼像個洩了氣的皮球般，眞力隨着咽喉上噴洒出的鮮血瀉洩，整個疾轉的身形由於失去控制，摔出七八丈外，摔跌在地，疾滾了一陣，終於不動了。

灰衣惡煞目光隨着聶鬼摔出的身形移動，直到聶鬼的身形在地上不再滾動，才收回目光，吐了口氣，伸手抹了抹額——一手是汗！

灰衣惡煞這一招亦是行險取勝，所以亦爲剛才一刹那的險死還生而頻頻沁汗。

要不是他的尖錐比聶鬼的尖刀長了一尺，此刻，說不定他也會像聶鬼一樣如死狗般躺在地上。

× × ×

就像聶鬼從于伯仁身上取走沉香令一樣，灰衣惡煞亦從聶鬼身上將沉香令取到手，匆匆打開紫檀木盒一看，確定了後，揣入懷中，用腳踢了踢聶鬼的屍體，淡笑道：「聶鬼，好端端的酒舖老板不做，却要做一隻荒郊野鬼！」

一陣鴉刮聲從頭上傳來，灰衣惡煞抬頭一望，一只老鴉正自在一棵樹上，鴉刮個不停，一皺眉，灰袖一抖，一道烏芒一閃，老鴉一聲悲刮，從樹上一頭栽落，正好跌落在聶鬼身邊。

灰衣惡煞低笑着：「聶鬼，你泉下有知，亦當多謝我爲你殺却此鴉！」

可惜聶鬼永遠也成了一只鬼，不然，眞會跳起來在灰衣惡煞身上捅十八個透明窟窿。

斜陽下，陽光將灰衣惡煞的身形拖得好長，像一個怪物，迫着斜陽，灰衣惡煞頭也不回，急馳而去。變形拖長的影子，像怪物一樣躡在他身後，瞬息人影兩杳。

× × ×

羽冲與鐵銳剛轉過一個街口，不由腳下一窒，站着沒有再向前走。

對面，不足三丈處，有兩個身材健壯的大漢，當路而立，雙臂環抱在胸，兩雙銅鈴一樣的牛眼，正眈眈地注射着停步不前的羽冲兩人！

羽冲側顧身旁的鐵銳，苦笑道：「看來，這痳煩是躲不了，怎辦？」

鐵銳一皺眉，溜了那兩個當路而立的大漢一眼。「羽兄，有什麼怎麼辦的，他們若不讓開，就將這兩只牛撞開！」

羽冲看一眼那兩個健壯的大漢，鐵兄，只怕是咱們被他倆撞開，依我看，既然此路不通，咱們走另一條，如何？」

鐵銳搖頭道：「不成，鐵某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未怕過誰來，難道被這兩只蠻牛當路一阻，就怕了不成，那豈不被天下人所笑？」

語畢，大踏步向前走去。

羽冲搖頭一笑，隨着慢步跟在鐵銳後面。

兩名大漢對於鐵銳的闊步昂進視而不

見，仍然當街而立。

鐵銳來到兩名大漢跟前，左右向前一伸一推，想推開兩名大漢，忽的刀光一閃，兩名大漢一齊抽刀，揮斬向鐵銳左右雙手。

就在左右兩道刀光同時閃起的同時，鐵銳伸出的雙手倏的一縮，一道閃燦的刀光飛起，「鏗鏗」兩聲交擊聲中，兩名大漢腳下同時蹌退兩步，身形一幌，才勉强穩住身形。

兩名大漢駭異地望着鐵銳不知何時已在手中的斬馬長刀，他們都看不清楚鐵銳拔刀的手法，握刀的右手兀自微顫不已。

「兩位，因何當街阻道？」羽沖自後一步跨前，與鐵銳併肩而立。

兩名大漢互望一眼，臉上陣青陣白，都沒有出聲。

鐵銳威猛地道：「兩位是誰？大概是衝着鐵某與羽兄來的吧？」

右邊大漢似是爲首的，這時已從震駭中鎭定下來，大聲道：「不錯，俺兄弟倆是找你兩個的！」

「你我素不相識，因何找上咱們？」

兩名大漢可能是渾人，右邊大漢脹紅着臉道：「俺兄弟是來找你兩個要沉香令的！」

羽沖與鐵銳聞言，不由相對一愕，不明白右邊大漢所說的沉香令究竟是何物。

鐵銳瞪眼道：「你到底在胡說些什麼，沉香令到底是何東西，你爲何會找上咱們？」

「沉香令就是沉香令，」一直沒有出聲的左面大漢大聲叫道：「因爲你們有沉香令，所以俺兄弟就找上你們！」

羽沖自打從右面大漢第一句話說出，就知這兩人大概是渾人一名，現在聽左面大漢說話，更加確定，他知道和這樣的人是很難解說清楚的，故此也不分說，問道：「你兩位高姓大名？」

他是想弄清楚兩人的身份來歷。

右面那大漢胸脯一挺：「俺叫胡大，他叫胡二。」

他指的是左面那大漢。

羽沖知道兩人的姓名後，再問：「兩位從何處知道咱們有沉香令？」

右面那大漢不加思索地答道：「俺兄弟是從一個糟老頭那兒聽來的！」

鐵銳剛想開口斥喝那大漢，被羽沖一扯衣袖，將到口的話咽回肚裏，羽沖溫聲問：「兩位認識那老頭兒嗎？」

左面那大漢快口快舌答道：「俺兄弟不識！」

羽沖再問：「然則，你兩位怎會認識在下兩人？」

右面大漢道：「軟硬雙刀，名滿江湖，不識其人，也聽過大名，一問人，不就識了！」

羽沖又問道：「現在兩位還要沉香令嗎？」

右面大漢急聲道：「當然要，不然，俺兄弟巴巴的趕來這裏，腿也差點跑折了，爲的什麼？」

羽沖一攤雙手，道：「好教兩位失望，在下兩人根本不知沉香令是何物，身上更沒有沉香令。」

「俺不相信！」右面大漢叫道：「你若再不交出，俺兄弟可要動手了！」

他已經忘了先前被鐵銳一刀震退的情形。

鐵銳聞言，哈哈一笑，揚刀沉喝道：「你兩個渾人，輕信人言，若想動手，只管來！」

胡大、胡二兄弟兩人，眞的一揮手中刀，自左右兩面砍劈向鐵銳。

鐵銳猛一聲巨喝，身形一進，欺到兩人中間，右手左右一揮，刀光劃空而起，「鏗鏗」兩聲大响中，兩道刀光自左右冲空而起，胡大，胡二兄弟兩人，已被震得一連蹌退數步，身軀一仰，差點仰跌在地，右手已無刀。

鐵銳一刀震退胡大兄弟手中刀，也不爲已甚，拉着羽沖，從兩個被震得有點呆了的渾人身旁大踏步走過，不一會，兩人身形消失在另一端街口。

× × ×

「羽兄，沉香令到底是何東西，你有聽說過嗎？」鐵銳邊走邊問身旁的羽沖。

羽沖搖頭道：「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沉香令這三個字，至於是何東西，我和你一樣，也不知道。」

鐵銳自語道：「看那兩個渾人不怕死的樣子，沉香令一定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東西。」

羽沖點頭道：「我同意你的說法，沉香令一定是件寶物什麼的，只怕今後，你我將永無寧日！」

鐵銳不解地問：「羽兄，鐵某不大明白！」

羽沖苦笑道：「既然有人告訴胡大兄弟，說沉香令在咱們兩人身上，那人必定會告訴別的人，到時，豈不是有很多人來找咱們要沉香令嗎？」

鐵銳恍然地「哦」了一聲，隨即瞪目怒聲道：「那老頭兒要是被我撞着，一刀斬了他！」

羽沖道：「連胡大兄弟也不知將這消息告訴他倆的老頭兒是誰，你我更加不知，眞的遇上了，只怕你與我還當他是好人呢！」

鐵銳聞言一怔，隨又洩氣地問：「羽兄，咱們怎辦？」

羽沖沉思一會，道：「只好走着瞧，看來，是有人想嫁禍咱們！」

鐵銳吃驚地望着羽沖：「羽兄，若說有人嫁禍於我，還說得過去，因爲我仇人太多，至於你，不會吧！」

羽沖肯定地道：「不是嫁禍於你，是嫁禍咱們兩人，你沒有聽到胡大兄弟兩人說嗎？」

鐵銳問：「他兄弟說了什麼？」

羽沖道：「他們找的是軟硬雙刀，這不是明擺着是找咱們兩人嗎？」

鐵銳不覺點頭：「然則，這可能是你我決鬥後一同於不自覺間惹上的痲煩，所以才有人要嫁禍咱們。」

羽沖聞言，不由一拍後腦，道：「我怎會想不起來，鐵兄，這事或許和于前輩之死有關！」

鐵銳同意道：「大有可能！」

羽沖道：「咱們決鬥後，至今，只遇上于前輩在酒鋪被殺一事，可能痲煩就從那裏惹上的！」

接又道：「鐵兄，你還記得于前輩的屍身被人搜過嗎？」

鐵銳道：「記得。」

羽沖道：「依我推測，于前輩的死，九成和沉香令有關！」

「不錯！」有人接口答道。

兩人不覺同時神情一震，移目向話聲傳來處望去。目光及處，前面不遠處，一棵樹後，閃出一人。

原來兩人不知不覺間，已走在一片野地上。

樹後現身的人，年約五十多歲，留了尺長的長鬚，相貌不怒而威，身穿錦緞長衣，腰掛長劍，不用問，一看就知是個在武林中有地位的人物。

鐵銳一見來人現身攔截，以爲又是像胡氏兄弟一樣，想從他們身上拿到沉香令，不覺怒火上升，大踏步奔到那人面前，手按刀把，怒喝道：「朋友，大概又是爲了沉香令找上咱們的吧？」

錦袍人含笑點頭，道：「正是！」

鐵銳聞言，更不打話，「嗆」然聲中，拔出長刀，「朋友，沉香令沒有，刀倒有兩把，要動手，只管來！」

錦袍長鬚人連忙擺手道：「兩位莫要誤會了，老夫不是那個意思！」

鐵銳一擺手中斬馬長刀：「那到底爲了什麼？」

這時羽沖早已一抱拳道：「前輩高姓大名，因何在在下兩人面前現身？」

錦袍長鬚人上下打量了羽沖一眼，不自覺點首，目中露出讚許之意：「老夫段雲鵬，你大概就是人稱軟刀的羽少俠吧？」用手一指鐵銳，「這位大概就是鐵少俠了。」

見兩人點頭，接又道：「老夫找兩位，正是爲了沉香令的事。」

羽沖，鐵銳一聞來人道出姓名，連忙抱拳道：「原來是段前輩當面，請恕晚輩眼拙。」

原來這錦袍長鬚人就是當今武林中最負盛名的連雲堡堡主段雲鵬。

連雲堡不但勢力龐大，更是武林中的一大支柱，堡主段雲鵬，爲人急公好義，嫉惡如仇，在白道中素享盛名，武林中人提起他，沒有一個不敬佩他的。

兩人因出道只有三數年，加上獨來獨往，所以雖然素聞段雲鵬大名，却未曾謀面，故此當然不識。

鐵銳於段雲鵬道出姓名後，早已收起斬馬刀，這時不好意思地吶吶道：「段堡主，在下剛才莽撞，以爲你又是來找咱們要沉香令的人，所以……」

段雲鵬爽快地笑道：「鐵少俠，老夫久聞硬刀豪勇威猛，如今一見，果然傳言不虛！」

轉對羽沖道：「羽少俠，兩位眞不愧爲當今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羽沖連忙謙道：「段堡主過獎了，在下只不過一個末學後進，還望段堡主以後多加指點。」

段雲鵬撫鬚長笑道：「羽少俠，快不要自謙了，老夫如今一見，確信雲九蒼賢弟沒有推薦錯人！」

羽沖一聽段雲鵬提起雲九蒼，不禁喜道：「段堡主，雲前輩如今在哪裏？」

段雲鵬一笑道：「九蒼賢弟，就在連雲堡中。」

鐵銳一旁道：「羽兄，原來你認識雲前輩，我亦與雲前輩有一面之緣。」

羽沖道：「段堡主在此等候在下兩人，眞的要在咱倆人身上找出沉香令？」

段雲鵬臉色沉肅地道：「羽少俠，老夫找兩位，不是要在兩位身上找到沉香令，而是想託兩位找到沉香令。」

鐵銳急聲道：「段堡主，在下兩人連沉香令是何東西也不知道，怎樣去找？」

羽沖亦道：「『沉香令』，在下兩人是第二次聽到，第一次是剛才有兩位姓胡的兄弟，不知聽誰說的，硬說沉香令在咱倆人身上，糾纏了一番，才擺脫了，段堡主，可否告知在下兩人，沉香令到底是何東西？」

段雲鵬道：「兩位少俠，荒野之地，不便談說，可隨老夫到一處所，待老夫將沉香令細說一番。」

羽沖與鐵銳亦已爲然，點點頭，隨着段雲鵬而去。

寶藏

「兩位是否在懷集小酒舖中見到于大俠被殺？」段雲鵬對坐在對面的羽沖，鐵銳問。

「段堡主，莫非沉香令與于大俠的死有關？」鐵銳問。

「正是！」段雲鵬點頭，沉痛地道：「于伯仁就是爲了沉香令而死的。」

羽沖心裏已明白了幾分，但仍問道：「段堡主，莫非于大俠爲了保護沉香令而遭人暗殺？」

段雲鵬點頭，沉重地道：「羽少俠猜想得一點不錯，當時，于大俠正身懷沉香令，趕赴敝堡，想不到在酒舖中遭人暗算，以至命喪令失。」

「難道沉香令與貴堡有關？」羽沖又問。

「不錯。」段雲鵬道：「沉香令是老夫託于大俠在嵩山少林寺帶來敝堡的。」

「段堡主，在下實在憋不住了，請明告，沉香令到底是何東西？」鐵銳心內極之想知道沉香令的秘密。

段雲鵬深深地看了兩人一眼，好一會才道：「沉香令只是一塊用萬年沉香木雕製而成的令牌，莫說你們不知，就是老夫，也是於三個月前，從少林方丈空靈大師處得悉的。」

鐵銳接口問：「一塊令牌，有什麼出奇，因何有人要奪之而後已？」

段雲鵬嘆了口氣道：「令牌當然無出奇珍貴處，問題是，這面沉香令，關係到一宗巨大的寶藏！」

羽沖忍不住道：「什麼寶藏？爲何江湖中事先沒有傳聞。」

段雲鵬道：「這塊令牌出現江湖還不到半年，加上少林極力不令有關這塊令牌的秘密外洩，所以江湖上知者不多，想不到，雲老弟却爲這面沉香令而喪命。」

語聲一頓，接道：「至于沉香令之關係到一宗寶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約在百六十年前，當時享譽江湖的一代怪傑沈木香，晚年時於無意中發現了一宗遠古遺留下來的寶藏，他既不想據爲己有，

又不想讓江湖中人知道，以免引起紛爭仇殺，就將那寶藏的地點繪畫成圖，藏在他隨身携帶，具有代表他本人身份的沉香令中，待找到一個有德行的人之後，將藏寶圖交與他，利用那宗巨大的寶藏來濟世救人，想不到人未找到，消息已外洩，一大羣見利忘義的武林人，像沒頭蒼蠅一樣四處找尋他，目的是想將沉香令搶奪到手，沈木香在這情形下，只好遠走深山大澤，避開那羣人的追覓截殺，那知，他這一走，就如石沉大海，從此，再沒有出現江湖，那批貪婪的傢伙，於久尋不獲之後，自動地星散了，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沈木香亦連同那面令牌——一宗巨大的寶藏，失了踪。」

羽冲與鐵銳兩人聽得滿有興趣的，突的見段雲鵬住口不語，鐵銳忍不住急聲問：「段堡主，後來是誰得到了沉香令？」

段雲鵬似在整理思路，歇了好一會才續道：「這件事，隨着年代的移逝，逐漸被人淡忘了，到如今，只有極少數幾個人知道這段掌故，其中一個，就是少林方丈空靈大師。」略頓一頓，續道：「無巧不巧的，一年前，空靈大師於雲遊湘西十萬大山之行中，在一處絕壑幽谷秘洞中，一堆枯骨旁，發現了那面沉香令牌，空靈大師於細看研察之下，才知這面令牌就是當年引起武林羣豪爭奪的沉香令——沈木香的隨身信物，也不敢確定那堆枯骨就是沈木香的屍骨，當下不勝唏噓，想不到為了一宗自己不想據為己有的寶藏，竟令到這一代怪傑，曝骨絕壑幽谷中，感嘆一會，遂動手將枯骨檢拾起，挖了個坑，掩埋起來，以掌劈石，以指作筆，為沈木香立了個墓碑，然後揣了沉香令，再拜而去。」

喝了口茶，續接道：「空靈大師回到少林後，為了探悉打開沉香令，取出藏寶圖的機密，遂托詞閉關三月，在這三個月內，幾經苦思，觀察揣摩，終於從沉香令中取出了那張藏寶圖，空靈大師是出家人，亦不想將寶藏據為自己或少林派所有，他只想將這寶藏像當年的沈木香所想的那樣，用於有用的地方——濟世活人，為了不至引起武林人的窺奪，遂秘而不宜，所以一直沒有人知道他於無意中得到了沉香令。但，恰在四個月之前，河南一帶發生大饑荒，加上黃河決堤，令到哀鴻遍野，餓殍滿道，空靈大師遂決定用這沉香令中的巨大寶藏，救濟飢民，但他又不想出面，故此委託老夫，邀集同道，將寶藏起出，運到河南，以作救濟之用。想不到，還是走漏了消息，令到于太俠身亡，沉香令亦失去。」

段雲鵬長長地吐了口氣，住口不言。

羽冲暨鐵銳聽段雲鵬娓娓道來，才知沉香令有如此一段離奇掌故，及如此有價值，原來其中藏有一張藏寶圖，兩個人聽完後，不由長長吐了口氣！鐵銳首先開聲道：「如此說來，于大俠之被殺，是有人知道了他身上懷有沉香令，故此才在酒舖中，將他截殺，將沉香令奪去。」

段雲鵬點點頭：「不錯，于大俠是受老夫與空靈方丈所托，從少林將沉香令送到敝堡的，想不到反而害了他。」

羽冲道：「段堡主，有多少人知道于大俠從嵩山少林寺將沉香令送到貴堡之事呢？」

段雲鵬低頭思索一會，道：「為了保密，這件事，只有空靈方丈，于大俠，及老夫知道。」

「這就奇了，既然只有空靈方丈，于大俠及段堡主三人知道，那麼，在酒舖中被于大俠殺死的南海三蛇客等人，又怎會得知呢？依在下之見，不會空穴來風，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

段雲鵬聞言亦點頭讚同：「羽少俠說得不錯，老夫與空靈大師，于大俠三人之中，肯定有人將消息於無意中走漏了，但這不是最要緊的，現在最緊要的是，將沉香令尋回，不然，若落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手上，那危害就大了！」

鐵銳道：「然則，沉香令已失，只怕奪到沉香令的人，已按圖索驥，去起出那批寶藏了。」

段雲鵬微笑道：「這個不用担心，藏在沉香令中的藏寶圖，短期內，是不會被人取到的，當年沈木香早已想到這一點，他用一個非常巧妙的方法，將藏寶圖藏在沉香令內，只有看得懂沉香令上所雕的篆文圖案，才知道打開沉香令的方法，以空靈大師的博學聰慧，亦要窮百天時間才能參悟出，那取到沉香令的人，只怕一年半載，也參悟不出，這一點倒無需憂慮。」

羽冲這時已明白到段雲鵬找上他兩人的用意，「段堡主找上在下兩人，可是想在下兩人帮忙找回那面沉香令？」

段雲鵬爽快地點點頭：「不錯，數十萬災民嗷嗷待哺，等着起出這批寶藏來救命，老夫久聞兩位乃年輕一輩中，最傑出有為，最富俠義心腸的俊傑。復聽雲老弟一力推荐兩位，所以老夫決定找兩位，追尋回沉香令，想兩位不會推辭吧？」

鐵銳首先義形於色地道：「段堡主，這關係到數十萬災民的生死大事，在下義不容辭，只不知羽兄意思如何？」

羽冲淡淡一笑道：「在下想推辭也不可能，因為，這件事已牽扯到在下兩人身上，鐵兄，只怕咱倆在外一露臉，就有很多人找上咱倆要沉香令了。」

段雲鵬見兩人一口應承找尋回沉香令，不由喜形於色：「兩位，老夫總算沒有找錯人，老夫會盡力協助兩位。」

隨又訝然問：「羽少俠，因何會有人找上兩位要沉香令？」

羽冲嘆了口氣，將胡氏兄弟找上他兩人要沉香令的經過，細說了一遍，復將在酒舖中巧遇于伯仁被殺的場面，一一說出。「段堡主，從胡氏兄弟找上在下兩人這一點推測，一定有人嫁禍咱倆，說不定就是那奪得沉香令的人，目的是轉移注意力，好讓他從容得到那批寶藏。」

段雲鵬邊聽邊點頭，最後肅容道：「如此看來，事不宜遲，兩位請快些着手追查。」

鐵銳握拳道：「段堡主，不用你說，在下兩人為己為公也會立即着手追查。」

段雲鵬提醒道：「照羽少俠剛才所說，那個死後失踪的酒舖老板最可疑。」

羽冲點頭道：「在下亦如此想，目前，亦只有這條綫索可供追查，段堡主，救人如救火，早一天找回沉香令，起出寶藏，就可以早一天救濟那些災民，死少一些人，在下兩人告辭了。」

說完，站起身，抱拳為禮。

鐵銳亦站起身道別。

段雲鵬激動地左右執着兩人的手臂：「兩位俠義可嘉，武林中若人人都像兩位這樣急公好義，天下幸甚，武林幸甚，兩位，老夫不送了，凡事小心，可隨時與老夫聯絡！」

說不送，段雲鵬還是將兩人送出客棧門外。

嫁禍

沉香令再現江湖，令到整個江湖武林都騷動起來。

本就暗潮洶湧的江湖，刹那，像狂飈吹過般，掀起巨浪。

自古財帛動人心，何況是一宗巨大的寶藏？不到十日時間，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都被沉香令的出現吸動了每一個人都想得到沉香令，擁有那巨大的寶藏，於是，又像百六十年前那樣，江湖上到處是想爭奪沉香令的人，像盲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

這還沒有什麼，最可怕的是，這批財迷心竅的江湖人，不知聽誰說的，一傳十，十傳百，刹那傳遍了江湖，令到每個急於想搶奪到沉香令的江湖人都嚷着要找到羽冲、鐵銳兩人，說他兩人擁有沉香令。

這是一個可怕的流言，這流言，令到羽冲，鐵銳兩人成了那羣財迷心竅的江湖人的尋找目標。

不論走到何處，只要有江湖人出現的地方，都可以聽到找尋羽冲、鐵銳兩人的消息。

消息多到令人分不出那是眞的，那是假的。這個消息說羽冲兩人在鎮江出現，那個消息說羽冲兩人在金陵出現，總之，消息滿天飛，令到那些江湖人，為了這些流傳的消息，不休不眠地奔馳在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但，不論他們撲奔到那裏，總是撲了空，只好又根據傳來的消息，再撲奔到另一個地方。

× × ×

江湖人紛紛像盲頭蒼蠅一樣四處找尋羽冲、鐵銳兩人，而他兩人却在懷集一家小客棧中，喝酒談天。

對於外面滿天飛的謠言，他倆也聽說了很多，亦知道他倆成了江湖人尋找的目標，兩個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已躲在小客棧裏兩天，足不出戶。

兩人雖然躲在客棧房中，却探聽到不少消息，都是從店小二口中探到的。

最有價值的一點，是從小二口中探聽到酒舖老板的身材相貌，因為，他倆此次再到懷集，是想從酒舖小二口中打探酒舖老板的出身來歷，及身材容貌，可惜，他倆來到懷集後，只見到一堆瓦礫斷樑——酒舖已被一把火燒了，連小二也燒死了——他們是從隣人口中打探到的。

骨嘟一聲吞喝了一杯酒，鐵銳恨聲道：「若讓我撞見那個亂放謠言的小子，不將他砍成肉醬，難消心頭之恨！羽兄，現在外面到處有人找咱倆，咱倆怎辦？」

羽冲默默地呷了口酒，緩聲道：「怎辦？當然是去找那個失了踪的酒舖老板，生見人，死見屍！」

一頓又道：「據那小二所言，那酒舖老板是在六年前才來到懷集，開設那家小酒舖的，至於他的出身來歷，沒有一個人知道，此人最值得懷疑，所以一定要找到他。」

鐵銳皺眉道：「到哪裏去找他？」

羽冲微微一笑，道：「他受了傷，不會走得太遠的，只要細心在這周圍百里內找一找，可能會找到他。」

「幾時去找？」鐵銳問：「悶了兩天，鷩死我了。」

羽冲一笑：「既然鷩不住，立刻走如何？」

鐵銳高興得一跳起身：「好，咱們立刻走！」

拿起桌上斬馬長刀，就要衝出房外，一副急不及待的神情。

羽冲伸手一把拉住他道：「急也不在一時，要走，總需結了房飯錢才能走。」

鐵銳聞言，一連聲呼叫小二來結賬。

× × ×

黃土道上，四名粗壯的漢子急步奔走着，似有急事在身一樣，對於迎面而來的羽冲、鐵銳兩人，只匆匆一瞥，擦身而過，各不相干。

羽冲，鐵銳兩人也沒有將那四人放在心上，仍然快步走在黃土道上，突的，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從背後响起，刹那迫近兩人背後，兩人剛想回頭察看，「嗖嗖」兩聲，兩條人影越過兩人頭頂，「呼」的落在兩人面前丈外處，站着不動。

羽冲，鐵銳一見來勢，就知自後趕上的這兩人，是衝着他兩人來的，當下止步不前，放眼一看，前面當道而站立的兩人，正是剛才迎面擦身而過的四條漢子之中的兩人。

羽冲、鐵銳兩人，不用回頭看，也知道背後站着兩人，當下不動聲色地開聲對面前丈外的兩人道：「朋友，因何阻住去路？」

丈外兩人中一個手拿朴刀，繞腮短鬚蝟豎的漢子，粗聲道：「羽冲，鐵銳，咱們剛才差點錯過了，識相的，快將沉香令交出，免傷和氣。」

冷冷一笑，鐵銳宏聲道：「膠州四虎，別人怕你們，鐵某可不怕，有本事的，就從大爺身上拿取沉香令。」

他知道這般人，任你說乾了口水，也不會相信沉香令不在他兩人身上，是別人有意嫁禍的，所以乾脆一開聲就承認了，來個見眞章。反正，不打一架，是走不了的。

羽冲也深知這一點，所以沒有插口，何況，膠州四虎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殺之也不為過，不過，他不想殺了他們，故此低聲道：「鐵兄，他們罪不至死，等會動手，給他們一點苦頭吃吃就成了。」

鐵銳點頭。

對方前後四人將他倆圍住，見鐵銳一口承認沉香令會在他們身上，無不喜心翻倒，以為今番一定可以從鐵銳兩人身上奪取到沉香令，擁有那巨大的寶藏。

對面那個人臉露貪婪之色，繞腮短鬚大漢粗聲道：「弟兄們，一起上，殺了他倆，沉香令就是咱們的了。」

其餘三人一聲吶喊，不理三七二十一

，各挺兵器，從前後夾攻而上。

鐵鋭也不打話，刀光一起，斬馬長刀出鞘，衝向面前兩名大漢。

羽冲右手在腰間一按，「卡唰」一响，一道淡青光華閃起，軟刀已在手中，一個旋風轉，刀隨身轉，剛好迫上背後兩名漢子，但見淡青刀光一閃一繞，兩名漢子那凌厲狠毒的攻勢，已被他一刀破解。

兩名漢子左面使熟銅短棒的是老三曹義虎，右邊使倒刺鈎的是老四曹禮虎，兩人同時虎吼一聲，曹義虎熟銅棍盤舞砸打，曹禮虎倒刺鈎前刺倒掛，一左一右，攻向羽冲。

羽冲若想殺這兩人，剛才一招，就足可殺了兩人，只因他輕易不殺人，加上曹家四虎雖然蠻惡，罪仍不至於死，所以剛才一招，手下留了情，想不到兩人却仍不自量力，兇猛地攻擊羽冲。

羽冲知道對方這種人，不給他們一點教訓，是不會知難而退的。冷冷一笑，身形迅快地在兩人之間進一步，接一矮，淡青色的刀光如夭矯龍蛇般在頭上左右盤閃一匝。隨見曹義虎，曹禮虎兩人如被蜂螫般同時發出一聲驚呼痛叫聲，身形同時向左右兩邊彈跳開，左手忙不迭抓緊着右手腕，手中兵器抓握不牢，墮跌在地，跟着，指縫掌隙間沁出絲絲鮮血。

兩人如見鬼魅般驚恐地望着氣定神閑，業已收刀在腰，卓立當地的羽冲，臉上陣青陣白。

原來，他們兄弟兩人，於一招間，被羽冲軟刀在他們右手腕上劃了一刀，皮破血流。

若不是羽冲不想傷害兩人，那麼掉下的不止是他們的兵器，還有他倆的手腕。

兩人連羽冲一招也接不住，甚至連羽冲那一招是如何施展的也看不清，就受了傷，心中那份驚駭，可想而知。

兩兄弟望着羽冲，駭怕到極點。

羽冲却沒有望一望兩人，轉身望向鐵鋭。恰於這時，鐵鋭也結束了和曹文虎、曹武虎的打鬥。

× × ×

鐵鋭一交手，就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手法，隨着衝前的身形，手中斬馬刀如電光乍閃，一連向曹老大，曹老二砍出了十七八刀。

曹老天使的是扑刀，曹老二的是虎頭刀，兩人見刀光亂閃般劈到，各執刀迎架，但聽十七八响金鐵交擊聲中，兩人被震得各退了八九步，執刀手臂痠痲，胸膛起伏不已。

兩人臉也青了，如鐵鋭緊接着再來幾刀，只怕兩人立會橫屍地上，好在鐵鋭恰於這時亦收刀不發，虎跳豹躍般挺刀立在當地，一雙冷電也似的目光凝注着兩人。

兩人被鐵鋭的威勢所震懾了，不由自主的，心裏打了個冷顫，各退一步。

及至目光觸及手上執的扑刀，虎頭刀刀鋒，不禁臉色刷的變得死人般蒼白，執刀手亦顫抖起來，額上爆出豆大的汗珠。

你道兩人爲何會如此，原來兩人的扑刀，虎頭刀刀鋒上，狗牙一樣各自崩決了八九個寸深的刀口，就像狗牙刀一樣。

兄弟兩人自出道以來，何曾遇過如此可怕的對手，不由心胆皆寒，什麼沉香令，浮香令，早拋到九霄雲外，此刻，他們只想快點離開此地，永遠不要再遇上這兩個人。

冷冽一笑，鐵鋭淩聲道：「曹老大，還要不要沉香令？」

恰於這時，羽冲來到鐵鋭身邊，曹老大，老二一見羽冲安然站在鐵鋭身旁，心內立時機伶一顫，只道老三老四必定不死也重傷在羽冲手下，及至一眼看見老三老四只是握着手腕，呆若木鷄般站着，才放下心頭大石，知道兄弟受傷不重，當下曹老大怯怯地道：「多謝兩位手下留情，俺兄弟四人自不量力，實是該死，俺兄弟告辭了。」

一抱拳，帶着三個兄弟，朝來路如飛而去。

鐵鋭，羽冲兩人，直望到曹家兄弟四人影踪不見，才相對而笑，放開脚步，奔馳而去。

× × ×

剛打發了曹家四虎，又遇上了漠北雙鵰。

羽冲，鐵鋭兩人無可奈何地相對苦笑搖頭，迎向對面走來的漠北雙鵰，黑鵰周捷，白鵰石剛。

不待黑白雙鵰開口，鐵鋭已搶先道：「兩位大概是衝着鐵某與羽兄來的吧？」

黑鵰乾笑一聲，道：「快人快語，不愧人稱硬刀，既然知道了，想必兩位都識時務的人吧？」

鐵鋭戚然一笑，道：「要想得到沉香令，除非兩位自信能殺得了鐵某兩人，否則，請便了。」

白鵰臉色一沉，粗野地道：「媽拉個也，老子先將你開膛破肚。」

身形輕捷地斜縱而起，像大鵰冲空般，一縱幾達三丈，跟着腰腹一折，斜斜撲飛向站在地上的鐵鋭。

別小看了白鵰這一撲擊之勢，身形在空中有如鷹隼般猛捷，雙手十指就如鷹爪般，縱橫伸曲，抓向鐵鋭全身要害。

鐵鋭久聞漠北雙鵰乃塞外有數的頂尖人物，一套「老鵰騰擊十九式」，在塞外未逢敵手，橫行漠北多年，無人敢攖其鋒。故此，他加了小心，不像對付曹家四虎那樣勇進，「嗆」然拔出腰間長刀，迎着白鵰的爪勢，佈起一道刀牆。

羽冲沒有出手，而黑鵰也沒有出手，兩個人都在注視着激鬥中的兩人。

爪影刹那與刀光相觸，發出一陣抓擊聲，白鵰雙爪十指，竟然不懼那閃爍的刀光。更奇的是，白鵰身形，如巨鵰般，撲擊不絕，抓擊聲中，一起一落，帶起大片風聲，盤空不墮。

羽冲看着白鵰在空中盤飛騰撲的身形，不由暗暗嘆服。

鐵鋭被白鵰一輪密如暴雨的抓啄撲擊之下，斬馬刀化作一片刀幕，將全身護住，一任白鵰狂攻。

白鵰一輪狂攻下，硬是突不進刀幕中，不由躁急起來，猛一聲如鵰長鳴聲中，身形如巨鵰展翅般冲空而起，一衝八九丈，復一沉落，雙腿曲貼在腹下，如老鵰撲食般，左右盤曲繞飛衝撲向地上的鐵鋭。

鐵鋭一見其來勢詭異兇猛，知道厲害，刀光一斂滾身在地，一連十幾個翻滾。

說時遲，那時快，隨着鐵鋭疾滾的身形，「噗噗噗」一連十幾下沉响，順着鐵鋭翻滾的身形，地上多了十幾個爪洞，一刹時土翻塵飛，瀰漫空際。

土翻塵揚中，但見翻滾中的鐵鋭身形一停，一道刀光從他身上暴展起，恰好迎向飄然抓落的白鵰身形。

一聲悽鳴响澈空際，白鵰追撲向鐵鋭的身形蕩得快，騰冲得更快，騰冲起直有五六丈高下，空中有血點洒下，隨着洒下的血點，白鵰在空中的身形，恍如斷綫風箏般，搖幌着斜斜的飄落在三丈開外的地上，手掩左胸，脚下一顛，跌坐在地。

黑鵰早在白鵰飄落地的刹那，一縱身撲掠向白鵰，一把將白鵰扶起，細一察看，白鵰胸前衣裂肉翻，鮮血汩汩淌出，流了一身，臉上蒼白得怕人，顯已受了很重的刀傷。

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再將白鵰扶坐在地，運指迅速點了白鵰胸前傷口四處的穴道，暫時爲白鵰止了血，然後從身上掏出金創藥，敷抹在白鵰的傷口上，撕下一塊衣襟，匆匆爲白鵰包紮。

這一邊，羽冲亦一步躍到鐵鋭身邊，急聲問：「鐵兄，你沒事吧。」

鐵鋭一挺身站起來，勉強一笑道：「僥倖沒有受傷。」

說眞的，他的心現在仍在劇跳，剛才若是滾動得稍慢分毫，現在那裏還能站得起來，只怕身上多了幾拾個爪洞！

拍打落滿身塵土，低頭瞧一眼地上一排密佈的爪洞，不覺暗暗心慄不已，暗道一聲：「好險！」

就算羽冲在一旁也看得手心冒汗，幾次想衝上前，欲助鐵鋭，但終於還是忍住了那股衝動，因爲他看出，鐵鋭只是有驚無險。

重重地吐了口氣，鐵鋭苦笑道：「黑白雙鵰，果然名不虛傳，剛才，差點着了道兒。」

羽冲眞誠地道：「剛才，我也爲你揑了把冷汗。」

鐵鋭感激地道：「多謝！」

兩人的手，很自然地相握在一起。

兩人的友情，於一握之中，加深了一層。

「咱們過去看看白鵰傷成怎樣？」羽冲一拉鐵鋭，兩人一同走過去。

這時黑鵰已爲白鵰將傷口包扎好，見兩人過來，霍的站起來，怒瞪着兩人，厲聲道：「你們想怎樣？」

鐵鋭剛想開口，被羽冲阻截了。微微一笑，羽冲道：「不怎樣，在下兩人不過想看看這位朋友的傷勢如何吧了！」

黑鵰怒視着鐵鋭，恨恨道：「鐵鋭，咱們今次打不過你，只好認栽，但，終有一天，咱們會再來找你。」

鐵鋭不由氣道：「怎麼，沉香令不要了？」

黑鵰渾身一陣顫抖，最後咬咬牙道：「鐵鋭，咱們技不如人，只好放棄，雖然咱們沒有能力從你身上奪到沉香令，相信有很多人能够，你走着瞧吧！」

說完，恨恨地瞪了鐵鋭一眼，扶起坐在地上的白鵰，如飛而去。

鐵鋭一跺脚，怒聲道：「好人難做，若不是念在和他倆無仇無怨，兩人沒有惡行，剛才才沒有一刀殺了白鵰，想不到他却不領情，氣死人了！」

羽冲淡笑道：「鐵兄，算了，只要自己對得住艮心，管他嘻笑怒罵！」

鐵鋭反怒爲笑，道：「羽冲，鐵某服了你。」

追查

荒郊，破廟。

廟中傳出人聲：「羽兄，那個狡猾的酒舖老板，怎會躲在這樣荒凉殘破的小廟中，你看，除了灰塵，破神像，爛供桌，什麼也沒有。」

跟着，破廟中一步跨出一個漢子，原來是鐵鋭。

似乎，在廟內鱉悶得很，只見他張口大大地吐吸了口氣，一轉身，面向廟門，張口似欲說話，恰於這時，廟內有語聲傳出：「鐵兄，快進來看看！」

聽語聲，廟內的人是羽冲。

鐵鋭一步躍入廟中，急聲道：「羽兄，有發現？」

羽冲正站在神案前，俯首察看，聞言抬頭用手指一指神案道：「神案上有個屁股印。」

鐵鋭精神一振，走近案前，定睛細看，果見佈滿灰塵的神案上，有一個清晰的屁股印，明顯的，有人在上面坐過。

「但，這怎能肯定酒舖老板來過？」

鐵鋭提出疑問。

「我也沒有肯定地認爲酒舖老板來過，」羽冲若有所思地道：「最少，知道這破廟曾經有人來過。」

略頓，接道：「這樣荒凉的地方，殘破的小廟，就是鳥兒也不會來，只有一種人最喜歡來，那就是一些不願被人發現，或想逃避別人的追踪的人，才最喜歡揀這樣的地方歇脚，雖說這個曾在廟中歇過脚的人，不一定是那個酒舖老板，但，亦有可能是。」

鐵鋭靜靜聽完羽冲說話後，由衷佩服地道：「羽兄，你的思慮眞細密，我聽你如此一說，頓時感到大有可能。」

羽冲淡淡一笑，道：「走，咱們出去，在廟外處搜尋一下，看是否能再找到些綫索。」

兩人分散開，在破廟左右附近搜索。

「羽兄，這邊有具屍體！」鐵鋭在廟的左邊不遠處大聲呼叫。

羽冲在廟後聽見，連忙縱掠向鐵鋭立身處。

× × ×

草叢中躺着一具屍體，發出一陣陣屍體臭味，令到兩人不得不以手掩鼻。

細加辨認，發現地上屍體竟和客棧小二所描述的酒舖老板有九分相似，兩人互看一眼，同時點了點頭。

——兩人都確定，地上的死屍就是那個死後失踪的酒舖老板。

是誰殺了他呢？這是兩人心內同時泛現起的第一個疑問。

明顯的，酒舖老板是在此被殺的——咽喉上有一個黃豆般大小的血洞。

俯下身，羽冲扳開屍體右手，將屍體右手中的尖刀拿起，略一細看，不由尖聲

道：「鐵兄，原來此人就是六年前在江湖武林中消失了影踪的獨行大盜聶鬼！」一面順手將尖刀遞給鐵銳：「想不到他原來做了那間酒舖的老板，怪不得當年那些武林人，就是找他不到。」

鐵銳拿着尖刀，一眼就看到刀身近柄處，鐫刻着聶鬼兩個字，目光一凝，落在聶鬼屍首上，恨聲道：「原來是他殺了于大俠！」

羽沖道：「此人很狡猾，居然甘挨一掌，倒地裝死，然後乘于大俠不覺，在背後暗算于大俠，將于大俠殺死，奪去于大俠懷中的沉香令，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殺他的人暗中跟到這裏，殺了他，然後再將沉香令取走。」

鐵銳道：「想來，殺聶鬼的人，一定比聶鬼高明，此人是誰呢？」

羽沖蹲下身，凝目打量着聶鬼咽喉上的血洞——致命傷，沉吟不語。

好一會，才抬起頭，道：「鐵兄，你看看，這像不像用尖錐之類兵器刺出來的傷口。」

鐵銳聞言，亦蹲下來，仔細打量了聶鬼咽喉上的血洞一會，點頭道：「很像，照那傷口的形狀來看，不會是被劍、槍之類的兵器所傷，傷口只有黃豆般大小，傷口完整，據我看，九成是！」

羽沖興奮地道：「鐵兄，江湖上，武林中，有誰是善使尖錐這一類兵器的？」

鐵銳微一沉思，道：「倒有幾個，但都沒有能力殺得了聶鬼。」突的目光一亮，「只有一個人，能殺得了聶鬼！」

羽沖急聲問：「誰？」

鐵銳道：「就是那個善使烏錐，人稱灰衣惡煞的殺手！」

羽沖一挺身站起來：「很可能是他，聽說此人，爲了錢，什麼事也敢做，而沉香令關係到一大宗財富，灰衣惡煞之殺聶鬼，可能就是爲了奪取沉香令！」

「那咱們立刻去找灰衣惡煞！」鐵銳亦跟着站起身。

羽沖低頭看一眼地上聶鬼的屍體，搖搖頭，與鐵銳放步飛馳而去。

× × ×

鎭江。

望海樓。

羽沖偕同鐵銳，一步踏入樓內，已感到氣氛有點不對。

——滿樓食客，最少有七八成人停箸放杯，望着兩人，而這些人，全部是江湖豪客。

兩人這一刻，眞是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進則肯定有麻煩，退亦避不了，徒示弱於人。兩人互望一眼，互相在眼色中看到了對方的心意，於是，兩人不約而同的步入樓內。

也不理會那些如尖針、刀鋒一樣銳利的目光，兩人隨便揀了副座頭坐下。

要了些酒菜，兩人悶聲不響地吃喝起來。

兩人悶聲不響，有人却忍不住開聲發話了：「想不到果然在鎭江遇見他們，時兄，今天務必要得手。」

語聲發自靠窗一桌的一名年約四十開外的高瘦漢子。

這名漢子一出聲，剛才因爲兩人現身進樓而變得沉凝肅寂的氣氛，剎那如石投潭水，語聲四起。

「管他軟刀硬刀，今天，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你說他們會不會將那東西帶在身上呢？」

「只要一會殺了他倆，搜一搜不就知道了。」

語聲毫無顧忌，直當羽沖、鐵銳兩人是已死之人。

而羽沖、鐵銳兩人像聾子一樣，對四面八方傳來的語聲，充耳不聞，只顧低頭吃喝。

難道他倆就不怕羣豪聯手共同對付他們？

兩人雖說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但，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好漢難敵人多，莫非兩人吃了豹胆熊心？或是胸有成竹？故此不懼？

× × ×

熊心豹胆兩人沒有吃，成竹在胸倒是眞的。

兩人忍得住，有人已忍不住。

「呼」然大响中，夾着木裂碗碎聲，一條粗矮的漢子，一掌拍碎了食桌，令到滿樓食客齊皆聞聲向他驚視。

羽沖、鐵銳兩人聽而不聞，一點反應也沒有，仍在吃喝着。

接中有兩三成食客，一見有人鬧事，慌不迭起身結賬離去。

店伙一見那粗矮大漢一掌拍碎桌子，知道不是好惹的，白着一張臉，上前抖聲道：「大爺，這……這……」

粗矮大漢猛吼一聲：「滾！不然，一掌拍碎你那顆鳥頭！」

店伙嚇得腿一軟，差點跪倒在地，連滾帶爬的，滾落樓梯。

此刻，樓上留下來沒有走的食客，清一色全是武林人，都帶着瞧熱鬧的心情，在瞧看着。

粗矮大漢撞跌兩張桌子，在羽沖、鐵銳兩人桌前一站，瞪視着兩人。

兩人却恍如不見，對他不理不睬，依舊吃喝着。

粗矮大漢在衆人目光瞧看下，見兩人對他如此輕視，不由得羞惱成怒，猛一掌拍落桌上。

這一掌拍落，不但桌子碎裂，羽沖、鐵銳兩人亦難免不被震飛起的碗筷、杯酒、餸菜濺出得一頭一臉。

就在那粗矮大漢一掌將要拍落的剎那，羽沖拿筷的右手倏的一伸一點，粗矮漢子驀的像被蜂螫般，怪叫一聲，拍落的右手猛的反彈而起——比拍落時的速度還要快，撫掌倒退一邊。

散坐寨海樓中的羣雄，大多數都看到了這變化，有不少人「啊」的脫口呼叫出聲。

有些人表面上神色不變，其實心中懔然。

而粗矮大漢更是一臉驚異之色地望着羽沖。

剛才，他明明瞧見羽沖筷子伸點向他掌心，却就是躱不開，被羽沖筷子點截在掌心上。

粗矮漢子在江湖上亦是個有頭有臉的

人物，他就是伏牛山連環八案的總舵把子，人稱「矮腳虎」的魏大魯。

望着像沒事人一樣的羽沖、鐵銳兩人，「矮腳虎」魏大魯臉上陰晴不定：這個臉，他如何能掉，若不找回臉子，今後，叫他哪有臉子再見江湖朋友？

一咬牙，猛的一聲虎吼，魏大魯已別無選擇，明知不是對方敵手，仍要一搏。

這就是江湖人的悲哀：面子比性命還要寶貴——若當衆掉了面，那就等於掉了命——今後休想再在江湖上行走。

做一個江湖人，實在不易，特別是一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

魏大魯的身形剛剛一動，猛的又停住了。

——因爲這時，鐵銳霍的挺立起身，發出一聲比魏大魯响亮不止一倍的吼聲：「且慢——！」

這一聲只震得樓內羣雄耳鼓「嗡」的一响，羣雄無不動容，再也坐不住，紛紛站起身，盯視着羽沖、鐵銳兩人。

氣氛剎那變得肅殺沉凝。

羽沖慢慢站起身，環顧樓內羣雄，淡淡一笑。

這淡淡一笑，衝淡了樓內肅殺沉凝的氣氛。

魏大魯怒視着鐵銳，剛才那股悍勇之氣，已被鐵銳那聲巨吼吼得烟消雲散，再沒有勇氣上前拚命。

「各位朋友，都是爲了沉香令而來的吧？」羽沖拿眼掃視着羣雄。

羣雄一聽「沉香令」三字，同時目光一亮，不由一齊頷首。

羽沖洒脫地一笑，道：「這裏不好說話，咱們找個地方再說如何？」

羣雄有的點頭，有的想出聲反對，却被鐵銳一聲威猛無比的巨喝所窒，將到口的話咽回肚裏。

「羽沖，老夫勸你別耍詭計，妄想乘機脫身！」說話的是一個六旬左右的老者，是豫北一帶有名的劇盜，人稱「白頭翁」的洪拙耕洪八爺。

冷然一笑，鐵銳道：「若要走，咱倆早走了，還等到現在？」

這是實情，若鐵銳兩人在剛踏入樓內時轉身奔馳而去，沒有人能及時阻止得了兩人。

羣雄一時無言。

「兩位就算走得了今日，避不了一世，撇開沉香令不談，我一定要討還公道！」魏大魯不忙找回臉子。

羽沖毫不理會魏大魯的話，抱拳環揖：「各位，可以走了吧？」

當先舉步，向樓梯走去。

羣雄各懷私心，沒有一個人再出聲，任由羽沖、鐵銳向樓下走落。

不知是誰搶先向樓梯走去，剎那，羣雄爭先恐後，擁向樓梯口，唯恐落遲一步，就得不到沉香令。

有的就近窗口的，乾脆從窗口往下躍落，也不怕驚了街上行人。

一剎時，亂作一團。

× × ×

鎭江城外，海堤邊，一塊空地上，數拾名武林人將羽沖、鐵銳兩人圍了個水洩不通。

兩人却神色自若，氣定神閑地掃視着表情不一的羣雄。

「羽沖、鐵銳，快交出沉香令！」「白頭翁」洪拙耕踏前一步，厲聲向兩人喝叫。

鐵銳最聽不慣別人的呼喝，環目一瞪，就想發作。

羽沖輕咳一聲，搶先道：「洪八爺，在場不下數拾人，想必各位都是爲沉香令而來，都想得到呢，在下交出容易，只不知交給誰好？」

洪八爺兇睛一瞪，厲聲道：「當然交給老夫！」跟着踏前一步。

羣雄一見洪八爺踏前一步，唯恐羽沖眞的會交給洪八爺，心急得一齊擠前一步，亂嚷：「交給我！」

「老子才有資格接收沉香令！」

「洪八他算老幾？」

一剎時，亂嚷聲此起彼落，每個人都想盡量拚上前，接近羽沖。

這一亂，磨擦立起，吵罵叱喝聲大起，有的還動起手來。

鐵銳眼見羣雄那種醜態，不由雙眉微蹙，一臉卑夷不屑之色。

羽沖則連連搖首苦笑不已。

有一些人則想混水摸魚，乘着混亂之際，自左右背後向羽沖、鐵銳兩人出手偷襲。

洪拙耕、魏大魯，「陰山飛狐」萬通，「蛇山獨客」時不羣，「東海漁叟」水天清等人，都想搶先擊殺羽沖、鐵銳，以得到沉香令。

貪，令到這些人原形畢露。

眞可說得上是利令智昏，試想想，假如某一個自羽沖、鐵銳兩人身上得到沉香令，他是否走得了？是否躱脫得了這羣像瘋子一樣的人的追殺？

所謂「懷璧其罪」這樣簡單的道理也不懂，羽沖、鐵銳兩人一直冷眼旁觀，不覺爲這些人感到可悲可嘆。

羽沖和鐵銳就是因爲被人指說懷有沉香令，才遭到他們苦苦的追截搶殺，若是誰得到了沉香令，不也和他兩人的遭遇一樣嗎？

× × ×

羽沖、鐵銳兩人，一覺背後勁風襲體，已知有人在向他們出手偷襲，這早在兩人意料中，倏的兩人身前刀光一閃，虹帶般環身一繞，一陣金鐵震鳴中，盡將偷襲之人擊退。

「住手！」鐵銳一聲，如雷巨喝，震得在場羣雄全皆怔呆了一下，不由自主的全部停止了打鬥、叱罵。

——連向他們偷襲的洪八爺等人，亦不敢再施暗襲。

這羣像狗搶屎吃一樣的江湖豪雄，齊皆瞪望着羽沖、鐵銳二人，目中閃露出貪婪，兇厲之色。

羽沖環視衆人一遍，提高聲音道：「各位，在下不知將沉香令交給那一個好，只好將沉香令放在地上，各位憑本領手段搶奪吧！」

話落，伸手入懷，掏出一個紫檀木盒，打開，跟着環身一轉：「各位看清楚了吧？」

（下期續完）

一月完俠情中篇故事

雲劍飛・文
盧　令・圖

血濺黑水潭（一）

風雨追騎急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

臨江俯望，濁流滾滾，奔騰滾瀉，瞬息千里，聶青雲心有所感，口裏不由低吟出聲。

浪急風緊，聶青雲一襲青衫，在急風中被吹得獵獵作响，衣袂翻揚。

天暗雲厚，風一陣緊過一陣，聶青雲身上青衫，被急激的江風吹得似欲脫體而去，驀的一道電光急閃，割裂天上厚重的烏雲，跟着「霹靂」暴响，地動山搖，震得江流似為之一窒，隨着波翻浪滾，江流恍似怒龍般，其勢更加急激，風助浪勢，咆哮着激揚起丈高的浪濤，捲撲向岸。

浪花濺濕了聶青雲的青衫。

聶青雲却像石頭人一樣，挺立在江岸上，對於駭電驚雷，拍岸驚濤，眼也不眨一眨，紋絲不動。

灰烏的雲層越來越厚，天色亦越加烏暗，有似鍋底。

——這是暴風雨來臨的先兆。

聶青雲却恍如不覺，像化石一樣，依然俯望江流，一任浪花撲濺在他的頭臉，青衫上。

× × ×

扁舟一葉，在江流急瀉翻湧中，起伏幌蕩，箭一般順流衝去，好幾次，差點被急激的波浪顛簸起伏得舟翻人落水，幸虧小舟上獨一無二的操槳人，每於危機一髮間，憑其精湛的馭舟術，得免於難。但，操槳人已被江浪擊濺得全身濕透。

「霹靂」一聲，電雷閃爆，耀烈震撼雲空，「嘩啦啦」豆大的雨點密集如箭傾射下，擊濺得江流爆起點點水花，人舟刹那被暴雨籠罩住。

電閃雷鳴，雷電交作，天地恍如鴻濛初升時一樣，被雷電風雨所淹沒。

扁舟上那名操槳的精壯漢子，一任電閃雷鳴暴雨打，雙手仍然穩定地操着木槳，駕着小舟，衝波劈浪，往下游飛快地衝瀉去，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眸，瞇縫着，凝視着因暴雨而變得迷濛一片的江面。

風雨越來越大，小舟像一匹野性難馴、顛狂的野馬，奔馳在如怒龍狂騰暴揚的江流中，眞是驚險萬狀。

但操舟人却一直有驚無險，屢屢化險為夷地，駕馭着小舟，在急風駭浪、電閃雷鳴、暴雨傾洒下，勇往直前。

× × ×

聶青雲由頭到脚，渾身濕得如同一隻落湯鷄，挺立在風雨雷電中，紋絲不動，一任雨水打在頭臉上，眨也不眨一下眼皮，凝望着迷濛的江面，雙目中露出焦灼不安之光。

風雨雷電就像要將大地萬物摧毀般，雷轟鳴，電閃耀，風狂吹，雨暴下，江水亦猛力拍擊着江岸，像一頭狂怒的野獸，裂岸而出。

江水因了狂風暴雨，刹那暴漲。

聶青雲凝視着江面的目光，流露出更

多不安之色。

雨霧迷濛的江面上，一葉小舟終於出現在聶青雲眼底，雙目中焦灼不安之色盡去，代之的是緊張與狂喜。「傅浪沙——」聶青雲衝口迸聲叫出。

江浪中，險象環生，顛簸起伏蕩側的小舟上的操舟者，乍聞呼叫，木槳一扳一撓，小舟立時斜向江岸，張口大叫：「聶青雲——」

傾瀉下的暴雨，打在他的口中，雨水嗆得他連咳了幾下，連忙將口閉上。

舉手抹了下流滿一臉的雨水，站在江岸上的聶青雲，再次呼叫道：「傅浪沙，我還以為你葬身江流——哈哈，你這個淹不死的傢伙，龍王爺想招你做女婿，眞是比登天還難！」

「啊哈哈——咳！」小舟中的操舟者，張口大笑了幾聲，又被雨水嗆了喉嚨，猛咳了一陣。「聶青雲，還不下來，你怕龍王爺招你做女婿，哈哈——咳……」

小舟這時斜着衝近江岸，離岸不到一丈。

電光乍閃，撕裂了黝黯迷濛的天空，挺立在江岸上的聶青雲，就在電光閃耀中，縱身躍落江面。

小舟在波翻浪湧中劇烈地起伏顛簸幌蕩，離岸不到五尺，恰好迎向縱落的聶青雲。

聶青雲在狂風暴雨中，身形如海鷗般美妙地飄縱落小舟前頭的船板上，身形隨着起伏幌蕩的小舟幌了幾幌，立定在舟頭上，說來奇怪，小舟竟然安定了很多，在風雨中不再起伏顛簸得那樣厲害。

坐在舟尾操槳的傅浪沙，槳板一別一撓，小舟重又斜斜衝向江心，像一匹顛狂的野馬般，隨波逐浪，急速而去。

× × ×

暴風驟雨過後，天色晴明，景物一新，江天相接處，現出一道七彩霓虹。

江邊，一字散站着四個身穿着青灰道袍的道人，望着混濁滾流不息的江水，臉色就像先前暴風雨來臨前的天色一樣黯沉——黯沉中多了一份肅殺之氣。

「好小子，竟然逃了！」站在右方第一人冷肅地說：「要不是這場該死的暴風雨，早將那兩個小子擒殺了！」

「老三！別喪氣，任他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將他兩人擒殺！」站在右邊最後的道人，一手用力扯着頷下稀疏的鬍子，目光定定地望着江流。

「說不定這兩個小子已葬身江流，剛才，風狂雨暴中，兩個小子竟然不顧一切，乘船逃走，只怕逃命變成了丟命！」站在右手第二的道人，用手輕按被江風吹起的道袍。

「老二，別忘了，兩個小子中一個，是當今天下，水上的功夫他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的『龍戲水』傅浪沙！」站在左邊第二的道人，抬脚踢崩一塊突岩，望着滾落江中的碎石，一張臉陰沉得如鍋底。

「別多說了，總之，死要見屍，活要見人，咱們沿江追索下去！」站在右邊第一個道士轉身朝向下游。

其他三個道士一齊轉身，向着下游方向，站着不動。

「咱們追下去！」站在最後，看起來年紀已有五十，四人中年紀最大的道人一揮袖，當先移動脚步。

其餘三個道人，悶聲不響，展動身形，向下游奔去。

四個道人一字形，如四只巨大的灰鶴般，如飛而去。

× × ×

四名道人的身形才消失，有兩人如飛奔近江岸，低頭察看鬆濕泥地上深淺不一的足印，互相說了幾句話，發足向着四名道人奔馳的方向追下去。

兩人剛走，又來一批，這批人有七個之多，個個身材高大，背上一式斜插着鬼頭大刀，在江岸上略一停留，一窩蜂般湧奔向江流下游。

接二連三的，江岸上足足出現了五批人，五批人都只在江岸邊略一察看，向着下游飛奔而去。

五批人之後，來的是一位少女，身穿一套緊身黑色的勁裝，將她豐滿而又苗條的身材充分地表露出來，水靈靈的一雙大眼細察了一會地上紊亂的足印，皺眉自語道：「糟了，這多人追着他們，若被追上，還脫得了身，我還是趕緊追下去的好，必要時可以帮他們脫身。」

抬起頭，望見江天相接處那道美麗的七彩霓虹，不由被吸引住，凝望了好一會，才突然省覺，蓮足一彈，身形向前縱躍出，捷若驚鴻般奔向江流下游。

黑衣少女身形消失，江岸邊再沒有人出現，只留下紊亂的足印、滾滾濁流，及那道跨越江天的七彩霓虹。

× × ×

四邪拚七牛

松竹掩映中，草屋三間，竹亭一座，亭中，一桌四櫈對坐兩人正在舉杯邀飲。

身穿藍衣的是聶青雲，而穿着青長衫的，則是在暴風雨中操舟的傅浪沙。

兩個人悠閑自得地喝着酒，看兩人此刻的神情，就像兩個隱居的雅人逸士。

啜了口酒，放下酒杯，聶青雲微笑着，伸手輕撫着一縷伸垂入竹亭的竹葉，對濃眉大眼的傅浪沙說：「浪沙，你認為那幾個臭道士是否會找到這裏？」

傅浪沙挺一挺腰身，豪笑道：「他們作夢也想不到咱倆會居住在如此清幽絕俗的地方，他們斷不會找到這裏來。」

「話雖如此，別忘了！四個臭道士來頭可不小，咱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聶青雲流目環視着蒼郁青綠的松竹，「浪沙，你準備將那樣東西怎樣處置？」

「那還不簡單，將它扔在江中，免得那羣失心瘋的人，再你爭我奪，徒傷人命，引起武林紛爭。」傅浪沙笑着說：「青雲，咱倆從那四個臭道士掌中奪到那樣東西，你估他們現在怎樣！」

「當然會像瘋狂一樣到處亂竄，找咱們兩人，」聶青雲從身上拈下一片竹葉，把弄着，說：「要不是那場暴風雨，加上你的一流水上功夫，咱們還眞不容易擺脫得了他們！」

略一頓，接道：「我同意你將那東西扔進江裏，他們若一定要咱倆交出那東西，就叫他們跳進江裏，找王八去要吧！」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傅浪沙亦豪爽暢快地笑着：「青雲，那四個臭道士，只怕還未找到咱們，就脫

不了身。」

× × ×

四個道人真的脫不了身。

因爲，起碼有七個人將他們圍起來。

七個人，一式背插鬼頭大刀，個個身材高大，起碼比四個道士高了足有一個頭，像鐵塔一樣聳立着，黝黑的臉上陰沉沉的，十四道兇厲的目光，像銳利的尖刀，盯視着四個道士。

四個老道，腰掛喪門劍，青灰道袍，那個在江岸邊用力扯着頷下鬍子，年紀最大的老道，拂一拂袍袖，陰沉地向着七名大漢說道：「陽山七牛，眞的要得到那樣東西？」

原來這七個神高神大的漢子，就是陽山七巨寇，由於七人生得高大，又是兄弟，名字都有個牛字，故此，武林中人就給他七人起了個綽號，叫「陽山七牛」。

別看他們像「牛」，七人手底還眞有二下子，特別是七人聯合出擊，施展出「七牛鎖鬼」陣，從來沒有人能從他們的「七牛鎖鬼」陣中脫走過。

「陽山七牛」中的老大，一個長着鋼針也似的繞腮鬍子的童大牛，沉實地踏前一步，敞聲道：「臭道士，說得不錯，今次，俺們一定要得到對手！」

四個老道聽聞童大牛叫他們作「臭道士」，不禁齊皆臉色微變，其中一個白臉無鬚，尖咀爆牙的老道，手巳搭在劍把上，似要動手。

爲首那個頷下有鬚的老道，微一使眼色，制止了那個尖咀爆牙的老道，陰陰一笑，對童大牛道：「可惜，你要的東西，巳不在咱們身上。」

「陽山七牛」聞言，臉上都露出不相信的神色，老二童二牛更是嗤笑出聲：「任無邪，虧你還是道上有名人物，竟然說出這話，有誰相信，誰不知『天門四邪』落在你們手上的東西，幾時聽說會失掉或吐出來，別騙俺們了，一句話，騙不了咱們。」

「天門四邪」在江湖上名頭响亮，四個都心狠手辣，除了好事，可說什麼都幹的三清敗類，師兄弟四人由於一向都是結伴行事，從不落單，故此從未失過手，也從來不怕任何人，這一次，他們四人不立刻和「陽山七牛」動手，破天荒第一次，他們不是怕了「陽山七牛」，而是不想浪費時間，因爲他們一路沿江追下來巳失了傅浪沙與聶青雲的踪跡他們急於追查傅浪沙與聶青雲下落，好奪回失去的物件——正是「陽山七牛」向他們索討的東西。

「天門四邪」中性情最兇暴的謬不邪，聞言早巳按捺不住獰叫一聲，「嗆」然將喪門劍抽出，朝天鼻一掀，冷厲地說：「陽山七牛！別給臉不要臉，以爲咱們怕了你們，快讓開，否則，可別怪道爺不客氣。」

「陽山七牛」早就想動手——他們知道動口解決不了事情，齊齊發出一聲如牛怒吼，「刷」的七人自背上將鬼頭大刀抽握在手中，老大童大牛一幌手中森冷鋒利的鬼頭大刀，吼叫道：「臭道士，不知哪個給臉不要臉，有種的，立刻動手，別再乾耗着！」

「天門四邪」自出道以來，沒有二十年也有十九年，從沒有人敢在他們四人面前如此狂放，四人不禁被氣得臉色脹紅，跟着轉青，尖咀爆牙的管卻邪早巳忍不住，悶聲不响，一劍從謬不邪脅下刺出，激刺向童大牛！

管卻邪一動手，雙方立時先後動了，但見刀光劍影縱橫交錯，織成一片光幕。

吼叫聲與獰喝聲不時响起，夾雜着「叮噹」交擊聲，剎那間，「天門四邪」與「陽山七牛」殺作一團。

管卻邪那一劍由於猝然發難，兼且陰毒無比，劍從謬不邪脅下發出，「嗤」一响，差點刺在童大牛的胸肋上，尚幸童大牛身形雖然高大，反應及動作都不慢，側身橫閃，胸肋沒有被刺中，衣服卻被劃裂了，差點到肉，氣得他不由怒吼連連，鬼頭刀如大砍刀般，雙手握刀，橫七豎八，一連向管卻邪全力砍出十五刀。

管卻邪不敢硬接，身形縱閃跳躍如猴，一連避過十五刀，人在空中，拳身一彈，人劍如飛虹般，飛刺童大牛右眼！

童大牛十五刀之後，正想藉着刀勢，躍身揚刀斬劈人在空中的管卻邪，殊不料管卻邪發招如此快捷，身形才躍起，一道耀眼的光芒巳迎面刺到，心頭一懍，忙卸勁墜地，鬼頭刀一偏一橫，遮擋在臉前。

「噹」一下脆响，管卻邪一劍點刺在童大牛的刀身上，接着連珠般脆响，一口氣，管卻邪最少刺了不下四十劍，劍劍點刺在童大牛刀身上，每一劍都比前一劍的力道大了足有一倍，响聲過後，童大牛那把鬼頭大刀冰寒的刀身，巳然遮貼在臉上，令到他不由在心裏打了個寒顫。

由於抵受不住一下比一下猛烈的點刺，童大牛一雙眼被寬闊的刀身遮貼住，什麼也看不到，心裏暗叫一聲「不妙」，驟覺咽喉一涼，氣一窒，力道失散，半聲也沒有叫出，隨着管卻邪抽劍，落地，童大牛的咽喉如水泉般噴出一股鮮血，跟着，如玉山傾頽般，「隆」然傾跌在地，那把鬼頭刀仍然遮貼在他的眼瞼上。

交手不過一合，童大牛巳死在管卻邪劍下，令到剩下來的六牛，不禁又驚又恐，齊聲怒吼，如蠻牛一樣，不要命地向「天門四邪」拚殺。

「天門四邪」對於「陽山七牛」的六牛那種狂野蠻怒的拚殺，根本不放在眼內，四個人應付裕如地，一一化解了六牛的拚殺。

覷準一個機會，四邪中的古放邪，一劍貼着老三童三牛的刀背，毒蛇一樣，一劍釘刺在他的握刀手腕上，「噹」一响，童三牛握刀不牢，棄刀墜地，人亦急退。

古放邪喪門劍如影隨形，追刺着童三牛。

冷不防斜刺裏突來一刀，「嗆」一响，砍在古放邪劍身上，震得古放邪虎口迸裂，差點握劍不牢，像童三牛一樣棄劍墜地。臉色微變，急忙退身縮手，一道匹練也似的刀光，挾帶着虎虎風聲，向着他肩胸猛砍到！

古放邪手臂被剛才一刀震得痠麻，現在猶自欲舉無力，眼見擋又擋不了，退又退不及，刀風巳然襲體，心一橫，乾脆不擋不避，仰身向後，乘機飛起一腳，踢向童二牛的下部，來個同歸於盡。

童二牛想不到古放邪會來上這一手，臨死也要找個墊背的，心內一慄，想收刀改劈古放邪踢來的腿脚，無奈勢子太快太猛，巳收勢不住，狂吼一聲，加快了刀勢，企圖快古放邪一步，將他砍殺在刀下，或許可以不死——古放邪一死，踢來的脚力道自然消散，就算被他踢中，也沒有生命之虞。

他打的是好主意，可惜，他一心只顧快一步砍殺古放邪，却忘了他們不是在單打獨鬥，就在他刀鋒沾上古放邪肩頭的剎那，倏的一道劍光如電閃虹飛般，從橫裏刺向他右脅！

右脅入，左脅出，童二牛大吼一聲，聲震天地，沾上古放邪的鬼頭大刀隨着身子猛烈一震，略頓了頓，這一頓就給了古放邪死裏逃生的機會，古放邪疾忙乘勢將身軀仰跌在地，同時踢出的右脚用力蹬踢，「噗」一响，跟着就聽見童二牛慘吼一聲，吼聲慘烈如殺豬，而古放邪亦發出一聲慘哼。

隨着從脅下抽出的長劍，童二牛脅下鮮血狂噴，胯下濕了一大片，惡臭難聞，「咕咚」一聲，如大水牛般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剛才一劍橫來，將古放邪救了的，是謬不邪，提着滴血的長劍，一步躍到古放邪身前，急聲道：「沒事吧？」

古放邪一手掩着被童二牛臨死時全力砍下，刀尖割裂的肩胸處，咬牙道：「死不了，三師兄，剛才多得你那一劍，不然，死定了。」

繆不邪促聲道：「那就起來吧！」猛覺腦後風生，疾忙側首擰身，「呼」一响，一刀貼着他背後猛砍落。

謬不邪看也不看，一劍反手從脅下刺出，就像背後長了眼那樣，長劍迅疾地刺向在背後偷襲他的童六牛臂膀。

如今「陽山七牛」死了「二牛」，只剩下五牛，五牛見老大老二均死了，悲怒交加，紅着眼，不要命地向「天門四邪」攻殺！

「天門四邪」現在以四敵五，更加不將五隻蠻牛放在眼內，任無邪長劍如蛇般吞吐追刺童四牛，只迫得童四牛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管卻邪力敵童七牛、童三牛，猶自攻多於守，不過，一時間，想取勝，却不容易。

童六牛一刀自謬不邪背後劈空，正想乘勢劈下，劈斬向躺在地上，剛挺身坐起的古放邪，冷不防謬不邪一劍巳到，顧不了傷人，自保要緊，刀勢一迴，身隨刀轉，一刀砍在謬不邪的劍鋒上，由於力道太猛，竟然將謬不邪的長劍砍折，人亦收勢不住，身形繼續打旋。

挺坐在地的古放邪，那會放棄這個好機會，身軀向前一傾一挺，手中劍斜向上，箭一樣刺射向正自旋身的童六牛。

童六牛剛收住勢子，古放邪的劍尖巳抵上他的背心，他不由渾身一涼，所有的動作於剎那全部僵住了，只要古放邪將長劍輕輕向前一送，他就死定了。

獰笑着，古放邪從地上挺跪起，突然**全身一震，血光迸現，一把鬼頭大刀自他側後，將他連肩帶臂，一劈兩爿！**

咽氣，力散，古放邪抵在童六牛背心上的長劍，無力地自童六牛背上劃落，鋒銳的劍尖，仍然將童六牛背後劃破，衣裂皮開，簌簌顫抖着，硬是不敢動。

「六弟，提防左側！」從側後及時趕到，一刀將古放邪劈成開爿的童五牛，瞥見謬不邪正自轉身，脫手將斷劍向童六牛頭側擲去，急忙高聲呼叫。

童六牛背上開皮肉裂，鮮血沁流，驚痛得流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剛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定一定神，剛想轉身，先聞童五牛呼叫，隨覺頭上生風，疾忙一刀揚劃，將謬不邪擲來的斷劍自頭側磕落，顧不了背上傷痛，暴吼一聲，鬼頭刀揮揚，沒頭沒腦地揮斬向謬不邪全身上下，將謬不邪圈入一片如濤的刀光中。

謬不邪兩手空空，一味縱跳竄躍，閃避童六牛的猛砍猛劈，身上所穿青灰道袍，裂了幾道口子，頭上冒汗，狼狽萬分，險象環生。

童五牛見兄弟一時間殺不了謬不邪，鬼頭刀舞動，身形衝前，加入戰圍，冀圖與童六牛聯手劈殺謬不邪。

謬不邪一個人空手拒敵，巳覺左支右絀，見童五牛殺來，不禁臉也白了，一個疏神心慌，被童六牛一刀削下一角道袍，要不是閃跳得快，只怕一隻脚巳被削斬斷，頭上的汗珠大顆大顆冒沁出，髮髻也有點散亂了。

童五牛衝前，衝得快，退得也快；衝前一尺，退後足有一丈，望着從天而降，一劍將他迫退的任無邪，眼色有點變了，雙方峙立着不動。

童五牛目中盡是怨毒之色，兇狠地注視着任無邪，咬牙切齒，好一會，突然如山洪暴發地猛喝一聲：「七牛鎖鬼陣！」

正在與管卻邪搏鬥的童三牛，童四牛，童七牛，及將謬不邪迫得出了一身冷汗、青白着一張臉、狼狽萬分的童六牛，聞喝一齊跳出戰圍，身形如飛閃躍，剎那將「天門四邪」中剩下的三邪包圍起來，一步一個脚印，重如山岳地慢慢移動着，手上的鬼頭刀不斷換着一些怪異的招式，口中發出一陣陣如牛鳴般的低吼。

任無邪，管卻邪，以及脫出險境、喘了一口大氣、驚心稍定的謬不邪，三個人背貼背，成三角形，脚下不丁不八，挺立在地，對於「五牛」的低吼，移動、方式變換，視如不見，聽如不聞，手中長劍斜指向地，以靜制動。

謬不邪早以從地上檢起古放邪棄在地上的長劍。

「七牛鎖鬼陣」現在成了「五牛鎖鬼陣」，威力當然打了個折扣。若七牛能於一交手之時，施展「七牛鎖鬼陣」，只怕任無邪他們不會那麼容易將「七牛」變成「五牛」，不過，四邪中死了古放邪，變成了三邪，實力也打了個折扣，可謂扯了個平。

七牛中的老大，老二死了，自然是童三牛發號施令，他知道這一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絕無第二種可能出現，故此，他遲遲沒有發出攻擊的信號，五個人，只是繞着任無邪三人，不斷沉穩緩慢地移動着，那足步聲，震得地皮微顫，就像牛蹄踏在地上發出的响聲那樣，震得任無邪三

人脚浮心動，連忙斂氣凝神，加强戒備。

任無邪三人都是老江湖，深知五牛現在逐漸運鼓起「蠻牛勁」，「蠻牛勁」運到十足，五牛就會發動天崩地裂的一擊！

而「天門四邪」仗以成名的「四象劍陣」，由於古放邪已死，「四象劍陣」變成了「三象劍陣」，劍陣發揮出的威力，自然亦弱了不少，若論實力，「天門四邪」比「陽山七牛」强了一籌，現在亦如是，死剩的「五牛」也深知這一點，只因欲罷不能，勢成水火，故此只好硬着頭皮拚鬥下去。

任無邪三人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繞着他們三人緩慢沉凝轉動的「五牛」，留意察看地上一個比一個深的足印，準備覷準機會，發出雷霆一擊，瓦解「五牛」的「五牛鎖鬼陣」。

五牛的蠻牛勁逐漸運鼓地，每轉一個圈，五個人的衣服就鼓起小小，踏在地上的足印就深了幾分，轉到第九圈，五個人的衣服已鼓脹如燈籠，脚踏地上，陷至足踝，「蠻牛勁」已運鼓至九成，再轉一圈，運至十成，發動攻擊，任無邪三人只怕抵擋不了。

就在「五牛」踏出第十圈的第一步，一直靜立不動的任無邪三人，同時銳嘯一聲，嘯聲高吭銳厲，直入雲霄，震得「五牛」脚步一慢，三個人，分從三個方向，帶起三道眩人眼目的劍光衝向「五牛」。

但聽一陣激烈的刀劍撞擊聲不絕於耳，劍光掩蓋了刀光，不時傳出幾聲牛吼，劍光斂，刀光散，「五牛」無一人是站着的，全部躺在地上，脖子上都有一個血洞，正汨汨流出鮮血，像被屠夫宰殺的牛隻一樣。

任無邪，管却邪，謬不邪三人，髮髻散亂，道袍割裂，柱劍在地，在大口大口喘着氣，臉色蒼白。

從三人狼狽的樣子，可知剛才一戰的兇險，三人若不是見機，未待「五牛」將「蠻牛勁」運至十成，就發動攻擊，否則，現在躺在地上的，只怕是他們三人。

粗重地喘了幾口氣，任無邪突然抬起頭，似有所覺，急促地向仍在大口喘氣的謬不邪，管却邪道：「快走，若再遇上一批向咱們討那東西的人，咱們死定了，此地不可久留！」說完，看也不看地上橫七豎八的屍體，拔步飛奔。

謬不邪與管却邪都深知，此刻若再遇上强敵，肯定抵擋不了，剛才一拚，已耗去了他們的七分體力，二個人見老大已走，忙深吸一口氣，跟在任無邪身後，提氣飛奔。

× × ×

任無邪三人身形才消失在百十丈外的一處山脚後，打鬥現場，已站着二個身穿灰衫的中年人，兩個人的腰上，都插着兩支判官筆，正自低頭察看地上的死屍。

從兩人腰上的判官筆，知道兩人是江湖上人稱「生死雙判」的谷氏兄弟，「生死雙判」，在黑白兩道，都是名頭響亮的人物，行事介于正邪之間。

「大哥，照情形看來，打鬥剛結束不久，你看，『陽山七牛』的五隻牛，脖子上還流着血，那四個老道定走不遠，咱們快追！」「生死雙判」中的老二谷壽臣，拔脚就走。

「老二，你總是這樣性急，你看，那四個老道現在變了三個，古放邪已死。」老大谷壽年指着地上的古放邪，同時一把扯住了谷壽臣。

「看起來，『陽山七牛』的『七牛鎖鬼陣』，困不了『天門四邪』，唔，他們這一戰一定激烈無比，剩下的三邪也力盡筋疲，老二，咱們快追，他們跑不遠！」谷壽年拉着谷壽臣就跑。

兩個人一幌眼，消失在山脚後。

× × ×

老鴉刮刮叫着，盤飛在一地屍體的上空，叫個不停。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落日最後的一道斜陽，淡洒在地上的屍體上，令人覺得可怖，特別是在空中不停刮叫着的烏鴉，好像哭喪一樣。

突然，空中的烏鴉一陣刮刮驚叫，撲騰着四散飛走。一個身材苗條，全身是黑的少女，如飛奔到一地屍體前，神情緊張地注視察看地上的屍體，也顧不了觸鼻的血腥。

剛才，天上的烏鴉就是因了她的來到，驚散四飛的。

黑衣少女掃視着地上橫七豎八，死狀可怖的屍體，初時焦急驚惶不安，待看清了地上的屍體後，掩胸噓了口氣，自語道：「他沒有死……」突的似有所覺，回頭瞥了一眼，展動身形，如飛往前奔去。

× × ×

傳浪沙與聶青雲仍然在竹亭中喝酒。

喝下一口酒，傳浪沙笑着道：「青雲，你說我這一手漂亮不漂亮，讓他們黑吃黑，拚個你死我活，省得咱們動手，沾上血腥。」

「果然漂亮！但，你兩人不要高興得太早。」

回答的不是聶青雲，語聲發自松竹林外。

這聲音來得太突然，兩人聽得一愣，同時霍地自欖上彈身而起，向着發話處，凝目察看。

松竹後不見人影。

「朋友，既然能找到這裏來，足見高明，出來一見！」傳浪沙雖然心內暗懍，表面上不動聲色，淡淡地向着語　傳出處發話。

「好地方，好隱密，如非是老夫，很難找到這裏。」隨着語聲，在一棵老松茂密的枝葉間，墜落一條青綠色的人影。

傳浪沙與聶青雲未待那人站穩身形，已然認出來者，同時脫口道：「神農老怪公治猿！」

青綠人影輕巧地落身地上，伸手輕拂一身青綠長袍，咧着一張闊咀，瞪着一雙猴眼，粗聲道：「還算你兩個小子眼尖，居然一眼就認出老夫，既然知道老夫來歷，乖乖的將那東西交出，老夫一拍屁股走人，若不，嘿嘿……」

傳浪沙與聶青雲在「神農老怪」公治猿說話間，已步出竹亭，負手而立，待公治猿說完，聶青雲明知故問：「公治猿，你要的不知是何東西，不知咱們有沒有，如有，一定奉上！」

公治猿猴眼一翻，朝天鼻哼了一聲。

「別裝蒜了！難道要老夫明說。」

「正要你明說，否則，咱們不知你要的是何東西，難道你要咱們的腦袋，咱們也雙手奉上不成。」聶青雲微微笑着。

「好小子，」公治猿踏前一步，戟指道：「腦袋暫時不要，待會不交出那東西，老夫眞的要了你兩個小子的腦袋！」

「老前輩，說來說去，到底你要的東西，是何物件？」傳浪沙笑嘻嘻地望着公治猿七分像猿，三分像人的滑稽相貌，極力忍着不笑出聲。

「北極元磁！」公治猿長滿粗毛的手向兩人一伸，「別說不在你們手上！」

「公治猿，你向咱倆要『北極元磁』，簡直是問和尚要梳，你不去向『天門四邪』要，反而向咱們要，眞好笑！」聶青雲冷冷笑望着公治猿。

公治猿長滿白色短毛的臉上，憤怒得脹紅，怒聲道：「小子，三天前，『北極元磁』確實還在『天門四邪』手上，如今却在你兩個小子手上，別以爲在古渡頭那一手幹得漂亮，人不知，鬼不覺，却瞞不過老夫！到底交是不交！」

淡淡一笑，傳浪沙不急不躁地說：「老前輩果然厲害，古渡頭玩的把戲瞞不過你，又被你找到來，在下本想雙手奉上，可惜……」

「可惜什麼？」公治猿緊張地注視着傳浪沙，一張闊口半張，露出森森白牙，「別對老夫說又被人搶了或偸了，老夫不會相信。」

忍着笑，傳浪沙望一眼正自抿咀而笑的聶青雲，道：「老前輩，北極元磁不是被人搶了，或偸了，而是……而是……」

公治猿見傳浪沙一味「而是」，却沒有下文，急恨得挫牙有聲：「小子，別『而是，而是』的，快說！」

傳浪沙無可奈何地說：「給我抛在黑水潭了！」

「什麼？」公治猿一聽，猴眼怒突，揚聲道：「抛在黑水潭？你以爲老夫會相信？好小子，竟然敢耍老夫，不給你一點厲害嘗嘗，看來，不會乖乖交出北極元磁！」說着，就要動手。

傳浪沙連忙搖着雙手道：「老前輩忙動手，在下說的千眞萬確，要不信，老前輩可到黑水潭，潛落潭底打撈。在下保證你能撈到那塊元磁！」

公治猿臉上根根白毛直豎，寒聲道：「小子，你想尋老夫開心？誰不知黑水潭水黑如墨，深不見底，潭水冰寒，老夫又不識水性，分明是一派胡言，饒你兩個小子不得！」

身形一傾，探臂伸手，五指箕張，五指上三寸長的利甲，如五把尖刀，往傳浪沙面門插去！同一時間，左腿一曲一彈，蹴向聶青雲膝頭。

這一插一蹴，快速無比，凌厲强勁，傳浪沙，聶青雲兩人若被他擊中，不洞孔折膝才怪。

傳浪沙似早有所備，公治猿那疾若閃電的一插，被他旋身擰頭，避了，而聶青雲竟然不閃不避，一掌切向公治猿足踝。

公治猿怪叫一聲，縮手抽腿，單足一閃，輕靈如猿猴，躍起足有丈高，身子一拳，在空中連翻了幾個跟斗，待翻落至兩人之間，驀的拳曲起的身子，像八爪魚一樣猝然蹬張，「砰蓬」兩響，一拳擊在傳浪沙肩頭上，一脚登在聶青雲腰上，兩人想不到他的招式如此怪異，驟不及防下，被擊得退了兩步。

兩人都被他一拳一脚擊得疼痛難忍，聶青雲要不是扭腰閃得快，差點被公治猿那一脚蹬折腰背。

公治猿手脚一斂，颯聲站在地上，兇狠地說：「怎樣？交是不交？」

傳浪沙揉着肩頭，苦着臉道：「交又如何，不交又如何？」

公治猿嘿嘿笑道：「交，免吃苦頭，不交，吃足了苦頭，一樣要交，你們想想，那一種上算？」

聶青雲按着發痛的腰，磁牙道：「兩種都不上算！」

公治猿兇厲地望着聶青雲：「小子，你倒說說！」

聶青雲毫不考慮地說：「因爲，交不交，你都會殺了咱們兩人。」

公治猿被聶青雲說中心事，兇光畢露地說：「好小子，果然聰明，看來，不給你倆更大苦頭，是不會乖乖交出的了！」說完，怪叫一聲，縱跳向聶青雲，人未到，雙手十指上的銳利指甲，分別抓插向聶青雲頭胸。

聶青雲早在公治猿說話時，偸偸和傳浪沙打了個眼色，傳浪沙早已會意，見公治猿一動，撲向聶青雲，他返身就走，一躍幾近四丈，幌眼消失松竹間，高聲道：「青雲，你纏着那老怪物，我帶着北極元磁先走了，老地方見！」

聲落，人已不見。

公治猿左右十指已抓到臨聶青雲頭胸，聽聞傳浪沙如此一說，暴吼一聲，人在空中，猛一拗腰，凌空倒翻，射向傳浪沙消失之處，一陣竹折松斷聲，公治猿兩掌擊毀了一片松竹，兩個縱躍，不見了。

聶青雲站着沒有動，臉上露着得意的笑容，望着被公治猿擊倒的松竹，惋惜的搖搖頭，仰身倒射，刹那消失在松竹中。

× × ×

聶青雲消失不久，松竹間幽然閃出一條苗條的身影，正是那個黑衣少女。

黑衣少女正想張口呼叫，一眼看到竹亭內桌上有一壺兩杯，臉上色然而喜，但當她看見松竹倒折了一片，臉色跟着驟變，再也忍不住，嬌聲向茅草屋內呼喚：「浪沙，聶大哥！」

寂靜中，傳來清晰的回聲，黑衣少女不禁臉色變得紙般蒼白，兩步搶近屋門前，一步跨進屋內。

很快，她將三間草屋察看過，不見一個人影，不由又失望，又略顯放心地走入竹亭，拿起一杯尚餘小半杯的酒看了看，放下，自語道：「分明他們在喝着酒，有人找到來，和來人動上了手，松竹倒了一片，打鬥顯然不大激烈，來人一定很厲害，不然，以兩人的身手，不會走的，只不知兩人凶吉如何？」

步出竹亭，走到倒折的松竹前，察看了一下，返身走進屋中。

× × ×

一條身影快速地穿閃過松竹，出現在竹亭前，竟然是傳浪沙。

進入亭中，拿起一杯酒，喝乾了，剛想提壺斟一杯，身後微有响動，警覺地停手扭頭，瞥見聶青雲正自於竹隙縫中走出，不由笑道：「青雲，那老怪物走了？」

聶青雲邊行邊笑道：「那老怪物在那石林中轉了幾轉，發現不見了你，氣得揮掌擊碎了幾根石柱，向着西邊走了。」

「那老怪物好快捷的身法，我差點被他追上，不愧是神農架中跑出來的野人，簡直比猿猴還要靈捷迅快。」傅浪沙往杯中斟酒，「幸虧我比他先一步縱入石林中，不然，早被他抓住了。」

拿起桌上一杯酒，聶青雲不解地問：「爲何要避了他？以你我的身手，足可以將他解決！」

「不是怕了他，只不過不忍心殺了他，他不是個大惡人，雖然也幹過壞事，但罪不至死，所以我才將他引走。」傅浪沙扭頭看着被公冶猿摧折的松竹，愛惜地說：「可惜！」

聶青雲亦惋惜地望着倒地的松竹。「老怪物眞可惡。」

突的兩人齊扭頭喝道：「誰！」

「誰」字未落，草屋門口出現了黑衣少女豐滿而苗條的身形，一雙水靈靈的大眼，驚喜地望着傅浪沙，聶青雲兩人。「浪沙——！聶大哥！」呼叫一聲，黑衣少女急步走向竹亭。

「黑蝶，原來是妳！」傅浪沙與聶青雲同時將酒杯放下，望着正輕盈地走來的黑衣少女。

黑衣少女原來叫黑蝶，奔入竹亭，毫不畏羞地一把拉着傅浪沙的手，大眼在傅浪沙臉上，身上，打量着。「浪沙，你不聲不响地與聶大哥偷偷溜走，害我担心得要死，現在好了，終於找到你們。」

傅浪沙焦急地說道：「黑蝶，妳快放手！」

黑蝶緊緊地抓着傅浪沙的手，不捨得放開，訝問：「爲什麼？浪沙，你不喜歡我？」

傅浪沙燥急得直跺脚，却不知怎樣說才好，他就是怕了黑蝶在人前這樣毫不顧忌的熱情，所以處處躲着她。

「哈」一聲，聶青雲再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傅浪沙黝黑的臉上，被聶青雲一笑，羞急得一下掙脫了黑蝶的手，臉色變得豬肝色般，扭身沒好氣地說：「妳不留在家裏，跑出來幹嗎？」

黑蝶被聶青雲一笑，才明白傅浪沙叫她放手的意思，却毫不忸怩地大眼一瞪，望着笑彎了腰的聶青雲跺脚嗔道：「青大哥，你呀……」

猛省起傅浪沙說的話：「你偷偷溜出來，我爲什麼不能出來找你，你好，你現在嫌棄我了。」負氣扭轉身，低頭用力扯着衣角。

聶青雲見兩個歡喜寃家嘔氣，忙止住笑聲，一手一個，將兩人扯轉，面對面，說：「好了，你兩個別再像孩子了，浪沙，快拉拉黑蝶的手吧。」

「才不要他拉！」黑蝶咀裏說着，手已伸出。

傅浪沙紅着臉，伸手輕觸了觸黑蝶的手指，趕緊收回了手。

聶青雲見一個大胆熱情，一個害臊臉嫩，不由再也忍不住，再以哈哈笑起來。兩個人都被聶青雲笑得低頭又抬起了頭，目光相觸，兩人同時蹩不住，亦笑了起來。

笑聲充溢在竹亭內，飄揚在松竹間，空中只有笑聲。

坐下來，聶青雲問：「黑蝶，沿途可聽到什麼消息？」

黑蝶瞟了傅浪沙一眼：「我只打聽到『天門四邪』不知爲了何事，追着你們不放，急得我不得了，聶大哥，你和浪沙爲何惹上了他們？」

聶青雲盯着黑蝶，問：「妳是眞不知道？」

黑蝶茫然地問：「知道什麼？」

聶青雲指着傅浪沙道：「浪沙和我合手在古渡頭，弄翻了渡船，從『天門四邪』手中，拿走了北極元磁。」

黑蝶睜着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目光從聶青雲臉上移到傅浪沙臉上，驚喜地問：「浪沙，眞的？」

傅浪沙點點頭道：「青雲幾時說過假話。」

黑蝶吐了口氣，道：「怪不得『天門四邪』一直窮追不捨，原來你兩個將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北極元磁自他們手上弄到，浪沙快拿出來讓我瞧瞧，長點見識。」

「妳見不到了。」聶靑雲說。

「爲什麼，給別人搶去了？」黑蝶失望地掃視着兩人。

「從今後什麼人也別想得到北極元磁，浪沙將它拋入黑水潭了！」聶青雲說。

「爲何要將它拋到黑水潭，多少人爲它丟了命，拚個你死我活，路上，我還看見『陽山七牛』的屍體，及『天門四邪』之一的古放邪屍體，『天門四邪』現在已變成了三邪，『陽山七牛』變成了死牛。看樣子，『陽山七牛』一定是找上了『天門四邪』，向『天門四邪』搶奪北極元磁，被四邪殺死的！」

聶青雲拍掌笑道：「浪沙，你的對策果然使得，想不到他們這樣快就『賊殺賊』了！」

黑蝶搖着傅浪沙的手臂，嗔聲道：「浪沙，你還未回答我，因何要將北極元磁拋入黑水潭？」

傅浪沙急道：「好了，妳別搖，我告訴妳。」喝了口酒，瞪一眼，說：「這是我和青雲想出的主意。北極元磁無疑是異寶，武林人都想得到它，若有誰得到了它，將要鍜鍊成兵器，以它強大的磁力，足以尅制任何兵器，稱霸武林，而我和青雲都不想稱霸武林，又不想它落在一些有用心的人手裏，更不想它出現江湖，令到很多人爲了它而爭相斷殺，引起江湖動亂紛爭，故此將它拋入黑水潭，讓它永不再現江湖，平息紛爭。」

黑蝶聽了，拍手叫好，但瞬即皺眉道：「你雖然將它拋入黑水潭，萬一有人將它打撈上來，不是又引起爭奪？」

傅浪沙微笑道：「相信天下沒有人能够從黑水潭將它打撈起。」

黑蝶望着傅浪沙問：「你也不能？」

「我也不能！」傅浪沙斷然道：「黑水潭水黑潭深，沒有一個人知道有多深，

潭水冰寒徹骨，任你水性再好，也抵受不了潭水的冰寒，加上潭水漆黑如墨，人在潭中，恍如置身地獄，任什麼也看不到，我曾經試過，潛入潭中一刻鐘，我再也抵受不住那股透骨的冰寒，不得不出水上岸了。」

聶青雲點頭道：「浪沙說得一點不錯，以浪沙的一身水上功夫，在天下自認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且尚不能在潭中久留，試問，又有誰能將北極元磁從黑水潭中打撈起？」

黑蝶仍是不放心說：「雖然如此，又有誰相信你們將北極元磁拋入黑水潭呢？若武林人都知道你們從『天門四邪』手中將北極元磁弄到手，找上你們，怎辦？」

傅浪沙與聶青雲聽得同時心頭一震，聶青雲一拍後腦道：「怎麼當時想不到這點，咱們若成了衆矢之的，那時怎辦？只怕應付得了十個，應付不了百個！」

傅浪沙笑道：「別慌，咱們只要躲起來，不就成了。」

「老夫看你躲到那裏？」人隨聲現，一道青綠色的人，自松竹後躍縱起，落在亭前。

傅浪沙與聶青雲不用看，從語聲就知道是去而復返的「神農老怪」公冶猿，他氣狠狠地叉腰站在亭外，闊咀一張，哇哇叫道：「好小子，竟然使奸，害老夫差點跑折了腿，你精老夫不笨，如今，看你還往哪裏逃！」

「他就是『神農老怪』？」黑蝶低聲問傅浪沙。

傅浪沙點點頭，慢慢站起身，含笑道：「老前輩，咱們要逃，早已逃了，怎會回到這裏來，讓你找到咱們。」

公冶猿猴眼一瞪，手指黑蝶問：「她是誰？」

黑蝶站起身挺胸道：「我叫黑蝶，怎麼？別以爲咱們怕了你，識相的快走！」

公冶猿冷厲一笑：「丫頭，怕不怕，妳可以問那兩個小子，剛才爲何要逃！」

黑蝶抿咀道：「你以爲剛才他們怕了你，你錯了，他們剛才見你一大把年紀，不想和你動手，恐怕你一時不敵，羞憤之下一頭撞死，他們是可憐你，別臭美！」

公冶猿自出道以來，還未被別人如此羞辱過，氣得渾身抖顫，猴眼碌瞪，粗氣厲聲說：「丫頭，好利的一張咀！老夫非活劈了妳不可！」飛身撲入竹亭，一掌遙發，擊向黑蝶。

黑蝶嬌笑一聲：「老怪物，別吹大氣！」一擰身，飄出竹亭。

傅浪沙與聶青雲見公冶猿來勢洶洶，掌勁如山，不敢硬接，各自一幌身，飄閃出竹亭。

「嘩啦啦」一陣暴响，公冶猿一掌擊不到人，却將一座竹亭擊得四分五裂，傾頹在地。

傅浪沙與聶青雲見他先是掌劈松竹，如今又將竹亭摧毀，不禁都有了氣，低叱一聲揉身而上，拳掌兼施，攻向公冶猿。

公冶猿怪叫一聲，身形於兩人拳掌臨身刹那，捷如猿猴般，躍身而起，一個翻縱，撲向站在一旁的黑蝶。

黑蝶見公冶猿來勢迅捷，人未到，大股掌勁已如濤般湧壓到，嬌叱一聲，一擰腰，姿勢美妙地飄閃出五尺，避過如濤掌勁。

那知公冶猿掌發半途，倏然收斂，腿向橫一蹬，整個人在空中亳不停頓地斜縱撲向黑影，一手疾逾電閃般，抓落黑蝶肩頭。

黑蝶人才閃出，公冶猿人已像一只大蝙蝠臨頭撲到，她萬料不到公冶猿人在空中，動作如此敏捷輕靈，心頭窒了窒，動作跟着一慢，想要斜身竄躍，却被公冶猿一把抓扣住肩頭，全身一陣痠痳，不禁驚叫出聲。

傅浪沙與聶青雲跟踪到，可惜遲了一步，兩人拳掌齊施間，聽見黑蝶驚呼，嚇得連忙收手，一看，黑蝶已被公冶猿鎖拿着肩井穴，動彈不得，公冶猿桀桀怪笑望着兩人。

傅浪沙見黑蝶被制，不敢亂來，空有一身本領，却無可如何。「公冶猿，你想怎樣？」

公冶猿猩猩一樣咧咀得意笑道：「不想怎樣，只想你交出北極元磁！否則……」扣着黑蝶肩上的手五指微一運力，痛得黑蝶嬌軀一顫，痛呼出聲。

「公冶猿！你——」傅浪沙見黑蝶痛苦的樣子，恍如自己被戳了一刀，猛然怒叫着踏前一步。

公冶猿毫不懼怯，將黑蝶一扯一推，擋在身前。「小子，難道你想她死？」

聶青雲及時上前握住了傅浪沙的手臂，低聲道：「不可亂來！」

傅浪沙痛苦無奈地退後一步，啞聲道：「老怪物，你若敢傷她一毫一髮，我不會放過你！」

「別發恨，傅浪沙，老夫什麼兇人也見過，大話嚇不到老夫，你到底是要北極元磁，還是要她！」

「老怪物，別迫人太甚，咱們先前已說過，北極元磁已被咱們扔進黑水潭，你要北極元磁，可以到黑水潭去撈！」

「信你們兩個才怪，你以爲老夫是什麼？傻子？白痴？三歲小孩？別再胡說了，老夫不信這一套。」

「老怪物，因何你一定要得到北極元磁，就算你得到它，說不定你會像『天門四邪』一樣，到處被人追殺，搶奪，何苦來哉，你已這大年紀。」

「哈哈哈！」公冶猿仰天發出一陣如猿啼般的笑聲。「小子，老夫過的橋，比你兩人走的路還要多，要你來教訓老夫？你少替老夫担心，只要老夫得到北極元磁，自有辦法讓所有覬覦北極元磁的武林人找不到老夫，嘿嘿，待老夫將北極元磁鍜製成一件稱手的兵器，將會無敵天下，唯老夫是尊，那時，老夫就是武林第一人！」說話時的神氣，就像他眞的成了武林第一那樣，仰起臉，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老怪物，你要怎樣才相信咱們的話？」聶青雲問。

「相信你們的話？除非將北極元磁交出！」公冶猿粗聲說：「再不交出，老夫可要動手了！」手一緊，痛得黑蝶眼淚水直流。

傅浪沙見了，如被刀割，恨怒得牙癢癢，却莫可奈何，人在對方手中，不敢妄動，可謂肉在俎上。「你要不相信，咱們

也無可奈何，就算你殺了她，咱們也拿不出北極元磁！」

「小子，看來，你是寧要元磁，不要她了，好，老夫看看你有多狠心！」五指再一用力，黑蝶痛得頭上冒汗，渾身虛軟，站立不住，呻吟出聲。

傅浪沙心裏像要炸開來一樣，牙齒咬得咯吱咯吱直響，青筋怒突，狂吼一聲，不顧一切，向公冶猿衝去。

站在旁邊，一直在轉着腦筋的聶青雲，心裏也急得很，可是，越急，越想不出辦法，見傅浪沙不顧一切衝撲向公冶猿，慌得他忙一把扯住博浪沙，低聲道：「別衝動，別衝動，黑蝶在他手上。」

一音又提醒了傅浪沙，迅速冷靜下來，怒視着公冶猿。

公冶猿見傅浪沙不顧一切衝撲向他，心裏着實嚇了一跳，特別是傅浪沙那種怒發如狂的威猛氣勢，令他心內微怯，他根本就不想傷害黑蝶，他知道，若傷害了黑蝶，不但北極元磁到不了手，自己可能還會死在傅浪沙與聶青雲之手，及見傅浪沙被聶青雲拉扯住，才暗中噓了口氣，心定了一些，表面上仍兇厲地吼叫：「小子，你好狠，怎麼停了，動手呀！」

聶青雲看出了公冶猿這個老怪物有點心怯，遂乘機道：「老怪物，別咀硬，眞要動起手來，你未必討得了好去，更未必殺得了她，退一步講，你殺了黑蝶，你肯定會賠上一命，你要的只是北極元磁，不是來玩命，咱們退一步打個商量怎樣？」

公冶猿眼珠轉了幾轉，口硬心怯地說：「別要花樣，老夫不是好欺的，先說說你的！」

聶青雲咧咀一笑，咽了口唾沫，道：「咱們眞的將那塊元磁扔進黑水潭，你不信，咱們無可奈何！」

「眞的？」公冶猿疑惑地打量着兩人。「你們會這樣傻，將辛苦冒險奪來的元磁扔進黑水潭，想騙老夫？」

「你若不信，咱們無話可說！」聶青雲兩手一攤。

公冶猿緊盯着兩人，好一會，才半信半疑地說：「好，老夫姑且信你所說，因何要將武林人捨生忘死，必欲據爲己有的元磁扔落黑水潭？」

苦笑一聲，聶青雲道：「咱們既不想做武林第一人，又不想被人追殺，爲了讓武林人息心，平息武林的紛爭，所以將它扔落黑水潭。」

公冶猿聽得由冷哼變成怒吼。「你兩個混帳小子，沒心肝的小子，你們既然不要，爲何冒險從四邪手上將它搶奪到手？既然到手，又將它扔了，你兩個簡直是混蛋，牛糞，燈芯草！」

公冶猿連聲怒罵聶青雲和傅浪沙，將兩人罵得一頭霧水，做聲不得，因爲，他兩人自出娘胎第一次聽過這樣的罵人話。

歇了一歇，突然道：「是誰扔的？」

傅浪沙這時已完全冷靜下來，聞言一指自己道：「是我！」

「好小子，是你！好！人道你水性天下第一，既然是你扔的，你就到黑水潭將北極元磁撈上來！」

「那不是去送死，誰不知道黑水潭深不測底，潭水黑如墨，兼且冰寒澈骨，從來沒有人敢置身潭中，你如要他落潭撈元磁，不如將咱們殺死！」聶青雲變色道。

「你以爲老夫不敢？」公冶猿兇巴巴地說，「老夫已相信你們的話，老夫要的是北極元磁，不是人命，若想她不死，乖乖的到潭中將元磁撈上來，換她一命！」

傅浪沙深深吸了口氣，毅然沉聲道：「好，我答應你，到黑水潭將北極元磁撈上來，你先放了她！」

一直忍着痛沒有開口的黑蝶這時呼叫道：「浪沙，你不能去，就讓他殺了我吧！不要管我。」

「浪沙，這等於自殺，既救不了黑蝶，又賠上你一命。」聶青雲不知怎樣勸說才好，「不如讓我代黑蝶死，怎樣？」

不等傅浪沙回答，公冶猿冷酷地說：「小子，不關你的事，你怎能代她死！傅浪沙，咱們不要躭擱了，這就起程去黑水潭！」

「先放了她！」傅浪沙站着不動。

「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放了她？你不去。怎辦？別打如意算盤了，總之，你打撈上元磁，老夫一手拿着元磁，這手一鬆，放了她，快走吧！」公冶猿推着黑蝶往外走。

黑蝶掙扎着不走，悲聲道：「浪沙，不要去，不要管我，讓他殺了我吧！」

傅浪沙緊握雙拳，狠聲道：「好！咱們走，到黑水潭！」轉對掙扎着不願走的黑蝶道：「別這樣，跟他走，黑水潭又不是黑龍潭，我不信能淹死我！」

黑蝶含淚悲聲叫道：「浪沙，你不能去……」

傅浪沙邁開大步，朝松竹林外走去。

聶青雲知道無法勸得服傅浪沙不去，況且，勸傅浪沙不去，等於謀殺黑蝶，所以他沒有再說，心頭沉重地放開脚步，跟着傅浪沙。

公冶猿亦步亦趨，半提半推地帶着滿臉是淚的黑蝶，走出松竹林。

× × ×

茶寮內，「天門四邪」中的三邪，正自端碗喝着熱茶。

看他們的模樣，絲毫沒有因爲古放邪之死而顯得黯然神傷，在他們的心目中，就只有北極元磁，死人算得了什麼。

「大師兄，那兩個小子累得咱們奔找了幾日，仍然踪影不見，眞氣人，娘個鳥，找到那兩個小子，非把他斬成八塊不可！」謬不邪重重將茶碗放落桌上，弄到茶水四濺。

「老三，這大年紀，牛脾氣仍改不了，活劈了那兩個小子，咱們向那個要回北極元磁？」任無邪瞪了謬不邪一眼，謬不邪知道說錯了，低下頭不做聲。

「大師兄，依你看，兩個小子躲到什麼地方呢？」管却邪問，張望茶寮外。

「這一層很難說，兩個小子自那天在江上失了踪，直如石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眞氣人！」任無邪慢慢放下茶碗，抬手扯着領下那幾根鬍子。

「大師兄，兩個小子會不會淹死了？」謬不邪抬頭問。

「別人在那等暴雨狂風下，或許會淹死，傅浪沙那個小子，打折我的腿也不相信他們淹死了！」任無邪深信地搖搖頭。

「兩個小子不露臉，咱們又找不到他們，怎辦？」謬不邪神色焦急地問。

「怎辦？當然是繼續找，直到找出那兩個小子，取回北極元磁！」任無邪氣恨恨地說。

「大師兄，只怕今日又有一場惡鬥了！」一直望着茶寮外的管却邪目光沒有離開茶寮門口，掀動嘴皮說。「谷氏兄弟向茶寮走來了。」

「『生死雙判』谷氏兄弟，不要小覷了他們，據說兩人的一對判官筆，使得出神入化，招式狠辣詭異，老二，老三，等會動手時，多加小心。」任無邪神色凝重，目光亦移向茶寮門口。

謬不邪心裏不以爲然地暗哼了一聲，表面上却裝作唯命是從的樣子。

茶寮門口終於出現谷氏兄弟的身形，十道目光立刻膠着在一起。

谷氏兄弟一步踏進茶寮，在門口一眼就瞧見三邪，不由止步，目中放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茶寮內坐着的三邪。

三邪目中滿是敵意地注視着谷氏兩兄弟。

好一會，谷氏兄弟才從驚喜中回過神來，老大谷壽年低笑一聲，側視谷壽臣道：「老二，算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他們。」一副目中無人之態。

謬不邪再也忍不住，一拍桌子，震得碗跳茶水濺，霍然站起身，怒聲道：「找到咱們又怎樣？」

「不怎樣，起碼，省了咱們兄弟再到處亂找，只要你們交出北極元磁，咱兄弟拍屁股轉身就走，絕不爲難你們！」老二谷壽臣冷冷望着 不邪。

這時，茶寮老板見三個老道與兩個中年漢子劍拔弩張的樣子，嚇得他臉也白了，抖着雙腿走上前，苦着臉央告道：「幾位客官，有事請出寮外慢談，千萬不要在此動手，求求你們。」

「少廢話，再不滾，一劍跺了你！」謬不邪兇惡地大聲叱喝，嚇得那個茶寮老板猛地一震，連忙急急走開，轉入茶寮後面。

茶寮內的茶客，一見三個道士兇巴巴的，氣氛立時緊張起來，怕事的，拔腿就走，只剩下兩三個胆大的土混混留下來看熱鬧。

謬不邪雙目一瞪道：「好大的口氣，道爺自出道以來，還未見過像你兄弟兩人的狂人，要元磁不難，只要你兄弟能打敗道爺，雙手奉上。」

「『天門四邪』，聞名已久，正想領敎，怎麼？四邪變了三邪，大哥，咱們不是在兩日前，見到古放邪的屍體嗎！原來他們狠狽到連古放邪的屍體也不收，就落荒而逃，瞧他們好本事有限！」谷壽臣輕蔑地斜睨着謬不邪。

謬不邪被他這番話氣得臉上陣青陣白，怒吼一聲，就要動手。

「老三，沉住氣！」任無邪及時阻止了謬不邪。「兩位，別逞口舌之利了，請到外面動手。」

「好！够爽快！」谷壽年一步退出了茶寮。

谷壽臣跟着亦退出。

五個人在茶寮外一塊空地上各自相距丈許站住，任無邪仗劍在手，陰冷地說：「兩位若勝得過咱們手中劍，咱們二話不說，奉上元磁，撤腿就走！」

「好！是單打，還是羣鬥？」谷壽臣從腰上取下雙筆。

「讓貧道，先與你一戰，如何？」任無邪道。

「正合我意！」谷壽年雙筆互擊，發出一聲脆響，跟着踏前一步。

任無邪喪門劍劍把平腹，劍尖斜指向天，左脚斜斜向前踏出，擺開一個劍勢：「請！」

谷壽年是識貨的大行家，一見任無邪擺出的劍勢，原本就勢撲上的身形，不由窒了窒，脚步旁移，左右游走而上。

任無邪劍式不變，讓谷壽年先攻。

谷壽年於游走中，心裏巳打定了主意，游走至任無邪身前五尺左右，倏的沉哼一聲，雙手用力一擊，發出一聲金鐵交擊聲，身形同時前傾，藉着雙筆一震之力，雙筆迅疾地閃劃向任無邪左右肩頭。

任無邪直如不見，直待雙筆尖削銳利的筆尖只差毫厘就沾上他肩頭，才悶嘿一聲，斜指向天的長劍左右閃擺，右手却一掌從腰間平穿拍出，擊向谷壽年小腹。

這一掌勢道勁力凌厲，加上猝然發出，而谷壽年雙筆又爲他長劍撥開，谷壽年看來很難擋避得了他的一掌！

在一旁掠陣的谷壽臣見了，不由脫口驚呼。

可是，他驚呼還未出口，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谷壽年在發出攻擊時，就看出任無邪擺出的劍式不易破解，而且不論他攻擊任無邪那一部份，任無邪都能隨意化解，故此他想出了一個誘敵之計，故意攻擊任無邪兩肩，正面空門大開，目的就是誘任無邪向他空門進襲，任無邪果然上當。

任無邪一掌拍出，心裏巳暗自發出獰笑，這一掌，十拿九穩谷壽年擋避不了。

就在他得意的刹那，突然嚎叫一聲，整個人被重擊般，一下子踣退足有八尺，臉色刹白，拍出的一掌改掌爲指，指着谷壽年，顫聲道：「你……你好陰……毒……卑鄙！」

管却邪，謬不邪在任無邪發出嚎叫時，自左右一躍上前，左右扶住了任無邪。

任無邪雙手無力地虛垂着，喪門劍垂拄着地，臉色慘變，咬牙瞪目，頷下幾根鬍子，抖個不住，左右肩頭上鮮血直流。

谷壽年陰險地望着任無邪，手上判官雙筆，少了一截筆尖，很明顯的，筆尖留在任無邪左右雙肩內。

原來谷壽年的雙筆，是經過特製的，約三寸長的筆尖，是活動的，只要一按把手上的暗鈕，發動機簧，筆尖就可以出其不意脫射而出，剛才，他故意誘使任無邪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大開的胸腹上，乘其不備，發動機簧，將任無邪左右雙肩射傷。

管却邪掏出傷藥，爲任無邪創口上藥敷治。

謬不邪早巳先一步，將兩截三寸長的筆尖，自任無邪創口中拔出，痛得任無邪冷汗直冒，渾身抖個不停，牙齒咬得咯咯作響，硬是沒有呻吟出聲。（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魔刀

黃鷹·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千戶將楚烈的屍體挾回莊院，他始終懷疑其盟弟柳清風事先施以暗算，楚烈才會喪身於孫天成劍下。一天，他邀了沈勝衣到水軒去研討楚烈致死的原因，並將自己發現的疑點說出，請沈勝衣替他決疑。這時，水軒四周，都有人在看守，任何人都難以走到水軒去。因此，張千戶與沈勝衣的談話，絕不担心有人偷聽。沈勝衣認為孫天成刺殺楚烈那一劍很意外。但張千戶則認為那一劍雖然很突然，但楚烈尚可應付。沈勝衣並不懷疑張千戶的話，以張千戶的精明，對楚烈的熟悉，應該不會作出大錯誤的判斷……

仙仙齊出動　圍攻艾飛雨

「這個人生性澹泊，在我們四人之中，書讀得最多，若說還有第二個人配稱君子，相信就是他的了。」張千戶淡然一笑。「可惜就是方直這位人所皆知的君子，也會變成偽君子，所以我那位兄弟本質是否那麼清高，現在連我也不敢肯定。」

沈勝衣又問：「四位的交情一向怎麼樣？」

「很好，所以我才覺得奇怪，到底還有什麼能夠打動我那位兄弟的心，使他做出這種事情。」

沈勝衣欲言又止，張千戶即時又道：「你或者會問我那兄弟是否他人所變。」

「以老前輩的精明，若是別人所變，相信早已察覺其中有異。」

張千戶道：「到現在為止，我仍然沒有發覺他什麼地方不妥。」

「那只有一個解釋，針若是他發射的，他要非魔王的人，與楚老前輩也許有什麼過不去，乘此機會，借刀殺人。」

張千戶想想，「他們的性格雖各走極端，但一直以來都相安無事，這除非發生在我們各散東西之後，不為我所知，但聚首以來，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大家走在一起也是有說有笑的。」

沈勝衣接問：「老前輩，想要我怎樣做？」

張千戶緩緩道：「留意柳清風，也許能夠找到一些關於魔王的綫索，而這件事由你來做，却是比較合適。」

沈勝衣沒有作聲，張千戶又道：「本來我們可以開心見誠的談談，但又怕一旦秘密揭破，將會是方直這種結果。」

一聲歎息，張千戶接道：「事情到現在死的人已經夠多的了，而且這麼多年的兄弟，我總希望事情能夠和平的解決。」

沈勝衣仍然不作聲，張千戶再問：「老弟是怎麼意思？」

沈勝衣淡淡一笑，忽然問：「這個池塘有沒有養魚？」

張千戶一怔，仍然回答：「養了一些，這件事跟養魚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這個池塘裏若是沒有養着一條百來斤的大魚，事情相信用不着我的了。」

張千戶目光一亮，水軒下即時水聲一响，沈勝衣身形同時穿出水軒，半空一翻，已然掠上瓦面。

張千戶的身形也不慢，自另一邊掠出，一拔亦到了瓦面之上。

數丈外瞬息又一下水聲急响，一個人曳着一股水柱冒起來，落在一片浮萍上，一身淡青色的衣裳，正是柳清風。

他單一足而立，那片浮萍竟然沒有沉下去，這一身輕功無疑已登峯造極。

張千戶目光及處，竟然說不出話來，沈勝衣隨即一聲：「柳老前輩！」

「不敢當——」柳清風的語氣淡淡的

與此前並無多大分別，一頓接道：「不錯，針是我的，我也早知道未必瞞得過。」

張千戶只是問：「到底爲了什麼？」

柳清風淡應道：「你總會知道的。」

張千戶沉聲道：「我們是結拜兄弟，有什麼事不可以說清楚，爲什麼要自相殘殺？」

柳清風却道：「你還當我是兄弟？」

張千戶脫口道：「當然——」

柳清風接問：「那你爲什麼不找我當面說清楚，爲什麼反而信賴一個才認識的人，還要這個人監視你的兄弟？」

張千戶雖然心思敏銳，也知道柳清風必有此問，却竟然回答不出，他的心實在太亂。

沈勝衣揷口道：「閣下以暗算的手段令自己的兄弟倒在敵人的劍下，難怪別人是有些戒心的。」

柳清風笑道：「這麼說，那倒是我的不是了。」

張千戶接道：「不管怎樣，事情到現在，你都該有一個交代。」

柳清風道：「我若是不說清楚，看來是很難離開這莊院的了。」

張千戶點頭道：「不錯！」

柳清風笑笑。「可惜我的輕功一向在你之上，沈勝衣雖然很好，這莊院我却是比他熟悉，出了這莊院也是一樣。」

語聲一落，柳清風身形一展，貼着水面掠了出去，三丈之後在另一片浮萍之上一點，已落在池邊花徑。

沈勝衣同時橫越欄干，向那邊掠去，他的輕功也實在不錯，浮萍上一個起落，緊追在柳清風之後。

張千戶沒有動，只見一聲微喟。

高牆下的一株大樹後即時出現了一個人，高高瘦瘦，風骨稜稜，手中一根黎木杖，正是秦獨鶴。

他面容峻冷，眼瞳中透着三分譏誚，七分哀傷，黎木杖一橫，截住了柳清風的去路。

柳清風一眼瞥見，身形停在花徑中，張千戶這才從水軒掠出來，一個起落，與沈勝衣及秦獨鶴成品字形將柳清風圍在當中。

「好兄弟，果然是精打細算。」柳清風慘然一笑。

張千戶緩緩道：「這是惟一的去路，你應該想到我必會在這裏設下障碍的。」

柳清風冷冷道：「那我更應該貪夜離開。」

張千戶搖頭。「你若是貪夜動身，也不能走得多遠。」

秦獨鶴接道：「我已經監視了你多時，你的輕功不見得比我高明。」

柳清風的臉立即漲紅，他知道若是他能夠在焚烈死後，保持冷靜，又能夠審愼考慮，應該不難發現秦獨鶴的監視。

但他也不能不承認秦獨鶴的輕功一向都很不錯。

這些現在當然都已經不重要，即使秦獨鶴的輕功很精，只要能夠將他暫時截下，已經足夠。

張千戶輕歎一聲，又道：「你是否知道你的弱點？」

柳清風道：「我惟一的弱點就是處事不夠冷靜。」

張千戶搖頭，柳清風冷笑。「你以爲是什麼？」

「不能夠當機立斷，總存着僥倖之心。」張千戶歎息，「換轉我是你，應該考慮到這倉猝的行動，未必能夠瞞過所有的人，在出了陷阱之後，便應該立即找機會離開，當時我們正忙着應付那個魔王。」

柳清風沒有作聲，張千戶接道：「其實，我早就應該發覺你是有些不對勁，更予小心的了。」

柳清風冷笑。「這是說，我早已露出了破綻？」

「我們四個人之中，以你最畏事，可是這一次，你却答應得很快，而且是第一個到來，」張千戶淡淡的一笑，「是不是因爲你知道這一次，絕沒有危險？」

「那麼我該是他們的人了。」柳清風反問：「可是，我却殺孫天成！」

「那只是因爲你恐懼孫天成已經瞧出眞相，那剎那之間，孫天成全神注意焚烈，並不難發覺焚烈有異，他可以爲魔王守秘，却沒有義務爲你守秘。」

柳清風沒有作聲。

張千戶又道：「孫天成自份必死，也許他當時會想到多找一個人作伴，而最重要的，是你也是他的仇人，能夠與你同行，相信他會更加快樂。」

柳清風終於一聲呻吟。「這雖是事後你才推測出來，但我還是不能不佩服。」

張千戶道：「我只是奇怪，爲什麼你只殺焚烈，不殺我們二人。」

秦獨鶴亦揷口道：「這相信不會是魔王的主意，我們又不是與他作對。」

柳清風冷冷道：「什麼時候你也變得聰明起來。」

秦獨鶴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笨人，只不過我的智慧一直被一個人的光芒掩蓋着。」

柳清風道：「那你爲什麼不將他除去，好讓你的光芒透出來？」

「因爲還沒有這個必要，」秦獨鶴冷然接問：「這時候你還說此廢話作甚？」

柳清風冷笑。「那些才不是廢話？」

秦獨鶴道：「楚烈與你之間，到底有什麼過節？是不是他做過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

張千戶接道：「抑或是你做出了什麼壞事被他發現，非將他除去不可？」

柳清風道：「你們若是能夠將我拿下，而我又還有氣，相信我或會說出來。」

張千戶搖頭。「合我們二人之力，你一定不是對手，以你性格的懦弱，一倒下，一定會說出，又何必多此一舉？」

秦獨鶴轉向沈勝衣道：「這是我們兄弟之間的事情，老弟請不要揷手。」

沈勝衣淡然一笑，身形斜掠了出去，掠上了一角滴水飛簷。

柳清風目光一轉，喃喃道：「這件事的確應該由我們自己來解決。」

張千戶道：「你還沒有回答。」

秦獨鶴道：「沒有回答已經是回答，我們看來是不能省回這番氣力的了。」

張千戶探袖又拿出那個算盤，秦獨鶴黎木杖一振，斜指柳清風心窩。

柳清風淡然振劍，一道劍光在身外展開，清冷如水，如月。

秦獨鶴黎木杖突然一動，毒蛇般揉前，張千戶算盤接一响，一旁欺上。

柳清風沒有動，左手二指一併，「嘶」的點出一股勁風，對向張千戶眉心！

張千戶面色一變，算盤一擋，「叮叮」兩顆算珠疾揚了起來。

柳清風右手劍接一掄，切在黎木杖之上，他的出手看來並不快，却奇準。

秦獨鶴突感有異，待縮杖，已經來不及，「刷」的那條黎木杖竟然被削下半尺一截。

柳清風旋即欺前，劍光署盛，追刺秦獨鶴，「嘶嘶」破空聲接响。

秦獨鶴急退兩丈，仍然擺脫不開，柳清風突然回身，劍亦回，一劃，「叮叮叮」一陣亂响，三十顆算珠盡被他這一劍擊下。

秦獨鶴一聲輕嘯，黎木杖立回，滿天杖影，當頭罩下，迅急無比。

張千戶算盤同時再展，五顆算珠先打出，急打柳清風後背。

柳清風一偏身，離弦箭矢也似從杖影下脫出，張千戶五顆算珠同時落空，一聲「好！」算盤一搖，十顆算珠疾射前去！

柳清風一聲冷笑：「彫蟲小技！」身形滴溜溜一轉，劍一斜，只聽「叮叮叮」連串異响，那十顆算珠竟都黏在劍鋒上。

「還你！」柳清風劍鋒接一彈，算珠向張千戶射回，竟然比來勢要勁上很多。

張千戶算盤一掄，算珠都打在那之上，只覺其重如離弦彈丸，不由心頭一凜。

秦獨鶴黎木杖緊接擊至，柳清風劍一吞又吐出，正擊在杖頭上！

「嘶」的一下劍鋒裂破空氣聲，劍鋒竟直入杖頭內，那條堅實的黎木杖竟然被劈開了兩爿！

秦獨鶴這一驚非同小可，也就在這一驚之間，劍鋒已直入一尺！

張千戶一眼瞥見，算盤一揚，四邊框框突然散開，連成了一條長逾三尺的金棒，那些算珠算柱同時彈出，射向柳清風！

秦獨鶴亦長身暴退！

柳清風耳聽風聲，沒有追前，身形凌空拔起來，一爿木杖隨劍飛上了半天。

珠柱在柳清風脚下射空，那條金棒却凌空向他的面門點來！

柳清風輕「嗯」一聲，劍一翻，「叮」的接下。

兩人的身形旋即落地，半空中又已交擊了二十八次。

柳清風一劍比一劍快，甫着地，就將張千戶迫退三尺！

那爿木杖即時向他飛來！

是給秦獨鶴一杖擊下，反飛向柳清風，雖然是一爿木杖，貫上眞氣，不下離弦箭矢。

柳清風人劍立回，「嗤」的一聲，那爿木杖再分成二爿，劍勢接一引，劃向秦獨鶴面門！

秦獨鶴急退，柳清風如影隨形，一劍接一劍，速刺十二劍！

秦獨鶴不得不以杖迎，「刷刷」兩聲，又先後被削下三寸許長的兩截來！

柳清風連聲冷笑，道：「你能夠再接我幾劍？」笑語聲中，劍出不絕！

秦獨鶴面寒如水，張千戶金棒一旁揮來，硬硬截斷了柳清風的劍勢。

柳清風目光劍光閃動，迅速七劍，再一引，將張千戶迫向秦獨鶴，這一來，無後顧之憂，柳清風一劍直迫張千戶秦獨鶴二人，縱橫開闔，更見流暢。

張千戶秦獨鶴棒杖齊展，但竟然都阻不住柳清風的攻勢，被迫得步步後退。

柳清風一輪搶攻，冷笑道：「你們的武功非獨毫無進展，反而退步了很多，看來今天我要殺你們，也不是一件難事。」

秦獨鶴冷笑應道：「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柳清風道：「單打獨鬥，現在你手中木杖已變成木片，屍橫地上。」

秦獨鶴並不否認這個可能，只道：「我就是倒下，你也未必能夠全身而退。」

柳清風道：「你怎麼不叫姓張的退下，看看是不是如你說的這樣？」

張大戶截道：「他就是這樣叫我也不會退下的。」

柳清風冷笑道：「你到底是一個好大哥。」

張大戶道：「只是有眼無珠。」

柳清風道：「錯了，只是你的錢太多，也將錢看得太重，沒有將我這個窮兄弟看在眼內。」

張千戶一怔。「這是什麼話？」

柳清風冷冷的道：「你當然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我却有。」

張千戶雙眉緊皺，金棒連接柳清風八劍，雙眉突一展。「你是說當年你向我借取黃金千兩那件事？」

柳清風冷笑。「你到底省起來了。」

「你是認眞的？」

柳清風道：「當時我雖然喝了一些酒，有些醉意，說的却不是醉話。」

張千戶道：「你却像在說笑。」

柳清風道：「因爲那是我第一次向人借錢，你難道不知道，第一次向人借錢的人，面皮都是比較薄，只有像說笑那樣，才覺得好過。」

張千戶歎息。「我們是好兄弟，你若是眞的有此需要，又何妨直言？」一頓接又道：「當時我眞的只以爲你是在說笑，而且你也說不出其中用途。」

柳清風苦笑道：「那是因爲我說不出口。」

張千戶有些詫異，秦獨鶴冷笑揷口：「你不是一向淡薄自甘？」

柳清風道：「可惜我到底也是一個人，只要是人難免就會有欲望。」

秦獨鶴追問：「你的欲望是什麼？」

柳清風劍一緩，道：「女人。」

秦獨鶴怔住，張千戶沉吟着道：「我記得你年輕的時候，曾經說過，只要找到一個適合的女人，你也會成家立室。」

柳清風道：「我總算找到了。」

秦獨鶴道：「就是那個女人要你千兩黃金？」

「不是她。」柳清風正色道：「是養她長大的人。」

「她沒有父母？」

「有，只是家境貧困，自小就將她賣進青樓。」

「你說她是一個妓女？」秦獨鶴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張千戶亦一樣大吃一驚。

柳清風道：「她雖然是一個妓女，却出污泥而不染，一向只是賣藝，她非獨漂亮，而且聰明，琴棋詩畫，在我之上。」

張千戶點頭。「難怪你對她這樣痴心了。」

秦獨鶴忽然問：「她到底有多大？」

柳清風道：「若是她沒有死，今年應該有三十了。」

秦獨鶴又吃一驚。「若是我沒有記錯，你應該六十出頭的了。」

柳清風道：「連她本人也不在乎，你又何必大驚小怪？」

秦獨鶴懷疑道：「她眞的不在乎？」

柳清風冷冷道：「我的耳朵一向都很好。」

秦獨鶴倏的一笑。「我不是懷疑你的話，但總是覺得，這實在有些難以令人置信。」

柳清風道：「你這個活殭屍，懂得什麼？」

秦獨鶴笑笑道：「也許她對你眞的有好感，而你也事實能夠給她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覺。」

張千戶截道：「他既然認爲是這樣，你又何必澆他冷水？」

秦獨鶴輕「嗯」一聲，柳清風怒道：「你們不相信？」

張千戶尚未答話，秦獨鶴又道：「不是不相信，只是覺得你做她的父親也已嫌太老。」

柳清風斷喝道：「住口。」

秦獨鶴又道：「她也許眞的將你當做父親一樣。」

柳清風大怒，劍一緊，疾攻秦獨鶴，張千戶金棒截下，道：「她就是因爲你不能夠替她贖身引致死亡？」

「可以這樣說。」

張千戶長歎一聲，秦獨鶴又道：「可以這樣說，也就是說並不是這樣。」

柳清風恨恨的道：「我因爲自信一定可以籌到千兩黃金，在那個鴇婆面前誇下海口，到時限回去，不免受盡了冷言冷語，而那個鴇婆亦因此而迫她另擇人家。」

秦獨鶴道：「你沒有因此作罷。」

柳清風冷笑，秦獨鶴接問：「那你採取了什麼行動？」

「我一怒之下，決定貪夜去將她刦走，但此事一發生，他們必定知道是我的所爲。一嚷開來，我以後就不用在江湖上立足了。」柳清風沉着臉，「除非安排得很好，或者安排一個意外，將所有人一並毁去。」

張千戶秦獨鶴怔怔的望着柳清風。

「所以我安排了一場大火。」柳清風劍停下，靠在假山之上，神情一黯。「在火起之際，我便去救人，那知道鴇婆已然將她弄到了另一幢樓子。」

秦獨鶴道：「想必是她考慮到你可能有此一着。」

張千戶接道：「莫非你也就是從那幢樓子燒起來？」

「不幸正是——」柳清風的神情更黯淡。「我遍尋不獲，抓人問清楚，趕回去搶救，那幢樓子已經在火海中。」

張千戶一再長歎，秦獨鶴看見柳清風的面色那麼難看，到口的話亦嚥了回去。

柳清風按劍冷冷的瞪着二人。「這一切都是因爲籌不到千兩黃金引起，當時我就已發誓，總有一天要你們後悔。」

「我們？」張千戶急問：「還有誰，楚烈？」

柳清風道：「不錯，楚烈，我痛恨這個人有甚於你！」

張千戶道：「那又是爲什麼？」

柳清風道：「我第二個找的就是他，雖然他沒有你那麼富有，但千兩黃金在他來說還不成問題。」

張千戶沉吟道：「他應該比我更爽快，應該不會拒絕你的。」

柳清風道：「他沒有，可是他說的話我却是受不了，所以我只當醉話，沒有再向他提及，第二天便告辭離開。」

張千戶道：「楚烈並不是一個口齒輕薄的人，絕對不是。」

秦獨鶴揷口道：「他們當時都喝了酒，他說的不過是醉話。」

柳清風道：「一個人有些酒意，臉皮通常都會比較厚一些，也容易說話。」

張千戶歎氣。「楚烈喝酒，總是一壺壺的盡往咽喉倒下去，很容易醉得一塌糊塗，胡言亂語，自是難免之事，你又何必認眞？」

柳清風道：「他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就是醉話，也不會無的放矢，我不能不承認，他說的也實在很有道理。」

秦獨鶴嘟喃道：「不難想像他對你怎樣說話。」

柳清風道：「我却是絕不以爲在摧殘少女，你們亦應該知道，妻喪之後，從來我就沒有再喜歡第二個女孩子，到那個年紀，突又起續弦之念……」

張千戶截道：「絕無疑問你是出於一片眞誠，老夫少妻的例子也多的是……」

秦獨鶴道：「我總是覺得年齡相差太大不會是一件好事。」接問：「你有沒有想到也許你們只適宜詩酒唱酬？」

柳清風道：「在現在來說，這些都已無關要緊。」

張千戶頷首。「我也只是想表明一句，當時我的確以爲你在開玩笑。」

柳清風冷笑道：「你不是叫做精打細算？」

張千戶道：「對於老兄弟老朋友，有時我却會變得很愚蠢，這大概我一直都認爲老兄弟老朋友之間無事不可直言，不必費心測度。」

「你的口才一向很不錯。」

張千戶搖頭。「我們的交情，不止值千兩黃金。」

柳清風沉默片刻。「不管怎樣，這件事都已成爲過去。」

張千戶道：「我看你事後其實也很明白，否則絕不會現在才報復。」

柳清風無言。

張千戶接道：「而且我相信昨夜的事情並沒有預謀，射出那一針，完全是一種無計劃的行動，只是你突然想起昔年的怨恨，突起殺機。」一頓搖頭。「也許你只是想孫天成狠狠的刺楚烈一劍洩口氣。」

柳清風冷笑一聲，張千戶搖頭接道：「我倒是沒有想到有這許多曲折。」

「想到了又如何。」

「絕不會請沈老弟留意你。」

「若是我要走。」

「也不會阻攔，折了一個老兄弟已經夠我痛心的了。」張千戶微喟。「相信你現在也有些兒後悔。」

「笑話。」柳清風雖然這樣說，神色不覺一黯。

秦獨鶴看了張千戶一眼，沒有作聲。

柳清風倏的又問：「若是我現在要走，要你們讓開？」

張千戶道：「我們一樣讓開。」

「是不是因爲自知阻我不住？」

張千戶緩緩道：「我們二人聯手，絕可以與你拚一個同歸於盡。」

秦獨鶴接道：「你的劍術雖然比往日進步很多，並不是全無破綻。」

柳清風冷冷的盯着二人。

張千戶倏的揮手。「你可以走了。」

柳清風冷笑。「是眞的？」

張千戶歎息。「我一直以爲你淡薄自甘，是很洒脫的一個人，現在我才知道是錯得很厲害。」

柳清風道：「現在你看我怎樣了？」

「疑心既重，氣量又狹。」張千戶一再歎息。「我幾乎以爲你只是那個魔王變出來的傀儡。」

柳清風連聲冷笑，秦獨鶴突然問：「你與那個魔王到底有沒有關係？」

「怎麼？還是要從我身上找綫索？」

柳清風不屑的望着二人。

這樣說已等於承認。

秦獨鶴冷應。「我們像是這種口不對心，說過作罷的人？」

「那還問來幹什麼？」

秦獨鶴道：「只是提醒你，他們是怎樣對付那種已暴露身份的人。」

柳清風道：「你們以爲我不明白？」

秦獨鶴道：「針刺楚烈既然不是魔王的主意，你這樣做，與孫天行犯了同樣錯誤，而且我絕對肯定，即使我們不說，他們亦會知道你已經暴露身份。」

柳清風大笑道：「到底是好兄弟。」

張千戶道：「你可以考慮清楚才決定去留的。」

柳清風笑聲一頓。「不管你們是否出自眞心，姓柳的仍然感激得很。」再一頓。「姓柳的也懂得怎樣子照顧自己。」

語聲一落，他仗劍舉步，往外走去。

張千戶秦獨鶴果然都沒有攔阻，只是目送柳清風遠去。

那邊趕過來的韓奇已怔在那兒，現在更像是傻瓜一樣。

沈勝衣亦沒有動，盤膝坐在滴水飛簷上，三人的說話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神態却一些變化也沒有。

柳清風在月洞門外消失，沒有回頭，只是挺直的身子已有些兒佝僂。

張千戶的身子亦佝僂起來，忽然歎了一口氣。「我這樣做是不是錯了？」

秦獨鶴笑笑。「由我來決定，也是這樣的。」隨手將斷杖拋開。

張千戶緩緩抬頭，轉向沈勝衣。「飛簷上是不是很舒服？」

洗勝衣笑應。「不太舒服。」一長身，一片柳絮也似飄下來。

張千戶接道：「這簡直就像在跟你開玩笑。」

沈勝衣道：「事情發展成這樣，有誰意料得到？」

張千戶轉問道：「你都聽到了，以你看他是否魔王的人？」

「不是已經承認了？」

張千戶道：「想不到他的劍術竟已練到這個地步，不待言，又是魔王所賜。」

沈勝衣點頭。「方才他施展的劍法，與孫天成歐陽臥等施展的大同小異。」

秦獨鶴訝道：「他却是不在乎秘密洩露。」

張千戶道：「不出兩個原因，一是我們已知道魔王的存在，其他的也許他認爲都不太要緊，此外就是，他與那個小老人一樣，身份比較特殊。」

秦獨鶴點頭道：「以他的輩份、聲名、武功，就是獲得特殊的看待，也不足爲怪。」

沈勝衣喃喃道：「只是有些可惜。」

「嗯——」秦獨鶴歎息。「是什麼打動了他，甘願拋棄這數十年辛苦得來的清譽？」

「也許是武功。」張千戶苦笑。「也許是金錢，經過那次的事情，他應該知道金錢有時也很重要的了。」

沈勝衣道：「我只是担心魔王到底在計劃什麼？」

張千戶點頭。「看來他已經網羅了不少的高手，順從的許以高職，不順從的就囚禁起來，照樣子塑造一個替身……」

秦獨鶴道：「我從未見過那麼高明的易容術。」

沈勝衣絕對同意。「除了易容術之外，在武功方面，也不是尋常可比。」

張千戶道：「那個地下室看似不簡單，但所耗的費用只怕並不大，從其中所賺到的却是不少。」

「這可以看出在招攬高手之外他還在籌集金錢。」沈勝衣摸摸鼻子。「從種種跡象看來，他要幹的一定是一件大事。」

「大事——」秦獨鶴苦笑，這兩個字也實在太虛泛。

沈勝衣道：「要知道是什麼大事，不是全無辦法。」

張千戶目光一閃，道：「不錯，我們可以從艾飛雨的身上着手追查。」

秦獨鶴一怔，張千戶又道：「他需要一個艾飛雨的替身，可見這件事必定與他有關。」

秦獨鶴點了點頭。「艾飛雨在我們這兒……」

沈勝衣的面色突然一變，張千戶亦好像省起了什麼，變色道：「昨夜魔王所以與我們妥協，也許就因爲需要時間撤走密室之內的東西，若是他已經安全，只怕也不會放過艾飛雨……」

話說到這裏，沈勝衣已經掠了出去，張千戶秦獨鶴亦雙雙掠出。

一陣奇異的笛聲即時劃空傳來。

昨夜驅蛇的似乎就是這種笛聲。

× × ×

吹笛的是司馬仙仙，盤坐在屋脊上。

她吹笛的姿勢是如此美妙，輕衫下若隱若現，窈窕的胴體又是如此動人，曉風吹過，輕紗飄揚，有如烟霧，人看來簡直就像是天外的飛仙。沒有人知道她什麼時候進來，從那兒進來，這是說活人。

進來的一共十六個司馬仙仙，除了吹笛的那一個，其餘的都已將艾飛雨居住的院落包圍起來，遇上他們的張家婢僕無一例外，都被她們刺殺劍下。

一劍致命，沒有聲響，在殺人方面，她們都顯然受過嚴格訓練。

司馬長吉曾說過，她們的視力都不很好，在亮光之下看得不能太遠，現在她們每一個的眼睛事實也像是籠上一層烟霧，淡淡的，看來却是更迷人。

那是驟眼來看，細看之下不難發覺她們的眼神非獨有些呆滯，而且殺機畢露。

笛聲一響，她們突然一齊撲前，每一個都有如猛虎出山，跡近瘋狂。

門窗一道道迅速被撞碎，人劍飛入。

× × ×

笛聲才起，艾飛雨就驚醒，他雖然體力尚未完全復原，睡得很酣，但仍然能夠保持一些兒警覺。

在他的枕旁壓着一支劍，這是他多年的習慣，沒有劍在身，他就有一種赤裸的感覺，不舒服的感覺。

沈勝衣是劍客，當然明白一個劍客的心境，張千戶也一樣明白，或許還因爲某種預感，進入張家莊之後，乃忙替艾飛雨弄來一柄劍。

艾飛雨一躍而起，右手同時拔劍出鞘，沒有他以前的快，但也並不慢！

一個司馬仙仙幾乎同時破窗而入，一劍刺來！

艾飛雨左手抄起被子，迎向來劍，一下異响，劍刺進被內，艾飛雨的劍同時刺進那個司馬仙仙的咽喉！

三柄劍旋即從不同的方向刺來，每一劍都迅急而狠辣地刺向要害。

艾飛雨以几子擋一劍，接一劍，閃一劍，劍一引，將一個司馬仙仙的右臂斬下，那個司馬仙仙毫無痛苦的反應，竟在繼續撲前去。

艾飛雨冷不提防，給那個司馬仙仙一手握上咽喉。

指甲已陷入皮膚，艾飛雨的反應並不慢，立即一拳痛擊在那個司馬仙仙的咽喉上！將她擊飛出去，他的脅下同時挨了一劍，衣衫迅速被血染紅。

笛聲急激，衝進房間的仙仙瘋狂撲上，劍劍毒辣，艾飛雨險象環生。

他不能不退，一退再退，後面已經是牆壁，不能再退！

那些司馬仙仙步步緊迫。

艾飛雨向牆壁上一靠，長劍展開，敵住瘋狂刺前來的亂劍！

土堊紛飛，牆壁上刹那出現了十多個劍洞，艾飛雨身形也還算靈活，及時閃避，這十多個劍洞才沒有出現在他的身上。

他已經完全沒有還擊之力，要狠，那些司馬仙仙遠比他兇狠，最要命的是她們根本就不要命，不受嚇，艾飛雨一劍刺出，除非正中要害，否則，根本沒有多大作用。

而他再一劍刺出，勢必不能兼顧其他攻前來的司馬仙仙。

所以他只有在身前織了一道劍盾，一面招架，一面向窗戶那邊移動。

那些司馬仙仙完全不在乎艾飛雨怎樣應付，只是不停的進攻。

她們的目標看來就只有一個——將艾飛雨擊殺！

沒有說話，金鐵交擊時響過不絕，艾飛雨的劍盾迅速被攻破！劍盾一破，艾飛雨知道第二道劍盾已無望組成，不能不突圍，狂吼聲中，衝了出去。

三個司馬仙仙在他的快劍前倒下，同時他也不知自己挨了多少劍，只覺得身體上好幾處傳來一陣陣刺痛，劇痛。

他總算衝了出去，却已變成血人也似，再衝前半丈，支持不住，倒下。

那些司馬仙仙緊追上前，也就在那刹那，一道劍光從窗外飛進，「叮叮叮」一陣亂響，撞開了向艾飛雨刺下的亂劍。

是沈勝衣的劍，身形落下，沈勝衣狠狠又兩劍，將接近兩人劈殺劍下。

笛聲未斷，其他的繼續衝殺前來，沈勝衣厲聲暴喝，劍閃電擊下，再斬兩人。

笛聲即時中斷。

× × ×

張千戶的輕功雖沒有沈勝衣的高明，但落後並不太多，沈勝衣撲入房間，他却是掠向瓦面。

吹笛的那個司馬仙仙若無其事，繼續吹她的笛，張千戶一看，知道那個司馬仙仙的神智已然被控制，有如行屍走肉，也不多說，金棒當頭擊下。

那個司馬仙仙那刹那總算知道危險，舉笛擋去，「鏗」的笛被砸飛，張千戶再加一棒，當場將那個司馬仙仙的天靈蓋擊碎。

那個司馬仙仙慘叫一聲，從瓦面上滾跌下去，張千戶一翻身，亦往下掠。

他本來是一個慈祥的老人，現在已動了殺機。

× × ×

沈勝衣殺機更大動，劍勢如中天陡裂，疾走雷霆，一劍劈下，非獨將劍劈斷，連人也劈開兩邊。

笛聲一斷，剩下那幾個司馬仙仙的動作立時變得遲鈍，沈勝衣眨眼間又刺殺三人。

秦獨鶴亦穿窗掠入，下手亦不留情，剩下三個司馬仙仙在他掌下無一倖命，玉殞香銷。他掌力雖然沒有禁烈沉雄，一掌擊在要穴上，亦奪魂勾魄。

沈勝衣慌忙將艾飛雨扶起來，只是他身上鮮血淋淋，幾個劍洞都在致命所在。

「飛雨，振作起來！」沈勝衣隨即以劍柄封住了艾飛雨劍洞旁邊的穴道，這鮮血停止了奔流，沈勝衣却知道，這並不能救得艾飛雨的命。

張千戶一陣風也似奪門而入，目光落在艾飛雨身上，脚步一頓，雙眉深鎖。

秦獨鶴一旁走上前去，扶住了艾飛雨另一邊。

艾飛雨居然還笑得出來，笑顧沈勝衣。「我方在慶幸逃出生天，原來並沒有……」語聲嘶啞，血從他的嘴角流下。

沈勝衣嘴唇顫動，欲言又止。

張千戶亦似要說什麼，到底沒有說出來。

艾飛雨喘了一口氣，接道：「到現在我還是孑然一身，所以也沒有什麼後事交下來，了無牽掛，去得倒也安心。」

張千戶一咬牙截道：「艾老弟，你生平可認識什麼大人物？」

這時候這樣問，無疑是有些殘酷，却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艾飛雨竟然明白張千戶的心意，道：「有兩個……」

「誰！誰？」張千戶追問。

艾飛雨一笑，道：「一個就是那沈大哥……」

張千戶一怔，他不能不承認沈勝衣已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大人物。

沈勝衣苦笑。「還有一個呢？」

（未完）

武林軼事

萬籟聲虎穴闖三關

嚴霜・文
盧令・圖



很久之前，有一晚，在九龍那邊的一間警署戶外，有一個年逾花甲的老人，在街上走動，徘徊了很久，警方認爲他形跡可疑，把他帶到警署裏面盤問，此人自稱是「仙翁」，職業是教頭，向他盤問的帮辦聽了，打量對方一眼，說：「你那麼瘦，怎能做教頭呢？」

仙翁說：「如果選舉香港先生，一定要大隻佬參加，我就不够資格，反過來說，只是打人，講究功夫深淺，我就有資格做教頭。」

那個帮辦再問：「你的拳館在甚麼地方呢？」

仙翁傲然說：「我沒有拳館，只是上門教授徒弟，賺些銀両過活。」

當時警署裏面有十多人，包括帮辦和警探，聽了這句話，都發生反感，認爲他這樣說只是掩飾夜間隨意走動的違法勾當，向他盤問的帮辦絕不相信，一定要他拿出證據來，證明他是敎頭的身份，他無可奈何，只好沉着氣說：「帮辦，我的功夫就是證據，我能够打贏你們，不妨試試，如果你們輸了，就該承認我有資格做敎頭，教人打功夫。」

他這番話說得很認眞，那些人聽了，哈哈大笑，審問他的帮辦，冷然說：「仙翁，你肯在這裏表演一路拳法給我們看看嗎？」

他說：「我巳經說過，我能够打敗你們，儘管你們逐個挑戰，或者一齊撲攻，我仍有信心必勝，故此不必表演，想打就打。」

帮辦說：「好的，請你們散開，讓我跟他玩玩。」

說完，他揮了揮手，在場各人散開，留下一個有十多尺長八尺闊的空位，讓兩人交手。那個帮辦有一百六十多磅，身高手長，發拳勇猛，以爲一拳就可以把瘦削而又蒼老的仙翁擊倒，想不到兩人剛剛交手，他就看不見對方，跟着發覺前後左右都有拳掌繞着他打，大吃一驚，他就像是註定要捱打的，仙翁繞着他團團轉，忽東忽西，用手掌拍了他七八下，突然退後，臉露微笑，說：「帮辦，我們打和了。」

帮辦自知不敵，只好陪着笑臉，說：「是的，你確有資格做教頭。」

那時在場觀戰的三個警探，看了不服氣，挺身而出，以私人的名義跟他過招，他說：「我早巳說過，一個人打三幾個，不成問題，你們一齊撲攻好了。」

三個人聽了，喜形於色，大喝一聲，分別繞着他，作三角形的樣子，站定脚步，突然搶攻，一個出拳，兩個出脚，仍是剛才那樣子，他們很快就失去了攻擊的對象，發拳的一個還可以支得較久，出脚的人，剛剛發動攻勢，立即倒下來，因爲腿彎後面給人用脚撑了一下，剩下來的一個，變成單對單，此人平時練習過中國功夫，認爲有得打，但却展開攻勢之後，總是打不到仙翁，眼見那一拳巳經打到，殊不料對方的上半身向後稍爲傾斜，他的右邊膝蓋骨吃了一脚，仍是倒下來，他懂得這一招是「倒拗蓮花」，用一條腿支持整體的體重，上半身微微向後，避過來拳，另外一脚踢出，用來對付急攻直拳，恰到好處，但却感覺到不容易施展，想不到這位花甲老翁打得如此出色，不能不服。

幾個人心服口服，停了手，反而懇求他在警署裏面教授拳脚，他聽了就說：「我這種拳脚是比較特殊的，最好是從來沒有學習過中國功夫或者西洋拳的人，從頭學起，你們巳經懂得搏鬥，把原來的門派拋開，改學這種拳脚，未必有成就，可能弄巧反拙，還是繼續練習你們自己懂得的拳脚好了，功夫有深淺之分，我苦練幾十年，自然略勝一籌，並非我這個門派功夫特別出色，只是我打鬥的經驗比較豐富而巳。」

他說得十分婉轉，各人聽了，更加佩服，笑着送客，此後，他在該處走動，就算是殘夜，也沒有人干涉，偶然有些箍頸黨向他襲擊，剛剛發招就倒下來，簡直不知道他如何出手。

這位老教頭的性格有些古怪，不喜歡跟庸俗的人交談，有人問起功夫，他只是說：「我這個門派不過順其自然出擊，並無巧妙之處。」

認眞懂得功夫的人，才知道它是比較罕見的一個門派，叫做自然門，確是一切順其自然。

自然門遠在五百年前巳經在山東享譽，不過，學習這種門派的人，多數喜歡養靜，除了打功夫，還喜歡靜坐，而且特別喜歡住在山林之區，久而久之，就會遁跡空門，故此，在佛門裏面懂得這個門派的人比較多，在熱鬧的城鎮之內，教授自然門的却非普遍，這個門派一傳再傳，承受武功的人愈來愈少，看來僅有仙翁特別出色，不過，四十年前曾經奪取中央國術館主持的中國功夫會戰冠軍那一個精壯青年

萬籟聲，他就是自然門的高手，却譽滿大江南北。

萬籟聲著述了一本奇書叫做「武術滙宗」，至今仍然可以在書店裏面買得到，他把中國功夫各門各派的特徵以及練習方式寫個詳細，還有十八般武器的招式，另有江湖口訣，練武之人，非讀不可，直到今時今日，萬籟聲雖巳超過七十歲，仍在大陸教授武功，等於總教練，可見他的功夫確有一套，不同凡响，說得清楚一點，不妨這樣說，自然門因爲出手踢脚，一切順其自然，故此不會傷及內臟，而且能够用很巧妙的拳脚擊倒對方，不必用毒招把對方打到殘廢，因此它是很有價値的，屬於中國功夫裏面的上乘功夫之一。

說到自然門這一百年來，最出色的一名高手姓徐，單名一個田字，他是山東墨城的人，自然門能够從佛門傳到塵俗來，開枝散葉，歸功於徐田居士。

照武林人稱述，徐田居士本來不是學習拳脚的，幼讀詩書，想考試中狀元，可惜命運不濟，幾次應考，名落孫山，壯志消沉，中年以後他就離家出走，到處遊覽，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後來他到了華山，與天寶寺的主持惠林和尚相遇，一見如故，就在該寺停下來，除了讀書寫字，研究佛學之外，還向惠林大師學習武功，自然門的功夫就是從惠林大師傳給他的，當時惠林大師告訴徐田，指出這一點，自然門最重要的就是順其自然，故此一定要有內勁，即是有了氣功的根底，兼且拳脚硬朗，做好了一切基礎，然後練習拳脚，否則，整套拳打得十分純熟，搏鬥的時候只能捱打，有等於無，此外，他還說，自然門要兼練氣功，對於中年人最爲適合，練習多時，便可健壯强身，到老不衰。

後來徐田居士活了很久，上述的仙翁現時超過花甲高齡，仍是很壯健，可見自然門確有健體養顏之效。

徐田居士學成了自然門的功夫，在天寶寺一住十年，回到山東，先後多次跟當地武林高手較量，總是打贏的，他才感覺到這種功夫不同凡响，後來他在故里居住，覺得俗世裏面是非多，再度出走，就在一座荒山裏面靜養，把他苦學得來的自然門各種功夫傳授給那一座廟宇裏面的僧侶，後來他仙遊，有些和尚無意中把自然門的功夫教授到俗家子弟，故此萬籟聲學習得到。

照徐田居士稱述，自然門一定要練習基本拳法，每一招一式，都有關連，首先要練習的功夫就是內圈手，坐低四平大馬，把兩隻手好像圓圈形，回還轉動，出手的圓圈，闊度跟肩膊相同，練習過內圈手，跟着練習蹬掌，即是由內圈手化爲單掌打出的姿勢，左右兩手分別練習，在練習當中，仍是四平大馬，過了一個時期，然後變爲弓式，跟着就開脚，練習走步，忽左忽右，每一步都是作圓圈形的，到時打出去的一隻手掌就化爲虎爪，有陰手陽手之分，再加踢脚，最奇妙的就是那雙手好像蝦形，雙手分開，中部露空，誘敵進攻，對方攻來，然後繞步走到對方的背後，跟着起脚，那一脚剛巧踢到對方大腿的腿彎後面，就倒下來。

仙翁在警署裏面一個打幾個，輕易取勝，就靠蝦手，田鷄脚，以及其他古古怪怪的招式。

自然門的招式除了基本馬步之外，俱是象形的，從飛禽走獸以及海產動物之中摹仿牠的形態，作爲出擊的拳脚，故此新招極多。

自然門十分重視步法，一定要有非常穩固的步法基礎，能够單脚支持自己的體重，踢脚出去，跟着收回，其快如風，或者把兩條腿左右換形，在換步之間發招，故此，它的拳脚並非依照普通拳門規矩出擊，等閒之輩，難以躲避，此外，它還有些特徵，如果他用左手發拳，跟着右脚放在左脚之後，這一拳發出之後跟着轉身，便會改變方向，繞到敵人的背後，在轉身之際，他的右手自動劈落，如果有人趁着他轉身，從旁邊或背後出擊，就會給他的劈拳打落，不會受傷，假如他置身於幾個人當中，發生混戰的狀態，他的確可以施展這種古怪的戰術，突圍而出，假如他在一堆人中間作戰，便即施展另外一種叫做五行拳的招式應戰，右拳向前衝，跟着把前脚變成後脚，退後一步，右手向背後一蹬打出，左手向前衝，換步之後變成弓式，左脚進前一步之後，便即退後，左手又向背後一蹬打過去，如是者連環出擊，一個身體有如風車一般，前後左右，到處打遍，那是一拳打出五行道理來的一些招數，亦即自然門獨有的一種作風，憑着這些厲害的本領，當時萬籟聲置身於虎穴，連闖三關，至今武林中人仍然津津樂道。

當時萬籟聲奪取中央國術館主持的中國功夫比賽第一名，隨即在館內担任教練，那時有幾個武林高手做評判員，包括鷹爪門的陳子正，太極門的楊露禪，以及其次兩名十分出色的人，各人都認爲他有資格做後起之秀的盟主，但却對他本人所擅長的自然門並不讚賞，尤其是在華北山東省非常有名氣的幾個拳師，都對他不滿，當時拳風最盛的就是「山東」，幾十個出色的保鏢是在山東出生的，有一名莊主叫做猛虎莊，係由山東姓岳，單名一個虎字的中年人佔有，此人十分喜客，本來不會對萬籟聲仇視，但因山東省的一部份拳師在他臉前講述萬籟聲的壞話，認爲萬籟聲十分囂張，應該給他一點教訓，免得目中無人，於是，萬籟聲就遭受到一場眞實的考驗。

岳虎以猛虎莊的莊主名譽派人把請帖送到中央國術館，邀請萬籟聲到莊上喝酒談心，此係武林中結交的方式，別無他意，亦非祝壽，沒有別的嘉賓，那張請帖純然是私人邀請朋友小敍的性質，萬籟聲經過深長考慮之後，便即答應，把派帖來的家丁留在中央國術館內，住宿一晚，翌日早上，一齊上道，前往山東岳家的猛虎莊去。

猛虎莊的莊主岳虎，巳經五十六歲，十分壯健，除了臉上有些皺紋，反映出他略爲有點老態之外，目光烱烱，脚步沉實，聲音宏亮，仍然是個很有氣概的武林中人，他在山東有的是錢，良田萬頃，姬妾如雲，就算是家丁，也有四十多個，從莊裏走出闖蕩江湖的子弟，也有六七個，如果他稍爲有點欺負良民的行動，那就有資格稱做惡霸了，不過，他雖然是一名首富

，並非為富不仁，因此他的名氣相當响，且又受人尊敬，萬籟聲到達岳府，跟他在客廳談了一會，覺得他並無惡意，放心住下來。

岳家莊根本上就建築在一處山林泉石之區，背後是一座稱做劍崖的山，前面是海，海上還有大大細細的石，潮水漲滿，那種形狀有如棋子的石頭露出海面來，就像是一局殘棋，風景絕佳，稱做棋盤石，附近有的是蒼松翠柏，互相襯托，更加覺得古意深醇，萬籟聲曾經在泰山練劍，對於山明水秀的地方特別留戀，他抱着懷古思幽之情，留在岳家莊作客，一住就是三天，他正想告辭，那天早上，兩人在棋盤石附近一座平台之上品茗，那種青茶也是山東的特產，叫做玉螺香，萬箍聲讚不絕口，料不到兩人只是喝了一會茶，忽有一個彪形大漢，自遠而近，拱手為禮，先行向莊主岳虎打招呼，然後向他請示，自稱十分仰慕萬籟聲的拳脚，渴望請萬先生賜教幾招。岳虎聽了，向萬籟聲那邊望了一眼說：「萬先生可否讓他增加見識呢？」

萬賴聲雖然一向躲着練習拳脚，很少到江湖走動，可是，他平時跟武林中前輩，夜間清談，對於江湖上的人馬，總是有點認識，忽然之間闖入一名彪形大漢，虎步龍騰，拳大如斗，兼且瞪眉突眼，顯然並非善類，岳莊主跟這傢伙只是點頭打個招呼，就把話題落在他的身上，似乎早就有了默契，在這一瞬間，萬籟聲暗呼不妙，那時他已經置身於平台之上，而且跟岳莊主坐談，身為中央國術館的教練，且是第一屆全國武術比賽冠軍，怎能如此丟臉，婉詞謝絕呢？再者，對方似乎抱着挑戰的心理，就算他拒絕，恐怕那個彪形大漢也不肯放過，故此，很快萬籟聲就拿定主意，決心跟這傢伙周旋，聽了岳虎所言，立刻站起來，拱了拱手，先向岳莊主打了一個招呼，然後向對方拱手為禮，說：「請問壯士高姓大名？」

岳虎哈哈大笑，說：「萬先生，他也是姓岳的，單名一個彪字，綽號飛天彪，擅長大拳大馬，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對方撲攻，有許多人敗在他的手上，他現時在山東縣一間鏢局裏面担任總鏢頭之職，確是仰慕萬先生的大名而來，並無惡意，兩位落場過招，小弟在旁暫充公證人，點到即止，倘若兩位同意，就在此地玩玩，兩位意下如何呢？」

局勢發展到如此境地，萬籟聲無可推辭，索性點頭，跟着一個箭步，走到平台東面，至於岳彪，站在西面，跟他相對三十尺，岳虎看見兩人擺好了招式之後，便很鄭重的說：「兩位一起發招，我大喝一聲，立即交手，不必開言。」

兩人同意，分別點頭，於是岳虎站在一旁，以公證人姿態出現，先行舉手，然後把右手由高處劈下來，大喝一聲，萬籟聲不敢怠慢，却又並非急於進攻，只是向前慢步的走過去，至於岳彪，却非常焦躁，似乎想一招打贏，剛剛聽到發施號令之聲，他就飛奔過來，人到拳到，擺出一副搶攻的姿態，剛剛動手，就以直拳橫拳的獨特招式打出。

萬籟聲最擅長的，就是自然門中五形拳，另有一套七星步，一進一退，有如天上北斗七星，步法穩定，變化極速，不管對方施展如何兇猛的拳脚，總是能够閃避得過，一來他想摸透對方拳脚的門路，然後發招出擊，二來他希望對方知難而退，不要咄咄迫人，故此，在兩人交手的幾個回合之內，他絕不發招，只是兩手相交，便即閃身而退。對方所發的直拳橫拳全部落空，改用脚法出擊，一雙脚有如車輪般，上下翻飛，無奈萬籟聲都是不肯接戰，看見他飛脚出擊，立刻向後一跳，就是七步，因此，對方踢盡了七七四十九脚，仍是無法踢中萬籟聲。

岳彪苦戰了一會，仍然無法擊敗對方，怒火攻心，幾乎想立刻把萬籟聲置於死地，却又無可奈何。就在這時，南方有一個臉色蒼白但却肌肉結實的青年，叫做岳雪，自遠而近，大聲說：「大哥，你們這樣有興緻玩耍，可否讓我加入玩玩呢？」

說完這句話，他就加入戰團，絕不理會萬籟聲是否提出抗議，看來這個武林中的新秀，已經跟岳彪在事前談過，如果岳彪鬥不過萬籟聲，他就加入戰團，兩個打一個。兩人以為合力作戰，萬籟聲絕對無法閃開，迫萬籟聲發招，料不到萬籟聲仍是抱着一貫的宗旨，始終留手，絕不出擊，再戰幾個回合，兩人仍然無法把萬籟聲包圍，迫他展開攻勢。

忽然之間，萬籟聲眼前有一個黑影飄過，定眼看時，平台上面多了一個黑衣人，此人仍是岳家莊的人馬，先向莊主拱手，再向岳彪和白面書生似的傢伙拱手為禮，跟着飛脚踢出，於是，萬籟聲給他們包圍在核心之內，那時再也沒法閃避了，只好把他生平所學的本領施展出來。

他在三個人當中穿插，揮拳踢脚，總是極為準確，不單是能够很巧妙的避過對方各種攻勢，還可以連消帶打，有如風捲殘雲一般，苦戰多時，岳彪就捱了一脚，倒地打滾，萬籟聲在他背後脊樑骨之處踏了一脚，他就渾身發抖，無力作戰，岳虎看見他的脊骨受傷，受傷之處正是「脊樑穴」，相當嚴重，趕快叫人急救，把他搬走，於是對方只有兩人留下來繼續苦戰。

最後參加戰團的一個就是黑蛇岳鉈，他的輕功極精，往往躍到敵人的臉前，然後踢出一條鎖喉腿來，跟書生模樣的岳雪上門攻勢互相呼應，他們以為萬籟聲沒法相鬥，殊不料萬籟聲愈戰愈勇，找到機會，一個掃腰腿又把岳雪掃跌，剩下岳鉈一個，更加難以取勝，這傢伙自知不敵，在酣戰中，身形一抖，忽然飛出三個用純鋼打造的飛鉈，萬籟聲看見他身形一晃，趕快飛躍起來，飛鉈落空，這傢伙趁住萬籟聲雙脚沒有落地時，立刻飛躍出擊，兩人在空中過招，萬籟聲的大腿被他踢出來的一脚擦過，傷害極微，他却被萬籟聲掃跌，倒在地上，滾了幾滾，然後勉強站起來，顯然是輸了。岳虎看見他的三名高手分別敗在萬籟聲的脚下，只好挺身而出，收拾殘局，先後拱手向萬籟聲說幾句讚佩的話，然後喝令兩個退下，邀請萬籟聲照常坐下，再作詳談。

雖然他很誠意，萬籟聲仍是有所戒備，再喝一杯清茶，便即告退，岳虎仍然擺出莊主的風度，親自送客，事後沒有派人他尋仇。

（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驀見女金剛　自願作冰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延昭和玉嬌娃在石洞中經過一夜相處之後，玉嬌娃毅然離去，準備苦練「天魔三絕」，柳延昭經此一夜，對玉嬌娃不能忘懷，但玉嬌娃已離他遠去，他只得立即趕回「金剛寨」，但奔至「金剛寨」後，才知蕭克英，秦文玉，以及焦艮、孟贊，已因要去追趕他而兵分兩路奔向關外小興安嶺去了，柳延昭只好立定主意，向山海關奔去，希望能搶在蕭克英等人的前頭……「金杯追魂」東方白在酒肆中喝酒，遇「尊天會」的戚如山和司馬玉人，司馬玉人想要招攬他入尊天會，在暗中對東方白下了慢性毒藥，經尉遲巧的提示，東方白才知已上當……

東方白此時已滿腔怒火，自然不會再要這面鐵牌，只是目注尉遲巧，雙眉緊蹙，詫然問道：「尉遲兄，你知不知道對方是怎麼傳毒？我似乎從未與那司馬玉人小賊，有過任何接觸？……」

尉遲巧笑道：「我在酒肆門外，偷看熱鬧時，曾見東方大俠的特製金杯，曾到過司馬玉人手上？」

東方白恍然頓悟，「哦」了一聲，急從腰間解下金杯，撕爿衣襟，加以擦拭。

尉遲巧道：「東方大俠可以暫時寬心，司馬玉人一路間仗此手段，已害多人，但他這個獨門奇毒，似屬慢性，在眼前不會發作。」

東方白點頭道：「我剛才行功默察時，業已發現約莫在五六十日後，才會發作，故而司馬小賊聽我允於十個月內，前去『九迴谷』後，根本不加說明，他顯然是志得意滿地，等我去自動投降而已。」

尉遲巧嘆道：「在人控制下，怎敢不低頭？奇毒入腑，生死由人……」

東方白突然目閃精芒，沉聲喝道：「不一定，我認為我有把握先祛此毒，然後再問罪『小興安嶺』！」

尉遲巧愕然道：「莫非東方大俠除了酒量蓋世，武學驚人之外，還精於歧黃妙術？」

東方白搖搖頭道：「我對醫道，只是一知半解，但卻有位幾乎等於華陀再世的神醫朋友。」

尉遲巧一怔道：「當世中，還有藝擬華陀之人麼？我真孤陋寡聞，這位神醫是誰？」

東方白道：「尉遲兄有沒有聽說過有個不以醫道名世，但卻具有生死人而肉白骨回春手段的醉貓劉三？」

尉遲巧笑道：「原來東方大俠意中所指，乃是此人！但這劉三性情極怪，從來不與武林人物往還，據說隱居『嶗山』，終日醉臥，連個居處都不會被外人輕易尋着。」

東方白道：「我卻一找便着，而『醉貓』劉三也決不會不肯為我盡力！」

尉遲巧彷彿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點頭說道：「我明白了，一定是東方大俠對那『醉貓』劉三，曾有深恩……」

話方至此，東方白便連搖雙手地，接口笑道：「尉遲兄，你猜錯了，我不是對劉三有恩，而是昔年贏了他一個東道，如今正好前去『嶗山』向劉三索債而已。」

尉遲巧眼珠一轉，向東方白含笑道：「劉三既號『醉貓』，東方大俠又稱『酒煞』，你們所賭的這項東道，可能便是由酒而起？」

東方白頷首道：「尉遲兄這回猜對了，劉三自負酒量，我也決不服人，但請人為證，互賭東道之下，整整喝了一天一夜，仍是他先醉倒。」

尉遲巧笑道：「東方大俠既然贏過劉三東道，便趕緊走趟『嶗山』，請他一展岐黃妙手吧，奇毒在腑，雖然暫不發作，也總不是滋味……」

東方白道：「好，我便走趟『嶗山』，尉遲兄指點之恩，容俟後報！」

話完，把手一拱，便待別過尉遲巧，轉身走去。

尉遲巧忽然叫道：「東方大俠暫留貴步！」

東方白止步轉身，目注尉遲巧，以詫異神色問道：「尉遲兄，你莫非還有甚麼要緊事兒，對我指點？」

尉遲巧笑道：「我是有樁瑣事，想有所仰仗，拜託東方大俠！」

東方白點頭道：「遲尉兄有話兒，儘管請講，我正發愁欠你一份人情，沒法報呢……」

尉遲巧道：「家兄染有『哮喘』惡疾，久因病榻，東方大俠既去訪晤劉三，又屬有求必應，能否煩請代向這位曠代神醫，求賜一服仙丹妙藥？」

東方白笑道：「這是小事，包在我的身上，劉三一定答應……」

語音至此忽頓，目注尉遲巧問道：「尉遲兄，你如今有無要事？」

遲尉巧心中本來另有打算，兜了半天圈子，才見東方白似欲上鈎，趕緊應聲答道：「小弟遊蕩江湖，根本無所事事…」

東方白喜道：「尉遲兄既無要事，何妨一同走趟『嶗山』，一來可解我途中寂寞，二來也可免得我向劉三索得『哮喘』艮方之後，又要設法找你！」

尉遲巧所發的，原本就是這句話兒，自然立即點頭說道：「好，我奉陪東方大俠……」

東方白擺手笑道：「彼此既已訂交，尉遲兄請免去甚麼『大俠』之稱，江湖人物，一向把我視爲邪魔，你却叫我『大俠』，聽起來着實有點彆扭！」

尉遲巧心中暗笑，口中却喏喏連聲，與這號稱「酒煞」的「金杯追魂」東方白，一同趕赴「嶗山」。

其實，尉遲巧與這東方白可說是完全湊巧遇上……

他是奉了「巾幗之雄」秦文玉之命，追蹤司馬玉人而來。

本想仗恃「妙手空空」的神偷絕技，在司馬玉人身上，盜取柳延昭與蕭克英所需的奇毒解藥！

但司馬玉人功力既高，脚程又快，警覺性更甚爲機敏，以致一路之間，均令尉遲巧找不出適當機會下手。

直到此處，尉遲巧眼見司馬玉人又施毒技，並識得東方白的「酒煞」身份，遂出面加以點破，先替「尊天教」拉上個厲害對頭！

誰知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揷柳柳成蔭。

原來東方白認識神醫「醉貓」劉三，雙方並有奇妙關係！

這一來，尉遲巧暗喜失之東隅，得之桑榆，根本不必再辛苦冒險地，對司馬玉人繼續追踪，只好隨同東方白前往「嶗山」，還愁不能在劉三醫寓中，連求帶偷地，弄到大把神丹靈藥？

那時，趕赴「山海關」，柳延昭與蕭克英所中奇毒立解，自己也總算爲俠義道上盡了一點力量，並代兄長尉遲叔寶，略報柳延昭昔年所施的深恩厚德！

× × ×

東方白與司馬玉人、戚如山等一走，那間以賣「梨花春」出名的酒肆之中，又慢慢熱鬧起來。

酒店掌櫃，以及小柱兒等，也因曾獲豐厚酒資，及特別重賞，均笑逐顏開，與高采烈！

往日，早就客滿，今日因熟客均被打了招呼，迴避東方白之故，以致上座稍差，約莫只有六七成座光景。

驀然間，所有猜拳行令的歡笑之聲，一齊暫告收斂，靜了下來。

這是因爲酒店門外走進兩位怪客，太引人注目。

當前一位，身高足有七尺開外，宛如半截黑塔。

小柱子一見之下，以爲是剛才與司馬玉人同來，先和東方白起了衝突的戚如山，去而復返，但仔細一看，却覺得這位金剛，比那位太歲，還要高上半頭，年齡方面，則似乎輕了不少。

他們共是兩人，這位身高足有七尺四五，另一位却最多只有四尺七八，一個金剛，一個侏儒，相映頓呈妙趣！

小柱子眼力不錯，看出這兩位也是非凡人物，只要伺候得好，說不定又會弄個小金錁子。

故而，趕緊堆起滿臉職業性的笑容，把那兩位怪客，讓入雅座，哈着腰兒問道：「兩位爺，要些甚麼？……」

這兩位，當然是與秦文玉、蕭克英兵分兩路的孟贇、焦艮，他們心切盟兄柳延昭安危，一路急趕，日夜不停，水米未進，才未與司馬玉人等，拉得太遠，但也不曾獲得如今還在他們後面的柳延昭的任何音訊。

直到此處，委實飢餓難耐，又見酒肆寬敞，才進來歇上一歇，略爲吃喝裹腹。

小柱子才一請問，孟贇便指着焦艮，含笑說道：「這小小子最愛吃肉，給他幾斤肉吧……」

「幾斤不行，最少要十斤，豬肉、羊肉、牛肉、鷄肉、甚麼肉都可以，口味放重一點……」

語音略頓，看了孟贇一眼，又向小柱子笑道：「這大小子最愛喝酒，一路巳饞得直流口水，你大概非給他十斤不可。」

七尺金剛是「小小子」，四尺侏儒是「大小子」，這種稱呼，簡直聽得其餘酒客哄堂大笑。

小柱子聽得焦艮要吃十斤肉，巳極奇詫，再聽得要十斤酒，更立即接口說道：「小店中的『梨花春』，又香又烈，遠近聞名，十斤恐怕……」

這「恐怕太多」的「太多」二字，猶未出口，孟贇巳含笑道：「既然又香又烈，遠近馳名，就先替我來上二十斤吧！」

小柱子聽得一伸舌頭，不敢多說，趕緊退去準備，但心中却想可惜那東方大爺遇人鬧事，走得太早，否則，他終日尋找酒量奇佳之人，今天豈不是可以遇上對手了嗎？

一面心中忖度，一面儘快張羅地，把酒菜送來，並因焦艮滿臉笑嘻嘻的，遠比戚如山隨和，遂站在焦良身旁，陪笑說道：「爺！……」

焦艮趕路太餓，見酒菜送來後，抓起一隻醬肘，三口兩口，便自吃光，咂咂嘴兒笑道：「我姓焦，這大小子姓孟，夥計，你們店中的酒菜不錯呢，待會我加倍付錢……」

小柱子聞言大喜，心想自己今日大概是福星照命，竟遇了好幾位財神，一面爲焦艮提壺斟酒，一面笑道：「焦爺的身軀，可眞够雄偉，大概有七尺半吧？」

焦艮笑道：「差不多，沒有仔細量過，你大概還是第一次看見我們這等山精海怪人物……」

話方至此，小柱子業巳連連搖頭地，接口說道：「不久以前，還見過一位，但仍似要比焦爺矮上兩三寸光景，並說話凶巴巴的，不像焦爺這等親切和善。」

焦艮心中一動，忙接問道：「那人是否共有四人同行，他如今又去了那裏？」

小柱子道：「不是四人，只有一個極爲漂亮的白衣書生，與他同行，因與另一位酒客，發生爭執，可能約往山邊，互相打架去了。」

孟贇以爲另一位酒客，可能便是柳延昭，不禁放下酒杯，注目問道：「夥計，另外那位酒客，是不是極爲英俊，長眉入鬢的少年人？……」

小柱子搖頭道：「不是，不是……」

他見孟贇焦艮點吃點喝，甚爲大方，又允加倍付錢，立意討好巴結，遂繪影繪聲，不厭其詳，把剛才「金杯飛酒」的那段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酒店、客棧中的傳聞故事最多，連其餘酒客，也都聽得津津有味。

焦艮靜靜聽完，向孟贇怪笑一聲，軒眉說道：「大小子，想不到我們沒有追上大哥，倒追上了『花花太歲』戚如山和司馬玉人，只不知『九爪鷹王』戚九淵爲何不在，以及那『金杯怪客』，又是何等人物？」

他的語音方落，約莫隔着兩張酒桌，突然有人接口說道：「我知道……」

孟贇閃眼看去，答話的是個約莫五十來歲的灰衣道人，他獨佔一桌，面前只有一小壺酒，一小碟菜，除了滿面酒氣以外，倒看不出有甚仙風道骨模樣。

江湖游俠，最忌以貌取人，故而孟贇雖見對方無甚驚人之處，仍相當客氣地，抱拳笑道：「道長若知，可否賜教？」

灰衣道人「哈哈」一笑，指着面前酒菜說道：「常言道：『皇帝不差餓兵』，我這雜毛老道，囊中羞澀，買醉乏錢，兩位既想探詢訊息，不好好請我吃上幾杯酒麼？」

孟贇微微一笑，偏過頭兒，向侍立焦艮身邊的小柱子說道：「夥計，把那位道爺的杯筷移過，兩桌酒菜之資，由我一併結算！」

邊自說話，邊自摸出一錠五兩重的元寶遞過。

小柱子正愁那灰衣道人，一身窮相，不知有無銀兩付帳，聞言之下，自然大喜，把元寶先行交櫃，便將道人杯筷，連那半斤酒兒，和一盤「豆乾拌花生米」，一齊移過。

孟贇向那盤豆乾，略一注目，含笑發話問道：「道長忌否葷腥？」

灰衣道人單掌一打稽首，低唸了聲「無量壽佛」號答道：「酒肉穿腸，無碍佛道妙旨，濟顚活佛，最喜香肉，純陽仙人，不戒酒色，我這老道士偶然嘴饞，略貪口腹，也就不算得甚麼不守清規的方外敗類了。」

說話之間，三杯下喉，並在一大盤鹵牛肉中，挑肥選筋，吃了兩塊！

並搖頭幌腦地，低吟「純陽仙人」的傳世詩句道：「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靑蛇胆氣粗，三過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孟贇笑道：「請問道長法號，怎麼稱謂？」

灰衣道人道：「我名不驚人，貌不出衆，法號便叫『太上老君』，也未必有人敬仰，何必提它？但爲人不宜忘本，我俗家姓毛，你們便叫我『毛道士』如何？」

焦艮道：「毛……」

「毛」字剛出口，總覺得人家年歲比自己長得多，這等稱呼，有失禮敬，遂仍以「道長」爲稱，含笑說道：「道長適才曾說，知道那金杯怪客的姓名來歷？」

灰衣道人點頭道：「當然知道，他是『金杯追魂』東方白，又稱『酒煞』，是極爲厲害之人，現正紛出江湖的『七煞』之一！」

孟贇聽得「七煞」二字，不覺微怔，趕緊陪笑，問道：「請教道長，何謂『七煞』？」

灰衣道人又抓了一隻鷄腿，邊自啃嚼，邊自笑道：「酒、色、財、氣、天、地、人，每字一煞，依照順序排列，他們的名號是『金杯追魂』東方白，『天魔玉女』玉嬌娃，『吝嗇夫人』錢太眞，『霹靂火』廉不和，『天台野叟』沙天行，『璇璣狂士』公孫智，和既稱『笑面人屠』，又號『瀟洒殺手』的萬心玄……」

孟贇、焦艮一齊把這七人名號，暗記心中，焦艮提壺爲灰衣道人的杯中添酒，並繼續問道：「道長知不知道這『酒、色、財、氣、天、地、人』所謂『七煞』的功力如何？」

灰衣道人道：「除了『天台野叟』沙天行是聊以充數外，其餘個個厲害，均屬一流人物，尤以萬心玄，陰險狠損，功力絕高，公孫智精於陣法，詭譎無比，廉不和的性如霹靂，一身火器最爲難鬥，他們那一個也不在你們適才所說的甚麼『九爪鷹王』戚九淵之下，並多半均有過之。」

孟贇聽得眉頭深蹙，向焦艮微嘆一聲，正色說道：「小小子，你聽見沒有？難怪恩師也可能以久隱之身，再出江湖，這所謂『七煞』，萬一被『尊天會』加以網羅，互相勾結，則邪魔實力，豈不大長，衞道行義，荊棘多多……」

灰衣道人突然地也嘆了一口氣，緩緩說道：「常言道得好：『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尊天會』與所謂『七煞』雖然厲害，但正派英俠，也還有幾人，未曾老死，以及幾位威鳳祥麟的後起之秀，可以與他們一爭長短，互相抗衡

！只怕……」

說至此處，搖了搖頭，滿面憂容，皺眉不語！

孟贇道：「只怕甚麼？道長怎不說將下去？」

灰衣道人嘆道：「只怕那號稱『人煞』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若遭挫敗，可能把他兩位師尊請出，則白道羣豪，誰能相抗？必是一場大大的血腥刦數！」

焦艮駭然道：「萬心玄的兩位師尊，是甚麼樣的蓋世魔頭？」

灰衣道人道：「這是夫妻二人，遁跡西荒，已達三十餘年，故而你們不會知道他們名號，男的叫『大荒逸士』西門缺，女的叫『血杖仙娘』龍妙常……」

孟贇果然對這西門缺、龍妙常兩人名號，十分陌生，因覺這灰衣道人，相當博聞，遂含笑問道：「道長知不知道武林中有位『邋遢和尚』？」

灰衣道人笑道：「當然知道，『邋遢和尚』和我這道士一樣，不忌葷酒，並最嗜狗肉，他的『混元金剛神功』，可稱武林一絕！」

焦艮道：「以這位前輩的一身功力，比起萬心玄的兩位師尊又如何？」

灰衣道人略一沉吟，先飲了半杯酒兒，然後方搖搖頭說道：「『邋遢和尚』挨打可以，打人不行，比起『大荒逸士』西門缺來，恐怕已遜了一籌，更絕非那厲害無比的『血杖仙娘』龍妙常之敵！」

孟贇因聽灰衣道人把恩師「邋遢和尚」性情，暨獨門功力，說得絲毫不錯，自然深信其言，皺眉說道：「照道長這樣說來，那西門缺、龍妙常二人，只要被萬心玄慫恿得一出江湖，豈非天下無敵？……」

灰衣道人嘆道：「有是有一人可以敵得過西門缺、龍妙常等『大荒二老』，只可惜他爲了一件傷心恨事，業告冷透世情，足有五六年之久，根本不出江湖。」

孟贇問道：「這位奇人之傷心遁世，想是爲了私事？……」

灰衣道人頷首說道：「大豪傑均最難看得開，勘得透，和放得下的一個『情』字！」

焦艮環眼圓睜，一旁說道：「『情』是私事，『義』是公舉，道長既與那奇人相識，何不以『正義』爲題，勸他一勸，此人既係正派前輩，或許可以輕於我我，重於人人，以他深厚修爲，出而與『大荒二老』一搏，俾免整個武林，大遭血腥刦數！」

灰衣道人停杯不飲，想了一想，伸手輕拍焦艮肩頭笑道：「你這大個子，看來形相雖笨，心却不笨，說得相當有理，看來我不妨對這位老友說一次善意謊言。」

孟贇笑道：「爲人處世，難於一成不變，有時也須達變從權，只要出發點是屬於善意，縱然偶作謊言也似並無大碍。」

灰衣道人向孟贇看了一眼，面含微笑說道：「由於我和那位奇人太熟，若是向他說謊，根本無效，故而必須覓人爲助，你們肯不肯帮我一帮？」

孟贇眉頭略皺，微一尋思，向灰衣道人正色說道：「不瞞道長說，我弟兄身有急事，必須立赴關東……」

灰衣道人聽孟贇說至此處，便自接口微笑說道：「不要緊，恰好順路，我所說那位奇人的如今隱居之處，便在東出『山海關』，必經之路的『秦皇島』上！」

孟贇笑道：「既然如此，義不容辭，但不知道道長要我弟兄帮你怎麼說謊？」

灰衣道人道：「那奇人生性怪癖，隱居之處，外有陣法，太以難尋，故而必需讓他來尋你……」

說至此處，從袖中取出一隻長才尺許的綠色玉簫，遞向孟贇笑道：「你們到了『秦皇島』後，覓一高處，以內力吹奏此簫，最多半日，那奇人必然出現，盤問你此簫何來？……」

焦艮相當聰明，不點自透地，一旁含笑說道：「在那奇人開始出現之後，想必我們便該開始說謊，道長請詳加指點，怎樣才把謊編圓，避免露出馬脚？」

灰衣道人笑道：「你們莫加回答，應先反問他是否有一根同樣形式長短的白色玉簫，等他持以相示，才說是奉綠玉簫主人之命，告以『大荒二老』將蒞中原，約他於明歲端陽，至『嶗山釣鰲壁』下一會，共挽武林大刦，並請他於這段時間之內，好好把『一陽指』和『乾元掌』力，加深火候，凝煉凝煉，才好制得了『大荒逸士』西門缺的『混沌神功』和『血杖仙娘』龍妙常的『玄陰煞手』！」

孟贇自然識貨，聽了「一陽指」和「乾元掌」這兩種幾乎失傳已久的內家極上乘降魔神功，便知灰衣道士要自己與焦艮去請的那位奇人，果然是驚天動地的罕世人物。

故而爲了愼重起見，又向灰衣道人含笑請敎道：「那位奇人若問起綠玉簫主人形相，我們却如何……」

灰衣道人道：「見了綠玉簫這等信物，那奇人多半不會多問，但萬一問起，你們就說綠玉簫主人，是位風華絕世，儀態萬方，看上去約莫三十來歲的綠衣美婦，其餘均可隨機應變……」

焦艮暗暗記下，又復問道：「請敎道長，既然如此，則我們一路之上，若與『七煞』中人，起了衝突，或和『尊天會』方面，需要訂甚約會，便不妨把時間訂在明歲端陽，把地點訂在『嶗山』的『釣鰲壁』下？……」

灰衣道人慰然笑道：「舉一反三，你這個大個子着實不錯，我應該好好爲你作個媒兒，討個理想老婆，不單你們如此，遇上柳延昭和蕭克英等，也叫他們照樣與對方訂此明歲端陽的『嶗山之約』……」

孟贇駭然道：「道長也認識我柳大哥和蕭大妹麼？」

灰衣道人笑了笑，未曾回答，只摩摩肚皮，打了一個酒呃道：「毛道士陶然欲醉，多謝你們這一頓酒飯，我們總算有緣，前途再會，因爲，雖由你們走趟『秦皇島』，我却還要跑趟更遠的路，並編造另一段善意的謊言，把那位綠玉簫主人，也騙去嶗山『釣鰲壁』，不單雙簫合璧，必可衛道降魔，也就便可消除一樁無謂誤會，促成一對神仙眷屬！」

這位毛道士是邊說邊自站起身形，等到那「神仙眷屬」的末後四字，聽入孟贇焦艮耳中，他已走出了酒肆門口。

孟贇焦艮均猜想他所謂「神仙眷屬」，多半是指「綠玉簫主人」和「白玉簫主人」……

誰知就在這尋思一怔之間，毛道士人已出店。

孟贇焦艮覺得若是不送，未免有點失禮，遂趕緊閃身，追向店外。

就這眨眼之間，酒店門外的數十丈週圍間，業已空蕩無人，那裏還有毛道士的半點蹤跡？……

「好快的腿，這是『千里戶庭』？還是『縮地身法』？想不到竟在這酒店內，獲知『七煞』名號，並認識了一位前輩異人毛道士……」

他末後一句「毛道士」，好似對孟贇發生了甚麼啓示，孟贇猛然一拍大腿，失聲說道：「我知道這位前輩異人，是……是那一個了……」

焦艮詫道：「大小子，你怎麼變成曹操，要等人去後才知，你認爲他是誰？」

孟贇未作直接答覆，却突然搖頭幌腦吟道：「七煞尊天啓重憂，醉酡邋遢未全休……」

孟艮渾金璞玉，不是笨人，才聽孟贇吟了這麼兩句，便瞿然說道：「大小子，你說他就是留贈了蕭克英大妹『醉酡四式』的『醉酡道士』？」

孟贇瞪他一眼道：「小小子，你又不笨，難道想不出，他臨去時所說的『毛道士陶然欲醉』，業已對我們作了明顯身份表示？」

焦艮微一尋思，也恍然大悟地，猛拍大腿說道：「對，對，怪不得他對我們恩師的嗜好，性情，暨獨門功力，知道得那麼清楚，又認識蕭大妹和柳大哥……」

語音至此微頓，把雙眉一蹙，面帶苦笑又道：「但既是這位前輩，何不索性揭開本來面目，對我們指點得詳細一點？而要甚麼『綠玉簫夫人』，『白玉簫主人』的，弄得那等神秘？……」

孟贇嘆道：「一來是有些武林前輩性愛遊戲風塵，慣弄玄虛，二來，或許其中有椿秘辛，關係重大，時機未至，尚不到揭露階段……」

焦艮道：「那我們如今……」

孟贇接口道：「我們如今自然是仍本初衷，趕緊取道『山海關』，追蹤已身中奇毒的柳大哥打個接應……」

說至此處，一揚手中那管碧色晶瑩，顯然價值連城的「綠玉簫」，繼續說道：「並於便道『秦皇島』時，遵照醉酡前輩指示，仗恃這管『綠玉簫』，求見『白玉簫主人』，作一次說謊使者的了！」

焦艮怪笑道：「走，快點走，我除了掛念柳大哥外，對於這趟『秦皇島』的差使，到蠻有興趣！」

× × ×

在另外一條路上。

也是兩個人，一個特別高大，但另一個却也長身玉立，並不算矮。

他們自然不是孟贇、焦艮，「他」字，應該用「女」字旁的「她」，她是身高出人頭地的「姹妙金剛」蕭克英，和風神絕世，英姿颯颯的「巾幗之雄」秦文玉。

人與人之間的情份，說來奇怪，「巾幗之雄」秦文玉，人既美若瑤台仙子，功力又高得已列當世武林的一流高手，平素委實目高於頂，看不上任何男子，但她偏偏却對尚未正式見過面的「乾坤聖手，四海遊龍」柳延昭，有份無法形容的極度關切。

蕭克英一向便對她的柳大哥，敬仰備至，這次又感激柳延昭讓服獨門解藥之德，自然越發亟於追上柳延昭，加以護持，並設法爲他求藥解毒。

秦文玉的功力，高於孟贇、焦艮，蕭克英則略較遜色，一上一下，在脚程速度方面，恰好雙方扯平，但路途方面，却數秦文玉、蕭克英熟悉多多，故而，雖是路分兩條，仍算這兩位巾幗英豪走在前面。

但所謂「前面」，也不過略略超前，原因在於秦文玉與蕭克英不能盡力狂馳，毫不停步，她們還要沿路打探「尊天會」羣凶，和柳延昭的蹤跡。

如今，蕭克英便在向人問話。

被問話之人，是個彷彿飲酒微醉，把酒葫蘆抛在一旁，以竹笠蓋臉，在道旁青石上，曲肱高臥的灰衣人。

一來地屬深山，二來秦文玉等奔馳了數十里，未遇任何武林人物，可資探詢，三來這灰衣人的蓋臉竹笠之下，露出了一點劍鞘，蕭克英才止住脚步，向秦文玉比了個探問手式。

秦文玉點了點頭，蕭克英遂走到那塊青石之前，一抱雙拳說道：「這位朋友請了……」。

連說兩聲，灰衣人方似好夢被人吵醒，有點發怒地，一掀竹笠，從石上怫然坐起！

蕭克英在他掀起竹笠後，才發現是個看去約有六十來歲的灰衣精悍老人，遂再度拱手爲禮，陪笑說道：「我姊妹驚擾了老人家的好夢，尚請老人家莫加怪罪！」

常言道：「有手不打笑臉人」，何況秦文玉絕代仙姿，蕭克英也端莊美麗，是兩位極好看的大美人？

故而那灰衣老者，目光連掃二女，逐漸歛起了從石上坐起時的滿面怒容，最後把目光凝注蕭克英身上，上下再一打量，點頭說道：「我確實正在做一場爲兒子娶了個理想媳婦的難得好夢，但『琉璃易碎，彩雲易散，好夢易醒』。是天下不移之理，既被吵醒，也就算了，姑娘叫我，是爲了何事？」

蕭克英因吵醒人家睡眠，總覺心頭歉疚，遂索性把嘴巴放甜一點，嫣然笑道：「老人家古月蒼松，精神矍鑠，顯是武林前輩，所識江湖人物，當不在少？」

灰衣老人「哈哈」一笑，竟毫不客氣地，點頭說道：「不錯，正邪雙方，黑白兩道，只要曾經成名露臉之人，我老頭子縱未見過，也必聽過。」

蕭克英雖從灰衣老人語音中，聽出他不是北人，但因所欲追蹤諸人之內，數「九爪鷹王」戚九淵的名氣最大，遂仍含笑問道：「老人家曉不曉得有位北六省綠林道的總瓢把子『九爪鷹王』戚九淵……」

話方至此，那灰衣老人已目閃奇光，接口說道：「這倒妙極，戚九淵與我有十餘年未見，昨日才在此間巧遇，今天怎會又有人問起他呢？」

蕭克英一聽戚九淵，果然走的正是這

條路兒，不禁芳心狂喜，趕緊含笑問道：「老人家既在此巧遇戚九淵，可曾見着另外幾位人物？」

她所詢問的重點，自是柳延昭，却也把司馬玉人等形相，約略提出作爲陪襯。

灰衣老人是個年老成精的老江湖，聽完蕭克英的描述，看了她的神情，業巳知曉她與秦文玉是在追尋柳延昭的蹤跡。

眼珠微轉，點頭笑道：「那柳姓白衣書生，似乎是追蹤戚九淵一行，有所圖謀，我不單見着，並知道他們現去何處？」

這樣一說，連原本站在一邊的秦文玉，也被吸引得緩步走過。

蕭克英大喜問道：「老人家肯把他們去處，告訴我麼？」

灰衣老人道：「當然可以，但……」語音故意略頓，怪笑幾聲，目注蕭克英，揚眉說道：「姑娘，照你身材推測，是不是伏牛山金剛寨的寨主，『姹妙金剛』蕭克英？」

蕭克英笑道：「老人家法眼無差，但『金剛寨』業巳解散，蕭克英永卸『寨主』之稱，只是個平平淡淡的江湖人了！」

灰人老人笑道：「常言道得好：『小白臉，沒有好心眼』，你何必苦追那柳姓白衣書生，假如當眞是爲了感情之事，我老頭子頗願爲媒，使蕭姑娘結上一椿門當戶對的理想婚姻……」

蕭克英萬想不到自己向人問訊，竟會問出一厢情願的「大媒人」來，正氣得玉頰通紅，欲待發作，秦文玉却在一旁嬌笑說道：「英妹近來大概眞是紅鸞星動，戚九淵既想你作他兒媳，如今又有人願作冰媒，但不知所謂門當戶對的，是那家兒郎呢？」

蕭克英方對秦文玉白了一眼，那灰衣老人巳接口說道：「是號稱『毒手金剛』的沙家達，不單他父親『天台野叟』沙天行身爲『七煞』之一，名氣要比『九爪鷹王』戚九淵響亮得多，本人也遠較戚如山有出息，蕭姑娘請把『毒手金剛』和『花花太歲』等兩個外號，比上一比，便明白了！」

蕭克英剛想翻臉，對那灰衣老人譏誚幾句，秦文玉却「哦」了一聲，點頭說道：「『毒手金剛』沙家達之名，我聽說過，的確是位英雄人物，但婚姻之事，必須兩相情願，且等他們雙方見面，看看是否投緣再說……」

灰衣老人頗以秦文玉所說爲然地，連連點頭，含笑說道：「對，對，希望最近能令沙家達，和蕭寨……蕭姑娘見上一面，也可了却我的心願！」

秦文玉嬌笑道：「有樁事兒，請老人家不要弄錯，把瓜纏到茄子上去，要找『九爪鷹王』戚九淵，和那柳姓白衣書生之人是我，蕭克英妹子不過是陪我跑上一趟而已……」

灰衣老人道：「不論你們兩位，是誰要找，我老頭子都願意盡舉所知以告，不會有絲毫隱瞞……」

蕭克英着實對這灰衣老人印象不好，但因他知曉柳延昭等去向，只得忍着氣兒皺眉問道：「老人家既知他們去向，並允相告，便請快點說出來吧！」

灰衣老人道：「他們是去了『燕山璇璣谷』，拜訪一位絕代高人……」

蕭克英比較性急，聞言之下，立向秦文玉道：「走，玉姊，我認識『燕山』，我們便去趟『璇璣谷』……」

灰衣老人搖手道：「蕭姑娘不要着急，你們如此前去，只怕要嚐閉門羹，進不了『璇璣谷』內！」

蕭克英雙眉一挑，目閃神光地，傲然發話道：「不見得吧？我姊妹胆量包天，憑一身所學，敢闖虎穴，敢搗龍潭……」

灰衣老人笑道：「這不是賭狠，也不是炫胆量，你們縱然胆量再大，功力再高，也多半通不過『璇璣谷』口的『天璇迷陣』……」

秦文玉笑道：「老人家有指教麼？」

灰衣老人大邁邁地，目閃精芒，神氣活現說道：「記得我這八字眞言便可，『右三左一，六退七迴』……」

話方至此，秦文玉秀眉一軒，哂然接口說道：「這是最淺薄的河圖洛書揉合天星躔度之數，稍有學識者，盡人皆知，不勞你多指教了……。」

一面發話，一面巳手携蕭克英，電掣飄身，縱出數丈！

背後遠遠傳來灰衣老人的一聲冷哼，並自言自語說道：「好個狂妄潑辣的丫頭，長得倒是不錯，不知她是甚麼路數？」

蕭克英邊與秦文玉急步前行，邊自一伸舌兒笑道：「玉姊好大口氣，河圖洛書上合天星躔度的極精微巧妙安排，還被你視爲『淺薄之學』？」

秦文玉失笑道：「我故意氣氣那老東西的，其實我對這些遁甲、陰陽、陣法、門戶，最爲討厭頭疼，只是業巳把他那『右三左一，六退七迴』的所謂『八字眞言』！牢牢記住而巳……。」

蕭克英道：「他臨別時才注意玉姊來歷，適才却連問都不問上一聲……」

秦文玉嬌笑道：「適才他的注意力，全在你這位足與『毒手金剛』匹配的『姹妙金剛』身上，那裏還會關顧及我？這老傢伙倚老賣老，老氣橫秋，自以爲也算當代武林中的一流高人，其實却只是濫竽充數而巳！」

蕭克英聽出秦文玉話中有話，「咦」了一聲問道：「玉姊，你……你原來竟認識這頗爲令人討厭的老傢伙？……」

秦文玉搖頭笑道：「不，我並不認識他，是從他言談舉措之中，猜出來的，其實蕭大妹不過怒令智昏，倘能冷靜分析，應該知道他是誰了！」

蕭克英與焦艮一樣，看去有點樸拙，其實却絕頂聰明，微一尋思，遂點點頭，說道：「玉姊替我開了竅了，這老傢伙對『毒手金剛』沙家達的婚事，甚爲關切，並稱是其心願，以此推斷，他剛才業巳自報名號，就是『七煞』之中的『天台野叟』沙天行，也就是『毒手金剛』沙家達之父。」

秦文玉笑道：「蕭大妹眞是冰雪聰明，一點就透！」

蕭克英因「醉酡道士」留贈自己鐫有「醉酡四式」的「朱紅酒籌」的詩句中，也有「七煞」字樣，遂向秦文玉問道：「玉姊，關於『七煞』之事，究竟你知道多少？」

秦文玉道：「所知不多，只知道是『酒、色、財、氣、天、地、人』等『七煞』，其中數『人煞』最爲厲害，『天煞』最稀鬆平常而巳。」

蕭克英道：「沙天行就是『天煞』，不然玉姊怎麼說他濫竽充數？」

秦文玉嫣然笑道：「他既號『天台野叟』又叫沙天行，名號中各有一個『天』字，應是『天煞』無疑，何況我方才曾從對方目內神光，暗加估計，此人功力，最多與我彷彿，更與『天煞』最弱的江湖傳言，頗爲符合！」

蕭克英的兩道秀眉，突然皺在一處，足下也慢了下來……

秦文玉問道：「蕭大妹，你突然想起了甚麼心事？如今離那沙天行巳遠，如想回去鬥一鬥他，也來不及了！」

蕭克英搖頭道：「我倒不想鬥他，我是突然覺得柳延昭柳大哥可能不在甚麼『燕山璇璣谷』內？……」

秦文玉道：「柳兄若不在該處，沙天行把我們騙去『燕山璇璣谷？』做甚？」

蕭克英臉上一紅，秀眉微蹙，向秦文玉緩緩說道：「玉姊會不會以爲我們趕到『燕山璇璣谷』中，可能見不着柳延昭柳大哥，反而會見着一個甚麼『毒手金剛』沙家達呢？」

秦文玉道：「可能，可能，太可能了……」說至此處，猛地一頓右足，柳眉倒剔，恨恨說道：「但沙天行，應該知道我秦文玉，冰心鐵面，嫉惡如仇，若是趕去『燕山』，見不着柳延昭兄，而見着甚麼『毒手金剛』沙家達時，我會把沙家的這條寶貝根苗，都替他連根拔掉！」

蕭克英笑道：「那沙天行倚老賣老，連玉姊的上姓芳名，均未請教，他又怎知道你會是新近幾年才威鎭江湖，被稱爲白道奇葩，黑道煞星的巾幗之雄？」

秦文玉滿面英風煞氣地，目閃神光，朗聲吟哦，道：「巾幗之雄，意氣猶龍，蛾眉如月，鐵劍如風，降魔衞道，勸善褒忠！……」

蕭克英失笑道：「玉姊不必擺威風了，我們既猜出『天台野叟』沙天行，可能是佈下一個騙局，則『燕山』之行，到底去是不去？」

秦文玉苦笑道：「難處是在可能屬於騙局，也可能不是騙局，萬一柳兄眞在『燕山璇璣谷』，需人接應……」

說至此處，目注蕭克英，目內神光微閃，揚眉問道：「蕭大妹，你對冀、魯之間的道路應比我熟，是否由此前往『山海關』走趟『燕山』，並不算特別繞路？」

蕭克英看出秦文玉對於柳延昭，確極關懷，連明知不大靠得住的虛無飄渺綫索，也不願放棄，而願辛苦一試，遂順着她的話兒，含笑說道：「繞是難免要繞一點路，但不太遠，在我們脚下，百兒八十的途程，算不得甚麼事了！」

秦文玉聞言道：「好，我們足下加快一點，就算白跑一趟，也會在『山海關』口，遇上孟贊焦艮，不至於落後太遠，彼此錯過。」

蕭克英邊自足下加勁，健步如飛，邊自含笑問道：「『燕山』雖熟，『璇璣谷』之名，却甚陌生，不知是甚麼武林凶邪、江湖魑魅的盤據之所？」

秦文玉搖頭道：「是誰的巢穴，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七煞』之中的『地煞』，名叫『璇璣狂士』公孫智，與『璇璣谷』略相符合，兩者之間或許有點關係？」

蕭克英笑道：「玉姊，我們到了『璇璣谷』後，怎麼辦呢？是指名找人，尋覓柳大哥，或是不論青紅皂白，硬闖狂搜，鬧它個天翻地覆？」

秦文玉細一尋思以後，妙目中，電閃神光，軒眉答道：「指名尋人，多半無效，我們只有硬闖，好在『右三左一，六退七迴』的驪珠巳得，不怕闖不進所謂『奇門』，且等到了谷中，再復見機行事。」

蕭克英道：「小妹反正以玉姊的馬首是瞻，玉姊叫我打，我就打，玉姊要我闖，我就闖，且讓這些列名『七煞』的著名凶邪，嚐嚐我們『姹妙雙雄』，有沒有點『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滋味？……」

秦文玉忽然黛眉凝愁地，幽幽一嘆，接口說道：「刀山劍樹，虎穴龍潭，對我們這等鐵胆嬌娃，根本毫不構成威脅！我唯一担憂的是柳延昭兄，奇毒在腑……」

蕭克英笑道：「玉姊不是密遣『妙手空空』尉遲巧，設法去偷盜解藥了麼？」

秦文玉仍是憂形於色地，秀眉深蹙，微嘆說道：「話雖不錯，但無論是司馬玉人，或『九爪鷹王』戚九淵，均非易與，尉遲巧尾隨伺機，至今毫無捷訊，我反而有點替那老偷兒，提心吊胆的呢！」

蕭克英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快點去『燕山』吧，包括尉遲老偷兒在內，我們巳兵分三路，接應柳大哥，而柳大哥本人更足智多謀，藝參造化，只消到了『山海關』口，彼此相聚，總有一路人馬，會有相當收穫！」

秦文玉道：「希望『九爪鷹王』戚九淵，眞在『燕山璇璣谷』，只要擒着這老賊，我不惜施展從來不忍運用的『五陰絕脈手法』，也要逼得他獻出柳兄所需解藥來！」

兩位絕代俠女，中途略爲偏向，趕去「燕山」，却恰好與她們所關心的柳延昭，互相錯過。

因爲，柳延昭與秦文玉、蕭克英，恰好走的是同一道路，只不過落後了數十里的光景，柳延昭重返「金剛寨」，知道秦文玉、蕭克英、孟贊、焦艮等，爲了關切自己，根本不練「醉酡四式」，分路趕赴遼東，他怎不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地，隨後急趕。

他所選擇的路綫，恰好與秦文玉、蕭克英二女相同，由於柳延昭輕功絕世，足下如飛，原本最多再有半日，彼此便可在途中相會。

偏偏秦、蕭二女，因巧遇「天台野叟」沙天行，被他騙得轉道「燕山」，致與柳延昭三白參差，又生出不少事故！

秦文玉與蕭克英的倩影如電掣雲飄，足下飛快，業巳進入「燕山」。

但「璇璣谷」的地名，却連問了不少山民獵戶，均個個搖頭，無人知曉。

蕭克英接連碰了幾個釘子，氣得向秦文玉叫道：「玉姊，那『璇璣谷』既沒有奇門陣法，必處深山，我們何必向這些凡夫俗子，苦苦探詢，且馳向人跡難到之處

，找一找看！」

秦文玉無可奈何，只得點頭贊同，與蕭克英選擇奇險極峭的峯谷崖壑等處，苦苦尋找……

蕭克英登上一座高峯，目光一掃，突然手指峯下，向秦文玉叫道：「玉姊，你看那是什麼？」

秦文玉順着蕭克英手指看去，只見有七八名勁裝大漢，抬着兩乘軟轎，從一座地勢相當幽祕的夾谷中轉出。

蕭克英道：「玉姊，那山谷地勢，已非常人可到，這羣壯漢，又顯屬江湖漢子，大概和我們要找的地方，差不多了！」

秦文玉點頭道：「縱或不是『璇璣谷』，也應該可以問出端倪，我們且下去看看。」

主意一定，兩人便立即下峯尋谷，但因上下相距，足有百十來丈，山路又極不好走，等她們尋到適才在峯頭所望見之處，那羣壯漢，早巳抬着兩乘軟轎，走得無蹤無影！蕭克英「哎呀」一聲，向秦文玉皺着眉頭說道：「玉姊，天下事往往巧合萬端，會不會柳大哥便坐在那兩乘軟轎之中，被人抬得走了。」

秦文玉螓首連搖，向蕭克英看了一眼，大笑說道：「柳兄是何等人物，雖然身中奇毒，但還未到發作時期，他怎會輕輕易易地，受人擺佈……」

話方至此，忽然微一凝神傾耳，向蕭克英低聲道：「那谷中又有步履聲息傳出，我們且迎上去，看看是甚麼人物？」

蕭克英才一點頭，已有兩條人影，從谷口轉出。

這二人，一個相當瀟灑，身着寶藍長衫，手搖洒金摺扇，年約卅左右，貌相也還俊美，只是有些油頭粉面的浮滑之氣！

另外一人，却身量極爲魁梧，幾乎比焦艮矮不多少，但神情陰鷙，目露兇光，一望便知，絕非善類！

那兩人突見秦、蕭二人，迎面走來，不禁相顧一怔，止住脚步。

手持洒金摺扇的藍衣人，首先堆起滿面笑容，向秦文玉一揖說道：「兩位姑娘是遊山迷路？還是特意來此找尋……」

秦文玉不等對方話完，便柳眉激揚，接口說道：「我們是找尋一處名叫『璇璣谷』的所在，兩位若是知曉，便請指點路徑！」

那魁梧漢子，向蕭克英緊盯幾眼，含笑答道：「兩位姑娘業已找到地頭了，這條山谷，便叫『璇璣谷』，但谷主巳然外出……」

蕭克英搖頭道：「我們不要找甚谷主，請問有位身爲北六省綠林道總瓢把子的『九爪鷹王』戚九淵，是否現在谷內？」

藍衣人笑道：「姑娘來得遲一步了，戚老人家巳與『璇璣谷主』，一同出谷遠遊。」

秦文玉聞言，微覺失望地，秀眉微蹙，又復問道：「還有一位新近名震武林，被稱爲『四海游龍，乾坤聖手』的柳延昭呢，是否也來過此地？」

藍衣人方自陰陰一笑，那魁梧大漢巳冷然搖頭說道：「柳延昭小兒沒來，若是撞來此處，他就走不了了！」

蕭克英聽得對方於稱呼中巳流露對柳延昭不善敵意，不禁詫然問道：「爲甚麼呢？你們和柳延昭結有甚麼重大樑子？」

魁梧漢子笑了一笑，手指藍衣人，揚眉答道：「一無新仇，二無舊恨，但柳延昭在外號方面，却與這位萬兄，大有衝突，若是狹路相逢，我們怎肯放過他去？」

秦文玉聽得妙目之中，神光電閃，目注藍衣人問道：「這位朋友的外號怎麼稱謂？」

藍衣人尚未及答，那魁梧漢子巳狂笑接口說道：「萬兄的外號，與柳延昭大同小異，他叫『脂粉游龍衆香聖手』！」

秦文玉從鼻中冷「哼」一聲，嘴角微披，不屑說道：「好個大同小異，一個是武林奇俠，一個是無恥淫賊！」

這「無恥淫賊」四字，份量好重，罵得那油頭粉面的藍衣人，怒「哼」一聲，不住連翻白眼！

秦文玉不加理會，揚眉又道：「你不必瞪眼，你既姓萬，我便猜得出你大概叫萬心奇，還有一個外號是『五毒花蜂』，是麼？……」

魁梧漢子聞言，向那藍衣人撫掌狂笑說道：「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萬兄，至少你在脂粉堆中，衆香國裏的名頭着實太大……」

那名叫萬心奇的藍衣人，瞟了秦文玉一眼，淫笑說道：「沙兄說得不錯，這位姑娘，着實是我的紅顏知己……」

一句「沙兄」，聽得秦文玉心頭恍然，不理會萬心奇的輕佻神情，目光轉注魁梧漢子，冷然說道：「不單我認識他，大概我也猜得出，你是甚麼東西變的？」

魁梧大漢意似不信地，連連搖頭，狂笑說道：「不見得，不見得……」

兩句「不見得」剛剛出口，秦文玉巳哂然說道：「狠狽勾結，狐鼠一坵，你既與極爲下流的『五毒花蜂』萬心奇交友，便不會是甚麼上流人物，大概叫『毒手金剛』沙家達吧？」

魁梧漢子果是沙家達，見秦文玉竟一口叫出自己名號，不禁爲之一怔？……

萬心奇突然笑道：「沙兄，武林人物是不是應該名實相符？」

沙家達一時間，未會過萬心奇如此問話之意，但仍頷首答道：「當然，當然，名實若是不符，豈不被人訕笑？」

萬心奇譎笑道：「既然如此，則我們被這位姑娘罵了半天下流，是不是應該做些不太上流之事？……」

沙家達看着蕭克英，目閃淫光，方一點頭，秦文玉巳突把嚴冷神色，轉爲和緩地，嫣然搖手笑道：「你們且慢下流，應該先弄淸我們是被指引來此，並怎樣知道你會叫『毒手金剛』沙家達呢？」

沙家達道：「我早就對此事有點奇詫，因爲『璇璣谷』之名，向不對外，江湖中絕少有人知曉……」

秦文玉笑道：「一點都不奇詫，我們遇見一位列名『七煞』之一的『天台野叟』沙天行，他喜愛我這位蕭大妹，長得端莊高大，想替他兒子求婚……」

話方至此，巳使萬心奇和沙家達聽得面面相覷，一副難堪巳極的尷尬神色！

沙家達欲言又止，似乎話難出口，萬心奇知他心意，代爲問道：「蕭姑娘答允

這樁婚事沒有？」

秦文玉揚眉道：「婚姻是終身大事，我們在未曾見着『毒手金剛』沙家達，究竟是個上流人物？或下流胚子之前，怎會隨便答應，那『天台野叟』沙天行便要我們姊妹前來『璇璣谷』自行對面相親，」誰知才到此處，便被你們相當上流的…」

沙家達萬想不到這位身高在六尺以上，面貌又極端莊美好的高大姑娘，與自己之間，竟還有這麼一種微妙關係？……

遂趕緊抱拳恭身，脹紅着一張大臉，向蕭克英陪笑說道：「蕭姑娘，常言道：『不知者不怪罪』，請恕我沙家達……」

話方至此，突然聞得萬心奇在身發後話叫道：「沙兄小心……」

這時，沙家達正抱拳躬身，低下頭去，向蕭克英表示陪禮，雖然聽得萬心奇發話警告，但巳來不及採取任何閃避動作！

蕭克英右手電揮，起了「拍，拍」兩記脆響！

這兩記脆生生的耳光，硬把長得眞像座金剛似的沙家達，打得搶退出三四步！

剛才，他那張大臉，是脹得通紅，如今却簡直紅得發紫，成了豬肝色澤！

除了紫，更有腫，還有奇痛……

沙家達心中驚怒交迸地，把嘴一張，吐掉了包含有兩顆大牙在內的滿口血水！

所謂怒，自然是出於意料地，挨了這兩記耳光！

所謂驚，則是沙家達想不到蕭克英，竟有一巴掌打掉自己兩顆大牙的這强大掌力？……

萬心奇看得也自大吃一驚，突然心中靈光一閃，目射蕭克英道：「這位姑娘姓蕭，又長得這等高大，莫非是『伏牛山金剛案』的『姹妙金剛』蕭克英麼？」

秦文玉哂然一笑，向蕭克英道：「蕭大妹，如今該我向你說『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卿』了！」

沙家達秉性凶橫，挨了兩記耳光，怒焰高張，厲聲說道：「區區一個『姹妙金剛』，算是甚麼東西？今天乖乖作我老婆便罷，否則，在我『陰風毒手』，和萬兄的『五毒逍遙扇』下，叫你們連作鬼都不乾淨！」

蕭克英一向是左手用隻「獨脚銅劉」，右手用柄「檀香追魂扇」，如今因長途跋涉，又須急趕，遂把又重又大的「獨脚銅劉」，未曾帶來，否則，聽了沙家達這等狂妄穢言，金剛脾氣一發，極可能一銅劉，便把他砸得個頂上開花，屍橫就地！

但沙家達「叫你們連作鬼都作不乾淨……」一語才發，那位比蕭克英更難纏的秦文玉，却巳出手！

秦文玉的出手，沒有蕭克英那等劍拔弩張，却比蕭克英來得狠辣！

她因正站在一株松樹之旁，遂一面冷眼看着沙家達張牙舞爪，一面只把扶着松枝的右手放下，以白衣長袖，微微一拂！

沙家達無禮之言尚未說畢，便突然怪叫一聲，雙手捂着小腹，疼得滿地亂滾！

萬心奇的一身功力，比沙家達高出甚多，但因站在後方，遂未看見沙家達爲何竟有如此動作？

等到他大駕向前，沙家達巳强忍痛苦，自丹田小腹部位，拔出了兩根松針，向萬心奇皺眉說道：「萬兄請小……小心一些，這丫頭能……用松針打穴……」

「松針打穴」四字，使萬心奇聽得心中一驚，轉過身來，目注秦文玉道：「姑娘尊姓？」

秦文玉笑道：「我這個姓，在歷朝之中，可能最短，從南宋以後，便不受歡迎了！」

萬心奇倒不是胸中全無點墨，一聽秦文玉這樣說法，不禁微退半步，向她重一打量，揚眉問道：「姑娘姓秦，又具有如此風神，和能以『松針打穴』的絕世功力，莫非竟是名震江湖的『巾幗之雄』秦文玉麼？」

秦文玉道：「萬朋友既然知道我的名號，也應該知道我『鐵面冰心』的一貫性格，沙家達竟敢在我面前，過份下流，活該他沙門絕後……」

萬心奇先是悚然一驚，但瞥了巳從地上緩緩掙扎坐起的沙家達一眼，又似微覺不解地，向秦文玉問道：「秦姑娘用松針所打的，似乎並非死穴？……」

秦文玉冷然道：「雖然並非死穴，但『丹田』重創，生育巳絕，『天台野叟』沙天行只有他這麼一個不成材的寶貝獨子，沙家香烟，豈非……」

沙家達聽至此處，不禁慘哼一聲，向萬心奇叫道：「賤婢好狠，萬兄你……你要替……替我……報仇！……」

萬心奇雙目之中，凶芒電閃，點了點頭說道：「秦姑娘是威震八荒的一流高手，我能不能爲沙兄報仇，尚自難說，但既遇如此名家，萬心奇自當領教領教！」

秦文玉玉頰凝霜地，把嘴角微披，冷然笑道：「萬朋友，你『五毒花蜂』四字，頗著惡名，糟塌過不少淸白女兒，今日在這『璇璣谷』外，狹路相逢，我應爲那些屈死貞魂，向你要些公道……」

萬心奇不等秦文玉再往下說，便一挑雙眉，獰笑連聲接道：「秦文玉，你說錯了，凡是死在我萬心奇手下的絕色女子，那一個也均仰承雨露，怎能稱作『貞魂』呢？……」

秦文玉妙目中神光凜射，從柳眉上騰起一片煞氣道：「萬心奇，就憑你這幾句話兒，少時你比沙家達所受更慘，我要你明白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神道天心，昭昭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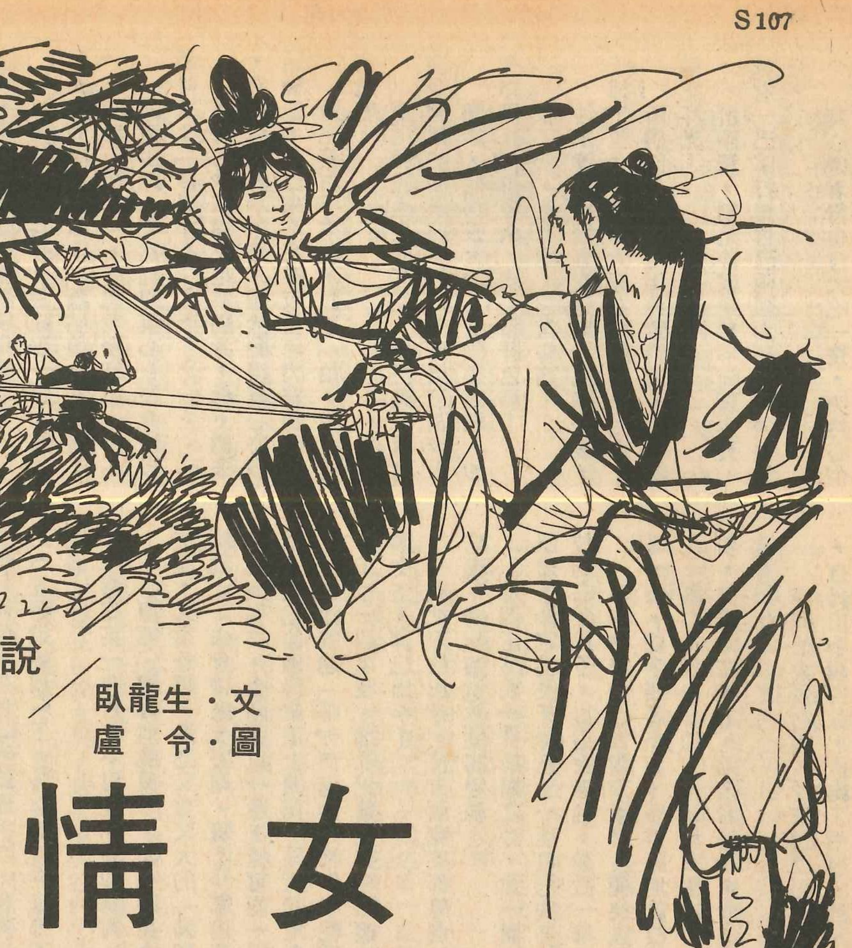
萬心奇「刷」的一聲，打開手中那柄寒鐵爲骨，風磨銅絲織面的特長摺扇，桀桀獰笑，叫道：「秦文玉，江湖中讚你『巾幗之雄，意氣猶龍，峨眉如月，鐵劍如風……』今日既欲與我過招，怎的還不亮劍？」

秦文玉哂道：「處置你這等下流賊子，大概不值得『巾幗之雄』拔劍……」

語音頓處，側顧蕭克英道：「蕭大妹，借你的檀香扇兒一用，但你儘管放心，我不會讓這廝的骯髒血漬，玷污了你拂暑辟穢之物。」

蕭克英心思甚細，知道秦文玉故意示傲，氣激對方，其實却是打算以扇制扇，尅制萬心奇那柄「五毒逍遙扇」中顯然暗藏的一些下流作用！她既明秦文玉之意，自然立即把自己那柄「檀香追魂扇」，含笑遞過。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寶通鏢局總鏢頭率領了鏢師，趙子手保護斬情女返回徐州，沿途遇到多次截殺，均破鏢師林成方擊退。這天，陰陽雙劍郭相、馬侯兩人要來攔截，又被林成方打跑。總鏢頭鑒於滿途荊棘，殺機重重，深以爲憂，乃與斬情女磋商，結果斬情女着令田昆去把郭相、馬侯邀回來助拳。鏢隊繼續前進，途中雖遇先後着雪谷三怪、裙裏脚姊妹阻攔，但均爲郭相說服，不戰而退。鏢隊一行，來至一座土崗，郭相、馬侯、林成方率先向崗上邁進，這時，雪谷三怪及裙裏脚姊妹各帶領數十人分由左右兩側而出，向林成方等包圍……

安然抵徐州　另投坐地鏢

一看來勢，林成方已知有一位高明人，在暗中調動。

那人也可能是暗中發出情帖，邀人聚會的人。

一個身着黃色袈裟的和尚，也由茶棚中轉了出來，迎向萬壽山保護的篷車。

和尚身後，緊隨着兩個五旬左右的青衣老者，然後，廿餘個佩帶着兵刃的大漢。

郭相苦笑一下，道：「林鏢師，看來，人家也早有準備了。」

林成方道：「兩位請專心拒敵，不可稍分心神。」

一面手握劍柄，嗆的一聲，長劍出鞘。

這時，「裙裏脚」兩姊妹，已經逼近了林成方的身側。

登上土崗的篷車，也停了下來，兩輛篷車圈聚在一處。

韓二和一個趟子手，立時伸手，各牽一馬環。

田昆伸手由車中取出了一個鍊子，放在身側。

萬壽山却赤着雙手，擋在篷車的前面。

黃衣僧人行近篷車一丈外，停了下來，單掌立胸，道：「阿彌陀佛，貧僧大化，請教施主大名上姓？」

萬壽山心中一動，忖道：大化之名，似是在那裏聽過，倒要小心一些才是。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姓萬，寶通鏢局的總鏢頭。」

大化大師道：「萬施主的大名是……」

萬壽山道：「紅塵俗人，名不見經傳，說出來大師也是不認識了。」

大化大師冷冷說道：「萬施主太過謙虛，不過，寶通鏢局子，確不算甚麼有名的鏢局，保一個斬情女，和中原道上數十個朋友結仇，對貴局而言，實在是得不償失。」

萬壽山道：「大師說的是，如敝局早知道是斬情女，結下了如此多的仇恨，決不會接下這趟鏢，只可惜，我們已經接下來了，這趟鏢，又是回頭鏢，順風順水，由開封到徐州只不過收了五百兩銀子。」

大化大師道：「這趟鏢的代價相當的低，但貴局却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萬壽山道：「得不償失，但鏢行有鏢行的

規矩，我們既然接下了鏢，那就只有捏着鼻子，硬吞下去。」

大化大師道：「這麼說來，貴局是已經決定硬撐下去了？」

萬壽山道：「沒有法子，所以，希望大師指一條路給我們走！好在，敝局保這趟鏢只到徐州，只要一進城門，我們就撒手不管了。」

這時，大化大師身後緩步行出了一個灰布長衫的老者，五十以上的年紀，中等身材，留着花白鬍子，雖然穿着的灰布長衫，但却洗得很乾淨，袖管捲起，露出了雪白的襯裏，腰中横束了一條黑色的帶子，三指寬，半寸厚，一看即知不是一般絲布所作，不知是何物製成。

這老者一雙手特別細白，而且十指特長，神色倒是很和氣。

只見他拂髯一笑，道：「萬總鏢頭，咱們不但佩服貴局的胆氣，也很佩服貴局的鏢師的武功，不過，就老朽所知，接下的鏢，可以退保，如是萬總鏢頭願意退保，貴局所有的損失，我們願作補償。」

萬壽山道：「主意雖好，只是，這件事，不合咱們鏢行的規矩，閣下既然願意放一個交情給敝局，爲什麼不等敝局到了徐州——」

灰衣老者冷笑一聲，接道：「萬總鏢頭你不覺着這話有些過份麼？」

萬壽山哦了一聲，道：「這一點，萬某人倒未覺得。」

灰衣老者道：「哼！看來，貴局是有意和咱們爲難了。」

萬壽山道：「好說，好說，攔截的是諸位，敝局已經再三的請托諸位，讓給我們一條路走。」

灰衣老者回顧了大化大師一眼，道：「大師，看來是非要動武不行了。」

大化大師道：「咱們已經盡了心意，勸不醒夢中之人，那也是沒有法子了。」

灰衣老者冷笑一聲，目注萬壽山，道：「總鏢頭聽到了，大化禪師是少林高僧，連他都已經動了無名之火，望你自己酌量、酌量吧，是不是能夠撐得下去？」

少林的名頭很大，抬出了少林高僧四個字，確也夠嚇人。

他們一時不知如何對付。

萬壽山心中實在不願和少林的僧侶們結怨，但他沒有別的法子，不能功虧一簣，只好皺皺眉頭，道：「朋友，你怎麼稱呼？」

灰衣老者道：「開碑手項方。」

萬壽山心中一動，忖道：原來他就是開碑手。

他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他聽周鐵筆說過開碑手項方這個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久仰，久仰，原來閣下是項大俠，在下慕名久矣！今日有幸一見。」

項方冷笑一聲，道：「萬總鏢頭過往在那一處地方走動？」

萬壽山道：「在下麼？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在下却聽過項兄的大名。」

項方一皺眉頭，道：「閣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怎會跑到了徐州作起鏢頭來？」

萬壽山心中暗道：看來，這小子準備盤我的底子了。笑一笑，道：「兄弟被朋友拖下了水，沒有法子，只好在江湖上混了。」

項方道：「萬總鏢頭，這話就說的不夠意思了，你既不願意說出姓名來歷，在下倒也不便勉強了……」

聲音突然轉的十分嚴厲，接道：「事情已經很明顯，咱們已經決心留下斬情女，替江湖除一大害，如若萬總鏢頭，願意賣項某人和大化大師一個交情，退保了這一趟鏢，彼此可以不傷和氣，日後，貴鏢局有甚麼事，大家都好商量，如是貴局不肯給我們這個面子，那就只有一途可循了。」

萬壽山道：「項兄指教。」

項方道：「闖過去，憑仗貴局的武功，闖過咱們的攔截。」

萬壽山道：「項兄，在下不希望彼此之間，鬧出動手搏殺的事。」

項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那很容易，只要留下斬情女，那就沒有貴局的事了。」

萬壽山道：「行有行規，有背行規的事，在下不能答允。」

項方冷冷說道：「總鏢頭，請出手吧！」

萬壽山點點頭，道：「項朋友，一定要打麼？」

項方道：「不錯，閣下已別無選擇。」

萬壽山回頭望了韓二一眼，只見兩輛篷車，已然圈在一處。

更佳的準備是兩輛篷車上的馬匹，都已經鬆了套索，一旦受驚狂奔，也不致拖動篷車。

韓二和一個趟子手，已經下了篷車，守在篷車旁側。

田昆仍然高坐在車前，左手執着長鞭，右手握着四枚鈴鏢。

車簾低垂，看不到篷車中的斬情女，和三尺金童有些什麼準備。

項方突然仰天大笑三聲，道：「好啊，諸位早已經有了準備。」

萬壽山眼看已成了非動手不可的局面，也不再忍受，冷冷說道：「項方，這都是你逼我的，咱們不能不動手了。」

項方道：「一個小小鏢局的總鏢頭，竟然敢對我如此無禮。」

萬壽山笑一笑，道：「寶通鏢局子雖然很小，但還沒有把你項方放在眼中。」

項方怒道：「好狂妄的口氣。」

萬壽山道：「是否狂妄，閣下請試一試便知。」

項方身子一側，叱道：「好！老夫先來領教。」

呼的一掌，劈了過來。

他號稱「開碑手」，這一掌力道之強，帶起了一股風嘯之聲。

萬壽山冷哼一聲，不退不避，右手一招，竟然硬向項方的掌上迎去。

項方心中暗道：我在掌力之上，下了四十年苦功，掌力開碑、碎石，你這老小子硬接我的掌力，那是自找苦吃了。

心念轉動之間，雙掌已然接實。

只聽蓬然一聲，如擊敗革。

項方掌指如鐵，堅硬無比，這一掌落下，有如鐵錘下擊。

但萬壽山的掌力，却綿軟異常，右掌微微一收，用卸字訣，竟把一掌力逾千斤的力道，給化解開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項方這一掌很兇厲，但也打的他心頭一顫。

這時，如若萬壽山要趁勢反攻，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扣住他的脈門。

但萬壽山沒有伸手。

大化大師口喧了一聲佛號，道：「好俊的內家綿掌。」

萬壽山道：「見笑大方。」

大化大師一揮手，道：「項兄請退後。」

項方很知機，也很感激萬壽山手下留情，一抱拳，道：「總鏢頭深藏不露，項某人承教不淺，青山不改，後會有期。」

他依言退下去，但却退的很遠、很遠，背影很快的消失不見。

大化大師輕舒一口氣，道：「斬情女這一代妖婦，想不到，竟然請到了萬施主這樣的人物替她撐腰。」

萬壽山道：「好說，好說，在下保鏢爲業，行規束人，實在沒有法子，大師如是肯高抬貴手，萬某人自會領情。」

大化大師道：「虛懷若谷，萬施主當之無愧，只是斬情女一身罪惡，兩手血腥，而且又狡猾如狐，錯過今朝，再想捉到她，恐非易事了。」

萬壽山道：「可惜，咱們在接下這趟人頭鏢，竟然不知她是斬情女。」

大化大師道：「但萬施主現在知道了。」

萬壽山道：「可是已經接下鏢。」

大化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苦口婆心，是無法勸動施主了。」

萬壽山道：「區區也好話說盡，大師竟不肯慈悲。」

大化大師道：「老衲爲武林除害，心比明月，萬施主請出手吧！」

萬壽山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一個鏢師，我要盡到我的責任，保護我承保人的鏢不受傷害。」

說至此處，已成了僵局，大化大師合掌道：「看來，咱們之間，很難有和解之望了。」

萬壽山道：「至少，敝局佔了一個理字，所以，走遍天下，咱們也是無愧於心。」

大化大師道：「斬情女惡跡昭彰，雙手血腥，但你萬總鏢頭却拘泥於行規，硬要把一個積惡如山的人，保過關去，讓她再行肆虐江湖，繼續爲非作歹，這就是你佔的理字麼？」

萬壽山淡淡一笑，道：「大師之言，也算有理，不過，萬某人覺着心中有些不解之處，請教大師。」

大化大師道：「老衲幼受我佛慈悲，得入三寶門中，自信也是個講道理的人，只要萬施主——不以詞鋒奪理取勝，老衲洗耳恭聽。」

萬壽山道：「大師，可是主持此事的首腦人物？」

大化大師道：「老衲只算是其中之一。」

萬壽山道：「那很好，大師既是主事人之一，在下就要請教，你們攔截斬情女，設下了十道埋伏，爲甚麼講理的人，安排在最後一道，前面幾道，既不講理，也不示警，出手就要殺人，如是敝局中人，不幸死於前面的幾道攔截之中，大師又如何講理呢？」

大化大師呆了一呆，道：「此番截殺斬情女，包括了中原黑白兩道，也許有一些急躁之人，未把事情說清楚，就出了手，這一點，老衲十分抱歉。」

萬壽山道：「大師，你這一句抱歉，就能使我們幾次身歷生死之事，一筆勾銷了麼？」

大化大師道：「事情已經過去了，施主未受傷害，似乎是不用再追究了。」

萬壽山道：「大師是來自少林寺的高僧，如此輕言，實叫萬某難服。」

大化大師似是自知理屈，合掌說道：「萬施主，斬情女仇家太多，少林俗家門人，也有傷折於她手中的人，老衲可以向萬施主再致歉意，但却不能夠寬恕斬情女。」

萬壽山道：「大師，我們已過數關，幸而未死，這是最後一關，自也不願甘心認輸。」

大化大師道：「萬施主，何不放眼看看，中原武林黑、白兩道中的精英，大都已集中於此。」

萬壽山笑道：「其中有不少，已是我們會過之人。」

大化大師道：「施主如此堅持，即是存心和貧僧一戰。」

萬壽山道：「大師若堅不放行，萬某只好硬闖了。」

這時，林成方和陰陽雙劍，都已被圍了起來，但雙方却似是都在等待什麼，沒有一人出手。

原來，開碑手項方，和萬壽山硬拚一掌後，轉身退走，大大的出了場中人的意料之外，一時間，都不敢輕易出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項方的身上，只見他頭也未回，轉身就走。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掌硬拚，項方吃了大虧，表面上，雖然沒有看出什麼，但項方不發第二招，就認輸而去，也說明了這一掌，使他吃虧不小。

大化大師已然親自出馬，場中雖然有數十個人，但却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他們都明白，都在凝神傾聽大化和萬壽山的談話。

林成方橫劍戒備，圍在四週的敵人沒有出手，他也未動，他明白，如若萬壽山能在三五招內，勝了大化大師，自己就可以免去一場激烈的搏殺。

陰陽雙劍心中也有自己的想法，面對的強敵，大半都是相識之人，彼此都有着一些瞭解，一旦動上手，雙方將是一場以命搏命的惡戰，陰陽雙劍，心中實在沒有勝敵的把握。

這就使郭相、馬侯不敢輕易出手。

但雪谷三怪，也知道陰陽雙劍不易對付，如是大化大師收拾不了萬壽山，自己這一場搏鬥，勝則無味，敗則更是划不來。

每個人，心中都有他自己一把算盤，所以，儘管雙方劍拔弩張，但事實上，都在心存觀望。

這時，萬壽山已緩緩舉步，向大化大師行去。

大化大師背上，背着兩面銅鈸，但却沒有摘下來。

雙掌合十當胸，微閉雙目而立。

萬壽山也未亮出身上兵刃，一步步行近了大化大師。

表面上，看不出什麼，但在場之人，大都是武學行家，心知這兩人，一出手，就可能是內家掌力的硬拚。

大部份的目光，都投注在兩個人的身上。

萬壽山行近了大化大師身前三步，停了下來，道：「大師，萬某人斗胆冒犯了。」

大化大師道：「老衲候教。」

萬壽山右掌緩緩抬起，緩緩推出。

他出手很慢，也不見凌厲的掌風。

但在場高手，却看得出，那一掌推出的半屈五指，正籠罩了大化大師前胸五處要穴。

緩緩向前推動的掌勢，隨時可以變成了迅如電光石火的一擊，而且，暗藏着無數變化，隨時可以移轉攻敵的部位。

大化大師沉着無比，直待那掌勢將要近前胸時，才突出雙掌，交抱前胸之上。

就是那麼一瞬間，大化大師的胸前，似乎突然間長出了七八隻手來，把所有暴露在萬壽山掌下的大穴，全都封住了。

萬壽山一挫腰，收回了即將和大化大師接實的掌勢。

大化大師道：「施主好掌法，好深厚的內力。」

萬壽山道：「大師誇獎……」

語聲一頓，接道：「適才，在下看到大師的掌法，奇幻無倫，和少林武功的路子，大不相同，故問大師，那是什麼掌法？」

大化大師道：「少林寺有七十二種絕技，各具變化，豈是局外人所能知曉。」

低喧了一聲佛號，接道：「萬施主，適才老衲和施主對了一掌，已覺出施主的武功造詣、內力，都非同凡響，和老衲這一場搏殺，只怕要打出一個兇險絕倫的局面，不論施主傷了老衲，或是老衲傷了施主，都是慘局，所以，老衲還是奉勸施主一句，如是能夠罷手，最好還是罷手算了。」

萬壽山道：「大師盛情，區區是感激不盡，大師乃勘透名利的人，區區却要在江湖上生根立足，大師何不放鬆一步，使敝局能在江湖上安身立命，追殺斬情女的事，又何苦急在一時呢？」

大化大師苦笑一下，道：「這眞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老衲和中原武林同道，已經化費了半年時光，好不容易，找到了這麼一個除滅斬情女的機會，如若爲了貴局的聲譽，輕輕放過，老衲雖有放手之心，但又如何向這些武林同道交代呢？」

萬壽山道：「這麼說來，策劃對付斬情女的事，出自大師之手了。」

大化大師道：「這一點，老衲不敢掠美，另有高人策劃。」

萬壽山道：「大師能否告訴在下，那一位是策劃此事的人？」

大化大師道：「這個麼，老衲不便奉告，不過，那人也在此地。」

這時，車篷敞開，斬情女緩緩行了出來。

全場中人，十之八九，對那斬情女恨如刺骨，但一見到斬情女之面，却把所有的目光，都投注了過去。

她確實是一個很美的女人，秀麗的輪廓，端正的鼻子，彎月眉兒，櫻桃口，細細柳腰，纖纖手，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但更動人的是那股全身散發出的媚勁兒，和那股說不出的甜味道。

她像一塊糖，甜的叫人流口水，恨不得一嘴吞下去。

這樣一個美人兒，怎會是結仇無數的大煞星。

斬情女也有缺點，那就是她粉臉兒有些蒼白，少了那種桃花顏色。

但這像染恙初癒的人，少了三分艷麗，但却多增了三分楚楚可憐的動人神態。

只見她輕擺柳腰兒，緩移蓮步，自然的搖胸、擺臂。

也許是這位女魔頭的名氣太大，所以，場中人都看的很仔細。

其實，你不看也就算了。

也許是每一個美麗女人，走起路來，都是這個樣子。

只可惜，這些人都沒有仔細看過。但却都瞪着一對眼睛望着斬情女。

這就發覺了一件事，發覺斬情女走路似是和別人不同，搖臂擺胸，走的是全身噴火。

萬壽山皺皺眉頭，想說話，却欲言又止。

斬情女直行到萬壽山的身側，才停下腳步，對着大化大師深深一福，緩緩說道：「斬情女，給大師見禮。」

大化大師合掌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女施主名不虛傳。」

斬情女秋波盈盈，掃掠了一下四周的人羣，笑道：「斬情女請教大師一件事。」

大化大師道：「女施主請說！」

斬情女道：「佛在何處？水流何方？」

大化大師說道：「水向低處流，佛在自心頭。」

斬情女道：「佛曰無我，心存何處？大師爲我一介女流，妄動無名之火，豈不是着了相麼？」

大化大師怔了一怔道：「佛法無邊，慈航普渡，魔化三千，終墜輪迴，女施主如能放下屠刀，老衲願化善緣，使女施主渡過此刦。」

斬情女道：「大師，我非屠刀，大師和中原武林同道，廣結善緣，設伏截殺，刀劍森寒，存心何在？」

大化大師道：「女施主色相誘人，爲害武林，不少人死於非命，豈不是一大罪惡，老衲行仁，驅魔衞道，正是我佛慈悲之處。」

斬情女道：「色即是空，相由何處，如非心生綺念，我斬情女縱以色身引誘，又何能使他們自效飛蛾投火。」

大化大師道：「想不到女施主還通佛理，只可惜，曲解經意，以偏覆全，以邪逐正，老衲爲女施主可惜。」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捨身餵虎，割肉飼鷹，佛門大道，捨己救人，老禪師自承佛門高僧，却是說來說去要殺我。」

大化大師道：「佛門雖慈悲，不渡無緣人，女施主不用再逞口舌之利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聽大師口氣，是非要我斬情女血流五步，埋骨此地了。」

大化大師道：「阿彌陀佛，蘭因絮果，已至盡境，女施主亮劍吧。」

斬情女突然閉上雙目，道：「大師，你們這些人中，只有你這一雙手乾淨一些，我要一掌震斷心脈，死得清白，你出手吧。」

這一下，不但大出了大化的意料之外，連萬壽山也有些索然不解。

斬情女不似裝作，臉上的神色很平靜，確有一副慷慨赴死的精神。

大化揚起了右掌。

他究竟是有道高僧，眼看着一個人全無反抗之意，有些下不了手。

萬壽山雙目中神光烱烱，盯注在大化一對眼神上。

一個人泛起殺機時，馬上表露出來的，不是他殺人的手和刀，而是眼神中泛起的殺機。

大化也明白，自己眞要一掌劈下，別說斬情女身受內傷，無法閃避，就算沒有受傷，在這等無戒備的形勢下，也無法避開自己閃電一擊。

但萬壽山能接下這一擊。

他已凝聚功力，全神戒備，也到了蓄勢待發之境。

想不到，保鏢的行業中，竟有這等一流人物。

大化大師緩緩把目光轉注到萬壽山的身上，道：「萬施主，你怎麼說？」

萬壽山說道：「斬情女可以殺，但不是現在。」

大化大師道：「萬施主，你可知道什麼叫助紂爲虐？」

萬壽山道：「至少，萬某人沒有見到斬情女的惡行！」

大化大師道：「也許斬情女明知有你萬施主從旁相護，所以，她才敢閉目等死！」

斬情女神情莊嚴，一語不發，一陣清風吹來，飄起了她的衣袂。

萬壽山輕輕吁一口氣，道：「眼下情勢很明顯，我們的人數雖少，但却個個都會全力以赴，這是一場很慘厲的殺戮，大師如是能勝，也是一場慘勝。」

大化大師道：「施主之意呢？」

萬壽山道：「大師劃出道子來，咱們比試幾招……。」

大化大師道：「哦！如是老衲勝了你？」

萬壽山道：「萬某人撤退鏢局人手，絕跡江湖，寶通鏢局也從此歇業，但如是萬某人勝了你呢？」

大化大師沉吟了一陣，道：「老衲立刻回嵩山少林寺，面壁三年。」

萬壽山道：「一言爲定，大師請劃出道子吧。」

大化太師道：「我看這題目，還是由施主

決定的好？」

萬壽山道：「大師不用推辭，萬某敬候法示。」

大化大師道：「這辦法雖非上策，但眼下確也只有如此了，你接老衲三掌。」

萬壽山點一點頭，說道：「好！大師請出手。」

大化大師道：「施主小心了。」

呼的劈出一掌。

這一掌，暗用大力金剛掌勁，勢道淩厲驚人。

老和尙心存仁慈，希望萬壽山能及時發覺自己的强猛掌力後，中途改變心意，閃身避開，自甘認輸，退出這場爭執。

但他錯估了萬壽山，萬壽山沒有退避，也未取巧，硬碰硬的接下了一掌。

雙方掌勢一觸即分，都靜站原地未動。大化大師道：「好！再接老衲一掌。」

第二掌，一揮拍出。

萬壽山果然又硬接了一掌。

大化大師感覺到萬壽山掌勁雄渾，竟然和自己秋色平分。

一皺眉頭，第三掌全力劈出。

萬壽山果然又硬接了一掌。

大化大師呆住了，望着萬壽山冷肅的神色，道：「萬施主，功力深厚，老衲佩服。」

萬壽山緩緩說道：「大師認爲是在下輸了，還是大師輸了？」

大化大師道：「老衲輸了！」

萬壽山道：「好，大師和在下的約定，算是不算？」

大化大師道：「佛門弟子，不打誑語，老衲這就回少林寺去。」

說走就走，轉身快步而去。

但見他僧袍飄風，片刻間走得不見蹤影。

大化大師和開碑手，是這一道攔截的主力，這兩人已走，餘下的人，全部悄然散去。

中原武林中黑、白兩道大聯手，十道截殺斬情女，就這樣瓦解冰消。

萬壽山負手而立，神情間一片莊肅。

眼看羣豪散盡，才緩緩轉過身子，向篷車行去。

但他只行了兩步，却突然一跤向地上栽下去。

斬情女距離他最近，一伸手就抓住了萬壽山。

林成方疾如飄風，一躍而至，道：「總鏢頭。」

萬壽山張嘴吐出了兩口瘀血道：「好厲害的大和尙，好雄渾的掌力。」

韓二也快步而至，接替斬情女扶住了萬壽山。

就是這一陣工夫，萬壽山整個的變了，變得臉色黃中透青，整個人倚靠在韓二的身上，雙目神光消退，一副疲弱不堪的神情。

林成方低聲急問道：「總鏢頭，傷得很重麼？」

萬壽山點點頭，却沒有說話。

斬情女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盒，打開盒蓋，道：「林兄，能信過小妹麼？」

林成方望了那玉盒一眼，只見盒中，放着一粒黑色的藥丸。那藥丸有鴿蛋一般大小。

林成方命韓二抱起萬壽山行入篷車，一面說道：「那是什麼？」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的保心護命丹，聽說是用何首烏配千年人參製成，輕易不肯送人，小妹買了他兩顆，我已服用了一顆，才保住內傷沒有惡化。」

林成方道：「這等名貴藥物，價值不菲，咱們只怕買不起。」

斬情女笑道：「林兄，如肯信任小妹，就讓萬總鏢頭服下去，狗肉郎中的保心護命丹，不肯輕易給人，千兩黃金他也未必肯賣，但小妹只化五十個銅板，買了他兩粒丹丸。」

林成方取過丹丸，聞了一聞，道：「多謝姑娘，咱們可以動身了。」

斬情女道：「車行顚簸，服下此藥後，不宜立刻行動，如若萬總鏢頭還能運氣調息，那就坐息一會，等藥力行開，再行趕路。」

林成方道：「多謝指教。」

他神情冷淡，對斬情女，似是一直沒有什麼好感。

斬情女却是神態自若，似是還未覺得，林成方和韓二入了鏢局的篷車，放下了車簾。

這時，陰陽雙劍兩兄弟，一直站在兩丈外一株大樹下，不時低聲交談，也不知在商量甚麼？

斬情女也回到自己的篷車中，看着陰陽雙劍。

足足過了大半個時辰之久，林成方才滿臉汗水的行出了篷車。

斬情女也下了車，緩步行了過來，道：「總鏢頭的傷……」

林成方冷漠的說道：「一是他的功力深厚，二是姑娘的神丹奇效，已經不礙事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姑娘，在下有一事不明，想請教姑娘。」

斬情女道：「林兄請說。」

林成方道：「你說不過大化大師，却願閉目受死，這求死之心，是眞是假？」

斬情女道：「林兄的看法呢？」

林成方道：「在下覺得太過冒險，如萬一大化大師眞的出手，姑娘豈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條命。」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那不是裝作，沒有必要那麼裝作。」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姑娘是眞的求死了？」

斬情女道：「我不想死，但我衡量過情勢之後，覺着非死不可了，既然要死了，爲什麼不死的大方一些？」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這樣子，林兄是還不太相信麼？」

林成方道：「至少，姑娘心中明白，站在咫尺旁側的萬總鏢頭，不會坐視不救！」

斬情女道：「我知道他會出手，但我想不到他眞的能救得了我！」

林成方道：「爲什麼？」

斬情女道：「因爲，我低估了萬總鏢頭，大化大師是少林寺中四大長老之一，三十年前，已然名動江湖，已然息隱甚久，未再出現，想不到竟然也參與了截殺的行列，我老實說，我一番口舌未能說服他之後，已覺出生機茫茫，所以準備束手就死。」

林成方道：「但你還是好好的活着。」

斬情女道：「那是因爲總鏢頭的武功太高，大化大師掌力雄渾，很少有人能接他一掌，但萬總鏢頭却和他硬對三掌。」

林成方道：「但他受了不輕的內傷！」

斬情女道：「大化也不會好多少，我看他離去時，步履浮動，所以，他走的很快，武林中很少這等拚法，每人修習不同，各有所長，但萬總鏢頭，却捨長取短，和以大力金剛掌成名的大化大師，硬拚掌力。」

林成方道：「姑娘，看來你對江湖中事，知曉很多！」

斬情女道：「我十幾歲，在江湖上打滾，見識自然很多！」

林成方望望仍站在數丈外大樹的陰陽雙劍

，低聲道：「姑娘，你看他們兩個人，一直站在大樹下，爲了什麼?」

斬情女道：「他們可能有些自慚形穢，想不到貴鏢局中的總鏢頭，竟然有着如此高深的功力。」

林成方道：「他們會不會就此離去？」

斬情女道：「不會，如若他們要走，早就離開了，但他們沒有走。」

林成方道：「會不會因此心生忌恨……」

斬情女道：「這一點，他們不敢，他們不怕萬總鏢頭，但他們很怕大化大師，但他們已經證明了一件事，大化大師和萬總鏢頭，是同一級的頂尖高手。」

林成方道：「姑娘，陰陽雙劍，對你會很眞誠麼？」

斬情女笑一笑，道：「他們和林兄，不是同一型的人，不能肝膽論交，但目前，他還不致於叛離我。」

林成方道：「爲什麼？」

斬情女道：「他們有目的，也有一個痴想，這就是維繫他們不叛離我的原因。」

林成方道：「姑娘以權術謀人，有如玩火，這些年來，你都是用這些方法生存在江湖之上麼？」

斬情女苦笑一下，道：「沒有法子，我是這樣的人，我是在江湖上打滾的人，我像一個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吃我，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想法子保護自己，所以，我自己要想法子，把自己安掛的一身刺，來保護自己！」

林成方道：「姑娘的保護，是不是很成功呢？」

斬情女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很大的失敗。」

林成方道：「這句話令人費解！」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我見過的事情很多，也聽到過很粗俗的話，你對我想說什麼?不必顧慮，儘管出口就是！」

林成方歎口氣，道：「不說算了，反正，我們只是把姑娘你送到徐州，到了徐州之後，我們彼此之間，就再無牽扯了。」

斬情女道：「目下這一段時間，大約是我斬情女進入江湖之後，最黯淡的日子，他們隨時可以殺了我，也隨時可以汚辱我，我不能妄用眞力，連拚命的機會也沒有，老實說，我沒有信心能够躲過這一次危險的命運，想不到遇上貴鏢局……。」

林成方接道：「所以，姑娘把敝局也拖了下水！」

斬情女道：「你們在開封府受了官府的氣，但我決沒有想到你們竟然具有這等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所以，我心中好奇怪……。」

林成方接道：「好奇怪？你奇怪什麼？」

斬情女道：「江湖上有不少鏢局子，也有幾個通行全國，聯號遍佈南北的大鏢局，但決沒有貴局這樣出色的鏢師！」

林成方道：「姑娘太誇獎了！」

斬情女道：「所以，我覺得自己的運氣太好，看樣子，我至少還可以活上二十年。」

林成方道：「唉！姑娘果不是個簡單的人，咱們本來不是保鏢的，所以，雖然有一身不太差的武功，但却沒有名氣。」

斬情女道：「林兄是……」

林成方接道：「在下，雖出身武林一脈，但家父母，都是隱居的商人，家傳規戒，不許偷竊財物，不許在街頭賣藝，更不幸的一把火燒光了我萬貫家產，不瞞你姑娘說，在下幼小就飯來張去，錢來伸手，不尙謀生之能，那把火燒去了我的財富、家產，也燒去了我的生機，所以，在下就只好投身鏢局之中，保鏢求生了。」

斬情女道：「就這樣的簡單麼？」

林成方道：「怎麼?姑娘不相信?」

斬情女道：「相信不相信，無關緊要，小妹只是想請教一件眼下重要的事。」

林成方道：「好！你請說吧。」

斬情女道：「你們此番回到徐州之後，是否還準備把鏢局開下去？」

林成方道：「吃了這一行飯，只怕是很難改行了。」

斬情女道：「那是說到徐州之後，貴局還是照常開業，仍然接鏢了！」

林成方道：「鏢局子不關門，咱們只好接生意！」

斬情女道：「像小妹這樣客戶，貴局不知道是否還敢接下？」

林成方道：「姑娘用不着激將，接保與否，在下根本作不了主意！」

斬情女道：「那要何人才能作主?」

林成方道：「總鏢頭。」

斬情女道：「好吧！小妹去和萬總鏢頭談談！」

林成方道：「此行徐州，還有數日行程，姑娘最好先別去打擾他，等他傷勢好了之後，姑娘再和他談談就是！」

斬情女道：「林兄，撇開總鏢頭不談，你覺着小妹如何?」

林成方略一沉吟，道：「姑娘指那一方面而言?」

斬情女笑道：「很多方面，包括了小妹的爲人行事。」

林成方道：「姑娘是咱們的顧客，爲人如何，林某人不便批評！」

斬情女道：「林兄，雖然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不多，但爲人却是老成持重的很！」

轉身行入篷車。

輪聲轆轆，篷車又向前行去。

陰陽雙劍一直未再行近篷車，但也未逃走，只是遠遠的走在前面，至少保持有十丈以上的距離，有時間，甚至奔行兩三里外。

就算是住店、打尖，兩個人也不和林成方、斬情女等住在一處。

兩人似是有意的要躲避林成方和斬情女。

這一路，出奇的平安。

十道攔截，離奏功效，中原道上人，大概已不敢妄動截殺之念了。

這日中午時分，進了徐州。

鏢車直奔回寶通鏢局子。

斬情女自和林成方談過一次之後，就未再離過篷車，三尺金童丁盛和鈴鏢田昆，坐着篷車，也一直跟到了寶通鏢局子。

篷車進了大門，斬情女才啓簾下車，笑一笑道：「萬總鏢頭。」

萬壽山道：「姑娘，咱們已經進了徐州，敝局和姑娘之間的約定，也已終止了……。」

斬情女道：「我知道，所以，我想和總鏢頭商量一下。」

萬壽山道：「商量什麼?」

斬情女道：「我的傷勢，還未全好，所以，想在此地住幾天?」

萬壽山怔了一怔道：「你要住在那裏?」

斬情女道：「徐州城，可住的地方很多，但以貴鏢局最好。」

萬壽山道：「不行，鏢局中沒有內眷，無法接待姑娘。」

斬情女道：「這一路行來，也沒有女人照顧我，我還不是很好麼?」

林成方接了口，道：「姑娘，你這趟人頭鏢，幾乎把咱們鏢局的招牌給砸了，咱們不能再接妳的生意了。」

斬情女道：「這麼說來，貴局是一定不肯

接保了？」

林成方道：「咱們無能爲力，這只好割愛了。」

斬情女道：「殺人殺死，救人救活，難道貴局就不再管我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咱們說好的，進了徐州，就和咱們無關，姑娘如是一定要人保護，何不到幾家大鏢局去看看，就在下所知，四海鏢局，可能會接這筆生意。」

斬情女搖搖頭，道：「除了貴局之外，沒有人敢接下保護我斬情女的人頭鏢。」

林成方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是姑娘肯花銀子，我相信，有人會賣命。」

斬情女道：「問題是，他們雖肯賣命，但對我却未必有益，因爲，他們保護不了我，反而會替我結了更多的仇家。」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姑娘，敝局總鏢頭內傷未癒，在下也已到了心絀力疲的境界，我們需要的是一陣休息，我們已經沒有餘力再應付任何變化了。」

斬情女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多打擾了，告辭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好走！」

馬未下套，篷車轉頭，斬情女又離開了寶通鏢局子。

陰陽雙劍一直等候在鏢局外面，田昆一直坐在車轅上面趕車，三尺金童丁盛，坐在篷車中沒有來下。

篷車馳出鏢局子，陰陽雙劍迎了上來，道：「姑娘，被人家攆出來了？」

車裏面傳出了斬情女的嬌笑之聲，道：「郭相，馬侯，我如住入了寶通鏢局子，兩位豈不是成了無主的野鬼。」

郭相道：「咱們答應下來的事，總歸要有始有終，咱們就是要走，也會先和你姑娘打個招呼，你答應了，咱們才能離開。」

斬情女道：「現在，咱們是患難與共了，我斬情女至少還要五天的時間，才能夠恢復體能，所以，這五天時間之內，我把這條命，交給了你們四個人。」

郭相道：「姑娘，咱們找一個大客棧住下來，我們盡力保護你就是。」

一直很少開口的田昆，突然開了口，接道：「兄弟的看法，和兩位稍有不同。」

郭相道：「田兄有何高見？」

田昆道：「到咱們出手時，那該是下下之策，所以，咱們能不出手，就不用出手，好在只有五天的時間，稍作安排一下，就可以渡過去了。」

郭相道：「這話說得也是，但寶通鏢局不肯再保咱們了，咱們應該如何？」

田昆道：「到四海鏢局去投保。」

郭相道：「四海鏢局是當今四大鏢局之一，實力很強大，不過，他們總局在金陵，徐州分局幾個鏢師，決不會強過咱們幾個人。」

田昆道：「我知道，所以，咱們不惜化一筆銀子，要他們由總局中調幾個高手過來。」

郭相道：「總不能再投人頭鏢吧！」

田昆道：「不能重施故技，這一次，咱們要保一批很值錢的珠寶……」

郭相道：「珠寶，咱們總得有一批珠寶才成，何況，投保一批珠寶，和保護姑娘這個人，又有什麼關係，他們只要保住那一批珠寶不遺失，就可以交代了。」

田昆道：「所以，這就要咱們設計一下了，斬情女去京辦事，可以變成車公子，屈兩位的駕，也要更改一下容貌。」

郭相道：「咱們是什麼身份？」

田昆道：「你們兩位麼？只好暫時充任車夫了。」

郭相道：「咱們接了你田兄的差事，你田兄又算什麼身份呢？」

田昆道：「兄弟麼？升上作爲車公子的常隨，三尺童子作小廝，豪門大公子，親送一大批名貴珠寶北上，到徐州，不幸染上小恙，要在這裏住五天，爲了人寶安全，所以，在四海鏢局子投保五日限期。」

郭相道：「這倒也是道理。」

經過了一番改扮易容，一行人，轉奔向徐州四海鏢局子。

四海鏢局是天下四大名鏢局之一，分處遍佈十餘處，徐州也有一座分號。

田昆這個人，在江湖上雖有名氣，但却很少人認識他。

他既擅易容術，又口齒伶俐，以車公子長隨身份，直趨鏢局。

他衣着光鮮，氣派十足，再加上口氣很大，這就使賬房先生作不了主，帶他進入內廳，見到了四海鏢局徐州分局的主持。

徐州的四海鏢局，雖然不是總號，但氣派仍是相當的大，而且，生意好，車如流水馬如龍。

田昆見到了徐州的局主，霹靂刀王榮。

王榮四十上下的年紀，身材適中，留着黑髯，看上去很秀氣，那霹靂刀的稱呼，想是刀法凌厲之故。盛名不易，像四海鏢局這樣的大鏢局，能爲一方局主，也不是易與人物。

田昆打量王榮，王榮也在打量田昆。

王榮先開口，肅客入座，道：「聽到稟報，貴管家想和敝局談一宗生意。」

田昆道：「不錯，咱們公子帶一批貴重珠寶北上，不幸在徐州染恙，大夫說，不宜再車行勞累，必須在徐州休養幾日。」

王榮笑一笑道：「管家可願見告北上何處麼？」

田昆道：「事屬機密，不便奉告……」

王榮接道：「既是不便奉告，管家找上敝局的作用爲何？」

田昆道：「這一路上行經之地，敝東老人，都有了安排，但却未料到，小東主會在徐州染恙，所以……」

王榮接道：「在下明白了，黃管家是要敝局保護那批珠寶在徐州小憩的安全。」

田昆道：「局主明鑒，不過，除了那批珠寶之外，還有少東主的安全。」

王榮哈哈一笑，道：「朋友，咱們保鏢，不醫病，貴東主如是病情轉壞，咱們可是無法保他安全。」

田昆道：「這個……自然不致勞動貴局，我們保的是珠寶不遭搶刦，小主人不受外來傷害。」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管家，這半月來，中原武林，黑、白兩道聯手，截殺斬情女餘波蕩漾，北上道上，雖然是不太安全，不過徐州是大地方，駐有重兵，貴東主只要不離徐州城，人、寶都可無恙，再說，敝局是大字號，這等小買賣，也不想接手，如是管家一定找一個鏢局子，擺擺譜，不妨另找一家生意淡的鏢局，他們定會接下來，貴管家如若沒別的事，可以請便了！」

田昆道：「局主對買賣大小的看法，不知道是如何一個衡量？」

王榮道：「在商言商，咱們自然是銀子作準！」

田昆道：「這就好談了，敝東主就是聚集的銀子太多，化費不了，只求小東主和珠寶安全，化費銀子，在所不計。」

王榮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貴管家是存心照顧敝局這趟生意了。」

（未完）

“法國又好，香港又好，都係最多人鍾意飲金牌馬爹利.”

“酒質第一，藏量最多”是馬爹利家族的傳統精神和目標. 自1715年以來，二百六十五年如一日，絲毫不苟，親力親為.

金牌馬爹利，秉承馬爹利家族傳統精神釀製，酒質最受讚賞，藏量歲歲豐足；法國銷量第一，香港銷量第一，無疑是酒質及藏量的最佳保證.

金牌馬爹利

